

女王城（下）

水俊浩道：“方大侠言重了，帮忙，实在不敢当，如有需要在下效劳处，只要力所能及，无不稍尽绵薄。”

方青纯笑道：“如此，少侠是已经答应老朽的请求了？”水俊浩正容点头道：“方大侠请别客气，只要不悖于情理，在下定然遵命效劳！”

方青纯肃容说道：“老朽所请，决不会稍悖情理，而在少侠而言，更只不过是点首之劳，但是……”语声微顿又起，道：“请恕老朽放肆，老朽想先请得少侠千金一诺，方敢直说。”水俊浩剑眉微皱，注目沉吟稍顷，凝声道：“如此，在下答应方大侠了，什么事，方大侠请明说吧。”

方青纯倏地长身站起，抱拳一拱，道：“方青纯这里先谢谢少侠了。”

水俊浩连忙起立欠身拱手还礼，道：“方大侠请勿如此多礼。”

方青纯微笑了笑，旋即正容肃色说道：“方青纯以此身追随少侠左右，略效微劳！”

水俊浩不由愕然一怔！道：“这……”

任凭他聪智绝世，却再也意想不到方青纯所请求帮忙的，竟是这么回事，太出于他意料了。他“这”字甫才出口，方青纯接着又道：“少侠已经允诺于前，现在要想不答应已经不成了。”

水俊浩剑眉双锁地道：“这怎么可以，那是在下先前……”

他语未尽意，方青纯倏又截口道：“方青纯此次被囚石牢，已是迟早必死，如今既蒙少侠救出，此身余年便皆属少侠所赐，理应追随少侠报效活命之恩！”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少侠如果一定不肯收留，不许方青纯效劳报命，方青纯自是不敢勉强，但，唯死而已！”

水俊浩星目异采飞闪，心中不由暗自点头赞道：“看来这方青纯要比那‘惊魂堡主’许元皓强得多了，倒不失为是一条恩怨分明，豪义铁铮的好汉呢……”

“铁算秀士”吴千里突然哈哈一声大笑道：“江湖传言，‘旋风刀’方青纯虽是黑道人物，但，却是位性情正直豪义，宁折不弯，令人钦佩的英雄，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话锋微顿，倏地转向水俊浩道：“方大侠一片赤诚，贤侄也就勿再推拒，而辜负了方大侠的心志！”

吴千里这么一说，水俊浩自是不便再说什么，遂颌首目注方青纯说道：“既如此，方大侠自即刻起，便归属‘正义教’下好了，至于职掌，待此间事了之后，再为分配安置吧。”

方青纯因为从未听说过“正义教”之组织名称，闻言不禁愕然一楞！

吴千里见状笑道：“方兄大概还未听说过‘正义教’之名吧？”

方青纯摇头道：“没有。”

吴千里道：“水少侠就是‘正义教’‘银旗令主’，也就是实际上的领导人……”语声微顿了顿之后，便将所知组织的大概情形，对方青纯略予说明告知。

方青纯听后，立即肃容离座，躬身向水俊浩拱手一揖，道：“属下拜见令主。”

水俊浩微欠了欠身算是还礼，一摆手，道：“方大侠请坐。”

方青纯恭敬地应了声：“属下遵谕。”

退回原位，恭谨地坐下。

施佳佳突然目视水俊浩含笑说道：“浩弟，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心中甚感怀疑不释！”

水俊浩问道：“什么问题？”

施佳佳道：“就是那个红巾蒙面人。”

水俊浩道：“你说他很可能不是‘参机先生’是不？”施佳佳螭首微点头道：“不错，他多半可能不是‘参机先生’，否则，岂有连黄都总督都感觉无法确定的道理，不过……”语锋一顿又起，道：“我所怀疑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水俊浩注目问道：“是什么问题？”

施佳佳道：“十五天后的那场约战！”

水俊浩道：“你怀疑他另有阴谋诡诈？”

施佳佳点头道：“否则，他何必要约在半月之后，把时间订得那么远？”

水俊浩道：“你是说他可以在半月的时间中，作从容的布置安排？”

施佳佳道：“除此而外，我想不出他有什么把这场约战时间，订在十五天后的理由！”

水俊浩笑道：“我想大概不会，时间既然订在白昼，光天化日之下，他能够施弄什么阴谋诡诈呢？佳姊，你多虑了。”

施佳佳一听水俊浩这种解释，这才知道水俊浩错会了她心中所怀疑的意思，秀眉微微一蹙，道：“浩弟，你错会我的意思了，我怀疑的不是这个。”

水俊浩一怔！道：“那么你怀疑的是？……”

施佳佳话题忽地一转，目注水俊浩问道：“在这十五天的时间中，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水俊浩摇头道：“没有。”

施佳佳星眸眨了眨，道：“难道连一点打算也没有么？”

水俊浩见施佳佳重复再问，心念不由微动地问道：“佳姊的意思以为应该如何呢？”

施佳佳没有回答所问，却注目问道：“浩弟，你是要在此地等候半月，到期前往赴约么？”

水俊浩点头道：“十五天的时间，转瞬即过，说不得只好暂住此地等候了。”

施佳佳忽然一摇螭首，道：“果真如此，那便糟了！”

水俊浩诧异地一怔！问道：“为什么？”

施佳佳秀眉轻蹙了蹙，道：“如果我怀疑得无错，如果我们真就这样的住在此地等候下去，我们就上了大当了！”

水俊浩宛如被弄得一头雾水般地，皱眉问道：“我们会上什么大当呢？”

其实，何止是水俊浩宛如被弄得一头雾水，蓝大将军、黄都总督、吴千里等众人，又何尝不是一样，谁也不明白施佳佳这所谓“上了大当”的意思，究何所指？全部不禁目露惑异之色的望着施佳佳发怔！

施佳佳明眸瞥视了众人一眼，忽地轻叹了口气，道：“浩弟，你心地实在太磊落厚道了！”语锋微微一顿，正容接道：

“如果我怀疑得不错，对方用的这是一着稳兵之计，只怕半个月之后，整个武林已是面目全非，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施佳佳忽然说出，红巾蒙面人的半月之约，可能是一条稳兵之计，半月之后，整个武林可能已是面目全非，也许成了对方的天下之言。

此语实在令人听来惊心色变！

蓝大将军、黄都总督、“铁算秀才”吴千里、“旋风刀”方青纯等众人，全都听得不禁身躯震颤，变色瞠目，十数道目光齐皆灼灼地凝注着施佳佳清丽绝俗的秀脸，心底闪电般地打着“？”

“可能吗？……”

“若真如所料，则武林危矣……”

“怎么办？……”

水俊浩剑眉深锁，沉吟不语。

施佳佳怀疑得确实很有道理，这种事情，也确实大有可能！

红巾蒙面人如果真是用的稳兵之计，借着这半月之约，将水俊浩牵制在此地，如果立刻飞鸽传书命令“金狮盟”，立刻尽出盟下精锐高手，展开武林大屠杀，突击各大门派，各个击破，有这半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武林各大门派，虽然代有杰出高手奇才，但，由于近二三十年来的武林风平浪静，各大门派在养尊处优，固步自封的形式下，人材已渐趋凋落，逐步的走向那“式衰日微”的情况。

揭开来谈，如今的武林各大门派，实际上已只是个“虚有其表”，经不起风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已经是这种情境的各大门派，哪堪再遭劫祸？再说，那“天山派”三百余众弟子高手，一夜之间惨遭覆灭的往事，便就是一个极明显的前车之鉴。

武林各大门派虽是良莠不齐，各大门派的情势境地，虽然已是“式衰日微”，但是，由于他们屹立武林的历史悠久，是以，在武林中仍有着他们各派流传的独特的声望威信和地位！

而各派这些独特的声望威信和地位，也正是武林“道义”“正义”维系的泉源！因此，武林各大门派如遭浩劫，步上那“天山派”的后尘，后果如何？不用说，武林“道义”“正气”定必荡然无存矣！

×××

水俊浩剑眉深锁，沉吟不语了片刻之后，倏地一抬眼，星目深注地道：“佳姊，如此说来，我们决不能在此地等候约期了？”

施佳佳臻首微点，道：“不错，我们必须立刻动身赶回去，团结各大门派，以备万一！”

水俊浩道：“可是，我们如果动身赶回去，便无法赶得及回来赴约了。”

施佳佳道：“赶不回来就算了。”

水俊浩摇头道：“这怎么可以！”

施佳佳道：“为什么不可以？”

水俊浩眉锋紧蹙地道：“佳姊，小弟如果就此一走，岂不要落个失信失约的骂名？”

施佳佳忽然一笑道：“浩弟，你以为他们也会像你一样的光明磊落，诚实守信守约么？”

水俊浩正容说道：“佳姊，做人应该以‘信’为先，宁可他们不‘信’，小弟却不能无‘信’！”

施佳佳道：“当然，这是做人的道理，人无‘信’而不立，大丈夫为人处世，确实应该以‘信义’为重，不过……”语锋微微一顿，接道：“这只是‘道理’，‘准绳’，讲‘信义’，也得要看对什么人！”

水俊浩摇头道：“佳姊，我不赞同你这种说法，不管对什么人，小弟认为总应该以‘信义’为重才是！”

施佳佳嫣然笑说道：“浩弟，你这种仁厚胸襟，我不能说你有什么不对，但是，讲‘信义’，如果不分人，那你就只有准备吃亏上当了。”

水俊浩笑道：“佳姊，吃亏上当，又焉知不就是占便宜呢？”

施佳佳神色突然一正，道：“浩弟，你应当想到，这不是你个人吃亏上当占不占便宜的问题，事关整个武林安危，各大门派数千弟子的生死性命问题，所以……”语锋微顿又起，沉凝地道：“这问题太大了，所以，你决不能再固执己见，讲什么‘信约’了！”

水俊浩心神不禁一震！暗道：“的确不错，这问题实太大了！……”但是，他心底虽然也知道这问题太大了，却仍是犹疑地道：“可是……佳姊，这里的问题，小弟也不能不顾呀！”

施佳佳一怔，道：“这里的问题……”明眸转了转，旋忽恍然地道：“哦！我明白了，你是说那不知被囚禁在何处，蓝丞相等人百余口家小的问题，是不是？”

水俊浩点点头道：“是的，小弟既已亲来此地，知道她们被囚禁着，岂能置她们于不顾，不救出她们来？”

施佳佳道：“你这话不错，以你的身份而言，你身为人主，对臣属的家小安危确实不能置之不顾，确是应该立刻设法救出她们，以安一众臣属之心，解去他们的挟制后顾之忧，不过……”语锋微微一顿，接道：“浩弟，你应当想到，也该当明白，他们囚禁蓝丞相等人百余家小的目的用心，旨在作为威胁挟制蓝丞相等人的的人质，现在救不救出她们实在没有什么紧要，我敢保险，他们决不敢轻妄损伤她们一根毛发的，所以，这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也用不着为她们的安危耽心，急着要救她们，你懂得了么？”

水俊浩脸色沉沉地道：“佳姊，小弟懂得，不过，小弟认为百余家小被挟持在他们的手里，总是件非常不能心安的事情！”

施佳佳道：“但是，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语锋微微一顿，忽地注目问道：“浩弟，我问你，是百余口家小重要，还是武林数千人的生死性命和‘道义正义’重要？”

水俊浩神情不禁一呆，道：“这个……”

他“这个”以下之言尚未出口，施佳佳忽然朝他微微一笑，话锋倏转，又道：“浩弟，我还有个非常不好的估料。”

水俊浩神情微震，星目深注，问道：“怎样非常不好的估料？”

施佳佳道：“半月之后的约战，你就是胜了他，恐怕他也未必一定会守诺释放一众家小。”

水俊浩摇头道：“我想大概不至于吧！”

施佳佳道：“如果会呢？”

水俊浩星目陡射寒电，道：“他敢？”

施佳佳笑道：“他为什么不敢？”

水俊浩剑眉双挑，威态慑人地道：“他要真敢不守诺放人，我立刻杀他！”

施佳佳正容道：“浩弟，你能么？”

水俊浩瞪目道：“我有什么不能？”

施佳佳道：“浩弟，你不怕‘投鼠忌器’么？”

水俊浩神情一震，道：“佳姊，你是说他会以百余口家小威胁小弟？”

施佳佳道：“难道不可能？”

这，太可能了，水俊浩不禁默然无语。

施佳佳又道：“百余口家小人质在他手里，你杀他，不但是‘投鼠忌器’，而且……”语锋一顿又起，道：“浩弟，如果他更以她们的生死性命来威胁你屈服，那你将怎么办？”

水俊浩心神不禁大震！剑眉深锁地暗道：“的确，真要如此，那我该怎么办？”

施佳佳忽然轻声叹了口气，道：“浩弟，这虽然只是我的一种估料，也许事实并不，但是，对方是个阴险机诈之人，我们却不能不防其万一……”语声微顿，话锋倏转，又道：“另外，还有桩事情，浩弟你自己大概还不明白吧？”

水俊浩注目问道：“什么事情？”

施佳佳道：“你自己的份量。”

水俊浩一怔！有点惑异地道：“什么份量？”

施佳佳道：“在对方心目中的份量。”

水俊浩问道：“怎样？”

施佳佳道：“非常非常之重！”

水俊浩摇头道：“不会吧？”

施佳佳道：“不会，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事实上，你在他的心目中，已是他们席卷武林，称霸天下，唯一的阻碍劲敌！”

水俊浩面一红，笑道：“佳姊，你怎么也替小弟戴起高帽子来了！”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浩弟，我说的是实情，别以为我这是在替你戴高帽子。”

水俊浩摇头道：“但是，小弟自认还不够……”

施佳佳含笑截口道：“还不够格，是么？”

水俊浩点头道：“小弟威望声誉两皆不够，乃是实情。”

施佳佳笑道：“你可是认为非威望声誉两高之人，不足以被他们视为真正的阻碍劲敌么？”

水俊浩道：“实情如此，声望威誉两皆不高，便不能团结武林力量来对付他们，怎会被他们视为真正的阻碍劲敌？”

施佳佳道：“合蓝黄两姓家臣，女王城，正义教，这三方面的实力，你难道还以为小了？不够强大么？”

水俊浩道：“佳姊，你当知道，那‘天山派’的人数，实力，可并不比这三方面合起来的力量弱到哪里，结果，竟被覆灭于一夜之间，由此可知对方实力之强大，实在不容许我们轻视，小弟在对方的心目中，也实在成不了其真正的阻碍劲敌！”

施佳佳秀眉微微一皱，道：“如此，你是不相信我的话了？”

水俊浩道：“事实上，小弟在对方心目中的份量，倘真如佳姊所说，他们又怎肯让小弟如此安静地住在这里，只怕早就倾力来对付小弟了！”

施佳佳道：“你可是认为他们让你安静地住在这里，便是根本没有重视你，把你当做一回事，是么？”

水俊浩笑道：“正是如此。”

施佳佳道：“浩弟，你要这样想，便就完全错了！”

水俊浩摇头道：“佳姊，我并不以为。”

施佳佳秀目忽然深注，问道：“浩弟，我问你，你自以为武功如何？”

水俊浩不由迟疑地道：“这个……”

他虽然身怀罕绝奇学功力，自知已是武林少有敌手，他虽然外貌冷傲，但，实际上，性情却是很谦和之人。施佳佳突发此问，他怎好意思直说自夸？是以，“这个”两字出口之后，便没有了下文，顿口不语。

施佳佳嫣然一笑，道：“我代你说了罢……”语声一顿又起，道：“放眼当今武林，你的武功身手，已只在一二人之间，能够经得起你真正全力一搏高下之人，恐怕已经很难找得出两三位了！”

施佳佳说的确是实情实话，并未夸张，但，水俊浩却听得俊脸不禁发烧通红，赧然笑了笑，道：“佳姊，你怎么也替小弟吹嘘起来了，小弟……”

施佳佳截口道：“浩弟，我这究竟是不是替你吹嘘的，你自己心里明白有数……”秀目扫视了在座的蓝大将军，黄都总督等众人一眼，接道：“在座之人，除吴大侠和方大侠二位，他们或许可能并不十分清楚你一身功力身手，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外，其他各位，谁不清楚……”语声一顿又起，道：“所以，对方之把你视为唯一的阻碍劲敌，实系是所必然，否则，对方也就不会使用稳兵之计，将你稳在此地了！浩弟，你明白了么？”

水俊浩本是聪智绝世的盖代奇才，根本用不着施佳佳如许逐步的解说，其实，他心里早就明白了。只不过，水俊浩他有他的想法理由，他的想法理由是施佳佳所言，红巾蒙面人所订那十五天后的约战，很可能是“稳兵之计”之语，那也只是怀疑，事实究竟如何？还是个未知之数。

的确，“怀疑”也许可能成为事实，然而，也许只是多虑，怎能随便断定？

水俊浩虽也想到，施佳佳所说的推料，虽都有很充分的道理，也都大有可能发生，但是，他心胸光明磊落，在事情“可能发生”而未发生之前，他仍不以为红巾蒙面人会是那一个不讲‘信诺’之人？

因此，他虽早已明白施佳佳所说的道理一切，却仍假装糊涂不明白，不肯点头答应，依从施佳佳的意思，置十五天后的约战不顾，立刻动身离开此地。

如今施佳佳已解说得那么清楚，又问他“明白没有”？他还能再装糊涂摇头说：“不明白么”？

于是，他只得颌首道：“小弟明白了。”

施佳佳脸如百合花放地灿然一笑，道：“浩弟，你即已明白，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便立刻传令，命四十八‘使者’他们赶急连夜动身先发，上路吧！按理，水俊浩应该立刻点头才是。

哪知出人意外地，水俊浩意仍然摇头道：“不，佳姊……”

施佳佳注目接道：“浩弟，你还有什么犹豫顾虑的？”

水俊浩道：“小弟以为，目前我们实在还没有这么急着往回赶的必要！”

施佳佳秀眉微皱地道：“浩弟，你的意思是？……”

水俊浩笑道：“佳姊，你只是这么推料，怀疑，而并非是事实，是不是？”

施佳佳明白了，秀目深注，道：“浩弟，没有事实，你决不离开此地，免得耽误了十五天后的约战，是么？”

水俊浩扬眉点头道：“佳姊，事实上我不能‘失信’，落人话柄！”

施佳佳眉头微蹙了蹙，倏忽正容说道：“浩弟，猜料怀疑虽然并非事实，但是，你可曾想到，我们若不现在便动身往回赶，未雨绸缪，等到事实已经发生时，我们再动身往回赶，还来得及么？”

这话不错，等到事实已经发生，再动身往回赶，岂不是等于“亡羊补牢”？

路程迢迢数千里，如何能赶得及？不等他赶到，只怕已有什么门派倒了霉，步上那“天山派”的后尘了！

水俊浩固执的心意有点动摇了。他个人的“信誉”固然重要，蓝黄两氏家臣百余口家小的被挟持，虽也亟待尽快地解救，但是，整个武林的“道义正气”更为重要，更须要救护！

施佳佳说得很明白，“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权衡轻重缓急，实在应该先为整个武林作“未雨绸缪”之计，否则，已只剩下的六派一帮，倘再有那一门派遭了覆灭之祸，岂不是他水俊浩的过失？罪咎？

再说，“金狮盟”若果真趁此时机发动屠杀，征服武林的霸举，其第一个目标，很可能是那不肯顺服的江北武林道。

他，水俊浩曾当着各大门派掌门群豪之前，亲口答应过“铁胆霸王”齐彪，夸下海口，一肩承担江北武林道的安危，决不让“金狮盟”逞其凶焰……

话是他自己说的，对江北武林道，他有卫护的道义与责任！不然，江北武林道如果遭到了什么残害，他何以对得起“铁胆霸王”？如何交待？他的脸面往那儿搁？……

他剑眉深锁，暗自沉思，他心底越想越作了难！立刻下令动身往回赶吧，但是，万一“金狮盟”并未有什么举动呢？

红巾蒙面人如果抓住他这“失约”的把柄，讥诮他，讪笑他呢？更而扬言天下武林，说他水俊浩是个“食言无信”之人呢？

那时，他怎么办，静待事情的发展变化再作决定吧，可是，万一不幸，一切均如施佳佳所料呢？……

他越想越觉左右两难，大有分身乏术之感，因此，他两道剑眉越皱越紧，渐渐，连成一道线！

蓝大将军、黄都总督、“护驾二将军”、“随驾五侍卫”“铁算秀才”吴千里、“旋风刀”方青纯等众人一直静静地坐着，听着，谁也没开口插嘴说话。

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插口说话。因为这去、留的问题，关系实在太大了。

去，关系着水俊浩的“信誉”，以水俊浩身为“大帝”传人——“雷霆二世”，统率蓝黄两氏家臣和即将正式公开江湖，“正义教”实际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地位，岂可落人口实，被传为“食言无信”之人？

留，若果被施佳佳料中，则关系着整个武林各大门派弟子数千人生死存亡！

施佳佳说得不错，水俊浩的一身罕绝功力奇学，放眼当今武林，已是第一二人之间，也只有他，才足以对付那一直隐身幕后迄未露面，不知为何许人物的魔头——“金狮盟主”。至于“金狮盟”的属下一众高手，合蓝黄两氏家臣、“女王城”、“正义教”三方的实力，该是足的了。

为着这去、留的问题，众人也全都大伤脑筋地跟着水俊浩眉头紧皱着。只有施佳佳、常婷婷、慕容仪芳三位姑娘，她们秀眉未皱，娇靥上一片平静之色，似乎胸有成竹般，明眸凝光地深注着水俊浩，静静地，施佳佳也未再说话。

水俊浩双眉深锁，心念飞转电闪。沉思！沉思……

× × ×

蓦然，水俊浩眉头开朗，俊脸上泛现了笑意，他忽有所得地剑眉倏扬，

朗声一笑，道：“有了。”

蓝大将军、黄都总督等众人全都不禁精神一振，目光灼然投注。

施佳佳含笑问道：“浩弟，有了什么了？”

水俊浩笑道：“自然是有了解决的办法了。”

施佳佳道：“是什么办法？”

水俊浩神秘地道：“天机不可泄漏。”

慕容仪芳忽然咯咯一声娇笑，道：“浩哥，你别故作神秘啦，什么‘天机不可泄漏’，你那‘天机’，我和佳姊婷婷早就知道了。”

水俊浩星目一扫施佳佳常婷婷，奇异地道：“你们早就知道了？”

慕容仪芳螭首一点，笑道：“当然，难道还会骗你？”

水俊浩自是不相信，三位姑娘真会知道他心里突然想到的办法。于是，摇摇头道：“我不相信。”

慕容仪芳娇笑道：“浩哥，你不相信，可要和我们打个赌？”

水俊浩道：“打赌？”

慕容仪芳点点头道：“嗯，浩哥，你赌不赌嘛？”

水俊浩扬眉大笑道：“芳妹，你有把握赢么？”

慕容仪芳道：“没有把握我敢和你赌？”

水俊浩心念微微一动，星目瞥视了施佳佳一眼，笑道：“芳妹，这大概是佳姊的主意，对不？”

慕容仪芳明眸忽地一瞪，娇嗔道：“难道我自己不能，你就那么瞧不起我！”

水俊浩笑道：“芳妹，我并不是说你不能，也绝对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而是……”

慕容仪芳接道：“而是是什么？”

水俊浩道：“当然是为了‘打赌’。”

慕容仪芳道：“难道我不可以‘打赌’？”

水俊浩道：“不是不可以，而是你从来没有‘打赌’的习惯。”

慕容仪芳道：“从来没有‘打赌’的习惯，便不能有一次例外了么？”

水俊浩笑道：“当然能，不过，突然来一次例外，总难免不使人觉着有格格不入之感！”

施佳佳忽然插口道：“芳妹，你真有把握能赢么？”

慕容仪芳道：“当然有把握。”

施佳佳笑道：“芳妹，你想和他打赌什么呢？”

慕容仪芳娇声一笑，道：“佳姊，你可是怕他输了什么，心疼么？”

施佳佳娇靥不由一红，笑嗔道：“贫嘴。”

慕容仪芳咯咯一笑，道：“佳姊，如嫌小妹贫嘴，那你就别问好哪！”话锋一转，在眼睛注视着水俊浩道：“浩哥，你敢和小妹打赌么？”

水俊浩心中虽已想到，慕容仪芳突然要和他打赌，可能是三位姑娘商量好了的什么圈套？明知这可能是个“圈套”，但，必须得赢了他才行，才能“套”得住他！

他当然决不相信，三位姑娘真能早想到了他心中所想到的“办法”，慕容仪芳和他打赌，真有把握赢他！

因此，他立时剑眉双扬，大笑道：“好！我赌了。”语锋微微一顿，接道：“芳妹，你想赌什么？你说吧。”

慕容仪芳明眸一转，笑道：“浩哥，如果我猜对了你的‘天机’办法，便是我赢了，你便听我们的，可好？”

水俊浩点点头道：“好，你输了呢？”

慕容仪芳娇笑道：“为了公平合理彼此都不吃亏，我输了，我们便都听你的，如何？”

水俊浩心底不禁暗笑道：“这敢情好，我输了，就得听你们的，你输了，你们也只是听我的，难道你们平常便不是听我的么？这样，竟还说是什么公平合理，彼此都不吃亏，这真是天晓得了……”

他心底暗笑着，但，表面神色却是毫不在意地点头笑说道：“好，就这样说吧。”

慕容仪芳笑道：“浩哥，你同意了？”

水俊浩道：“芳妹，我不同意行么？”

慕容仪芳道：“浩哥，你吃亏了呢！”

水俊浩道：“芳妹，我适才不是已经说过了么，吃亏焉知不就是占便宜呢？”

慕容仪芳明眸霎了霎，娇笑道：“浩哥，男儿汉，昂藏躯，输了，可不能赖帐反悔哪！”

水俊浩扬眉大笑道：“芳妹放心，我决不会。”

慕容仪芳咯咯一笑，明眸转向了“铁算秀士”吴千里，道：“吴叔叔，麻烦取支笔来好么？”

吴千里含笑颌首，起身离座去开启密室取笔。

水俊浩笑道：“芳妹，何必那么麻烦人呢，你干脆说出来不就得了。”

慕容仪芳摇头笑道：“不，我们用笔各写在手心里，然后一齐摊开手拿来对照，对了，就是我赢，不对，便是我输，这样才是真正的公平两不吃亏，而且也比较有趣些。”

水俊浩笑道：“芳妹，你何不干脆明说是怕我耍赖呢？”

慕容仪芳娇笑道：“浩哥，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有说怕你耍赖，不相信你的话呀！”

说话间，“铁算秀士”吴千里已拿着笔墨，自密室里走了出来。

水俊浩大笑道：“芳妹，我不会冤枉你说了的，你放心好了。”语锋一顿，接道：“笔墨已经取来了，你先写吧。”

慕容仪芳摇头道：“不，你先写。”

水俊浩笑道：“难道你先写，也会出问题不成？”

慕容仪芳娇嗔道：“少说废话了，写吧。”

水俊浩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拿起笔来。……

水俊浩提笔濡墨，在掌心里写好他突然想到的“办法”之后，遂把笔递给慕容仪芳，笑说道：“芳妹，我已经写好了，现在该你写了。”

慕容仪芳嫣然一笑，接过笔，也在掌心里写上她猜想的“办法”后，放下笔，向水俊浩倩笑地道：“浩哥，现在我们都把手伸出来，掌心向下，手背朝上，再请婷婷发令喊一、二、三、我们便一齐翻掌亮字，可好？”

水俊浩点头笑道：“芳妹，我一切由你。”

常婷婷忽然娇笑地道：“芳妹，我不要喊一二三。”

慕容仪芳一怔，道：“婷婷，你这是怎么了？”

常婷婷笑道：“喊一二三太罗唆了。”

慕容仪芳道：“那你要喊什么？”

常婷婷道：“喊‘开奖’。”

慕容仪芳眨动着明眸道：“好吧，开奖就开奖吧。”

于是，慕容仪芳和水俊浩一齐伸出了手心里写着字的左掌，掌心向下朝着桌面。

常婷婷陡地轻声娇喝道：“开奖。”

水俊浩和慕容仪芳二人左掌同时一翻，掌心向上。

刹那间，蓝大将军，黄都总督等众人的目光都发了直，满脸现露惊异之色地，怔然地呆住了。

水俊浩星目凝视着慕容仪芳掌心里的字，不禁也傻了眼！

但是，施佳佳、常婷婷、慕容仪芳三位姑娘的娇靥上，都相反地泛现了一片春花般的笑容。

原来，水俊浩掌心里写的是“化身为二。”

慕容仪芳姑娘的掌心里，则写着：“真去假留。”

四个字，虽然一个不同，但是意义却同出一辙。

常婷婷咯咯一声娇笑，欢呼道：“芳妹中奖了。”

慕容仪芳接着也是咯咯一声娇笑，缩回玉掌，明眸凝光地望着水俊浩，道：“浩哥，你输了，小妹可没有骗你吧？”

水俊浩缩回手掌，星目异采飞闪，深注地望着慕容仪芳，问道：“芳妹，你是怎么猜着的？”

慕容仪芳大眼睛眨了眨，神秘地一笑，道：“天机不可泄漏。”

她竟是得了巧还要卖乖，适时把握时机，将这句话还给了水俊浩。

水俊浩剑眉微扬，笑道：“芳妹，你也别故作神秘，你这‘天机’我也知道。”

显然，水俊浩也在制造“打赌”的机会了。

慕容仪芳竟是不上当，咯咯一笑道：“你知道，那是你的事情，可与我无关。”

水俊浩仍然不放松机会地道：“芳妹，你相信不？”慕容仪芳眨眨明眸，存心吊他胃口地道：“我似相信而又有点不相信。”

水俊浩道：“那么你是不相信了。”

慕容仪芳道：“浩哥，你可是想和我再打赌一次？”水俊浩颌首道：“芳妹，你敢么？”

慕容仪芳笑道：“赌什么呢？”

水俊浩道：“照样，如何？”

慕容仪芳咯咯娇笑道：“浩哥，你可是输得不服，想扳本？”水俊浩道：“当然不服想扳本。”

慕容仪芳道：“浩哥，是小妹使诈舞弊了么？”

水俊浩摇头道：“没有。”

慕容仪芳笑道：“那你还有什么不服呢？”

水俊浩道：“因为这根本不是你猜到的，打赌，也根本不是你的主意。”

慕容仪芳道：“如此说，你已经完全明白了？”

水俊浩道：“当然。”

慕容仪芳笑问道：“你认为是谁的主意，谁猜到的呢？”水俊浩道：“是佳姊。”

慕容仪芳道：“浩哥，你见到佳姊告诉我了么？”水俊浩道：“没有，不过……”

慕容仪芳接道：“怎样？”

水俊浩星目瞥视了娇靥含笑的施佳佳一眼，道：“佳姊一定是在我沉思之时，暗中传声指示你这样做的。”

慕容仪芳笑道：“浩哥，你肯定是这样的么？”

水俊浩道：“我想决不会不是。”

慕容仪芳道：“浩哥，你还要和我打赌么？”

水俊浩点头道：“当然。”

慕容仪芳忽地扬声咯咯娇笑道：“浩哥，你已经失去了大好的机会啦！”

水俊浩神情一怔，道：“为什么？你可是想和我打赌了？”

慕容仪芳笑道：“你已经完全说对了，我还和你打什么赌呢？我自己要找输么？”

水俊浩一听，这才明白自己竟于不知不觉中，上了慕容仪芳的当，俊脸不由一红，赧然语塞。

施佳佳忽然“噗嗤”一笑，道：“浩弟，你还想造机会打赌扳本么？”

水俊浩摆首轻叹了口气，道：“算了，我认输了。”

常婷婷娇笑道：“那么你是准备好好听我们的了？”

水俊浩一付无可奈何的神情，道：“只好如此了。”

施佳佳嫣然含笑地道：“浩弟，别说得那么一肚子委曲似的，好不好。”

水俊浩笑了笑，星目深注道：“佳姊，说你的高见吧？”

施佳佳明眸一转，道：“浩弟，我想先听听你的。”

水俊浩摇头道：“不必了，既然小弟已经得听你的，又何必多此一举作什？”

施佳佳道：“我想我们的意见想法，也许是完全相同一致，你何妨先说说看呢？”

水俊浩仍然摇头道：“事实上根本就是一样。”

施佳佳微笑地道：“一样的只是原则，但是……”

水俊浩接道：“细节措施上，可能并不完全相同，是不？”

施佳佳臻首轻点道：“难道你不以为是？”

水俊浩道：“是又怎样？”

施佳佳道：“说出你的意见来参考参考。”

水俊浩又摇头道：“我的意见决没有你的好。”

施佳佳道：“你这是和我客气，自贬？”

水俊浩道：“不，我是有自知之明。”

施佳佳道：“你就那么没有自信？”

水俊浩剑眉微扬，旋忽颓然地道：“佳姊，并不是小弟有心自贬，我是没有自信，事实上小弟心思没有你细密，智力也不如你！”

施佳佳秀眉一挑，道：“须眉男子汉，昂藏丈夫躯，怎尽说这些自暴自弃不如人，令人泄气的话！”

水俊浩陡地朗笑一声道：“佳姊，你谴责的是，小弟实在不该说这些令你泄气的话，但是……”语声一顿即起，道：“佳姊，这可是只限于对你，对别人，小弟可就决不会得如此自贬自薄，令你觉着有丝毫泄气之感的！”

这番话说得很明白，也很露骨！话里面的意思，包含的成份很多——有

深情，有挚爱，也有着崇敬！

施佳佳的娇靥上泛现起妩媚的笑意，虽然，她和他，早就有了鸳盟婚约，名份早定，但，当着蓝大将军等众人，她含笑妩媚笑意的娇靥上，仍然情不自禁地起了一层娇羞的红晕，螭首低垂。

这情，这爱，这敬……自然，不只施佳佳个人心里明白，蓝大将军、黄都总督众人的心里，也全都非常明白。

众人眼见施佳佳娇靥飞现红晕，娇羞的神情……。

他们，虽然想笑，但是，他们不敢。因此，众人只好竭力抑制着自己，把这笑，暗暗藏在心底。

吴千里忽地哈哈一笑，替施佳佳解围地道：“贤侄，你就依从施姑娘的意思，先说出你的意见来，让我们大家参考参考吧！”

水俊浩微微一笑，星目深注地望着施佳佳，道：“佳姊，你一定要小弟说么？”

施佳佳笑道：“浩弟，说不说由你，我不想勉强你了。”

水俊浩笑了笑，道：“佳姊，小弟说的如果可行，你便采用小弟的方法，是么？”

施佳佳点点头道：“正是这样。”

水俊浩道：“你不是要小弟一切都听你的吗？”

施佳佳道：“那只是形式上的约定，浩弟，你说你的吧。”

水俊浩点首一笑，忽地肃容说道：“佳姊，小弟的意思，由‘四十八使者’中选出一个面貌和小弟相仿佛之人，改扮成小弟，由佳姊协助为辅，率领蓝大将军等人赶回‘女王城’和‘城主’会合，严密监视着‘金狮盟’的行动！”

施佳佳道：“你自己则仍留在此地，等候赴约救人，是么？”

水俊浩道：“小弟认为除此而外，别无两全之策。”

施佳佳明眸一转，道：“你准备和哪些人留在此地？”

水俊浩道：“有八名‘使者’已足。”

施佳佳忽地一摇头道：“这措施不好。”

水俊浩道：“依佳姊你的意思呢？”施佳佳道：“你带着蓝大将军等人走你的。”

水俊浩道：“这里呢？”

施佳佳道：“你就不用管了。”

水俊浩剑眉一皱，道：“由你对付？”

施佳佳点点头道：“一切由我负责。”

水俊浩道：“留下‘四十八使者’给你？”

施佳佳摇头道：“用不着那么多。”

水俊浩道：“那么半数？”

施佳佳道：“半数的三分之二已足。”

水俊浩道：“十六人够？”

施佳佳点头道：“足够有余。”

水俊浩忽地一摇头道：“小弟不同意。”

施佳佳道：“可是认为这力量太单薄？”

水俊浩道：“力量单薄，只是原因之一。”

施佳佳道：“另外还有原因？”

水俊浩点了点头，星目深注，道：“佳姊，请听小弟的话。”施佳佳笑道：“听你的话可以，但是，你必须说出原因来，而且还要有理才成！”

水俊浩心念电转了转，问道：“佳姊，赴约之时，你准备以什么身份和那红巾蒙面人相对？”

施佳佳不答反问地道：“浩弟，你认为呢？”

施佳佳剑眉微微一皱，道：“请佳姊明答小弟。”施佳佳正容道：“水俊浩。”

水俊浩注目道：“佳姊化妆改扮成小弟？”

施佳佳笑道：“不错，否则，怎能说是一真一伪？”

水俊浩道：“佳姊有那等易容本领？”

施佳佳笑道：“浩弟，你忘记‘大帝’洞府中的事了？”

水俊浩道：“小弟并未忘记……”语声一顿即起，道：“但，那与这不同。”

施佳佳道：“怎样不同？”

水俊浩道：“那没有一定的形貌，而今……”

施佳佳含笑截口道：“要化妆成你的模样，使人看不出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是么？”

水俊浩点头道：“那非得要有极高明的易容术才行！”

施佳佳笑道：“你只管放心，眼下我们在座的人中，就有精擅此道的高明之人！”

水俊浩一怔，道：“是谁？小弟怎么没有听说过，不知道？”

施佳佳笑了笑，道：“你应该早知道是谁的，只是你一向没有想到，注意而已。”

水俊浩星目一扫在座众人，望着施佳佳问道：“佳姊，是哪一位？”

施佳佳明眸一转，问道：“浩弟，当今武林中，你知道有几位精于此道么？”

水俊浩想了想，道：“共有三位。”

施佳佳道：“哪三位？”

水俊浩道：“南海‘千面书生’谈明通，穷家帮‘幻影神丐’姚天造，还有一位则是已经不知遁迹何处的‘仙霞隐叟’关万成。”

施佳佳道：“只有这三位么？”

水俊浩一怔道：“难道另外还有一位？”

施佳佳道：“不错，正是共有四位。”

水俊浩道：“小弟只听说过这三位……”语声微微一顿，问道：“佳姊，还有一位是谁？”

心念忽地一动，目光倏然投视着“铁算秀士”吴千里。显然，他怀疑这另外一位可能是吴千里。

吴千里自然明白水俊浩目光向他的意思，不禁哈哈一笑，道：“贤侄，这人可决不是我。”

慕容仪芳忽地“噗嗤”一笑，道：“浩哥，你不会猜想得到的。”

水俊浩道：“芳妹，你也知道？”

慕容仪芳点点头，正要答话。

常婷婷却已娇笑着道：“芳妹要是不知道，便谁也不知道了。”

吴千里哈哈一笑，道：“贤侄，你明白了么？”

水俊浩恍然明白地“哦”了一声，星目深注地凝视慕容仪芳的娇靥，道：“芳妹，是你？”

慕容仪芳忽然正经地一摇头，道：“不是我。”

常婷婷和吴千里的话得再明白没有了，分明就是慕容仪芳，但，慕容仪芳竟摇头说不是她。

水俊浩不禁迷惑地怔住了。

然而，慕容仪芳却忽又“噗嗤”一声娇笑，接道：“虽然不是我，却和我有关。”

水俊浩星目惑然投注，问道：“芳妹，究竟是谁呢？”

慕容仪芳笑了笑，道：“是我爷爷。”

“呵……”水俊浩心中这才真正的明白了，恍然大悟，暗道：“原来她爷爷也是精擅易容术的高手，可是……”吴千里哈哈一笑，打断了他的暗忖，道：“贤侄，慕容姑娘是家学渊源呀！”

水俊浩虽然真正的明白了，但仍有点怀疑不信地道：“可是……”

施佳佳截口道：“你从未闻听说过，是不是？”

水俊浩点点头道：“不错，小弟只听说老人家是武林驰名的一代神医。”

吴千里笑道：“贤侄，那是因为慕容老前辈的医术举世无双，反而掩盖了他老人家易容之术的声誉之故。”语声一顿又起，接道：“事实上，慕容老前辈的易容之术，因为精通医理的缘故，较诸那‘千面书生’，‘幻影神丐’和‘仙霞隐叟’三人都高。”

水俊浩目注吴千里道：“吴叔也知道么？”

吴千里点头道：“当年曾听得一位武林前辈提说过。”慕容仪芳问道：“浩哥，你是相信不相信？”

经过吴千里的证明，水俊浩怎会还不相信，闻问，立时点头答道：“我相信了。”

施佳佳含笑接道：“如此，你该不反对了吧？浩弟。”照理，水俊浩该是没有理由反对的了。可是，水俊浩仍然摇了摇头，道：“不！小弟还是不赞同。”

施佳佳秀眉一蹙，道：“你还有理由？”

水俊浩道：“当然有理由。”

施佳佳霎了霎明眸笑道：“浩弟你的理由大概是不放心吧，对不对？”

水俊浩道：“只能说是有关。”

施佳佳道：“浩弟，你怕我不是那红巾蒙面人的敌手？”

水俊浩道：“主要的原因是那百余口家小的问题。”

施佳佳秀眉深锁地道：“你还是固执你自己的意见？”

水俊浩剑眉双挑，道：“我是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施佳佳明眸陡寒射电地道：“浩弟，说实话，你可是认为我必败？”

水俊浩俊面不由微微一红，他心底虽有这种想法，但，却不便直说出来，道：“小弟不敢。”

施佳佳忽然轻声一叹，道：“浩弟，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意，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不会弱了你的威名的！”

水俊浩仍然摇头道：“佳姊，小弟……”

施佳佳截口道：“浩弟，我问你，你明白我一定要你赶回去的真正用意和理由么？”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莫非除了对付‘金狮盟’外，还另有什么用意么？”

施佳佳点点头道：“主持整个武林大局。”语声一顿又起，道：“浩弟，我再问你，这主持整个武林大局的问题，别人也能代替你么？”

水俊浩道：“为什么不能？小弟不已经说过，由佳姊你协助为辅么？”

施佳佳霎霎眼睛道：“浩弟，你的意思可是由我全权策划主持一切，代替你，对不？”

水俊浩颌首一笑，道：“小弟的意思正是如此。”

施佳佳美目深注，道：“浩弟，你以为我确实可以完全代替你，别人也都会听我发号施令么？”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当然完全可以”，语声一落即起，正容说道：“小弟既要佳姊代替主持一切，自当将令符交与佳姊执掌，蓝黄两氏家臣和‘正义教’所属众人，都知佳姊的身份，小弟不以为有谁敢不听佳姊的令谕！”声调倏地一扬，星目陡射寒电地接道：“倘然有人大胆，真敢不遵令谕，佳姊可按规从严惩处，毋用稍予宽容留情！”

施佳佳轻笑道：“浩弟说的是以众人都知道我的身份而言，加上令符，也许确是无人胆敢不遵令谕，但是……”语声微微一顿，注目问道：“还有其他方面呢？”

水俊浩神情一怔，道：“其他方面什么？”

施佳佳笑道：“我是说‘夏城主’那方面。”

“哦！……”水俊浩恍然一声轻“哦”之后，旋即剑眉微蹙了蹙，道：“她那方面情形不同，自当除外。”

施佳佳道：“那么我无权令谕她了？”

水俊浩道：“佳姊，事实上不但是你，就是小弟也一样。”

施佳佳道：“浩弟，说你的良心话，你真也无权令谕她么？”

水俊浩正容道：“佳姊，你可是相信小弟？”

施佳佳笑道：“浩弟，我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水俊浩接口道：“那么佳姊怎还要小弟说什么‘良心’话呢？”

施佳佳美目霎了霎，忽然歉意地道：“浩弟，请原谅我，我说错话了。”语声微微一顿，竟改变方式口气地注目问道：“浩弟，你决不可以命令她什么吗？”

水俊浩摇头道：“并非决不可以。”

施佳佳接道：“得要看事情而定，是不是？”

水俊浩道：“是的，而且她……”

施佳佳又接道：“她如果不听你的，你也无可奈何，对么？”

水俊浩颌着道：“事实如此。”

施佳佳美目转了转，道：“既是事实如此，有关‘夏城主’这方面的问题，那就算了，可是……”声调微顿，话题忽地一变，接道：“浩弟，关于各大门派方面呢？”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皱，道：“这个……”语声一顿即起，道：“佳姊，小弟以为你大概还不会有命令他们的必要吧！”

施佳佳笑道：“万一有必要呢？”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这就很难说了，各大门派一向自高自大，极不容易服人，听人令谕的。”

施佳佳轻轻点头道：“这情形我明白，我是问你，如果由你出面命令他们呢？”

水俊浩道：“小弟也没有多大的把握，不过，如确有必要时……”

施佳佳接口道：“那‘长白掌门’‘穷家帮主’，江北武林盟主‘铁胆霸王’齐彪，‘怀玉门主’温静寰，四川‘唐家门掌门’唐少文，海南‘五指山主’，‘锦衣帮主’等，这些人定不会稍犹疑地听从你的令谕指挥，是不？”

水俊浩点头道：“小弟不否认，这些人只是有可能，但却不能断言一定！”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浩弟，传令的是我，恐怕连这‘可能’两字，都没有了吧？”

水俊浩不由顿时语塞，无语可答。

的确，施佳佳说得不错，对于这些门派，除了水俊浩，他们谁也不会得有“可能”信服听令的。

水俊浩无话可答，但，施佳佳仍有话说，她又开了口，缓缓说道：“浩弟，这是我也不能代替你的原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除你之外，还找不出什么人足堪应付得了的问题。”

水俊浩愕然问道：“这又是个什么问题？”

施佳佳微微一笑，脸色忽转沉凝地道：“浩弟，你认为那红巾蒙面人的武功身手如何？”

水俊浩道：“很高。”

施佳佳美目深注，问道：“你想他可能是个什么身份？”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蹙，道：“他既不可能是‘参机先生’，又不是‘金狮盟主’，这就很难猜料了。”

施佳佳笑道：“我认为他的身份已经足够明显了。”

水俊浩问道：“佳姊，你想他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身份？”

施佳佳霎霎明眸道：“浩弟，你何不根据他与你对答过的话，多用点脑筋，多想想呢？”

水俊浩听后，立时不再开口，剑眉微蹙了蹙，果然默默地用起脑筋思索起来。他心念电转，片刻之后，便似已有所得，剑眉轩扬，星目异采倏闪，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我明白了。”

施佳佳笑道：“浩弟，说说看。”

水俊浩道：“他的身份既然高过‘金狮盟主’，极有可能便是那幕后操纵，真正的主持人！”

施佳佳微点头道：“不错，这确是极有可能，不过，也许他不是。”

水俊浩愕然一惊，道：“佳姊推想在他之上还另外有人？”

施佳佳道：“我正是这样猜想。”

水俊浩道：“也许不会吧。”

施佳佳道：“但愿也许不会就好了。”话锋微顿，忽然轻声一叹，接道：“若果不幸被我猜中，则其人功力身手之高，必然更甚于那红巾蒙面人，而事情也就更加棘手，更难对付了！”

水俊浩笑道：“佳姊，你太多虑了，以小弟看来，魔道中大概已不会再有那功力身手更高于红巾蒙面人的了。”

施佳佳神色一正，道：“浩弟，也许我是太多虑了，但是，你也应该明

白，武学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林中功参造化的绝世高手，虽非比比皆是，可也并不乏有，当今武林，如你所知的就有那……”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了了禅师和那传授王三‘大乘禅经’的老和尚，以及先师等人，正道中既有这等人物，魔道焉知就不会有呢？”

这番话，有道理，的确，正道中既有那了了禅师等功参造化的绝世高手，焉知魔道中便没有？

水俊浩不由蹙眉，赧然哑了口。

施佳佳笑了笑，美目深注，接着又道：“浩弟，俗语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道理你懂？”

水俊浩一点头道：“佳姊可是要小弟先找出此人来？”

施佳佳道：“不错，为了挽救整个武林，消弥浩劫狂澜，你必须赶紧先找出此人，倾全力制服他！”

水俊浩道：“可是……小弟既不知此人是谁？而且……”施佳佳含笑接口道：“这只是我的猜想，事实上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个人还不一定，也不知何处去找他，对不对？”水俊浩注目问道：“佳姊已经心有成竹了么？”施佳佳道：“成竹虽没有，办法倒有一个。”水俊浩星目一亮，道：“什么办法？”

施佳佳道：“你立刻动身赶回黄冈去。”

水俊浩一怔，道：“这……”

“这”字下面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底却不禁眉头一皱，暗道：“这是什么办法？……”

施佳佳美目一瞪，道：“这什么？”

水俊浩星目异采微闪，道：“请佳姊说明办法？”施佳佳道：“说明办法，你就听话，是么？”水俊浩道：“只要合情合理，小弟自当遵命。”施佳佳脸色微沉地道：“听你这种口气，好像我说的话，都是强词夺理，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了？”水俊浩摇摇头道：“小弟并非是这个意思。”施佳佳道：“那你是什么意思？”

水俊浩张了张口，话尚未说出。

施佳佳明眸一转，接着又道：“浩弟，你忘记我们的约定了？”

水俊浩道：“小弟没有。”

施佳佳道：“既然没有，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水俊浩忽然苦笑地轻声一叹，道：“好吧，小弟不再多说就是，不过……”

施佳佳截口道：“既是不再多说，那还有什么‘不过’？”

水俊浩又是一声苦笑，道：“小弟不过就是。”

施佳佳忽然一笑，道：“如此，你已经答应听我的，立刻动身赶回黄冈去了？”

水俊浩无可奈何地点头道：“小弟遵命，就请佳姊说明办法吧？”

施佳佳道：“办法很简单，赶紧和蓝都侍卫兄弟取得连络，问他们。”

水俊浩道：“如果蓝都侍卫兄弟不知道呢？”

施佳佳道：“见机行事，设法打探。”

水俊浩微一沉吟，点点头道：“好吧，小弟一切依你便是。”语锋一顿，转向“护驾二将军”黄瑞仁黄伟光二人吩咐道：“烦劳二位将军去备马四匹，准备动身上路。”

黄瑞仁黄伟光齐应一声，离座站起。

施佳佳忽朝二人一摇手道：“二位将军请稍候。”

黄瑞仁黄伟光只得停身站立待命。

施佳佳明眸轻转，目注水俊浩问道：“浩弟，你只带三个人动身么？”

水俊浩颌首道：“是的。”

施佳佳道：“还有一位是谁？”

水俊浩目光警视了“旋风刀”方青纯一眼，道：“方大侠。”施佳佳秀眉微蹙了蹙，道：“你要蓝大将军等人护卫我届期前往赴约？”

水俊浩道：“正是如此，否则，小弟怎能放心。”

施佳佳道：“途中如果遇上截击，你只有四个人，力量不太单薄些么？”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佳姊认为小弟容易被人截击得了的么？”

施佳佳道：“截击之人，如果人多势众，而个个又都是身怀绝学的一流高手呢？”

水俊浩星目陡射寒电煞光地道：“那就让他们试试‘赤龙神剑’的锋利，二十四招‘雷霆剑法’的威力好了。”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我相信，凭‘赤龙神剑’‘雷霆剑法’的威力，绝对无人能挡，能够截得住你，可是……”语声一顿又起，道：“浩弟，你可曾考虑到，在众多高手截击下，二位护驾将军和方大侠，他们能无恙么？”

水俊浩不由一怔！暗忖道：“这话不错，我自己虽然无惧，他们三人的安全则就难说了……”

心中这样一想，便即沉吟不语。

施佳佳接着又道：“浩弟，我和婷妹芳妹有十六名‘使者’护卫赴约足够了，你还是带着蓝大将军等众人动身吧。”

水俊浩双眉深锁地摇头道：“这怎么行，这样无论如何小弟也不会得放心的！”

常婷婷忽然说道：“浩哥，那就多留下八名‘使者’好了。”

水俊浩仍然摇头道：“我还是不能放心的。”

施佳佳明眸微转了转，笑道：“浩弟，依你的意思呢？”

水俊浩想了想，道：“小弟多带上十二名‘使者’同行。”

施佳佳樱口微张，话未说出，水俊浩立刻接着又道：“佳姊，你别再多说了，就这样决定，否则，一切免谈。”

施佳佳秀眉皱了皱，终于点点头道：“好吧，依你的决定就是。”

水俊浩笑了笑，目注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道：“望二位多多费心了。”

蓝大将军黄都总督齐声恭谨地应道：“臣属遵谕。”

水俊浩又转向“铁算秀士”吴千里道：“吴叔，请多多鼎力协助之。”

吴千里笑道：“贤侄请放心，老朽自当尽力。”

夜，二更刚过，十六骑健马，蹄声有若擂鼓般地惊破了黑夜的沉寂，在荒野中如飞地向东疾驰！

当先三骑并排，是两名黄巾蒙面的黄袍大汉和一名灰巾蒙面的灰袍人。三骑之后，则是十三名一色蓝巾蒙面，腰悬长剑的蓝衫少年。

这一行人，正是水俊浩和“护驾二将军”、“旋风刀”方青纯，十二名“正义使者”共十六人。

他们为何要蒙上脸？不用说，是为了掩人耳目。

第二天的傍晚，水俊浩等十六骑，已进入甘肃省境。

暮霭四合，夜色渐浓，水俊浩星目如电地向四野里掠视了一眼，抬手用马鞭一指前方道旁黑压压的一片树林，道：“我们就到那边树林里去休息一阵，二更正，再行动身赶路吧！”

“护驾二将军”和方青纯齐应一声，三骑当先直朝那片树林驰去。

水俊浩率领十二名“正义使者”，纵马相随于后。

蓦然——一声震天大笑骤起，树林中人影电射，飞纵出一群黑巾蒙面的黑衣人，为数竟有三四十名之多。

树林中突然飞纵出一大群黑衣蒙面人拦路，众人心中顿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由暗暗一晒地道：“果然不出施姑娘所料……”

暗自晒忖中，当先三骑，“护驾二将军”和“旋风刀”方青纯，已霍然各自收缰勒马停住。水俊浩和十二名“使者”，则勒马停立在三人身后丈外之地。

此行之前，曾经施佳佳建议：“方青纯一生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深悉江湖机诈鬼崇伎俩，途中如果遇事故时，水俊浩最好尽量避免出面，由方青纯相机应付。”

是以，勒马停住之后，方青纯立时双目精光电射，扫视了一众黑衣蒙面人一眼，沉声喝道：“朋友们何人为首？请出面答话。”

一名身材瘦长的黑衣蒙面人大步跨出三步，嘿嘿一笑，道：“老夫便是，尊驾何人？”

方青纯道：“朋友自称‘老夫’，又是一众朋友之首，想来当非无名之士，请教朋友你的名号？”

黑衣蒙面人双目如两股寒电霜刃地射视着方青纯，冷冷道：“尊驾何不先自报名号？”

方青纯道：“老朽方青纯，外号江湖人称‘旋风刀’。”

黑衣蒙面人哈哈一笑道：“原来是方大侠，老夫失敬了。”

方青纯大笑道：“朋友不必客套，现在该你了。”

黑衣蒙面人道：“方大侠是想知道老夫是谁？”

方青纯道：“古语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朋友难道不懂？”

黑衣蒙面人一声冷笑道：“那是古人言，老夫和方大侠都非古人，似乎用不着这种有来就应该有往之礼。”

方青纯道：“如此，朋友是吝示大名了？”

“那倒不是。”黑衣蒙面人摇头道：“老夫的姓名不报也罢。”

方青纯讥讽地道：“朋友的姓名难道见不得人？”

黑衣蒙面人阴声道：“名不见经传，报出来，方大侠也不知道。”

方青纯大笑道：“朋友这是客气么？”

黑衣蒙面人冷冷一笑道：“老夫倒不是客气，也从不知客气为何物，再说，对你方大侠，还用不着这种客气，方大侠，你懂得么？”

这话，这口气，充满着狂妄，自大，讥刺，显然，他是没有把“旋风刀”方青纯看在眼里。

方青纯又不是傻瓜，他当然懂，一个自称“名不见经传”之人，竟不把一位成名江湖的一流好手放在眼里，这该是怎么回事，已是不言可知的了。

以方青纯在江湖上的声名，他岂是容人如此蔑视的，这若在数天以前，恐怕早就怒发出手，和对方一搏了，但是，现在的“旋风刀”方青纯，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自从追随水俊浩这几天以来，耳闻目睹下，已经发觉，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凭那一身微末的武学功力，过去之能在江湖上闯出这么一点名声，实在是他的幸运，没有遇上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的缘故。就以眼前他们一行十六人而言，他该是功力身手最差最弱的一个了，除开水俊浩和“护驾二将军”不说，连那十二名年青的“正义使者”，也无一不比他高强一筹。

是以，黑衣蒙面人虽然出语狂妄，意含蔑视讥刺，方青纯却毫不在意地道：“朋友你也许说的是实话，但是，方某却仍有点不信。”

黑衣蒙面人冷冷道：“你方大侠不信，那是你方大侠的事，老夫还不屑骗你。”

方青纯眉头暗暗一皱，心念电转，道：“朋友自称名不见经传，可知道如何才能扬名江湖么？”

黑衣蒙面人哈哈一笑道：“方大侠这是考校老夫么？”方青纯道：“方某是请教，也是另有用意。”

黑衣蒙面人道：“什么用意？”

方青纯道：“决无恶意，请朋友先回答知不知道？”黑衣蒙面人目光投注，稍顷，道：“做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之事，搏败那些个名震天下武林的一流高手，立可名扬江湖，对么？”

方青纯颌首道：“对是很对，只是，那不但须要有高绝罕世的武学功力身手，也太麻烦，太困难，太危险，而且，纵能成名江湖，名扬天下，必将遍处强仇，结果，是时时提心吊胆，在江湖上寸步难行！”语锋微微一顿，缓缓接道：“是以，这种持强好勇狠斗扬名江湖的方法，实在是既蠢且笨的下策，不如另一个方法为高！”

黑衣蒙面人问道：“那是个什么方法？老夫请教高明。”方青纯笑道：“不管任何地方，碰上任何事情，逢人就自报姓名，如此，也一样的可以扬名江湖，无人不知。”黑衣蒙面人原本以为是个什么高策，想不到方青纯说出来的竟是这么毫无武人骨气的方法，听后，不由哈哈一声大笑，讥讽地道：“果然是高策，好方法，你方大侠能够有扬名江湖的今天，大概就是这种高策的成就吧？”

方青纯对此讥讽之言，竟听若罔闻，不予置驳地也哈哈一声大笑，道：“朋友若是自以为名不见经传，因而疏于对人通报姓名，那便只有永远是个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之辈了。”语声一顿又起，道：“不过，方某并不以为朋友真是名不见经传之辈，只怕而是有所顾忌，不敢通报姓名吧？”黑衣蒙面人嘿嘿一声笑道：“方大侠这是激将之计么？”方青纯道：“朋友通报姓名，可对朋友你有两种好处。”黑衣蒙面人道：“那两种好处？”

方青纯道：“第一，朋友若果真是名不见经传之人，眼下可是朋友你扬名江湖的大好机会。”

黑衣蒙面人道：“第二呢？”

方青纯道：“朋友如果有所发问，方某当是有问必答，否则……”

黑衣蒙面人接道：“便一概不答，是么？”

方青纯点点头道：“朋友你自己决定好了。”

黑衣蒙面人目光缓缓扫视过“护驾二将军”和水俊浩等十二名“正义使者”一眼，忽然嘿嘿一笑，沉声道：“老夫复姓司空，单名残，外号‘鬼见愁’。”

方青纯一怔，道：“司空残？……”

司空残道：“不错，方大侠听说过没有？”

方青纯暗皱了皱眉头，摇摇头道：“没有。”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老夫也没有骗你方大侠吧？”

方青纯心念一转，道：“请教师承？”司空残道：“方大侠不嫌问得太多了么？”话锋一转，接道：“请问和方大侠同行的明友都是何许人？”方青纯道：“‘正义教’属下。”

司空残愕然一怔！道：“正义教？”

方青纯道：“司空大侠可是未听说过么？”

司空残道：“首次闻听‘正义教’之名”声调一落又起，问道：“方大侠是‘正义教’属下么？”

方青纯颌首道：“不错。”

司空残道：“方大侠居何职位？”

方青纯不由一怔，犹疑地道：“这……”

耳畔突然响起水俊浩的传声，道：“巡查使者。”传声入耳，立即朗声答道：“巡查使者。”

司空残问道：“贵教何时成立的？”

方青纯道：“不久之前。”

司空残道：“什么地方开山立教？”

方青纯道：“还没有正式开山立教。”

司空残道：“请问贵教主是哪位武林高人？”方青纯道：“正式开山立教时，你司空大侠自能知道。”司空残道：“什么时候正式开山立教？”

方青纯道：“快了。”

司空残道：“是时间尚未决定？”

方青纯道：“方某并非教主。”

司空残道：“贵教主现在何处？”

方青纯道：“本教。”

司空残道：“什么地方？”

方青纯道：“格于教规，方某不便违规奉告。”

司空残陡地哈哈大笑道：“贵教教规很严么？”

方青纯道：“严而不苛，也不悖情理，而且是非赏罚分明。”

司空残道：“贵教主行踪何处，也在教规不得泄露之内？”

方青纯道：“不错。”

司空残阴声一笑道：“即称‘正义’之名，便应该光明磊落才是，教主行踪何处，何也隐秘不许泄露岂不有失‘正义’意义，难道……”

方青纯倏地截口道：“那只是时间未到之故。”

司空残嘿嘿一笑，话锋忽转，道：“请问方大侠由何处来？”

这才是正题。

方青纯双目精光电闪，沉声道：“方某等何来，有告诉你司空大侠的必要吗？”

司空残阴笑道：“老夫奉劝方大侠认为有必要的好。”

方青纯道：“司空大侠凭什么作此盘问？”

司空残语冷如刀的道：“请方大侠回答老夫所问！”

方青纯道：“方某不回答便怎样？”

司空残阴声一笑道：“恐怕由不得你方大侠吧。”

方青纯道：“难道由你？”

司空残嘿了一声，道：“老夫不愿空说狠话，希望你方大侠最好能坦诚赐告。”

适时，方青纯耳畔又响起水俊浩的传声指示，遂即哈哈一声大笑，道：“司空大侠阁下，方某告诉你以后，便又怎样呢？”

司空残冷冷地道：“那就得看你方大侠回答的诚实不诚实了？”

方青纯笑道：“阁下，方某回答的诚实不诚实，你又怎能得知呢？”

司空残阴声诡笑道：“这个，你方大使用不着烦心，老夫自有判辨真伪之能。”

方青纯点头道：“方某等来自合黎山。”

司空残忽地扬声哈哈一笑道：“方大侠，你以为老夫是随便可欺的么？”

方青纯道：“阁下，你可是信？”

司空残道：“老夫并非三尺童子。”

方青纯道：“方某说的可是实话，信与不信，只好由你阁下自己了。”

司空残目光转了转，问道：“贵教总坛就在‘合黎山’中么？”

方青纯冷冷地道：“司空大侠阁下，这话你不觉问得多余么？”

司空残阴声一笑道：“偶尔多余一次，并无伤大雅吧，是不？”

方青纯道：“希望阁下别再多说废话，浪费时间了。”

司空残大笑道：“方大侠说的是。”声调一落又起，问道：“方大侠要急着赶办紧要事情么？”

方青纯道：“不错，你司空大侠应该早就想到才是。”

司空残陡又扬声大笑道：“说的是，若无紧要事情赶办，方大侠等又何必连夜急行赶路作什，老夫确是早应该想到才对。”语锋微微一顿，问道：

“此行何往？”方青纯道：“三湘。”

司空残道：“可以明告何事不？”

方青纯道：“事关本教机密，碍难奉告。”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如此，老夫自是不好再多问了，不过……”话未尽意，却故作沉吟地顿声住口不接说下去。方青纯道：“怎样？”

司空残咳了一声，道：“老夫想奉劝方大侠一句，不知方大侠肯见容否？”

方青纯道：“请讲。”

司空残冷冷地道：“奉劝你方大侠由哪儿来还回哪儿去。”方青纯道：“为什么？”

司空残道：“方大侠最好别问理由。”

方青纯道：“问不得？”

司空残道：“嘴是你的。”

方青纯道：“方某请问理由？”

司空残道：“老夫无可奉告。”

方青纯沉声道：“司空阁下，请让路。”

司空残冷声道：“方大侠，老夫再奉劝你，请听老夫良言，立刻回往你的来处！”

方青纯道：“方某如果不肯呢？”

司空残道：“那将是你方大侠自找苦吃！”

方青纯大笑道：“阁下敢莫是要出手用强？”

司空残冷哼一声，道：“老夫要留下你们。”

方青纯哈哈一笑道：“司空阁下，你自信能留得下方某等人？”

司空残冷冷道：“方大侠，你应该明白眼前的情势。”

方青纯淡淡道：“司空阁下，你仗恃人多，是么？”司空残阴声道：“二对一还有多余。”

方青纯道：“司空阁下，二对一，你也未必稳胜呢！”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老夫已经替你们算好命了。”

方青纯道：“都是福命两大之人，对吧？”

司空残摇头道：“一个都跑不掉，都是老夫的阶下囚！”

方青纯大笑道：“大言不惭，也不怕风闪了舌头么？”

司空残怒声道：“方青纯，你可是要和老夫动手试试？”

方青纯冷声一晒，道：“凭你这等名不见经传的角色，何用方某亲自动手！方某身后十三位‘正义使者’，只须……”

司空残厉声截口道：“方青纯，你敢轻视老夫！”

方青纯淡笑道：“司空阁下，你自己秤量过有多重么？”

司空残厉喝道：“姓方的，下马来！”

方青纯道：“干什么？想要方某秤量秤量你的骨头多重？”

司空残厉声道：“老夫要活劈了你！”

方青纯大笑道：“你不配，凭你这等角色，也不值得方某亲自动手！”

司空残已被激怒得怒不可遏，倏地大踏步跨前五步，在方青纯对面丈许地方停立住身形，瞪目沉声喝道：“方青纯，你要再不滚下马来，可别怪老夫就要……”

蓦地，一声哈哈朗笑陡起，截断了司空残“就要”以下的未出口之言。朗笑声中，一名蓝巾蒙面，腰悬佩剑，剑鞘外套蓝布的蓝衫人，突自马背上长身掠起，衣袖飘飘，轻如片叶，落地点尘不惊地飘落司空残对面六尺之处，渊停岳峙，岸然凝立！

自马背上长身飞掠，一掠两丈开外，这等轻功虽可称得上“不凡”二字，但在一名武林高手而言，并不是件难事，也无什么惊奇之处！

可是，司空残目睹之下，心底却不禁顿生惊凛，蒙在黑布后面的脸色勃然一变，眼中也泛现奇骇之色！当然这是因为他是个识货的大行家。他已经看出来了，这名蓝衫人的轻功火候，已臻达炉火纯青上乘之境。

这名蓝衫人是谁？不用说，他当然是水俊浩了。

司空残心底虽然顿生惊凛，但，口中却同时嘿嘿一笑，道：“阁下何人？”

水俊浩道：“正义教‘正义使者’。”

司空残道：“请问尊姓大名？”

水俊浩道：“正义为姓，使者为名。”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使者何乃吝示姓名？”

水俊浩道：“非吝示，是实无必要。”

司空残沉声道：“老夫至诚请教？”

水俊浩冷冷道：“至不至诚，是你阁下的事，说与不说，乃在下的权利。”

司空残道：“如此，使者是一定吝示大名了？”

水俊浩道：“在下再说一遍，没有必要！”

司空残嘿嘿一笑，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道：“好吧，使者既然一定吝示大名，老夫不勉强就是。”话锋一顿又起，注目问道：“使者有何见教？”

水俊浩道：“你阁下自己心里应该明白。”

司空残双目寒电一闪，道：“使者是要向老夫挑战？”

水俊浩道：“方使者不屑亲自和阁下动手，因此在下代他出场，向阁下讨教几手高招绝学，不过……”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未动手之前，有几句话想奉劝阁下。”

司空残一摇头道：“免了，老夫不想听你的什么鬼话。”

水俊浩平静地道：“阁下，你何妨先听听呢！”

司空残道：“你想说的话，不说，老夫也知道。”

水俊浩道：“你有这自信？”

司空残阴声一笑道：“你想劝老夫让路，放你们过去，对不？”

水俊浩颌首道：“在下不否认你猜料得不对，不过，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忠告。”

司空残冷笑道：“所谓‘忠告’，也是威胁，是不？”

水俊浩淡淡道：“阁下，看来你倒是个很会自作聪明之人呢！”

司空残注目道：“难道老夫这话不对？”

水俊浩冷凝地道：“阁下，忠告就是忠告，哪会是什么威胁，自然是不对的了。”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不管你是忠告也好，威胁也好，总之，老夫就是不要听！”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轩，但旋便淡然一笑，道：“阁下，话出之我口，入于你耳，接不接受，主权在你，又何必事先如此固执不听呢？”

司空残心念激动，目光一转，道：“好吧，你既然一定要说，老夫便且姑妄听之好了，你请说吧。”

水俊浩淡笑了笑，缓缓朗声说道：“武林浩劫已起，‘正义教’应运而生，旨在挽救武林劫运，维护武林正气道统，消弭血祸……”

司空残忽然大笑截口道：“大使者，你这等大而堂皇的口气……”

水俊浩摇手截口道：“阁下，你且少发宏论，请先听我把话说完。”语锋微微一顿，接道：“本教正式开山立教之期，已是指日之间的事，据在下私心揣测，只不过十天半月时日而已。本教既名‘正义’，宗旨业经在下适才阐明过了，今后在武林中，自必是那些欲图君霸天下武林，残毒野心者生死之敌……”

话未尽意，司空残突又冷笑接道：“大使者，你这话如只是说说尚还可以，若论事实力量，贵教主倘不是个痴人，也必是个不知死活的狂夫了。”

水俊浩星目寒电一闪，道：“阁下可是认为本教绝对没有这份力量？”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老夫敢断言，贵教正式开山立教之日，不是投降

归顺，便是教毁人亡！”

水俊浩剑眉双轩，星目异采忽闪，问道：“阁下，你说本教将投降归顺谁？”

司空残道：“老夫主人。”

水俊浩道：“贵主人是谁？”

司空残道：“老夫主人是谁？将来你自会知道。”

水俊浩知道多问也是枉然，于是，话锋便即转入正题，道：“阁下，适才在下曾在暗中留心默察你阁下和手下这些人的功力身手如何？结果……”

司空残心中一震，问道：“如何？”

水俊浩星目湛湛地，缓缓扫视了一众黑衣蒙面人一眼，道：“功力身手都很不弱，堪入高手之流，尤其是你阁下的一身功力更在他们各位之上！”

司空残哈哈一笑道：“大使者，此乃理所当然之事，你不说，任何人也会想得到的。”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皱，道：“如此，我这话是多余的了？”

司空残道：“老夫既为此行之首，武学功力自必高过他们，这还屑说得么？”

水俊浩恍然而悟地道：“不错，此实乃理所当然之事，我这话确是多余的……”点首一笑，又道：“阁下说的是，不过，在下还另有发现。”

司空残道：“另有什么发现？”

水俊浩道：“你阁下的这些手下，似乎都受着一种什么狠毒手段的控制！”此语一出，实在令人胆惊心凛！

司空残心头不禁蓦地骇然大震！但，他乃心机深沉，狡诈多诡之人，旋即扬声哈哈一笑，道：“老夫还真想不到你大使者，竟有如此本领！”

水俊浩星目深注，道：“如此，你阁下是承认了。”

司空残道：“老夫承认什么了？”

水俊浩道：“他们全都受着一种狠毒手段的控制！”

司空残嘿嘿一笑，摇头道：“老夫只承认你大使者有作‘惊人语’的本领。”

水俊浩道：“你不敢承认？”

司空残道：“老夫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也用不着承认什么，事实上，他们都很自由，根本就没有受什么控制，他们都是老夫主人属下，忠义两全的心腹勇士！”

水俊浩朗声一笑，道：“阁下，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话？”

司空残阴声一笑道：“你不信，尽可当面问问他们。”

水俊浩迟疑地道：“阁下容许我问？”

司空残冷冷道：“要问便请问，老夫决不阻挠插口。”

水俊浩淡然点首，星目神光电闪掠视，忽朝一名身材魁梧粗壮的黑衣蒙面大汉招招手，朗声道：“朋友，请过来谈谈如何？”

那大汉略现犹豫地望着司空残。

司空残颌首道：“他既要和你谈谈，你就过去好了，他问什么，一切由你自己意思回答他。”

那大汉身形一躬，道：“属下遵命。”

大踏步走近水俊浩面前三尺之处立定，大声道：“朋友要问什么？便请问吧。”

水俊浩微点了点头，但，并未立刻开口，只星目神光湛湛地紧紧盯视着大汉的两只眼睛。

大汉被水俊浩湛湛的眼神，盯视得心中大感不安地轻咳了一声，道：“朋友要问什么，怎么不问？”

水俊浩仍然没有开口，一双星目紧紧盯视着大汉的眼睛如故。

司空残静立一旁，目睹这等情形，不知水俊浩在弄什么玄虚，不由暗皱了皱眉头，道：“大使者阁下，你……”他“你”字以下这言尚未出口，水俊浩突然朗声问道：“朋友好么？”

大汉脱口答道：“不好。”

水俊浩紧接着道：“怎么不好？”

大汉一怔！张了张口，但却没有答出话来。

水俊浩又道：“可是心中很害怕？”

大汉仍然没有答话，却点了点头。

水俊浩忽然和声问道：“朋友贵姓？”

大汉道：“姓王。”

水俊浩道：“叫什么名字？”

大汉道：“四虎。”

水俊浩道：“你真叫王四虎么？”

王四虎怔了怔，道：“我怎么不叫王四虎？”水俊浩摇头道：“你不是王四虎，因为我认识你。”王四虎道：“你认识我？不是王四虎，那么我是谁呢？”水俊浩点点头道：“你另外有一个你自己的名字，你记不得了么？”

王四虎摇摇头道：“我记不得了。”

水俊浩道：“你慢慢的想想看。”

王四虎默默地低下了头，看来他必是已为水俊浩之言所动，依言在深思细想，搜索记忆了。

这情形，只看得那认为决无问题的司空残，心中既惊凛，又震撼！暗忖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小子会什么法术不成？他心底暗忖之际，只听水俊浩又在问道：“你想起来了没有？”

王四虎抬起头来，摇了摇，道：“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忽然，王四虎蓦地仰首发出一声刺耳的哈哈狂笑，大声嘶叫道：“我是谁？哈哈，我不是王四虎，哈哈，那么我又是谁呢？哈哈，我是谁呀？……哈哈……”

嘶叫狂笑中，猛一抬手，竟扯下了蒙面黑巾。

王四虎突然一变如此，实在太出司空残的意外了。

司空残心头一惊之下，陡地沉声喝道：“王四虎，你疯了！”

这时，王四虎的思想、神经，正陷于歇斯底里的狂笑嘶叫，半疯狂的状态中，哪还能听得到司空残的喝声。

水俊浩等人目光看清了王四虎的脸孔，心头全都不禁骇然一凛！原来这王四虎的脸孔，左右双颊上竟各划着两道令人怵目惊心，肌肉外翻、交叉的刀疤创痕！

此刻，“旋风刀”方青纯，“护驾二将军”和十二名“正义使者”等众人，都早已下了马背，并肩静立在一旁，大概是因为王四虎的这张脸孔，虽然令人看来怵目惊心，而却五官未毁，脸型轮廓依旧，和过去并没有什么改变吧！

“旋风刀”方青纯一看清楚这张脸孔，心头骇然一凛之后，蓦然如遭蛇噬般地陡发一声惊叫道：“强兄弟！”

身形电飘前扑，探手一把抓住了王四虎的胳膊。

王四虎楞然一怔，胳膊忽地一挥，挣脱了方青纯的手掌，后退了一大步，木楞地望着方青纯，道：“你是谁？你叫我什么？”

方青纯悲声道：“强兄弟，你认识愚兄了么，我是你的方大哥呀。”

王四虎茫然地念道：“方大哥，方大哥，方大哥又是谁呢？”

方青纯双目含泪地道：“强兄弟，方大哥就是方青纯，也就是愚兄呀，难道你竟一点也记不得了么？”

王四虎楞楞地摇摇头道：“记不得，我不认得你！哈哈……”

司空残身躯突然前飘，站立王四虎身侧，目注方青纯，冷冷地道：“方大侠，你听见了么，他不认识你，他也不是你的什么强兄弟，他姓王，叫做王四虎！”

倏地一指点上了王四虎的“黑甜”穴，侧首朝两名蒙面人沉声喝道：“你们两个来扶他退回去？”

两名黑衣蒙面人应声走出，架着王四虎退去。

司空残目光一转，忽地转向水俊浩阴阴一笑道：“大使者阁下，你诚然高明，令人佩服。”

水俊浩冷笑了笑，道：“阁下，现在你该无法不承认了吧？”

司空残双睛陡地一瞪，喝道：“大使者，你好狠毒的心肠！”

水俊浩一怔，道：“在下心肠如何狠毒了？”

司空残冷冷地道：“你以为老夫不知道么？”

水俊浩道：“阁下，你又知道什么了？”

司空残厉声喝问道：“你在他身上施了手脚，焉能瞒得过老夫！”

这倒好，他竟然反咬上一口了。

水俊浩朗声一笑道：“阁下，你想反咬一口么？”

司空残道：“事实俱在，你还想狡赖！”

水俊浩淡淡道：“阁下，请解说你这‘事实俱在’来听听看。”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王四虎本是好好的一个人，和你对面相对，须臾工夫，竟突然发了狂，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不是你在他身上施弄了手脚又是什么？”

水俊浩大笑道：“阁下，你实在高明。”

司空残阴声道：“老夫要是真高明还会上你的当么？真正高明的实在是你！”

水俊浩即已明白果如自己所料，对方这些手下都是神智被迷之人，也就不愿和司空残多作口舌之争地淡然一笑，道：“阁下，事实究竟如何？你自己心里非常明白，我不想再徒费唇舌争辩了，由你怎么说吧！”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是就是，非就非，你想颠倒黑白，成吗？”

水俊浩淡笑笑，话锋忽地一转，注目道：“阁下，请答我一问，如何？”

司空残心怀戒备地问道：“你想问什么？”

水俊浩笑道：“你害怕么？”

司空残目中蹇意一闪，道：“笑话，老夫还没有什么害怕不敢的！”

水俊浩道：“那你为何不敢点头说好。”

司空残道：“老夫是因为你想问的，是不是老夫知道的？”

水俊浩笑道：“是你一定知道的。”

司空残微一沉吟，道：“是关于哪一类的？”

水俊浩道：“你自己。”

司空残怔了怔，犹疑地道：“老夫自己？”

水俊浩颌首道：“敢据实回答我么？”

司空残心念飞转，阴声一笑，颌首道：“好！你请问吧！”

水俊浩笑了笑，星目深注，问道：“阁下，你真叫司空残么？”

司空残心神一震！忽地扬声大笑道：“大使者，你不觉问得幼稚可笑么？”

水俊浩冷冷地道：“阁下，请据实回答我。”

司空残道：“老夫的回答是绝对‘货真价实’！”

水俊浩道：“阁下，你以为我会相信？”

司空残冷笑道：“那么你以为老夫是谁？”

水俊浩道：“我如知道还会问你？”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老夫现在再告诉你一遍，老夫复姓司空名残，外号‘鬼见愁’。”

水俊浩淡笑笑道：“阁下，别再说鬼话了，你欺瞒不了我的，再说如果我一定要想知道你是谁，自信还不是件太难的事！”

司空残大笑道：“你有什么高明的办法么？”

水俊浩道：“办法并不高明，但却十分简单而且很有把握！”

司空残跟珠一转，道：“和老夫动手相搏，从武功招式上揣摸老夫的来历？”

水俊浩摇头道：“根本用不着那么费事。”

司空残惑然道：“那你别有什么好办法？”

水俊浩冷冷道：“简单得很，扯下你的蒙面巾，看看你的真面目。”

司空残身躯一震！旋忽大笑道：“你自信你能办得到？”

水俊浩道：“阁下，你应该明白，我既这么说，就有自信能办得到，你如不信，当场即可兑现！”

司空残身躯再一次一震！情不自禁的后退了一大步。

水俊浩忽然轻声一笑道：“阁下，你先别紧张，现在我还不想兑现给你看，只要你能听我的良言忠告，我决不追究你是谁。”语锋一顿又起，沉声说道：“希望阁下立刻让开路离去，从此休再为虎作伥，替人卖命，远走高飞，找一处地方隐居遁迹，好好韬光养晦，以终天年，否则……”

司空残道：“否则怎样？”

水俊浩剑眉一轩，震声道：“今天不但揭穿你的真面目，并且还要委屈你留下来！”

语音铿锵，有若敲金击石，震人耳膜心弦！司空残蒙在黑巾后面的脸色不禁骇然突变，心神猛起震颤！

水俊浩突又沉声说道：“阁下，如何？请速作明智抉择！”

司空残双目精光电闪，蓦地哈哈一笑道：“大使者阁下，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水俊浩语声冷凝地道：“你不信我有能力留下你？”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老夫要试试你的真才实学！”

水俊浩剑眉倏地一挑，道：“如此，你就准备动手一搏吧！”

水俊浩虽然要司空残准备动手一搏，可是他自己却毫无凝功戒备应敌之

态。

司空残心底暗暗冷笑了笑，没有再说话，双睛猛瞪，精光寒电暴射，凝聚内功真力，双掌缓缓提起。

突然。

水俊浩心头意念倏闪，忽扬手喝道：“阁下，请等一等动手！”

司空残双掌停在腰际，沉声道：“你是胆怯了？还是有话要说？”

水俊浩道：“我忽然想起了件事情。”

司空残道：“什么事情？”

水俊浩道：“阁下，想和你先谈件交易。”

司空残道：“什么交易？”

水俊浩道：“胜败如何的交易。”

司空残瞪目道：“你想如何？”

水俊浩道：“以我们二人的胜败而定今晚大局。”司空残双目精光电闪，道：“你能代表方大侠作主？”水俊浩颌首道：“不能，我便不会提出这种交易了！”司空残目光转向方青纯，问道：“是么？方大侠。”方青纯点头道：“是的，他决定的一切，足以百分之百的代表方某！”

水俊浩接道：“阁下，你敢答应不？”

司空残一点头道：“好！老夫答应了。”话锋一顿又起，问道：“败者如何？”

水俊浩朗声说道：“败者听从胜者发落。”

司空残心念电闪，阴阴一笑道：“你认为你必胜老夫？”水俊浩剑眉微挑，旋即淡淡道：“我现在不想断言。”司空残嘿嘿一笑道：“如此说来，你并无把握必胜了？”水俊浩道：“胜败各占半数。”

司空残微一沉吟，道：“我们改一改败者的命运，如何？”水俊浩道：“你想怎样改法？”

司空残沉声道：“败者立刻自绝当场！”

水俊浩心头不禁凛然一震，道：“阁下，何乃如此自绝生路，我不同意！”

司空残讥讽地道：“你可是怕死？”

水俊浩双目挑轩，星目神光电闪，倏地朗声一笑，道：“阁下，你看错人了，我，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司空残嘿嘿冷笑道：“那你为何不同意？”

水俊浩朗声道：“阁下，做人应该上体天心有好生之德。”

司空残冷嘲地道：“这便是你不同意的正当理由？”

水俊浩点头道：“不错，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别，如只为一场区区胜败而自绝轻生，实在太不值得了。”

司空残忽地扬声大笑道：“好个‘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冠冕堂皇的理由，分明是怕死贪生，竟……”

水俊浩截口道：“阁下，我另外还有原因。”

司空残道：“还有什么原因？”

水俊浩道：“这原因完全是为阁下着想。”

司空残愕然一怔，道：“为老夫着想？”

水俊浩淡然点首道：“阁下，说老实话，我是不愿你因此而自绝丧生！你懂么？”

司空残呆了呆，忽又纵声哈哈一笑，道：“大使者阁下，你不觉得你这

话说得太狂了些么？”

水俊浩道：“在未动手胜败未分之前，我这话也许是稍嫌狂妄了些，但是……”

司空残突然截口道：“不必再但是了，其实老夫此说，你大使者同不同意都无所谓，根本不是问题，老夫只不过是故意试试你的胆气而已！”声调一落又起，注目问道：“你可知你此战落败后的结果怎样么？”

水俊浩微微摇头道：“反正败者听从胜者发落，结果怎样？已均非所计。”

司空残嘿嘿一笑道：“说的是，可是，你就没有想一想，老夫将会怎样发落你么？”

水俊浩摇头道：“何用想它，最多是死而矣！”

司空残暗皱了皱眉头，大笑道：“大使者阁下，你前后之言好矛盾？”

水俊浩道：“何矛盾之有？”

司空残道：“既怕死贪生不同意老夫‘败者自绝’之议，却又不把‘死’字放在心上，这还不够矛盾么？”

水俊浩笑道：“这一点也不矛盾，理由也很明显简单。”

司空残道：“怎样明显简单？”

水俊浩倏扬轻笑道：“稍时你自会明白。”话锋一顿，语声骤转冷凝地道：“阁下，别尽多说废话了，请出手吧！”

司空残嘿嘿一笑，再度运气凝功，陡地一声冷喝，双掌平推，两股阴柔掌力直朝水俊浩胸前击去！

水俊浩口中一声冷哂，身形电飘，倏已避过阴柔掌力，欺近司空残左侧三尺之处，探臂伸手拿向司空残的左肩“肩井”穴。

司空残心头不禁一凛！身形半旋，左掌横切水俊浩右腕脉门，右手骈指疾戟水俊浩小腹“丹田”重穴。

水俊浩侧身缩腕，左手突出，扣拿司空残右腕。

司空残右腕电缩，挥掌疾攻。

水俊浩一面出掌封挡还攻，一面朗笑说道：“阁下身手虽颇不凡，在本使者手下，也只能勉强支持十招之敌！”

司空残口中一声冷嘿道：“只怕未必！”

“拍！”话声未落，右掌已与水俊浩硬接了掌。

一掌硬接，司空残立被震得身形一晃，后退了一大步，但是，水俊浩身形却连晃也未曾晃动一下。于此可见，在内功真力上，水俊浩远比司空残高过了一筹犹多。

司空残心头凛骇极了！此刻，他这才知道遇上了功力身手两皆罕绝的高手，他这才明白对方何以竟代替方青纯出手和他一战的原因。

只是，现在他明白得已经嫌晚了……就在他身形一退倏进，双掌电疾凌厉攻出的刹那，蓦觉眼前人影一花，右腕脉门一紧，已被对方拿住，腕脉被拿，顿感半身酸麻，劲道全失。

这，正是第十招，水俊浩说得果然没差，司空残在他手下，确实只是十招之敌。

其实，司空残又哪里知道，水俊浩若非不想伤他性命，手下留情，如果全力出手的话，凭他司空残，能支撑得五招不落败负伤，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水俊浩一手拿住司空残腕脉，目光凝注，道：“阁下，你认败不？”

司空残浑身劲道全失，欲挣无力，头一垂，废然轻叹出声，软弱地道：“尊驾功力身手罕绝，老夫不是敌手，认命，你下手吧！”

水俊浩手指一松，飘退三尺，朗声大笑道：“阁下，你以为我会要你的命么？”

司空残一怔，抬头道：“你，你难道不杀老夫？”

水俊浩凝声道：“阁下，你我无怨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

司空残颇感意外地道：“那你要如何发落老夫？”

水俊浩道：“阁下，你猜呢？”

司空残没有答话，双目厉芒一闪，倏地一抬右臂，举掌便朝自己头顶天灵拍下！

水俊浩不禁蓦然一惊！电疾隔空出指，点闭了司空残“肩井”穴。

司空残身躯一颤，一条举起的右臂已软弱无力地缓缓垂下。接着，陡地双目怒瞪，沉声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水俊浩淡淡道：“救你阁下一命不死，难道还有不对？”

司空残冷哼一声道：“命是老夫自己的，死与不死与你何关，何用你假慈悲！”

水俊浩轻声一笑，道：“蝼蚁尚且贪生，阁下何苦如此自绝生路？”

司空残语声冷厉地道：“这是老夫自己的问题，和你无关！”

水俊浩沉声道：“命虽是你阁下自己的，但是，此刻你却必须得听从我的发落！”

司空残嘿嘿一声道：“老夫并未毁诺拒绝听从你的发落，不过，你的发落也只有一条，别无选择的余地！”

水俊浩道：“哪一条？”

司空残冷冷地道：“除死以外，老夫什么也不会接受！”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皱，道：“阁下，你一定想死么？”

司空残道：“你是说不‘发落’老夫？”

司空残陡地大声道：“大丈夫，昂藏躯，死有何惧，今日一死，二十年后便又是一条汉子！”

水俊浩道：“阁下，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分，大丈夫，昂藏躯，应该死得轰轰烈烈，死得有价值，方始不负此生！”声调一落又起，沉声道：“我请问，你如此一死值得么？”

司空残冷笑道：“自然值得！”

水俊浩道：“何由值得？”

司空残道：“老夫为了主人尽了忠义！”

水俊浩目中采电闪，问道：“贵主人待阁下有恩么？”

司空残道：“恩重如山！”

水俊浩道：“是救过你的命么？”

司空残道：“不错，老夫今天之能有命活着，全系主人所赐。”

水俊浩星目深注，沉吟稍顷之后，道：“阁下，如果我就此放过你，你还要自绝一死么？”

司空残颌首道：“正是此意。”

水俊浩道：“你可是想借此故布恩惠？”

司空残摇头道：“我只是敬你是一条忠义的汉子！”

水俊浩道：“没有任何条件？”

司空残道：“没有。”

司空残目凝精光，灼灼地投注着水俊浩，有着怀疑不信的神采。

水俊浩双目星采一闪，朗然一笑道：“阁下，‘正义教’为维护武林正义，道义而兴，敬的是忠义汉子，铁铮奇豪，‘正义使者’的话，更是说一不二，决不欺人！”

司空残嘿嘿一笑，忽地转朝身后的黑衣蒙面人扬手一挥，沉喝道：“退！”

一众黑衣蒙面人身形闻令而动，立时全部电射投入林中隐去。

司空残目注水俊浩道：“大使者，你们请吧！”

方青纯忽地说道：“司空大侠，方某有所请求，望司空大侠能慨赐俯允！”

司空残冷冷道：“方大侠说说看。”

方青纯道：“关于适才那位王四虎，可否交给方某人带走？”

司空残一摇头道：“不行！”

话落，身形掠起，直向林中投入。

方青纯待要纵声拦阻，却被水俊浩摆手止住，低声说道：“方兄，贵友神智已被迷药控制，纵是他答应将贵友交与我们带走，如无解药，对贵友也将是有害无益，反不如暂时仍留在对方手下的好。”

方青纯一听，知道这是实情，遂即躬身低答道：“属下遵谕。”

水俊浩微一挥手道：“我们上马走吧。”

纷纷腾身跃上马背，仍由方青纯和“护驾二将军”三骑在前，绕过树林，向东疾驰而去。

×××

黄冈城内东大街，“悦宾楼”后院“银”字楼上，水俊浩沉容静坐，凝神倾听着店主项天寿报告最近武林中的动态，和发生的大事消息。

“护驾二将军”并肩肃立在水俊浩背后，左右两傍分立着王三和义弟司马羽荃。

“右丞相”黄成槐和总管贺大年，垂手肃立在项天寿身侧。

整座楼上一片肃静，除了项天寿清朗的话声外，没有一丝其他声音。

听完项天寿的报告，水俊浩剑眉微锁地沉吟了稍顷之后，缓缓说道：“如此说来，‘金狮盟’虽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击行动，竟是没有一处获得成功的了？”

项天寿附和道：“是的，各派虽有伤亡，但都不太严重。”

水俊浩道：“那些适时现身挽救各派劫难，神秘的黄巾蒙面人，直到现在也都无人知晓彼等出身来历么？”

项天寿摇头道：“没有，他们每次现身之前，虽是都先有面绣着金龙和一个‘令’字的三角小红旗出现，但，却无人识得那面‘金龙令旗’的来历！”

水俊浩点了点头，又问道：“你最近回城内去过没有？”

项天寿道：“属下昨日曾派大年弟回去过一趟。”

水俊浩目视贺大年问道：“大年弟见到了城主了吗？”

贺大年躬身答道：“见到了。”

水俊浩道：“有什么指示没有？”

贺大年道：“城主命属下传谕天寿兄，密切注意各方的行动消息，待等令主返回后再说。”

水俊浩微一颌首，又向项天寿问道：“东方护法和公孙先生，铁、铜两位‘旗主’，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项天寿答道：“奉城主令谕，四出侦查那些黄巾蒙面的神秘人去了。”

水俊浩想了想，又问道：“内方山庄方面，最近有什么消息没有？”

项天寿摇头道：“已经有七天没有接到方坛主传消息来了。”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皱，道：“按照规定是几天一次？”

项天寿道：“五天。”

水俊浩道：“以往从未差错过么？”

项天寿道：“没有。”

水俊浩道：“放出信鸽联络过么？”

项天寿道：“已经放出去了。”

水俊浩道：“什么时候放的。”

项天寿道：“昨天晚上，照理，早在午前时分就应该回来了，可是……”语锋微顿，接道：“以属下揣测，可能已经发生什么事情变故了！”

水俊浩微一沉吟，目注“右丞相”黄成槐道：“黄丞相，随你留在此地的有多少人？”

黄成槐躬身答道：“共二十八人。”

水俊浩道：“请立刻带二十人动身，前往内方山庄查看究竟，如已发生变故，可相机行事，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黄成槐躬身答道：“老臣遵命。”转身迈步，正待下楼。”

水俊浩心念忽地一动，道：“黄丞相，请稍候。”

黄成槐停步回身，垂手肃立。

水俊浩目视身旁的王三含笑问道：“王三，你功夫练得怎样了？”

王三那忠厚的脸孔上，立时显出惭愧之色地道：“公子，小的很笨，只练会了一套‘开山掌’法。”

水俊浩点头笑道：“不要紧，慢慢的练好了。”语声微微一顿，转对黄成槐道：“黄丞相，王三是‘建阳驿’的人氏，那地方他最熟悉，你带着他一起去好了。”随又转向王三道：“王三，记住代我向徐老爹和徐姑娘问好。”

王三点头答道：“公子您请放心，小的不会忘记的。”

黄成槐和王三大步下楼而去。

水俊浩忽又想起一件事情，剑眉微微一蹙，目注项天寿问道：“天寿兄，‘铁胆霸王’和伍、赵两位兄弟，到今天还没有回来么？”

项天寿摇头道：“没有。”

水俊浩沉吟稍顷，道：“你去挑选两个人，命他们立刻动身上路，前往‘龙首山’去看看。”语声一顿，接道：“要他们带着信鸽去，一有消息，即刻放回信鸽禀告。”

项天寿躬身应道：“属下遵谕。”

× × ×

夜，初更刚过。“女王城”的大殿上，红烛高烧，照耀如同白昼。

当中，水俊浩和“城主”夏玉梅比肩并坐。二人身后，并肩排立着“护驾二将军”和“女王城”的四大护法。

左边，肃容端坐着“左丞相”蓝立恒，和十二名高手。

右边，则肃容端坐着“女五城”的女臣，“总监”桑姥姥，“总管”“墨凤”秦曼芝，“巡察”“蓝凤”万秋玲，“玉旗主”罗静珠和“三燕”“四英”“双娇”等精英高手。

水俊浩目视“左丞相”蓝立恒问道：“蓝丞相，派人和蓝都侍卫联络上

没有？”

蓝立恒欠身答道：“联络上了。”

水俊浩道：“探听出‘金狮盟主’是谁没有？”

蓝立恒摇头道：“据蓝都侍卫说，他们虽曾见过一次，但却无法知道他是谁。”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关于慕容两小兄妹的情形如何，他说过没有？”

蓝立恒道：“据说两小兄妹被囚禁了三天，即被一僧一尼救去，卓镇东虽曾派出二十多名高手分头追截，搜索了一夜，结果均都颓然返回，毫无所获！”

水俊浩想了想，又问道：“其他有什么重要的消息没有？”

“有。”蓝立恒点点头道：“他说‘金狮盟’野心勃勃，旨在图霸武林，君临天下，哪一门派不肯臣服，便血洗那一门派！”

水俊浩剑眉霍挑，星目神光电射，沉吟了一声，道：“本人但有三寸气在，焉能容得恶魔猖獗，荼毒武林！”

蓝立恒神情肃然道：“主上仁心侠骨，功力盖世，豪气凌云，‘金狮盟’虽然野心勃勃，但，武林正道群雄得有主上领袖，‘金狮盟’何能得遂所愿，不过……”声调微顿又起，道：“据说‘金狮盟’已有对付主上的策略！”

水俊浩星目寒电一闪，道：“可知是什么策略？”

蓝立恒道：“先消灭或征服各大门派侠义之士，使主上孤立，尽量避免和主上发生冲突，待等武林大局稳定统一之后

……”

水俊浩接道：“再以全副实力来对付我们，是不？”

蓝立恒点头道：“主上明见，据蓝都侍卫说，除此之外，可能另外还有毒谋！”

水俊浩星目异采倏闪，道：“他没有说明可能是什么毒谋？”

蓝立恒道：“没有，他只要老臣禀告主上，随时留神戒备，小心谨慎以防暗算！”

水俊浩颌首注目问道：“以丞相猜测，对方可能会施用何种手段毒谋暗算呢？”

蓝立恒微一沉吟，道：“以主上一身罕绝盖世的功力而言，如用一般暗算手段，自是不惧，但，江湖鬼诡伎俩，层出不穷，怕只怕……”语锋微微一顿，接道：“派人暗中伺机用毒。”

水俊浩心神不由暗暗一震！忖道：“这话不错，若是派人找机会暗中施毒对付我，倒实在是件防不胜防，十分头痛的事情呢？……”

“女王城主”夏玉梅忽然娇声说道：“浩哥，蓝丞相的这种猜测确是很有道理，你今后倒真得要加倍小心慎防这一点呢！”

水俊浩颌首道：“梅妹说的是……。”

突然，语声倏住，目注殿外。

殿内众人，立时也全都跟着向殿外凝目望去，原来是项天寿疾步匆匆地直朝大殿走来。

众人心中全都不由微感诧异，项天寿此刻急匆匆的回来干什么？有要紧事情么？……

×××

只见项天寿一直走到大殿门口，霍地停步躬身，朗声说道：“属下参见

城主、令主。”

水俊浩注目问道：“有紧急事情么？”

项天寿恭敬地答道：“‘怀玉门’温门主有急事求见令主。”

水俊浩眉头微微一皱，道：“温门主现在何处？”

项天寿道：“现在门外候令。”

水俊浩道：“你问过她什么事情么？”

项天寿答道：“属下问过，温门主要亲见令主才肯说。”

“哦！”水俊浩口中轻“哦”一声，目光转向“女王城”总管“墨凤”秦曼芝道：“芝姊，请代小弟迎客客殿待茶。”

秦曼芝离座躬身答道：“臣属遵谕。”莲步姗姗，往殿外走去。

项天寿躬身道：“令主如无谕示……。”

水俊浩不待他话完，立即微一摆手道：“你回店去好了。”

项天寿恭敬地应了声“是”，转身大步而去。

宫殿中，水俊浩、夏玉梅、温静寰三人分宾主而坐。

侍婢献过香茗，水俊浩注目问道：“门主驾莅，不知有何急事见教？”

温静寰自怀内取出一面卷着的红绫小旗，递给水俊浩，道：“少侠请先看看这个。”

水俊浩接过来抖开一看，心头不由微微一震！

敢情这正是午后项天寿所提说过，此次挽救各派血劫，阻挠“金狮盟”突击的那批黄巾蒙面神秘人现身前的标帜——“金龙令旗”。水俊浩反复看过“金龙令旗”后，星目异采电闪地注视着温静寰问道：“门主此旗何来？”

温静寰不答，反问道：“少侠知晓此旗的来历么？”水俊浩微一摇头道：“门主知道？”

温静寰仍然未答所问，却又拿出一封书简，递给水俊浩，道：“少侠再请看看这封信简。”

水俊浩接过信简，只见封套上写着：“专陈怀玉门主温静寰芳启”，下缄“名内肃”。

抽出信笺：

书奉温门主静寰芳。览当今武林劫祸已起，“金狮盟”独兴狂澜，属下高手分别突击各派，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分明欲以暴力征服武林，君临天下，称霸独尊，本谷主虽向傲啸山林，不问江湖是非，武林恩怨，但，眼看“金狮盟”猖獗，值此各门派弟子人材凋落，日微式衰之际，不忍坐视正气道义被毁，乃决挺身而出，拯挽将兴之狂澜，消弭劫祸！

前此，本谷属下高手，虽得及时予“金狮盟”狂徒重创，解救了各门派的一场血劫危难，然则，“金狮盟”凶徒不灭，武林何以能安？也难保凶徒不故伎重施，再次突击各门派，辣手屠杀泄恨！

实情如此，岂能不为之防患未然，昨未雨绸缪之计耶？

本谷主有鉴于斯，特分别致书各门派掌门座右，并随书传发本谷“金龙令旗”为凭，邀请各位掌门

于中元节前三天午正，持此“金龙令旗”驾临云雾山“金龙谷”“金龙宫”，共商安定武林大计。

凡不愿赴邀之人，概不勉强，但，必须将“金龙令旗”于期前三日，派人送返本谷，其后，其门派之存亡安危，本谷主概不负责，专此以奉，并祈慧言！

金龙谷主谨启水俊浩看完信笺之后，随手将之折起纳入封套内，与“金龙令旗”一起交还温静寰，问道：“门主何时接到这封信简和令旗的？”

温静寰道：“三天前。”

水俊浩道：“送信的是何等人？”

温静寰道：“是个黄巾蒙面人。”

水俊浩道：“门主问过他的姓名么？”

温静寰道：“问了，他没有说。”

水俊浩又问道：“关于‘金龙令主’，门主听说过他的出身来历没有？”

温静寰微摇摇头道：“没有，不过，贱妾却怀疑一个人。”

水俊浩星目一亮，问道：“门主怀疑是谁？”

温静寰道：“一个武功深不可测，而又默默无闻之人。”

水俊浩诧异地道：“此人从未涉足过江湖么？”

温静寰点头道：“此人曾夸过海口说：‘须眉男子汉，昂藏七尺躯，不鸣则已，一鸣必须惊人，在江湖上，若不能轰轰烈烈，创立惊天动地的大业，便就永远遁迹埋名，傲啸山林，终老一生！’”

水俊浩听得不禁剑眉双扬，星目异采亮闪，点头朗声道：“好志气，好豪语，这才不愧是个须眉汉，大丈夫！”语声微顿，问道：“此人姓什名谁？”

温静寰道：“他自称龙先生，真实姓名贱妾也不知道。”

水俊浩道：“门主和他很熟么？”

温静寰摇首道：“并不很熟，不过，先师在世时，他曾常来‘怀玉’访晤先师。”

水俊浩道：“他和令师交情很好么？”

温静寰道：“当时贱妾年龄尚小，并不十分了解清楚他和先师的交情怎样，不过，现在回想起以前的情形来……”语锋顿了顿，接道：“先师似乎不大欢迎他的访晤，但，却又不愿得罪拒绝他。”

水俊浩剑眉微皱了皱，道：“此人有多大年纪？”

温静寰道：“现在大概有四十左右。”

水俊浩又道：“他就住在‘云雾山’中么？”

温静寰道：“贱妾这就不大清楚了。”

水俊浩道：“自令师仙逝后，他还去过‘怀玉山’没有？”

温静寰道：“只去过两次。”

水俊浩道：“那是令师仙逝不久的时期中，是不是？”

温静寰点点头道：“是的，三个月一次，两次以后就未再去过，迄今算起来已经有六年多没有再见过他了。”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门主又怎会怀疑上他的呢？”

温静寰道：“因为他所穿衣服的胸前，都绣有这么一条‘金龙’标帜。”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形式完全相同么？”

温静寰道：“贱妾虽已不十分记得清楚，但，看上去似乎并无什么差别。”

夏玉梅突然接口问道：“门主此来，除了告知心中所疑之外，不知可还另有什么高见没有？”

此话问得很是奇突，所谓“高见”，也很使人莫明其意之所指？

温静寰不由愕然一怔！道：“高见？妾身哪有什么‘高见’，乃是特地请教而来。”

夏玉梅冷笑道：“门主这话只怕有点言不由衷吧？”

温静寰正容道：“妾身言出肺腑，实是专为请教而来。”

夏玉梅道：“本城主认为门主这‘请教’二字以外，心中还另有用意。”

温静寰秀眉微皱了皱，道：“城主以为妾身另有什么用意？”

夏玉梅明眸瞥视了水俊浩一眼，冷笑道：“另有什么用意，门主自己心里应该明白。”

温静寰茫然地摇摇头道：“妾身心里无一丝其他任何用意，尚望城主万勿多疑！”

夏玉梅冷笑道：“果真是本城主多疑么？难道你不是为了……哼！”语锋微顿，忽地轻“哼”一声，接道：“你以为本城主不知道你那点鬼心思么？”

温静寰不由忍无可忍地秀眉一挑，粉脸凝寒地道：“城主既然知道，何妨明说来听听。”

夏玉梅道：“你真要我明说？”

温静寰道：“温静寰洗耳恭听。”

夏玉梅道：“你不怕我说出来羞了你？”

温静寰正色道：“温静寰问心无愧，何羞之有？”

夏玉梅一声冷笑，道：“如此，我可就不客气直说了！”声调一落即起，道：“你此来的真正心意，完全是为了讨好他，对不？”

这“他”字是谁？不用说得，当然是指的水俊浩了。温静寰粉脸不由一变，霎时霞飞双颊。

水俊浩剑眉倏地双轩，变色道：“梅妹！你……”

他万想不到夏玉梅竟会公然说出这种话来，一时不禁为之气结，是以，“你”字以后，便因气结而没有了下文。

但是，温静寰乍闻此语，粉脸虽然陡飞红霞，却旋即淡淡一笑，道：“妾身请问，城主此语，不知可有所本？”

这话，问得实在厉害，也是道理。

夏玉梅神色不由微微一呆，道：“这个……”

她只是凭着一种女人的敏感、本能，揣测温静寰可能是怀有讨好水俊浩的心意而已，哪有什么“所本”？因之，她“这个”两字出口之后，便即无词以对，答不上话来。

温静寰一声冷笑，道：“怎么样？为何不说下去？”

夏玉梅粉脸一寒，道：“你是向我要证明？”

温静寰道：“难道不该？”

夏玉梅冷嗤一道：“你不敢承认就算了！”

温静寰秀眉微挑道：“只要你能说出道理凭证来，我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夏玉梅道：“那么你是承认了？”

温静寰冷冷地道：“事实上我并无这种心意，也无须作此承证！”

夏玉梅冷笑道：“如此说，倒真是我多疑，冤枉了你了？”

温静寰道：“你自己应该明白。”语声一顿又起，接道：“早知你如此多疑不分皂白，我也不来了。”

夏玉梅道：“本城又没有下帖子请你，你根本就不该来……”

水俊浩忍无可忍地冷叱道：“梅妹！你……你怎能说这样的话！”

夏玉梅道：“我是本城城主，为什么不可以？”

水俊浩剑眉一蹙，脸色冷凝如冰地道：“正因为你是本城城主，温门主

来此是客，你身为主人，更不该如此对待客人，有失做主人的礼仪风度！”

夏玉梅自幼娇纵任性，水俊浩之言虽然是理，但她不但不肯认错，反而螭首一昂一声冷哼，道：“这是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这话，太令水俊浩难堪了，不由气得身躯倏起轻颤，双眉挑轩，星目神光电射，沉声道：“这话又是你说的？”

夏玉梅秀目一瞪，道：“是我说的怎样？”

水俊浩忽然微微一笑，神情反转平和地道：“没有怎样，很好。”

倏然长身站起，朝夏玉梅拱手一揖，道：“水某告辞。”

旋又转向温静寰神色从容地道：“温门主，请向主人告辞走吧。”

温静寰点首盈盈站起娇躯，朝夏玉梅衿衽一福，道：“打扰城主，尚请多多原谅勿怪，妾身谨此赔礼，并此告辞。”

话落，缓缓转身，随在水俊浩身后往宫殿外走去。

夏玉梅神情不由一呆！她再也意想不到水俊浩竟会突然来个“告辞”。

突然，她耳边响起一股蚊蚋般极细的声音，道：“梅姑娘，你太任性了，你赶快拦着他们，老身替你去请他姑姑去。”

夏玉梅闻声知是桑姥姥，连忙一拧娇躯，掠身纵落殿门口，两只玉臂一横，拦住二人，目注水俊浩道：“你要去哪里？”

水俊浩脸色沉寒地道：“我要去哪里，是我的自由，不劳你城主费心动问。”夏玉梅一摇头道：“不行，你不能走！”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我为什么不能走？”

夏玉梅把头一抬，蛮强地道：“你不能走就是不能走！”

水俊浩冷然道：“可有理由？”

夏玉梅道：“没有。”声调一落又起，道：“要理由请去问师父她老人家去！”

水俊浩当然明白她口中的“师父”，也就是上代“女王城主”——他的姑姑，眉锋不由一皱，道：“你拿姑姑她老人家来压我？”

夏玉梅道：“小妹没有这意思。”

水俊浩道：“没有这意思最好，请让路。”

夏玉梅一摇头道：“不！”

忽然，眼圈儿微微一红，道：“浩哥……”

水俊浩冷然截口道：“别喊我浩哥，我高攀不上。”

夏玉梅声调一变幽凄地道：“是小妹得罪你了么？”

水俊浩道：“没有。”

夏玉梅道：“那你为何要走？”

水俊浩道：“我有自知之明。”

夏玉梅道：“什么自知之明？”

水俊浩道：“我已经不受人欢迎。”

夏玉梅道：“谁不欢迎你了？”

水俊浩冷冷道：“我不会那么不识相，要等别人表示出来！”

夏玉梅道：“这便是你要走的理由？”

水俊浩道：“这样应该已经够了！”

夏玉梅明眸泪光闪闪，神色楚楚怜人地道：“浩哥，你生小妹的气了么？”

水俊浩眼见她一付楚楚怜人的神色样子，几乎忍不住要软下心肠来，但是，一想到她从小骄纵任性的个性，若不借此机会刹刹她的骄气，改改脾气，

将来恐怕还会有令他更难堪的事发生呢。

他心底意念飞转，一想到这些，遂对夏玉梅那副泪水在眼睛里闪闪打转，楚楚怜人的神色样子，装着一副淡然漠视，无动于衷的样子，硬起心肠，神色更见冷凝，语气冷如寒冰地道：“我没有，再说我也不敢！”

夏玉梅虽是自感满心委曲，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但，倔强的脾性，却使她竭力地忍抑着，道：“你一定要走么？”

水俊浩道：“嗯，片刻都不想再停留下去了。”

夏玉梅道：“你不想拜见过你姑姑她老人家后再走？”

水俊浩道：“明天再来拜见她老人家也不迟。”

夏玉梅忽然幽幽一叹，道：“你一定现在就走，小妹也无法勉强拦你，不过……”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临走之前，可以回答小妹几个问题不？”

水俊浩蹙眉道：“有这必要吗？”

夏玉梅道：“只要你回答了小妹的问题，小妹就决不再拦你。”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好，你问吧。”

夏玉梅明眸深注，缓缓说道：“小妹请问，这‘女王城’真正的主人是谁？”

水俊浩摇头道：“你这话问得我不懂。”

他是真不懂么？那就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了。

夏玉梅道：“你真不懂？”

水俊浩道：“你可是信？”

夏玉梅道：“小妹确实不信你是真的不懂。”

水俊浩淡淡道：“你不信，我无可奈何。”

夏玉梅明眸凝光地问道：“师父她老人家没有向你提说过么？”

水俊浩摇头道：“没有。”

夏玉梅眼珠儿一转，道：“要不要小妹告诉你？”

按理，水俊浩应该立刻点头回答说：“好，是谁？你倒说来听听看。”

然而，水俊浩没有，对于“女王城”真正的主人是谁的问题，他似乎毫无兴趣，一丝也不关心，反而有意避开话题道：“算了，反正与我无关，知不知道都是一样。”

夏玉梅可并没有因他的有意避开话题而放松，微微一笑，又道：“如果与你有关呢？”

水俊浩仍然装着不懂的摇头道：“不会的，也不可能。”

夏玉梅本是个极端聪明的姑娘，她之所以突然指说温静寰此事的真正用心，纯则为了“讨好”水俊浩的原因，实是由于温静寰的言语神色之间，对水俊浩显得特别温柔，情意款款温柔的样子，（在她却认为是一种狐媚骚态）芳心不禁大起反感，陡然生出一股既怒且恨的醋劲妒火！

女人在这一方面都是特别敏感，也是特别小气的。她自幼骄纵任性，芳心里醋劲妒火一生，立时便冲动得不加考虑地当面给温静寰难堪起来。

当然，她于醋、妒交织的一时冲动下，决未想到温静寰此来拜访水俊浩，乃是水俊浩的客人，她以“女王城”主人身份，对温静寰如此无礼，何异是给水俊浩莫大的难堪与侮辱？

水俊浩纵是怎样涵养好，度量，能容忍，在这种当面不留余地的情形下，也会忍受不住的。

此刻，夏玉梅心中的醋劲妒火已经渐消，激动也已平息下来，同时也更

发觉自己竟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错误，便是此时此刻，实在不应给温静寰难堪，得罪温静寰的！

以她“女王城主”的身份而言，得罪一个虽也是一派掌门身份的温静寰，实在并算不了什么！但，因而连带地得罪了水俊浩，问题可就严重了。

水俊浩不但是她夏玉梅的恩师——上代“城主”的亲侄儿，而且还是关系“女王城”命运，今后隐、现江湖，“雷霆大帝”遗物的得主。

昔年，第一代“女王城主”曾有约言，也是誓约：“雷霆大帝”的传人一天不出现江湖，如果不能和“女王城主”结成连理，“女王城”的人便一天不能走出“女王城”一步。

她夏玉梅今天之所以能够接任“女王城主”的原因，也就是她恩师为了使昔年，第一代“城主”的誓约得以相吻合，也是为了成全她和水俊浩相配，才提早传位给她。否则，再有十年二十年，她能不能接任这“城主”之位，还难说得很呢？

水俊浩若果真因此恼怒一走，岂不辜负了恩师成全她的一番心血？如何向恩师交待？更又如何对得起“女王城”上上下下一众尊长弟子？……

她心念电转，一想到这些种种，浑身不禁陡起寒栗，轻颤，冷汗交流，因而也就立刻骄气全消，娇靥神情凄然，幽幽一叹，道：“浩哥，你知小妹为何忽发此问的用意么？”

水俊浩道：“不知道。”

夏玉梅缓缓道：“这也就是你不能走的原因。”

水俊浩摇首道：“如此，我就更不懂了。”语声微顿，岔开话题，接着道：“若是别无其它什么重要的问题，还是请让路吧。”

显然，他是不愿和她多啰唆下去。

蓦地，一声哈哈大笑陡起，“总监”桑姥姥手持“龙头钢拐”，自殿侧拐角现身，慢慢地走了过来。

夏玉梅一见桑姥姥现身，芳心不由暗喜，连忙侧身行礼万福，道：“梅儿见过姥姥。”

夏玉梅地位虽为“城主”身份，但桑姥姥在“女王城”中辈份崇高，是夏玉梅的师叔祖辈。

因此，水俊浩也躬身行礼道：“浩儿见过姥姥。”

温静寰虽然不识桑姥姥何人，但，一见夏玉梅和水俊浩恭敬行礼，口称“姥姥”，已知必是位辈份尊高之人，她身为一派掌门，而又生性娴淑识礼，自然不肯失仪，是以不待水俊浩介绍，便赶紧上前一步，恭敬地衿衽万福，道：“晚辈‘怀玉门’温静寰拜见姥姥。”

桑姥姥一面还礼，一面哈哈笑说道：“不敢当，温姑娘快请不要如此多礼。”目光旋即转向水俊浩，慈祥地道：“浩儿，你要走了么？”

水俊浩欠身答道：“是的，浩儿想早点回店内休息去。”

桑姥姥笑了笑，道：“这大概不是你心底的真话吧？”

水俊浩面微微一红，道：“浩儿还要和温门主详细商谈点事情。”

桑姥姥道：“是关于那‘金龙令旗’主人的事情么？”

水俊浩点首道：“是的，浩儿想先多了解一些温门主所疑之人的底细情形，然后赶往‘云雾山’中一探。”

桑姥姥道：“你认为这‘金龙令旗’主人的突然出现，太神秘可疑，是吗？”

水俊浩道：“姥姥明鉴，对方若真为拯救武林劫运而出，就应该正大光明的现身与武林侠义群豪相见联系，似乎不应该如此藏头露尾，故作神秘！”

桑姥姥点点头道：“浩儿说得不错，江湖中事波诡云谲，层出不穷，对方如此藏头露尾，行动诡秘，真是令人莫测高深，说不定……”语声微顿笑了笑，接道：“老身私心虽也略有猜疑，但在对方企图真相未明之前，可不敢妄言乱语了！”话锋忽地一转，又道：“浩儿，你要和温姑娘商谈事情，难道这里还不及店内稳当么？”

水俊浩摇头道：“这倒不是。”

桑姥姥慈祥一笑道：“浩儿，你在生梅儿的气，对不对？”

水俊浩心意被桑姥姥一语说中，玉面不由微微一红，道：“梅姑娘是此地主人，别说什么不对之处，纵有，浩儿既不敢也不会生她的气的。”

桑姥姥笑笑道：“浩儿，你这是良心话么？”

水俊浩眉头微微一皱，道：“浩儿说的是实情，并未说谎。”

桑姥姥道：“那你为何还要……”语微顿，目光瞥视了低垂着头，立在身旁的夏玉梅姑娘一眼，忽然轻声一叹，缓缓说道：“当然，这也难怪你大为生气，梅儿说话实在太没有一点分寸，太使你难堪了，不过，你应该要原谅她，她自幼被你姑姑宠爱过甚，以致养成骄纵任性……”

水俊浩接口道：“姥姥，浩儿知道，浩儿真的未生她的气呢。”

桑姥姥笑了笑，话锋倏又一转，注目问道：“浩儿，你以为梅儿真是此城真正的主人么？”

水俊浩道：“事实上她是‘城主’。”

桑姥姥摇摇头道：“她虽是‘城主’，但，也只是半个主人，事实上你才是本城的真正主人！”

水俊浩摇头道：“浩儿怎敢当此，再说这是‘女王城’，又不是‘男子城’，姥姥说笑了。”

桑姥姥正容道：“浩儿，老身一点也未说笑，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姑姑，你姑姑马上就要来了。”

水俊浩眉锋微微一皱，道：“姑姑她老人家此刻来做什么？”

桑姥姥慈祥地一笑，道：“为了你们的事呵。”

水俊浩不由一怔，道：“为了我们什么事？”

桑姥姥道：“老身已将梅儿一任性冲动，言语无礼，气恼了你的事情，禀告过你姑姑了。”

水俊浩明白了，必是桑姥姥隐身殿外附近，他和温门主夏玉梅三人的谈话一切，全都被桑姥姥知道了，当下，水俊浩剑眉微皱了皱，道：“姥姥，这种小事情，你老人家何必去禀告姑姑，惊动她老人家呢？”

桑姥姥笑道：“你以为这是小事情么？”

水俊浩道：“姥姥，这本来就是小事情呀。”

桑姥姥摇摇头道：“可是老身却不这么想呢。”

水俊浩心念微动，问道：“姥姥是怕浩儿因此而恼恨梅姑娘么？”

桑姥姥正容说道：“浩哥儿，你自七岁进入本城，老身可说是看着你从小长大，也知道你不是个气量狭窄之人，若说你会因此而恼恨梅儿，也许还不至于，但是，因她言语过份令你难堪，气恼自是在所难免！”

水俊浩张了张口，话还未说出。桑姥姥却向他摇摇手，接着又道：“老身深知你外和内刚的脾性，值此气恼之际，倘然就此抖手一走，则后果谁能

负责？”说至此处，话锋微微一顿，目光瞥视了身旁的夏玉梅姑娘一眼，吁声轻叹了口气，又道：“你要真就此抖手一走，也就害苦了梅儿一辈子了！”

水俊浩心中一惊！道：“有这么严重？姥姥。”

桑姥姥满脸严肃地点头道：“浩儿，待会儿你姑姑来了，她会把你一切详情告诉你的。”

天色微明，晨风拂面。

一白一黄两骑骏马并辔驰出了“女王城”，沿着官道，缓缓行向黄冈县城东站。白马上，是一个剑眉星目，丰神俊逸，气度高华，潇洒脱俗出生，腰悬佩剑的蓝衫少年美书生。黄马上则是位年约双十出头，明眸秋水，瑶鼻樱唇，玉骨冰肌，艳光照人，美绝尘寰的少女。

这一双青年男女是谁？男的正是那已经名震天下武林，“金狮盟”认作唯一强敌的“雷霆二世”——江湖人称“玉面书生”的水俊浩，女的却是“怀玉门”掌门人温静寰。

二人策马并辔默默缓行，都各自有着不同的心思。

水俊浩的心思是：施佳佳等远在青海，待期赴那红巾蒙面人之约，胜负将会是如何的结果？是不是能救出蓝丞相等众人的百余口家小？倘然不能救出，倘然……百余口家小有所损伤……？

他身为人主，竟不能护卫臣属的家小，岂不疚愧难以安心！

还有，那“金龙令旗”主人，究竟是谁？是不是便是温静寰心中所怀疑的那位“龙先生”？如是，则此人之真正用心何在？……

若真为拯救武林浩劫，阻止“金狮盟”的屠杀称霸江湖而出，又为何要如此神秘行藏呢？再说，此人若无野心异志，手下何来这多武功高绝的好手？

以此即显而易见，此人分明是个心机极深，胸怀叵测之人无疑！此人此番之突然出面对付“金狮盟”，挽救各大门派于危难之际，如果这是一种计划的谋略，而借此示惠收服人心的话，则此人之用心，心计之老谋深算，就实在太可怕了！

事情倘果真如他心中所料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另外再有，便是他自己的私事了，私事方面：

第一，他父母不共戴天之仇迄今未报，虽然，这已经不是大问题，武当、峨眉两派的罪魁祸首，迟早定必受戮，他当能手刃血仇，以慰父母泉下英灵，但是，在未了断血仇之前，他心中总有点耿耿不安之感。

第二，他已与施佳佳订下鸳盟，而且此事已可说是无人不知，常婷婷和慕容仪芳二位姑娘，虽未与他明订盟约，但，三女相处情感融洽，谊同手足姊妹，心中已似乎早有默契。

可是，如今半途上竟杀出个程咬金来，多了个“女王城主”夏玉梅。

夏玉梅，虽也是位绝色的美人儿，巾帼英雄，但是，骄纵任性，气量狭窄，他对她实在有点头痛。然而，夜来他姑姑已把昔年第一代“女王城主”和“雷霆大帝”的誓约，清楚而又详细地告诉了他。

他既是“雷霆大帝”遗传的人，就得遵从这誓约，娶现代“女王城主”夏玉梅为后。

当然，他并非绝对不可以拒绝！

不过，他拒绝的结果，将使夏玉梅沦入无比悲惨的命运中，一生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受尽万般折磨，直到老死！而“女王城”的老老少少，也将永远恨他水俊浩一辈子！换句话说，他水俊浩也将是“女王城”人千手所指

的罪人！

在这等情形之下，他姑姑虽然绝未逼他答允这桩婚事，但是，他自幼在“女王城”中长大，倍受养育深恩，他能拒绝吗？

对于夏玉梅，他虽然没有爱意，可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却也并无一点什么恨恶之感。他能置夏玉梅的一生命运于不顾，让“女王城”的老少恨他水俊浩一辈子吗？当然不能。

他水俊浩岂是那种毫无心肝，忘恩负义的狠心人！因此，昨夜在他姑姑的面前，他略经思考，终于点首应允了这桩他心底并不情愿的亲事。

至于眼前，身旁的这位“怀玉门主”温静寰姑娘，他从她那含情脉脉，柔情似水的一双明眸里，虽已看出了她对他的爱意，他心底也只好默然暗叹：“温姑娘，我只好辜负你的深情挚爱了！”

水俊浩心底思潮起伏：对武林大局，是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才能消弭隐伏的祸患浩劫？武林天下，何日才能得享安宁？对父母血仇，是心愧难安，不知何时方得有暇了断？对儿女私情，则是心烦意乱无比，将来如何处理，将会是什么结果？根本无法测知，只好到时再说了！

× × ×

二人并辘缓行里许，都默默地未发一言。

终于，温静寰似乎忍不住这过久的沉默，而开了口：“公子可是决心前往‘云雾山’中一探么？”

水俊浩心中微微一震！道：“门主是如何知道在下心意的？”

温静寰嫣然一笑道：“是从公子的神态口气中猜出来的。”

水俊浩颌首道：“此事已是势在必行。”

温静寰道：“公子准备何时动身前往？”

水俊浩道：“当然是越快越好了。”语声一落又起，道：“在下想回到店中略事交待一番之后，立刻动身前往。”

温静寰道：“不等到‘中元节’前再去么？”

水俊浩摇摇头道：“对方此举如是什么诡计阴谋，等到那时前往，便来不及了。”

温静寰眨了眨明眸，道：“公子之意是想先探明对方的意图，然后再采取对策么？”

水俊浩道：“正是如此。”

温静寰想了想道：“那‘云雾山’绵绵千里，地区广大，‘金龙谷’位于‘云雾山’中何处又不知道，公子前往探索，是等于大海捞针？”

水俊浩道：“云雾山地区极广大，不知‘金龙谷’位于何处，但，既然有那么多人居住，想来总不至于毫无蛛丝马迹可寻的吧！”

这话说得不错，是理。深山幽谷，不管是多么隐秘的所在，只要有多人聚居，在留心细察搜索下，总不难寻出一丝迹象的。

温静寰微点了点头道：“公子打算带多少人同往？”

水俊浩道：“此行乃是暗探，人多反而岔事。”

温静寰粉脸微变地道：“公子意欲单身涉险？”

水俊浩道：“不如此，焉能探出对方意图。”

温静寰秀眉一蹙，道：“这样太冒险了。”水俊浩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冒险一点，又有何妨。”

温静寰倏然秀目深注，问道：“公子早就决定单独前往了么？”

水俊浩点头道：“是的，早在看过那封书简之后，就已经决定了。”

温静寰明眸微微一转，道：“公子先前在‘女王城’中，为何一直没有说明呢？”

水俊浩笑道：“那时如果说明，姑姑和桑姥姥她们，还有蓝丞相等人，岂肯任由在下单独前往查探？”

温静寰笑道：“这样说，公子是认为如今便不会得有人拦阻的了，是吗？”

水俊浩一听温静寰这种口气，立时明白了温静寰的心意，连忙说道：“门主乃深明大义之人，为了……”

他话未说完，温静寰已向他摇手接口说道：“公子，你别给妾身戴高帽子了，你要往探，妾身虽然决不敢拦阻，但，却必须从长计议。”

水俊浩一怔，道：“从长计议？”

温静寰点头道：“公子决不能单独前往涉险！”水俊浩道：“门主之意是要在下多带人手同行？”

温静寰道：“公子身系天下武林安危重任，焉能亲自蹈险！”声调一落即起，又道：“再说这消息乃是妾身供给公子的，公子单独亲自蹈险，如有一丝失误，妾身必将遭受天下武林的唾骂，虽百死也难消众人之恨！”

水俊浩剑眉微蹙地道：“如此，在下便只有依从门主之意，势非多带人手同行不可了？”

温静寰点头道：“妾身为了自己不成为天下武林的罪人，决不能任由公子孤身前往涉险！”

水俊浩眉头深锁地道：“但是，人多极易暴露行迹，岂不反而促使对方提高警觉，有失暗探之旨？”

温静寰道：“人手可以分批入山，化整为零，潜踪探索，一有危险，立用讯号联络呼援！”语锋微微一顿，接道：“公子如果一定不肯接纳妾身之议，妾身便只有一个办法了！”

水俊浩道：“什么办法？”

温静寰缓缓说道：“公子走往哪里，妾身便跟往哪里，公子若有险失，妾身就舍命以赴！”

水俊浩听得心头不禁大为一震！苦笑了笑，道：“门主，你这是何苦呢？”

温静寰嫣然微笑道：“公子，你该明白，妾身这么做，可多半是为了自己呢！”

水俊浩当然明白，温静寰这种话，名义上好像确实是为了她自己，事实上也只是阻止他孤身涉险的借口而已。

由于温静寰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明显，水俊浩深知要想不接纳她之建议，或是抛开她单独前往“云雾山”，已是绝对行不通。

无可奈何，只好苦笑笑道：“门主既然执意如此，那就且回到店内详细商谈之后再说好么！”

温静寰点头嫣然一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水俊浩也只好无可奈何，默默地往店内行去。

“云雾山”，位于贵州都匀县之西。山脉连绵，横亘千里，多森林业草，峻岭峭壁，绝谷幽壑，毒蛇猛兽出没无常，人迹罕到。

这天，云雾山下来了位丰神俊逸，腰系佩剑的蓝衫少年美书生。他，正是那“玉面书生”水俊浩。

天将薄暮时分，他在山脚下遇上了一个年约五旬开外的樵子，那樵子虽是一副龙钟老态，挑着一担干柴，步履看似蹒跚，显得很是吃力的样子，但却逃不过水俊浩的一双如电神目。他神目一瞥之下，已知这樵子决非常人，如不是对方“金龙谷主”手下所乔装的眼线，也必是位隐世高士。

当下，心念不由暗暗一动，立时上前拱手一揖，道：“老人家，在下请问。”

老樵子放下柴担，喘息了口气，隐敛着目中神采地向水俊浩上下打量了两眼，含笑问道：“公子何事？”

水俊浩道：“此山有处名叫‘金龙谷’的地方，尚望老人家不吝赐告。”

老樵子神色不禁一呆，道：“公子听什么人说的？”

水俊浩道：“在下的一位朋友。”

老樵子道：“公子的那位朋友住在什么地方？”

水俊浩道：“他就住在‘金龙谷’中。”

老樵子道：“他告诉公子是在‘云雾山’中的么？”

水俊浩道：“是的。”

老樵子脸露惑异之色地喃喃道：“这就奇怪了？……”

水俊浩道：“老人家奇怪什么？”

老樵子不答反问道：“公子的这位朋友是干什么的？”

水俊浩道：“是武林中人。”

老樵子道：“他姓什么？”

水俊浩道：“姓龙。”

老樵子双眉微皱，沉思了片刻，结果竟摇摇头道：“小老儿不知道。”

水俊浩不由眉锋轻蹙，微露失望之色。

老樵子接着又道：“公子请别失望，也许山中确有一处名叫‘金龙谷’的地方，只是老朽不知道而已……”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小老儿窝居就在左边不远的山凹间，且请移驾窝居暂住一晚，明天再前往山中寻找好了。”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素昧平生，打扰尊府，只怕有所不便吧？”

老樵子哈哈一笑道：“公子请不用客气了，舍下人口简单，除犬子虎儿小女慧君外，别无他人，绝无不便之处。”

水俊浩见这老樵子纯是一番好意，诚挚相邀，于是，也就不再十分坚拒的欠身拱手微揖，道：“如此，在下这里先谢谢老人家了。”

老樵子哈哈一笑道：“公子请别客套多礼了。”

说罢，挑起干柴前行带路，往右侧山凹间走去。

山凹间，一片青松翠竹围绕中，隐约可见一排三间茅屋。相隔还有十多丈远，突见青松翠竹林间人影一闪，出现一个十二三岁地小男孩，快步如飞地奔迎了过来。

水俊浩一见，心知这小男孩大概便是老樵子的爱儿，虎儿了。

虎儿奔至临近，口里刚喊了声：“爹爹。”

忽然一眼瞥见跟在老樵子身后的水俊浩，不由微微一怔，立时瞪着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骨碌碌地，满脸惊奇之色地望着水俊浩上下转个不停。

老樵子见状，不由笑骂道：“虎儿，发的什么傻，见了客人怎不行礼，爹教给你的礼貌都忘了么？”

虎儿闻言，连忙朝水俊浩弯腰地道：“大叔，虎儿给你行礼啦。”

水俊浩跨前一步，伸手挽着虎儿的小手儿，含笑道：“小兄弟，不要多礼。”

老樵子在前，水俊浩携着虎儿的小手随后，进入青松翠竹林中，水俊浩这才看出，这座青松翠林中，竟是一座五行八卦奇门阵式。

水俊浩心中不禁微惊，暗道：“这老樵子看来定是位隐世遁迹的高人奇士了……”

暗忖中，已穿行过青松翠竹林，茅屋门前，秀立着一个身着布衣布裙的少女。

少女年约十七八岁，生得明眸皓齿，秀美出尘，虽是一身布衣布裙，非但丝毫不减其美，反而显得朴实无华，令人有清丽脱俗之感，水俊浩一见这少女，已知便是老樵子的爱女慧君姑娘了。

慧君姑娘迎着老樵子娇甜地喊了声：“爹爹。”

星亮的明眸瞥视了水俊浩一眼，便低着头站立旁侧。

老樵子放下柴担，向水俊浩道：“公子，这是小女慧君。”

不待水俊浩答话，立即转朝慧君姑娘道：“君儿，上前见过公子。”

慧君姑娘莲步轻移，朝水俊浩衿衽一福，娇声道：“小女子拜见公子。”

水俊浩拱手微揖还礼道：“姑娘请少礼。”

老樵子目视水俊浩笑说道：“窝居简陋，公子请别见笑，请！”

说罢，举手肃客。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老人家太客气了，老人家请先请。”

老樵子笑道：“如此，小老儿在前带路。”

入屋，宾主落坐，慧君姑娘奉上香茗，老樵子端起香茗，向水俊浩道了声：“公子请用茶。”

水俊浩也端起香茗，道了声：“谢谢。”就唇轻呷了一口，放下茶杯，这才目注老樵子道：“请恕在下失礼，尚未请教老人家上姓高名？”

老樵子道：“小老儿贱姓彭，单名智，请问公子贵姓大名，仙乡何处？”

水俊浩道：“在下水俊浩，祖居川南。”话锋一顿，问道：“老人家也不是本地人氏吧？”

彭智颌首轻声一叹，道：“小老儿原籍闽中，避祸至此，投亲不遇，便就在这山野地方定居了下来，迄今已将近十年了。”

水俊浩忽然问道：“老人家的仇家很厉害么？”

彭智脸色微微一变，旋忽哈哈一笑，道：“公子已经看出来了么？”

水俊浩颌着笑道：“一片青松翠林，足挡千军万马。”

彭智脸色再度微变，旋又哈哈一笑，道：“如此，公子必也是此道中高人了。”

水俊浩谦逊地道：“在下末学后进，何能当得这‘高人’二字，只不过是略窥皮毛而已。”

彭智大笑道：“公子恃才不骄，虚怀若谷，实难得之至。”

水俊浩笑道：“老人家如此谬赞，在下实感惭愧无已。”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在下如果眼力不差，老人家不但精擅奇门阵式土木建筑之学，而且一身功力也已臻达上乘，只是……”

语声倏地顿住，目注彭智，沉吟不语。

彭智心中微微一惊，暗忖道：“这青年人好利害的眼力……”

心念忽然一动，注目问道：“只是怎样？公子发觉小老儿有何异处么？”

水俊浩颌首道：“老人家眉心有一点豆大黑气，隐而不明，凝而不散，分明是身中一种慢性剧毒的象征。”

彭智听得心中不禁敬佩万分地点头说道：“公子神目如电，洞察秋毫，小老儿确是身中一种慢性剧毒，迄今十年一直无法化解。”说罢吁声一叹，神色黯然凄苍。

蓦然，人影一闪，慧君姑娘拜伏在地，凄声说道：“公子既能见微而知毒性，想必定能治疗化解，着手回春，伏祈公子恩施妙术，替家父解去剧毒，小女子当终身为奴为婢，以报公子大德！”

水俊浩连忙离座侧身，大为窘迫地急急摇手说道：“姑娘快快请起，千万不要如此，在下……在下……”

他接连说了两个“在下”，结果却未能说出一句适当的话来。

慧君跪伏在地上道：“万望公子千金一诺。”

水俊浩剑眉双皱地道：“姑娘，你先请起来再说。”

慧君姑娘摇摇头道：“公子若不答应，小女子绝不起来。”

虎儿也扑地跪在慧君姑娘身旁，叩头道：“公子，求求您，答应我姊姊吧。”

水俊浩无可奈何，只得点头道：“姑娘，我答应替令尊设法解毒就是，你们快请起来吧。”

慧君姑娘这才露脸笑容娇声答道：“多谢公子。”

虎儿更高兴地叩了个响头道：“公子，谢谢您啦！”

姊弟二人站起身子，满怀喜悦地挽手前往厨房整治酒食去了。

彭智红着一张老脸，赧颜讪讪地道：“小儿女年幼无知，一心只望能解除小老儿体内剧毒，以致强求公子所难，尚望公子切勿介怀！”

水俊浩正容说道：“令爱令郎赤子孝心，实在令人感佩，在下‘金龙谷’访友事了之后，当必不使她们失望，去为老人家向人讨取解毒圣药送来。”

彭智道：“公子打算找哪位武林高人找取解毒圣药？”水俊浩道：“神手赛华佗老前辈。”

彭智心中不禁惊喜无比地道：“公子和慕容老前辈很有渊源么？”

水俊浩点了点头，问道：“老人家所中之毒，可知是何人所施？”

彭智道：“闽北双霸弟兄。”

水俊浩道：“施的是什么毒，老人家知道么？”

彭智微一摇头道：“不知道，小老儿曾试用过很多种解毒灵药，却始终未能生效。”

水俊浩道：“那闽北弟兄平日为人很恶毒么？”

彭智道：“凶残狠毒，无恶不作！”

水俊浩道：“老人家怎么和他们结仇的？”

彭智道：“双霸兄弟邀请小老儿为其建造土木消息，因而结仇，拙荆也是双霸老二所杀害的！”说至此处，双睛暴瞪，精光激射如电，神色威态怕

人，旋忽威态稍敛，黯然轻声一叹，道：“若不是因为一双儿女年小无人照顾，小老儿何至于含恨避仇，早就和双霸弟兄作生死之拚了！”

×××

天色已经漆黑，茅屋中灯火外透。这时，彭慧君姊弟已将酒食做好摆上。

水俊浩和彭智分宾主对坐，彭慧君姊弟分坐下首相陪，山野地方，虽无什么佳肴美味，但几样兽肉，熏鸡腊肠，蔬菜，做得倒也极为精致美味可口。

酒，则是慧君姑娘酿制的佳酿，味香且醇，甘芳宜人。

倏然，水俊浩星目神光电闪即逝，放下手中的酒杯，目视彭智道：“老人家，外面来了客人了。”

彭智似乎也已有所发觉，脸色不由勃然一变，道：“不错，来客功力身手均皆不弱呢！”语声微顿，接着道：“公子且请稍坐，小老儿出去看看就来。”

说罢，离座起立，身形一闪，出门奔向青松翠竹林阵而去。

片刻工夫，彭智已经返回，身后跟着四个青衣中年美妇人，赫然，竟是“女王城”四大护法。

四大护法一见水俊浩在座，不待主人招呼请坐，连忙一齐衿衽行礼，神色极为恭敬地道：“臣属拜见公子。”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四位少礼，请坐。”

首席护法宋湘玲道：“公子在此，哪有臣属等的坐位。”

水俊浩含笑道：“彼此都是客位，不必拘礼，你们请坐下吧。”

这时，慧君姊弟已起身让出坐位，两双眼睛，望着四大护法，内心里充满了一片惊奇。

彭智目睹四青衣中年妇人对水俊浩如此恭敬的神态，心中更是骇异透顶，不知水俊浩是个什么来头之人？他虽然无法看出水俊浩的武学功力如何？但，却看出了四青衣中年美妇，无一不是功力上乘的一流高手！

四大护法一齐恭敬地道：“臣属等谢坐。”

说罢，分别在慧君姊弟让出的座位上坐下。

水俊浩转朝呆立在旁边的彭智父女，微微一笑道：“老人家，慧君姑娘你们两位也请坐下吧。”

说着又向虎儿招招手道：“虎弟，来，你坐到我身边来。”

慧君姑娘去厨房里取来四双杯筷，又替四大护法各斟上一杯酒，然后这才在彭智身旁坐下。

酒过一巡，水俊浩忽然心念一动，目注宋湘玲问道：“宋护法，你身上带有什么解毒灵丹没有？”

宋湘玲摇头道：“城主身上带有两颗，公子要用么？”

水俊浩颌首道：“城主也来了？”

宋湘玲道：“城主和姥姥一路。”

水俊浩道：“还来了哪些人？”

宋湘玲道：“蓝丞相，护驾二将军，十二名正义使者。”

水俊浩剑眉一皱，微现不愉之色地道：“你们这是做什么，为何要来这么多人？”

宋湘玲垂首默然不语。

水俊浩忽然轻叹一声，道：“宋护法，请原谅我，我并无责怪你之意！”

宋湘玲道：“臣属知道，臣属明白公子的心意。”

水俊浩点首一笑，道：“可知城主到了没有？”

宋湘玲答道：“应该已经到了。”

水俊浩道：“你去外面用本门信号联络一下看。”

宋湘玲道：“臣属遵命。”

水俊浩又向慧君姑娘道：“姑娘，麻烦你陪她到阵外去等着好么？”

彭慧君姑娘微点头道：“小女子遵命。”

说罢，站起娇躯和宋湘玲并肩往外走去。

宋湘玲在彭慧君陪同下，通过青松翠竹阵，立即扬手向空发出一道旗花，然后和彭慧君返身隐入阵内等候。夜，二更将尽，云雾山的一处悬崖间，突然掠起一条淡淡的黑影。

这黑影好快的身法，有若淡烟一缕般地投射入崖下隐秘的幽谷中。幽谷，地区广阔，方圆数里，满眼尽是连绵阴森的丛林，丛林中，却又有着一片纵横连贯的屋宇。

屋宇，座座画栋雕梁，飞檐走椽，为数不下百余间之多，这是什么地方？为何如此隐秘神秘？……

难道就是最近出现武林，解救各大门派厄难的，以“金龙令旗”为帜，那批黄巾蒙面神秘人的总坛所在，“金龙谷”么？

是与不是？当然必须一探！那黑影身法快疾逾电，一掠十丈有余，眨眼睛，竟然被他于神不知鬼不觉中，接连通过了四周丛林间的十多道伏桩暗卡，身形轻如狸猿般地泻落在一座屋面上，伏身游移，向一间灯光上透的屋里窥视。

这黑影是谁？他，正是“玉面书生”水俊浩，不过，他此刻已经易容化装，乃是个面色腊黄，年约三十年岁的汉子。

突然，他衣襟触着了一物，心神不禁猛然一惊，暗道：“不好！”

他心神方始猛然一惊，耳中已传来一阵铃声急响，他再也料想不到，此处屋面上竟装有铁丝警铃，既已触动警铃，如不迅捷掩身隐蔽，势必立被发现。

可是，就在他心念电动，待要掠身隐蔽身形尚未掠起，快如电光石火一闪的瞬间，四面屋顶上已纷现人踪，事已至此，知己无所遁形。于是，立时身形倏长，口中哈哈一声朗笑，一抬腿，飘身下了屋面，岳峙渊停，岸然挺立院中。适时，四周暗影中，人影飘闪，现出十六名手横长剑的蒙面黑衣人，只将他围困在中央，似乎是有所期待。蓦然，左侧的一间屋门倏然打开，缓步走出三个儒生装束的中年人，气度从容的并肩停立在丈外之处。

三个中年儒生双目精光如电，默然凝视着水俊浩稍顷，居中的中年儒生突然冷声喝问道：“朋友何来？”

水俊浩傲然道：“山外。”

中年儒生道：“山外何处？”

水俊浩道：“江湖。”

中年儒生双眉微微一挑，道：“朋友知道此地何处？”水俊浩道：“云雾山。”

中年儒生道：“云雾山乃是总名。”

水俊浩道：“阁下的意思是问这座幽谷？”

中年儒生道：“朋友既然能找来本谷，当必不会不知。”水俊浩一笑道：“阁下料错了，在下如果知道，也许就不会得来了。”

中年儒生道：“朋友真的不知？”

水俊浩道：“知即知，不知即不知，在下何必骗你阁下。”中年儒生道：“那么朋友缘何来此？”

水俊浩道：“一时好奇。”

中年儒生冷冷道：“朋友最好说实话。”

水俊浩道：“在下这言并无不实。”

中年儒生冷笑道：“朋友这‘好奇’二字，岂能成为理由？”水俊浩道：“阁下是要在下解释？”

中年儒生道：“希望朋友的解释有充足的情理。”

水俊浩一笑道：“阁下请仔细听着，在下有事本山，途经崖顶，偶然发现阴密丛林中有灯光透出，一时好奇，闯了进来，如此而已。”

中年儒生冷笑道：“朋友的解释未免也太简单了。”

水俊浩淡淡道：“事实上本就毫无复杂可言。”

中年儒生道：“朋友以为区区会信？”

水俊浩道：“阁下不信，在下无可如何。”

中年儒生忽然阴声一笑道：“请问朋友尊姓大名？”

水俊浩道：“武林末学，名不见经传。”

中年儒生道：“也得报出。”

水俊浩道：“如果不呢？”

中年儒生阴笑道：“朋友只怕难能生出此谷！”

水俊浩剑眉一挑，道：“在下不信！”

中年儒生阴声一笑道：“朋友若然知道此处是什么地方，便会相信了。”

水俊浩道：“此处是什么地方？”

中年儒生沉声道：“金龙谷。”

水俊浩心神不禁暗暗一震！忖道：“彭智猜料得不错，果然是这里……。”心神暗惊，脸上却不露丝毫神色，反而假装一怔，旋即双眉上挑，陡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中年儒生猛地沉声喝道：“住口！”

水俊浩笑声一敛。

中年儒生目光如刃地逼视着水俊浩，喝问道：“朋友笑什么？”水俊浩脸色沉寒地道：“在下笑你阁下大言不惭！”

中年儒生怒道：“朋友可是不相信区区之言？”

水俊浩道：“阁下，你这‘金龙谷’可是能吃人？”

中年儒生冷冷一笑道：“虽然不能吃人，却能叫你朋友来得去不得！”

水俊浩大笑道：“在下倒要试试。”

中年儒生阴笑道：“区区奉劝朋友最好别试，徒逞意气之勇！”

水俊浩心念忽然一动，暗道：“不错，我此来目的本是暗探他们的企图来历，现在既已身入虎穴，暗探不成，何不明探，走一步算一步，又何必徒逞意气之勇呢？……”他心念电转，立时话锋一转，问道：“阁下便是本谷主人么？”

中年儒生道：“不是。”

水俊浩道：“请问贵谷主人是谁？”

中年儒生道：“金龙令旗主人。”

水俊浩故作突然一惊地道：“可就是最近解救各大门派厄难的‘金龙令旗’主人？”

中年儒生点头道：“当今天下武林并无第二位‘金龙令旗’主人。”语锋一顿又起，接道：“朋友进入本谷，虽然能通过十多处暗卡伏桩不为发觉，一身武功极是高明惊人，但，那也只是朋友的侥幸，如今身形已经暴露，在本谷众多高手的眼目下，朋友纵是功力通玄，有通天彻地之能，也将难以生离本谷！”

水俊浩点点头道：“阁下说的是，在下也明白这是实情，不过……”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此刻虽已改变了心意，愿意报出姓名，但却并非是自认绝对无法生离此谷，贪生怕死，或者是被阁下的这几句话吓住了，而是因为贵谷主是‘金龙令旗’主人的缘故，阁下明白么？”

中年儒生大笑道：“朋友的豪气实在令区区钦佩非常！”语声一顿，接道：“那么就请朋友报出名号吧。”

水俊浩忽地一摇头道：“现在还不行。”

中年儒生一怔，道：“为什么？”

水俊浩哈哈一笑道：“在下虽是名不见经传，但却不惯受人胁迫！”

中年儒生眉锋微微一皱，道：“朋友要怎样才肯报出姓名？”

水俊浩朗声问道：“阁下，在下现在是何身份？”

中年儒生一怔，道：“朋友自以为呢？”

水俊浩道：“在下问的是你阁下心中的看法？”

中年儒生微一沉吟，道：“暗探本谷，窥视隐秘，应该是敌人。”

水俊浩道：“不是客人？虽是敌人，在未动手前，你这算是待客之道么？”

右首的四方脸中年儒生突然沉声道：“朋友，你是要我们先款待你一番么？”

水俊浩大笑道：“款待可不敢当，最起码阁下等也应该略尽地主之谊，请在下入屋稍坐，喝一杯茶吧？”

左首的长瘦脸中年儒生阴声一笑道：“朋友，你实在不愿报出名号就算了。”

水俊浩冷傲地道：“不算了又怎样，难道你阁下还能强迫在下不成！”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朋友，区区希望你切勿自误！”

水俊浩冷笑了笑，道：“阁下，现在在下又改变了心意了。”

右首的中年儒生阴笑道：“朋友，你的心意不觉变得大快些了么？”

水俊浩淡淡道：“人心意的变易本就存乎一念之间，自然是很快的了。”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如此，你是决定不肯报出姓名了？”

水俊浩摇头道：“在下只是改变了心意，并非是决定不肯报出姓名。”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那么你这又改变了心意的话何解？”

水俊浩道：“非贵谷主当面，在下决不报出姓名！”

居中的中年儒生阴声一笑道：“朋友，这一来可就难了。”

水俊浩道：“怎样难了？”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谷主恰巧不在。”

水俊浩冷哼一声，道：“既然不在，那么在下就此告辞！”抱拳一拱，转身大步行去。

左首的中年儒生突然一声沉喝道：“站住！”

水俊浩脚下一停，缓缓转身，冷冷地道：“阁下有何见教？”

左首的中年儒生嘿嘿一笑道：“朋友，你这就想走了么？”

水俊浩道：“阁下等既然不懂得待客之道，小气得连一杯茶都舍不得招

待，在下不走还留此则什？”

右首的中年儒生阴声道：“朋友，区区等虽然不大懂得待客之道，却颇知囚人之术！”

水俊浩淡然一晒，道：“如此，阁下定是牢头禁子出身了？”

右首的中年儒生陡然暴怒，一声断喝道：“利口找死！”

身形猛地扑出，快逾疾电，挟凌厉劲风，探臂伸手，五指箕张，诡异狠辣地直朝水俊浩肩胛抓来！

水俊浩虽然身负上乘武学，功力罕绝，但，一见这中年儒生出手招势凌厉快疾无伦，心中也不禁微微一惊！他知道此刻身在虎穴，不宜与敌纠缠力搏，必须施展奇招，一招制敌，以收镇慑之效！

他出手一招奇学，果然收到了镇慑之效。两个中年儒生目睹之下，心神不禁立时骇然大震，脸色勃变！

他们虽然皆是身负上乘武功的内家高手，但是，水俊浩使的是什么招式手法，如何制住他们的同伴的，竟一点未曾看清，这名中年儒生“曲池”穴被制，立感一股真气透穴而入，体内真气立泄，浑身酸软力道尽失。

两名中年儒生眼见同伴失手被制，有心扑出抢救，但却又投鼠忌器，不敢冒失，恐怕伤了同伴的性命。至于那横剑围立在四面的十六名黑衣蒙面人，身份低于三个中年儒生颇多，没有中年儒生的命令，更是不敢出手。

那居中的中年儒生突然沉喝道：“放开他！”

水俊浩一声冷笑道：“阁下，你以为在下会么？”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朋友，你想要怎样？”

水俊浩道：“一见贵谷主。”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谷主外出未返。”

水俊浩道：“那么在下就带着他走。”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朋友要带他去何处？”

水俊浩道：“相陪在下出谷。”居中的儒生道：“你是要挟持着他脱身？”

水俊浩笑道：“不错，贵谷属下只要敢拦阻在下一步，在下便立刻将他毙命掌下。”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如果区区下令不顾他的生死呢？”水俊浩道：“阁下双眼不瞎，他武功甚高，在谷中身分定必不低，在下不相信阁下会不顾他的性命！”

这一着，水俊浩算是完全做对了，这三个中年儒生在谷内全都身份极高，地位仅次于谷主以下二三人。

两个中年儒生耳闻此言，脸上不由全都变了色，暗道：“此人究竟是谁？是个什么来历？不但武功高绝，而且心智胆识超人，口齿锋利无比……”

居中的中年儒生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朋友，你也未免太自作聪明了！”

水俊浩淡淡一笑道：“阁下，你别枉用心计，妄想在下会放开他！”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朋友，我劝你还是放开他的好！”水俊浩道：“阁下，在下决不会得那么傻！”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但是你此举已经傻极了。”水俊浩道：“阁下，你纵是舌粲莲花也是没有用。”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事实上，你虽然挟持着他也无济于事。”

水俊浩道：“有个人质在手上，总比没有的好，对么？阁下。”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如此，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水俊浩轻笑道：“在下不怕！”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可是区区却很替你可惜。”

水俊浩道：“可惜什么？”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可惜你一身高绝的武功！”

水俊浩心念一动，问道：“在下一身高绝的武功怎样？”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你与本谷作对为敌，将是死路一条，天下虽大，也无路可走！”

水俊浩淡淡道：“只怕未必见得吧？”

居右中年儒生忽然轻声一叹，道：“当然，区区现在这么说你是决不会相信的，不过……”

水俊浩接道：“不过怎样？”

居中的中年儒生道：“十天之后你就知道了。”

水俊浩心念电闪，道：“阁下言中似乎隐含玄机，可否先透露一些原因在下听听么？”

居中的中年儒生微一沉吟，缓缓说道：“朋友如能投诚本谷，以朋友的一身武功，当必能获得谷主的重用，日后武林天下……”

居听中年儒生突然截口道：“杜兄，说不得！”

杜姓中年儒生道：“没有关系，告诉他好了。”

居有的中年儒生道：“谷主知道了，要降罪的！”

杜姓中年儒生道：“谷主降罪下来，小兄一肩承当便是！”

居右的中年儒生微一皱眉道：“杜兄，兄弟希望杜兄多多考虑一下。”

杜姓中年儒生道：“小兄已经考虑过了。”声调一落又起，目注水俊浩道：“谷主不久将能一统天下武林，朋友定然不失一方盟主之位。”

水俊浩道：“贵谷主自信不久定能一统天下武林么？”

杜姓中年儒生道：“谷主功参造化，学究天人，如今已是珠智在握，十天之后，必能完成武林千秋帝业！”语声一顿又起，道：“朋友，区区已透露了谷主的秘密，现在你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了！”

水俊浩道：“哪两条路？”

杜姓中年儒生道：“一条是立刻投诚本谷，为谷主效力！”

水俊浩道：“另一条呢？”

杜姓中年儒生沉声道：“死！”

水俊浩道：“蝼蚁尚且贪生，在下现在还不想死。”

杜姓中年儒生道：“那就请投诚本谷。”

水俊浩道：“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杜姓中年儒生道：“没有。”

水俊浩忽然朗声一笑，道：“阁下，很抱歉，你说的两条路在下都不想走，在下要走自己的一路！”

倏地出手一指，点了他拿住的那名中年儒生的昏穴，抄起挟在腋下，转身大踏步往外走去！两名中年儒生不由齐皆一呆！

蓦然，一声沉喝骤起：“站住！”

轻风飒然，人影横空，一个身材高大的白发老者，掠身飞纵落水俊浩的对面，气沉山稳凝立。这白发老者一身黄袍，须眉俱白，脸色红润油光，双目精光如电，显然是功力上乘的高手。

水俊浩停步伫立，问道：“阁下何人？”

白发老者道：“最好别问老夫名号。”

水俊浩道：“为什么？”

白发老者道：“说不得。”

水俊浩道：“见不得人么？”

白发老者双目一瞪，威态慑人地道：“胡说！”

水俊浩道：“那又为何说不得？”

白发老者道：“说出来会吓坏了你！”

水俊浩笑道：“放心，在下的胆子大得很！”

白发老者道：“你真要知道老夫的名号？”

水俊浩笑道：“否则，在下何必要问？”

白发老者道：“老夫符敖通，外号‘追魂恶判’。”

水俊浩淡淡一笑道：“符老在此谷中是何职位？”

“追魂恶判”符敖通成名江湖六十年前，一身武功高深莫测，为人介乎正邪之间，生性刚爆，行事作为，全凭自己一念之喜怒，是个江湖煞星，也是个江湖正邪两道人人头痛，一致公认为最难缠难惹的武林怪杰！

在符敖通以为，对方一闻听自己的名头，一定会吓得脸颜变色，哪知对方根本丝毫无动于衷，仅只淡淡一笑而已，心中不由暗道：“难道这小子没有听说过老夫的名号么？”

但是，符敖通并不是个弱者，马上便又回敬过来，嘿嘿一笑道：“不要紧，老夫胆子比你还大。请问阁下又是何人呢？”

水俊浩摇摇头道：“在下认为还是不说为是。”

“追魂恶判”符敖通虽早于三十年前就已退隐江湖，遁迹深山，但，生来刚烈火爆的脾性，却仍一如当年，并未因山居静修所陶冶，改变得许多。这真所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之至理也。

水俊浩一再不肯报说师门来历，符敖通认准水俊浩心存轻视，是以，水俊浩话声一落，他更立时双目暴瞪，威态慑人地怒声道：“小子，你敢是瞧不起老夫？”

水俊浩朗声一笑道：“老前辈，你误会了。”

他因发觉这符敖通满脸正气，眸光神采灼灼，毫无一点阴鸷邪恶之色，心头不由顿生好感，是以口头称呼也就由“你”而改成了“老前辈”。

符敖通威态稍敛，道：“那你为何还不实说师门来历？”

水俊浩道：“非是在下不肯实说，实因另有苦衷，目前还不能说明，尚请老前辈原谅海涵，别强在下所难。”

符敖通白眉一轩，道：“事实不可对人言，你有什么苦衷？竟连师门都得隐秘不能说出？”

水俊浩正容道：“老前辈说的是，只要上不愧于神明，下无疚咎于良心，天下事情，没有个不可对人言的，但是……”声调一落又起，朗声接道，“在下所言苦衷，事关重大，目前不得不耳。”

符敖通白眉微皱道：“怎样重大？”

水俊浩道：“涉及整个武林苍生正气道统，千万人的幸福安危！”

符敖通听得脸现惊疑之色，目光有若寒电激射，逼视着水俊浩问道：“你这话可是真的？”

水俊浩剑眉一轩，肃色道：“在下虽是武林未学，生平却从不作谎言欺人，请老前辈相信，不久之日，老前辈定能明白一切真相，即知在下之言决

非虚谬！”

话语清朗锵锵，气度神态凛然！

符敖通心念微微一动，问道：“小兄弟，你说的可是‘金狮盟’那批恶徒？”

一声“小兄弟”的称呼，只听得垂手默立一旁的两名中年儒生双眉暗皱，心中暗犯嘀咕！此老当年在江湖上行事作为虽然介乎正邪之间，性情刚烈火爆而且怪僻，但却最敬重胸怀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之人。

对于胆识豪气两高，狂傲而并不自负的年青后进，尤其喜爱结交，只要合了此老的脾胃，投了此老的性情，便成忘年之友，深受其照顾，遇上险难，必倾力相助，虽赴汤蹈火，也决不稍皱眉头。

不过，倘一旦发现对方稍有恶行，或对他有所隐瞒不实，欺骗了他，定必立即反脸成仇，惨死其掌下！也就因为此老性情刚爆怪僻，嫉恶如仇，乃才被江湖黑白两道人物，称做“追魂恶判”。

从此老由“小子”而改称“小兄弟”的称呼上看来，水俊浩那冷傲而不狂妄的性情，正义凛然的气质，显然已经投合了此老的怪僻脾性，心底对水俊浩已产生了好感喜爱，有了结交之意。水俊浩因为从未闻听说过“追魂恶判”的名号为人性情，这些，他自然也就毫无所知了。

符敖通话声一落，水俊浩不由立时摇头哈哈一声朗笑，道：“老前辈，你完全想错了。”

符敖通道：“不是‘金狮盟’么？”

水俊浩道：“老前辈，那‘金狮盟’虽然为恶江湖，大肆屠杀武林同道，但，他们决不可能成为气候的！”

符敖通白眉微皱地道：“小兄弟，你可是另有什么发现了么？”

水俊浩道：“在下虽然略有发现，但，目前尚在探索中，在真相未明，未获确实证据之前，请原谅还不便透露，以免被人指为枉言诬陷之罪名。”

符敖通微一沉吟，点点头道：“这话有理，小兄弟，老夫相信你了。”语锋一顿，话题忽转，问道：“小兄弟，你潜入本谷窥探，究竟有何意图？”

水俊浩摇头道：“这实在是极大的误会。”

符敖通道：“你不是有心潜入本谷的么？”

水俊浩摇头道：“在下深入此山，本是寻访一位武林前辈，偶然发现林内灯光透射，只道是那位武林前辈隐居之所。”

符敖通道：“你要找的那位武林前辈是谁？”

水俊浩心念快如电光一闪，道：“丐帮长老‘幻影神丐’姚老前辈。”

符敖通忽地目射异采地道：“姚老化子还在么？”

水俊浩道：“据‘神风追魂’麦帮主说，姚老前辈仍然健在。”

符敖通道：“姚老化子隐迹本山中，便是小麦告诉你的么？”

水俊浩点头道：“是的，只怕他也不知道确切地方。”

符敖通道：“你找他做什么？”

水俊浩道：“查问一件事情。”

符敖通道：“什么事情，可以告诉老夫么？”

水俊浩摇头道：“这又得要请老前辈原谅了！”

符敖通道：“又是一项不能轻易透露的隐秘么？”水俊浩点头道：“在下不愿谎言欺骗老前辈。”

符敖通道：“看来你胸中蕴藏的隐秘着实不少呢！”

水俊浩正容道：“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下实在不得不十分谨慎慎言。”

符敖通颌首笑道：“小兄弟，看来你武功不但已臻上乘，身手高绝，而且心智也极细密得很嘛！”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多谢老前辈谬赞，在下实感汗颜得很！”语锋一顿又起，道：“在下想告辞了，老前辈如果信任在下所言，不欲留难在下，便请让路放行。”

符敖通笑了笑，忽又问道：“小兄弟，你此行一定要找到姚老化子么？”

水俊浩所言此来系寻访“幻影神丐”查问一项事情，虽然本是托词，符敖通如此一问，只得点头坚定地答道：“是的，在下此行非要找到姚老前辈不可！”

符敖通道：“小兄弟，老夫想拜托你一桩事情，可以吗？”

水俊浩道：“拜托不敢当，老前辈倘有什么吩咐，只要在下力所能及，而是不违悖情理者，在下定当遵命照办！”

符敖通笑道：“如此，老夫先谢谢小兄弟了。”

水俊浩道：“老前辈请勿客气。”

符敖通笑了笑，道：“小兄弟如果找到姚老化子之后，请再度来此通知老夫一声。”

水俊浩问道：“老前辈和姚老前辈是旧识么？”

符敖通点点头道：“姚老化子既然尚在人世，老夫当然还要和他印证一番。”

水俊浩心底暗暗一惊！道：“老前辈和姚老前辈有过节么？”

符敖通大笑道：“过节倒没有，但，却必须和他印证武功，看看究竟是谁高谁低？”

水俊浩道：“过去也印证过么？”

符敖通道：“印证过七次。”

水俊浩道：“都没有分出高低？”

符敖通摇头道：“如果分出高低，老夫就不会再要和他印证了。”

水俊浩道：“这次如果仍然分不出高低呢？”

符敖通道：“以后当然还要再印证。”

水俊浩微一沉吟，点头道：“好吧，在下如果找到姚老前辈，一定告诉老前辈就是。”

符敖通道：“小兄弟可千万别失信呵！”

水俊浩道：“老前辈放心，在下决不失信。”

符敖通目光瞥视了水俊浩腋下挟着的那名中年儒生一眼，道：“小兄弟，请放下他吧。”

水俊浩犹豫地道：“这个……”

符敖通道：“小兄弟只管放心地放下他，老夫保你安然出谷，绝对无人拦阻你就是！”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老前辈真能保得住在下安然出谷？”符敖通道：“小兄弟放心，若有人敢动你一根汗毛，唯老夫是问。”

水俊浩一时仍有点犹疑踌躇不决。

符敖通大笑道：“小兄弟可是不相信老夫？”

水俊浩道：“这倒不是。”符敖通道：“那你为何还犹疑不决？”

水俊浩道：“在下身在虎穴，岂能不多加小心考虑！”符敖通道：“如此说来，你还是信不过老夫了。”水俊浩摇头道：“在下虽然极是信得过老前辈，但是符敖通截口道：“小兄弟，老夫对你有点失望了。”水俊浩一怔，道：“何事失望？”

符敖通语声忽转冰冷地道：“老夫原以为你是个胆识豪气如虹之人，那料竟也是个畏首畏尾之辈。”

水俊浩剑眉倏地一挑，大笑道：“老前辈这么一说，在下倒是非放下他不可了。”

符敖通道：“你要不放下他，只怕更难生出本谷。”水俊浩目中星采忽地一闪，道：“老前辈，在下答应放下他了，不过，却要请教老前辈一个问题。”

符敖通道：“什么问题？”

水俊浩道：“贵谷中数谁武功最高？”

符敖通道：“自然是谷主了。”

水俊浩道：“谷主以下呢？”

符敖通道：“总护法和老夫。”

水俊浩道：“总护法现在谷中么？”

符敖通道：“不在。”

水俊浩道：“如此，眼下谷内武功最高的当是老前辈了？”符敖通颌首道：“不错，你问这个干什么？”

水俊浩道：“在下想和老前辈一搏！”

符敖通一怔！几乎认为是自己听错了，有点不敢相信地道：“你要和老夫一搏？”

水俊浩点点头笑道：“希望老前辈不吝赐教！”

符敖通目射精光地逼视着水俊浩道：“你为何突然想到要和老夫一搏？”

水俊浩道：“有两个原因。”

符敖通道：“哪两个原因？”

水俊浩语声朗朗地道：“其一，在下不愿被人视为畏首畏尾，没有胆识豪气之人。”

符敖通点头笑道：“对！既然跻身武林，就应该有这种豪志！”

水俊浩道：“其二，在下要证明虽然答应放下人质，却决非是因为胆怯无法生离此谷！”

符敖通陡地哈哈大笑道：“小兄弟，你这份狂傲豪气，实在令人心折。”语锋一顿又起，道：“老夫佩服你了，你放下人质走吧。”

水俊浩放下那中年儒生，并拍活其穴道，人质，他虽然放开了，但却并无离去的意思，目注符敖通问道：“老前辈是不屑赐教么？”

符敖通摇头道：“小兄弟，你我无怨无仇，何必动手相搏？”

水俊浩正容道：“老前辈应当明白，这并不是怨仇的问题。”

符敖通大笑道：“你是要争口气给老夫看，是吗？”

水俊浩不否认地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在下为了今后在江湖上的声誉，这口气难道不应该一争么？”

符敖通点头道：“的确是应该一争，不过……”

水俊浩含笑接口道：“既然是的确应该一争，那还有什么不过呢？语锋

一顿又起，道：“老前辈请赐教吧！”

符敖通眉微皱了皱，道：“小兄弟，你一定要和老夫一搏么？”

水俊浩颌首道：“在下决定了的事情，从不稍改！”

语气坚决截然，令人听来心头震凛！

符敖通扬声大笑道：“小兄弟，看来你不但很狂傲，而且也倔强得很呢！”

水俊浩淡淡道：“这是在下生性如此！”

符敖通道：“你真是个老夫生平所遇最狂傲，最倔强之人了！”

水俊浩冷然一笑道：“说不定，是老前辈生平所遇的唯一劲敌呢！”

符敖通双目霍一睁，道：“小兄弟，你这话不觉得太狂妄了吗？”

水俊浩朗然一笑道：“老前辈可是认为在下决不是敌手？”

符敖通道：“小兄弟，你虽然身负上乘功力，身手极高不凡，但，决难是老夫掌下百招之敌！”

水俊浩剑眉双挑，道：“老前辈，我们便以百招为限如何？”

符敖通大笑道：“可以，小兄弟，你自信能够支持得住百招不败么？”

水俊浩朗声道：“老前辈，在下自信还不止此数呢？”

符敖通眉锋一皱，道：“年青人固然应该有着一股狂傲的豪气，但是，却不可太过份了，过份，便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水俊浩道：“老前辈说的是，但是，在下却一点也未过份！”符敖通脸色忽地一沉，道：“你自信之数是多少招？”水俊浩震声道：“三百招以上！”

符敖通双目精光电射地道：“你真有如此自信？”

水俊浩双眉一扬，道：“在下从不说没有把握的话。”符敖通大笑道：“好，你这么一说，老夫倒要破例与你一搏了！”

水俊浩诧异地道：“何以要破例？”

符敖通道：“老夫曾经立有一个规矩。”

水俊浩道：“什么规矩？”

符敖通道：“年龄半百以下的武林高手，老夫决不出手与其相搏。”

水俊浩心中不禁暗道：“这真是个怪规矩。……”心里在暗想，口中却已问道：“是不屑出手，还是因为年龄非半百以上之人，内家功力修为火候，绝难挡得老前辈一击么？”

符敖通道：“两者皆有，不过，另外还有个道理。”

水俊浩道：“另外还有什么道理？”

符敖通道：“不愿以大欺小，同时也胜之不武。”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这规矩道理，似是而非，甚是牵强，在下很不以为然。”语声微顿又起，正容朗声接道：“须知天下武林，不乏根骨禀赋特异的年青英杰奇才，这种少年俊逸，因福泽深厚，奇缘迭遇，其一身武学功力之成就，往往出人意外，虽当今武林誉称功力罕绝的高手，盖世凶魔，亦难是其敌手，何况……”

符敖通白眉双轩，陡地扬声哈哈大笑，截口道：“小兄弟，你这是为你自己标榜，自夸是当今武林的少年奇才俊逸么？”

水俊浩道：“不敢，在下虽然生性高傲，但，还不至于如此狂妄，为自己标榜吹嘘，自夸是当今武林的奇才俊逸！”

符敖通大笑道：“小兄弟，你也不必客气了，老夫自信两眼不花，早看出你确是位根骨禀赋两绝的奇才俊逸，为老夫生平仅见的第二人。”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笑道：“老前辈把在下看得太高了，在下衷心惭

愧之余，可是既高兴，也起了飘飘然之感啦！”

声调一落又起，目光深注，问道：“那第一人是谁？”

符敖通道：“本谷谷主。”

水俊浩轻声一“哦”，旋忽轻声一叹，道：“实在可惜！”

符敖通一怔，诧异地道：“可惜什么？”

水俊浩淡淡地道：“可惜他现在不在谷中。”

其实他这句“可惜”，乃是一语双关，真正“可惜”的意思是什么，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符敖通当然并不知道他这句“可惜”之意，还另有含意所指，目中不由奇光一闪，笑问道：“谷主如在谷中，你便要和他一搏高下，是吗？”

水俊浩点点头道：“不错，在下正是此意。”

符敖通大笑道：“小兄弟，你最好打消此念。”

水俊浩道：“为什么？”

符敖通正容道：“你决不是谷主之敌！”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未必见得。”

符敖通目光逼视地道：“小兄弟，你与老夫，你有几分胜望？”

水俊浩道：“此刻在下不欲妄言胜败！”

符敖通道：“如此说，你并无把握胜得老夫了？”

水俊浩冷冷道：“在下只是不欲妄言，事实如何，须待搏后方知。”

符敖通道：“你的意思是胜负均有各半之机，是不？”

水俊浩颌首道：“事实上这应该是目前最恰当的说法。”

符敖通突发哈哈大笑道：“小兄弟，老夫明白你的心意了。”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老前辈明白就好。”

符敖通目射寒电道：“不过……”

水俊浩截口道：“在下如果无法胜得老前辈，必非贵谷主之敌，是不是？”

符敖通点头道：“不错，谷主一身武学功力已臻化境，较老夫尤高一筹，错非你能在三百招内胜得老夫，否则，你不但根本没有半点胜望，而且也休想谷主亲自和你动手，一搏高下雄长！”

水俊浩朗然一声豪笑道：“如此，在下今天与老前辈此搏，势非全力出手求胜不可的了？”语声一顿又起，道：“老前辈，你请发招吧！”

符敖通摇头道：“老夫和人相搏，向来不先出手，小兄弟，还是你先请吧。”

水俊浩闻言，知道符敖通既然这么说法，便决不会得先行出手，再多说也只是徒费唇舌。于是，也就不多作谦客套地道了声：“有僭！”

声落招发，单掌一挥，轻飘飘地拍向符敖通左肩。

符敖通扬声哈哈一笑道：“小兄弟，老夫向来出手即是杀着，从不给人余地机会的，希望你第二招，出手可千万别再闹客套才好！”

话声中，身形微侧，便已避过水俊浩的掌势，但未还手。姜，倒底是老的辣，敢情他已看出水俊浩这一掌拍出，虽然堪称快捷，真力暗蕴，但却平凡无奇得很。

水俊浩朗朗一笑道：“如此，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老前辈请小心了。”

左掌疾出，拍击符敖通腰肋，右掌突化指影千重，指风丝丝，笼罩着符敖通胸前五大穴点到！

符敖通心神暗暗一凛！脱口喝道：“好指法！”

身形飘闪，避过水俊浩的掌指，不退反进，倏已欺近水俊浩左侧，掌出如电，击向水俊浩左肩！掌未到，劲气已然袭体。

的确不愧为昔年名震天下武林，正邪两道均极忌惮头疼，不愿招惹的“追魂恶判”，功力身手果是不同凡响，非只身法诡异，出掌凌厉快捷，威势绝伦慑人，而且又稳又狠！

这一掌若然击实，水俊浩纵是一身铜筋铁骨也必承受不起，定将落个肩骨断碎，重伤当场！不用说得，一条左臂自然也就从此报废了！

水俊浩心头不禁悚然一惊！连忙急展独步天下武林的“女王城”绝学，“幻影迷踪”步法，避招出掌还攻！

符敖通掌势落空，不由白眉双轩，目射奇光地大笑道：“好身法！”

身形电飘，倏已倒退五尺，避开了水俊浩的还攻。

他身形一退，立即沉声喝道：“小兄弟，请接老夫一掌试试！”

话落，双掌平胸齐推，掌风劲气湖涌，力道沉如山岳地直朝水俊浩当胸击来！

水俊浩一听符敖通的口气，他乃聪慧绝伦之人，立时明白符敖通的心意，这一掌，旨在试试他的内功真力如何？

双眉一挑，星目神光电射，猛提一口丹田真气，“雷霆神功”提聚八成，双掌齐胸平推迎上！

“砰！”掌力接实，一声巨响大震中，劲风四射，狂飚飞旋，带起一片沙石，直逼得站立四周附近的十六名黑衣蒙面剑手和三名中年儒生等人，身形摇晃，无法稳立，纷纷挪身后退丈外。

劲风狂飚四射飞旋中，水俊浩身形一晃，被震得后退了一大步，可是，符敖通却被震得胸中气血微涌，脚下更是连退了三步方始拿桩稳住。于此可见，符敖通内功真力修为虽然深厚，却非“雷霆神功”之敌！

这一来，符敖通内心不禁惊奇骇异极了，他再也意想不到，眼前的这个青年人，内功真力竟也如此深厚莫测，较他尤高一筹。当然，这是因为他不知水俊浩是“雷霆大帝”遗学的得主，身怀威力罕绝天下的“雷霆神功”之故，否则，他也就不会如此惊奇骇异了。

俗语有：“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水俊浩和符敖通虽然只对拆了两招一掌，但是，即此已足够看出一个人的武学功力身手如何了。此刻，符敖通已看出了眼前的这个年青人，招式身法无不高绝奇绝，内家功力修为更深厚过他，较他料想的尤高尤强！

他本是个昔年纵横天下武林鲜遇敌手，生性狂傲，除“金龙谷主”外，从未服过第二人。虽然，对水俊浩，他心底有着由衷的好感，根本不想和水俊浩为仇为敌，但，高傲好强的个性使然，焉肯就此罢休息手？

因此，他身形一退之后，心中虽是极为惊奇骇异，但，一股好胜争强之念也由不得顿然大炽！双目陡射灼灼奇光，哈哈一声大笑道：“小兄弟，你功力身手，果是不凡，请小心接招！”

话声中，双掌挥舞，幻化千重掌影，快疾无匹，威势凌厉无俦地猛朝水俊浩电疾攻上！显然，他已经展开了一身精奇绝学。

水俊浩口中一声清啸，立时也展开身法掌法避招抢攻！

这一搭上手，二人都是奇招迭出，每一招式之间，全皆含蕴玄奥莫测之变化，互争先机！

双方便是以快攻快，以奇制奇！盏茶工夫，二人已激斗了七十多招。

这时，围立在四周的十六名黑衣蒙面剑手，和那三名中年儒生，都被二人这种快速奇诡的招式，看得眼花缭乱，瞠目结舌的呆住了！

突然，忽闻水俊浩一声朗喝道：“老前辈，请小心！”

接着是“嗤”的一声裂帛轻响，两条人影倏分，水俊浩手上抓着一块破衣袖，气度从容地朝符敖通一躬身道：“老前辈，承让了！”

符敖通脸色微变，目光瞥视了自己的左臂衣袖一眼，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小兄弟，有你的，老夫认败了。”语锋微顿，目光深注，问道：“小兄弟，你这招是什么手法？”

水俊浩含笑道：“请老前辈原谅，目前还不便奉告。”

如果说出是什么招式手法，岂不等于吐露出师门来历，符敖通当然明白他这“不便奉告”的道理。

于是，默然稍顷，忽然轻声一叹，缓缓说道：“小兄弟，你请吧！”

水俊浩道：“如此，在下告辞了。”

抱拳一拱，举步从容地飘然往谷外走去。

杜姓中年儒生忽然望着符敖通低声喊道：“符老！”

符敖通眉锋微微一皱，道：“杜星，什么事？”

杜星目光瞥视了水俊浩的背影一眼，低声道：“符老当真就这样让他走了么？”

符敖通道：“你的意思可是想留下他？”

杜星道：“如不留下他，岂不有损本谷今后在武林中的威名？”

符敖通一声冷笑道：“你自信你能留得下他么？”

杜星脸色微微一变，道：“属下武学功力虽然不是此人之敌，但是……”

符敖通冷然截口道：“你想恃仗人多势众的力量，是不？”

杜星嘿嘿一笑道：“符老明见，为保本谷未来在武林中的声威，属下认为势非如此不可！”

符敖通脸色一寒，道：“杜星，以众胜寡，这岂是武林豪雄的行径？”

杜星道：“事关本谷威名，不得不尔！”

符敖通冷笑道：“以众欺寡的行径，如果传出江湖，非但于本谷威名无补，只怕还要被天下武林同道耻笑呢！”

杜星目光一转，道：“倘然杀以灭口，便就不怕……”

符敖通陡地沉声截口喝道：“住口！杜星，老夫决不容许你们这么做！”

杜星嘿嘿一笑道：“符老既是不容许这么做，属下等自是无可如何，不过……”

符敖通目光如电地逼视着杜星道：“怎样？”

杜星阴声道：“谷主返谷知道了这件事，只怕必然要大发雷霆！”

符敖通白眉一轩，道：“谷主如果有所怪罪，一切均有老夫承当！”

杜星冷笑道：“符老既然愿意承当一切，属下自是不便再说什么的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谷主对符老虽是向极优礼敬重，不过，对于这种纵敌而去，损及本谷威名的行为，恐怕会不谅解呢，尚望符老三思勿误才好！”

符敖通心神暗暗一震！但，旋即沉声喝道：“杜星，这是老夫的事情，与你无关，你别再啰唆了！”

话落，转身大步入屋而去。

杜星嘿嘿一笑，挥挥手也纵身行去。

水俊浩离开了“金龙谷”，立即展开身形，一口气奔行了五六里之遥，这才停身掠上一座峰崖，抖手扬空发出了一蓬旗花信号，静立崖上，等候“女王城主”等众人前来会合出山。

蓦然，身后一丝异响惊动了她，倏地回身喝问道：“什么人？”

只听一块崖石背后，响起一声嘿嘿冷笑，道：“娃儿好灵聪的耳力。”

随着话声，现出一个满脸疤痕，奇丑无比，须发纠结，身着灰袍的怪老人，双目光如冷电霜刃地射视着水俊浩喝问道：“娃儿何人？”

水俊浩道：“阁下请先报名号？”

怪人冷冷地道：“老夫名号不用已久，娃儿还是先报出你的来历！”

水俊浩一声冷笑道：“阁下既然不肯报出名号，在下也无所奉告。”

怪老人双眉微轩，旋又忍住地，语锋一转，问道：“娃儿，你来此何为？”

水俊浩道：“有事。”怪老人道：“什么事？”

水俊浩道：“未便奉告。”

怪老人沉声道：“娃儿，老夫希望你切勿自误！”水俊浩剑眉一挑，道：“阁下，我请问，此地可是你阁下的私产？”

怪老人道：“此地虽然并非老夫私产，但是，你既然深夜来到此地，想来定有原因，就非得交待明白不可！”水俊浩忽然轻声一笑，道：“阁下，在下不是已经交待过了么？”

怪老人一怔，道：“你什么时候交待过了？”

水俊浩冷冷地道：“有事，这还不算是交待么？”怪老人怒道：“娃儿，你敢戏弄老夫？”

水俊浩道：“阁下，这是你自己找的，焉能怪得在下。”怪老人双目陡瞪，道：“娃儿，你真不肯说么？”水俊浩道：“阁下，你要我说什么？”

怪老人道：“你的姓名和出身来历，来此何为，刚才发的旗花信号，是招呼什么？”

水俊浩忽地大笑道：“阁下，你不觉问得太多，太啰唆了么？”

怪老人道：“娃儿，你最好别嫌老夫啰唆。”

水俊浩笑道：“恰巧在下生平最讨厌啰唆之人！”

怪老人沉声道：“娃儿，这是老夫今夜心情好，对你已经特别容忍了，希望你别激怒老夫发火，于你那并无好处！”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阁下，你发火不发火，那可是自己的事情，于在下可毫无关系。”

怪老人双目精光电射地嘿嘿一笑，道：“如此，你娃儿是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水俊浩陡然朗声大笑道：“阁下，你是想动手用强么？”

怪老人道：“娃儿，你猜对了，不过，老夫仍希望你不必老夫出手！”

水俊浩淡淡地道：“阁下，你自信你手底下能强过在下么？”

怪老人嘿嘿一笑道：“老夫就不相信制不了你！”

话落，身形倏地前欺，探臂伸掌，五指箕张，疾抓水俊浩身胛、身若飘风，出手快如闪电，身手极是不凡！

水俊浩心头不由暗暗一惊！身形奇幻地一闪，横飘五尺之外，喝道：“阁下住手！”

怪老人一抓落空，心中已然暗惊，闻喝，立即站定身形，问道：“娃儿，你可是愿意说出一切了？”

水俊浩摇头道：“不是。”

怪老人道：“是有话说？”

水俊浩道：“在未动手之前，在下想先请问一个人？”

怪老人心神暗暗一震！道：“什么人？”

水俊浩道：“阁下听说过武林有个外号‘追魂恶判’其人么？”

怪老人心神再度暗暗一震！道：“怎么样？你娃儿是他的传人？”

水俊浩摇头道：“不是。”

怪老人道：“你问他怎的？”

水俊浩道：“阁下，我请问，‘追魂恶判’的武功身手如何？”

怪老人一怔！道：“娃儿，你问这个干什么？”

水俊浩道：“请回答在下所问后再说。”

怪老人微一沉吟，道：“符敖通一身武学功力均已臻达上乘，身手高绝，昔年纵横天下武林，生平鲜遇敌手。”语声微微一顿，忽地轻声一叹，道：“自三十年前隐退江湖后，便未再闻此老踪迹消息，看来多半已经物故不在人世了！”

水俊浩道：“谁说他已经物故了？”

怪老人双目陡地一睁，道：“他还活着？”

水俊浩点头道：“他非但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

这话，立即提起了怪老人的兴趣，只见他双眉倏扬，目光突如两道冷电寒芒激射，脸上透现出一种似惊还喜，奇诡复杂的异色。

水俊浩目光和这怪老人那两道有如寒电冷芒的眼神一接之下，心神不由微微一震！暗忖道：“这怪老人好精湛的内功……”

他暗忖未已，陡见怪老人注目问道：“娃儿，你认识他？”

水俊浩冷然道：“不认识怎知他还活得很好！”

怪老人目闪异采地道：“你是他的传人？”

水俊浩冷然摇头道：“不是。”

怪老人目光深注，唇角泛起了一抹笑意，点点头道：“看你娃儿骨骼清奇，气质高华超凡，神光内蕴，分明内功已臻上乘火候，凭他‘追魂恶判’那块料，也绝调教不出你这样的一个弟子来。”语声一顿又起，道：“娃儿，你与他很有渊源么？”

水俊浩冷冷地道：“没有。”

怪老人微觉诧异地道：“那你……”

大概是突然发现这“那你”以下之言，自觉很不高明，是以，话声倏地急刹车地顿住，没有接说下去，话声一顿，接着是嘿嘿一笑，改口问道：“你最近见到过他？”

水俊浩道：“当然见到过。”

怪老人道：“他现在何处？”

水俊浩道：“无可奉告。”

怪老人道：“你可是和他有什约定，不得对人泄露他的居所？”

水俊浩淡然摇头道：“没有。”

怪老人道：“那你为何知道而不肯告诉老夫？”

水俊浩道：“阁下，我有义务该告诉你么？”

怪老人道：“虽然没有义务，但是……”

水俊浩冷笑截口道：“不要但是了，没有义务就是没有义务，你就是把那些因为、所以、而且、什么的都搬出笼来也没有用。”

怪老人翻着眼睛道：“如此，说什你也不肯说出他的居处了？”

水俊浩冷冷地道：“我说的难道还不够明白！”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也并非绝对。”

怪老人目中异采一闪，道：“你有什么条件，是不是？”

水俊浩摇头道：“不是条件。”

怪老人道：“是什么？”

水俊浩淡淡道：“在我是权利，在你却是义务！”

怪老人愕然地道：“你有何权利？老夫又有什么义务？”

水俊浩道：“我有知道你是谁的权利，你有报出名号的义务。”

怪老人嘿嘿一笑道：“娃儿好利的一张嘴。”

水俊浩冷笑道：“阁下，我说的可是理。”

怪老人道：“娃儿，这所谓‘理’，只是你的想法，但水俊浩截口道：“别废话，愿不愿报出你的名号，只回答我一句‘是’与‘不’就可。”

怪老人道：“老夫不报名号，你娃儿便不告诉老夫那‘追魂恶判’现居何处？是不？”

水俊浩道：“你明白就好。”

怪老人瞪目怒声道：“娃儿，你实在骄傲得令老夫只想发火！”

水俊浩冷笑道：“阁下，我已经说过，劝你最好别发火，不过，如果你一定想发火，我无可奈何，那也只好由你了。”

怪老人沉声道：“娃儿，快报出你的师承来历，老夫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调教出来的弟子，竟然如此目无尊长，居傲无礼！”

水俊浩双目微扬地道：“阁下，我请问，你是谁的尊长？你我素昧平生，互不相识，我又凭什么要视你为尊长！”语声微顿，冷笑了笑，接道：“你自称尊长，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我可替你有些儿不好意思呢！”

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是，语含讥刺，实在够恼人气恨的！

怪老人听得心中虽是十分气恼直欲发火，但，想了想，却又忍住，双目翻了翻，嘿嘿一笑，道：“娃儿，凭老夫在武林中的辈份，和老夫这把年纪，难道说还不做你这娃儿的尊长么？”

水俊浩淡淡地一笑，道：“如凭年岁，或许我是应该视你为尊长，不过……”语锋一顿又起，道：“若说是凭武林辈份，阁下，那你就未免有点自高自大了。”

怪老人道：“娃儿，你的意思是说凭武林辈份，老夫还不够做你的尊长么？”

水俊浩道：“这种话，我本不想明说，你既然这么问，我只好承认了。”

这倒是丝毫不假，水俊浩乃‘雷霆大帝’遗学的得主，以大帝的弟子传人——“雷霆二世”在武林中的辈份而言，放眼当今武林，能够高过他的，实在很难找得出三五个人来。

怪老人不知他师承来历，自是不信此言，双目一瞪，道：“娃儿，你在信口开河么！”

水俊浩谈笑道：“阁下，话出自我口，入于你耳，相不相信，字字清晰，那就只由你了。”

怪老人双目一阵转动，道：“娃儿，即如此，你何不就报出师承让老夫……”

水俊浩截口道：“阁下，别多废话了，要知道我的师承，就先报出你的名号，然后我自会考虑该不该告诉你！”

怪老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了，猛地双睛暴瞪，沉喝道：“娃儿，你是真要迫使老夫出手用强么？”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阁下，你可知我适才，为何问你那‘追魂恶判’武功身手如何的用意么？”

怪老人注目问道：“你有什么用意？”

水俊浩冷冷道：“我请问，你阁下自问比那‘追魂恶判’如何？”

怪老人微一沉吟，道：“武学各有专长，但功力悉敌，只在伯仲之间。”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如此，我奉劝阁下最好打消出手逞强之心，你明白么？”

这种话，怪老人怎会不明白，心中不由暗暗一震！目射寒电地凝视着水俊浩腊黄的脸孔，问道：“你和符敖通动过手？”

水俊浩点头道：“不错。”

怪老人道：“你胜了他？”

水俊浩道：“不胜，我会劝你打消出手逞强之心么！”

怪老人又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和他动过手的？”

水俊浩道：“不久之前。”

怪老人道：“在什么地方？”

水俊浩道：“无可奉告。”

怪老人眼珠一转，道：“老夫不相信你能胜他。”

水俊浩淡然道：“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情，不过，我并未虚言。”

怪老人目闪异采地道：“除非你告诉老夫，他现在何处，让老夫当面去问他。”

水俊浩冷冷地道：“你休想我会告诉你。”

怪老人嘿嘿一笑，道：“娃儿，老夫可要试试你。”

水俊浩冷然一笑道：“阁下，你要试，我无法阻止你，否则，你心中定必不服，不过，我可要先作声明，丢了人，那可不能怪我！”

怪老人脸色不禁一变！道：“娃儿，你认定出丑丢人的必是老夫？”

水俊浩轻哼一声，道：“阁下，你好糊涂，你既然不比那‘追魂恶判’强，这出丑丢人的命运，便算是已注定了！”

怪老人嘿嘿一笑道：“没有关系，老夫今天纵然是真的出了丑丢了人，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敢情他是存了这种心意想法。的确，有道理，在这深夜荒山中，眼前只有他们两个人，出了丑丢了人，有谁会知道这件事？

但，水俊浩却笑道：“阁下，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告诉别人么？”

怪老人呆了呆，但，旋又嘿嘿一笑，道：“说出去也不要紧，你又不知老夫是谁。”

水俊浩笑了笑，道：“阁下，我此刻虽然还不知你是谁，但是，一动手之后，可就难保再不知道了，你想到这一点么？”

怪老人本来是没有想到，如今水俊浩这么一说，他想到了。

武林各门派有各门派的武功家数，只要一出手，很难逃过行家的眼睛，

从武功招式上看出对方的师门，判知对方是谁。

怪老人神情不禁又呆了呆，但，旋忽哈哈一声大笑，道：“娃儿，你这话提醒了老夫，如今老夫更是非得要出手试试你不可了。”

水俊浩道：“你是想从我的武功招式上看出我师承来历么？”

怪老人道：“不错，老夫要是早想到此点，也早知道你的师承来历，是谁的弟子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阁下，这并不见得呢！”

怪老人忽地哈哈一笑，道：“你是说老夫不见得识得你的武功招式来历么？”

水俊浩冷傲地一点头道：“阁下，你的希望很小很小呢！”怪老人心中本是十分气怒水俊浩的言语狂妄，居傲无礼，但，此刻心中的气怒反而逐渐平静下来，被水俊浩那沉静、从容的神情气度所慑，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惊异和好奇！其实，不仅是好奇，并且还觉得眼前这位年青人的气质，简直为他生平所仅见，除令他有神秘高深莫测之感外，更产生了一种似乎说不出的可爱之处！

于是，他双目凝视着水俊浩，心念一阵电转，神情忽地一变而为轻松地，嘻嘻一笑，道：“娃儿，老夫要出手试你了。你小心！”

话落，身形倏地前欺，一式“神龙探爪”探臂伸掌抓出。“神龙探爪”这是一式极其普遍的招式，在各大门派的掌法中，几乎都有这种招式，出手招势，也都大同小异，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其中的变化，各有不同而已。

怪老人为了不欲让水俊浩从他的出手招式家数上，看出他的师门出身，故而使用了这种普遍的招式。

水俊浩聪明绝顶，自然明白怪老人的这种用心，口中一声轻笑，右手中指突出，电闪而回。

怪老人在他这一指之下，突然如遭雷击，身躯一颤，神情猛震，倏地缩掌飘身暴退八尺，满脸惊愕骇异之色，目光如电地注视着水俊浩，道：“你！……你会‘乾坤指’，你是那‘乾坤病叟’的传人？”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阁下，你弄错了，我这不是‘乾坤指’，我也不是‘乾坤病叟’的弟子。”

怪老人怔愣地道：“那么你这是？……”

水俊浩笑了笑，不答反问道：“阁下，那‘乾坤病叟’是何许人？”

怪老人诧异地道：“你没有听说过？”

水俊浩摇摇头道：“没有。”

怪老人忽然嘻嘻一笑，道：“那‘乾坤病叟’就叫做‘乾坤病叟’，‘乾坤指’也就是他独门武学，你明白了么？”

这不是废话，说与没有说有什么分别。

水俊浩眉头微皱了皱，道：“我不明白，阁下，我在请教他是何许人？”

“哦！”怪老人翻了翻眼睛，故作恍然地道：“你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么？”

水俊浩点点道：“正是，尚请赐告。”

怪老人又翻了翻眼睛，故作一本正经地说道：“他，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也有嘴巴，身材瘦瘦弱弱的，十足的像个病人，就是这么个样子！”

水俊浩一听，知道怪老人是故意卖关子，吊他的胃口，于是也就淡淡地一笑，道：“阁下是不肯赐告么？”

怪老人忽又嘻嘻一笑，道：“老夫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娃儿，你要不要听？”

水俊浩眉峰一皱，道：“什么话？”

怪老人道：“这话还是你教老夫的呢！”

水俊浩一怔，道：“我教阁下的？”

怪老人点头一笑，道：“不错，无可奉告。”

这真是“六月里的债，还得快。”

水俊浩不禁有点啼笑皆非，哑言无语。

怪老人忽然得意地哈哈一笑，道：“怎么样？老夫这现学现卖，还够说得上恰到好处吧！”

水俊浩目中星采一闪，陡也朗声哈哈一笑，道：“不差，不差，我很感欣慰，在这荒山之中，竟然有幸收了你阁下这么一位知晓利用机会，聪明的学生，可惜此处无酒，不然，我定必痛饮三大碗，以示庆祝！”

怪老人翻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他傻了。

这一来，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想不到竟然反而因此被对方占了便宜去，成了对方的学生。

怪老人心底气也不是，恼也不是，脸上泛现的那股得意之色也顿时消失，忽地轻声一叹，道：“娃儿，你实在高明。”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阁下，你已经佩服我了，是不是？”

怪老人目光深注，道：“老夫智不如你，不佩服也只好佩服了。”

水俊浩笑了笑，道：“那么请赐告，那‘乾坤病叟’是何许人？”

怪老人忽地一摇头，道：“不！”

这回他再不说“无可奉告”了。

水俊浩道：“阁下一定不肯赐告？”

怪老人道：“并非一定，但，必须有交换条件。”

水俊浩意念一动，道：“用那‘追魂恶判’的居处交换，是不？”

照理，怪老人应该点头才是，他却摇了摇头，道：“不是！”

水俊浩诧异地道：“那么你想什么交换条件？”

怪老人道：“你那指法的名称。”

水俊浩笑道：“阁下，看来我只好不问你了。”

怪老人嘻嘻一笑道：“那你将后悔失去这个获悉一段武林秘闻的好机会！”

水俊浩笑道：“我可以请教别人。”

怪老人道：“你将会失望。”

水俊浩霍然目光深注，道：“除了你阁下，难道就无人知道？”

怪老人道：“放眼当今武林，知道的人只怕超不过三数人。”

水俊浩问道：“这三数人是谁？”

怪老人嘻嘻一笑道：“老夫如果要告诉你他们是谁，何不自己直接告诉你，那‘乾坤病叟’是何许人呢！”

这话，实在有道理。

蓦地——

三条人影电射划空，飞掠而至，身形落地，立即齐朝水俊浩躬身行礼，道：“臣属参见主上。”

来的乃是“左丞相”蓝立恒，和两位“护驾将军”黄伟光、黄瑞仁。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丞相和二位将军请少礼。”

怪老人乃隐世武林高人，目光一扫之下，已看出蓝丞相等三人，均是身怀上乘功力的内家高手。

听三人对水俊浩的称谓和自称，他心中更感惊奇骇异无比，暗忖道：“主上，臣属……这少年究竟是何许人物？”

……”

思忖之间，又见人影划空，电掣射落。

怪老人凝目望去，只见来的共是六人；一位白发老妇，一位年华十八九岁的宫妆绝色少女，四位风姿绰约的中年青衣美妇人。

她们是谁？

不用说，她们正是那“女王城主”夏玉梅姑娘，“总监”桑姥姥和四大护法。

夏玉梅为首，率同桑姥姥和四大护法齐向水俊浩衿衽万福行礼，道：“臣妾等参见主上。”

水俊浩微微欠身还礼，摆手道：“梅妹，各位请少礼。”

蓦地，一声长啸划空传来，啸声中，十多条人影快如风驰电掣般地飞掠而至。当先一人，身形恍若天马行空，电射泻落。

怪老人一见此人，心神不由猛地一震，双目陡射奇光，暗道：“怎会是这个老鬼……”

他暗忖中，只见那人已躬身向水俊浩施礼道：“属下参见令主。”

水俊浩欠身还以半礼，道：“东方护法请少礼。”原来这人乃是“天煞”东方毅。

怪老人闻听“天煞”东方毅对水俊浩的称谓，心中不禁愕然一怔！暗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些人称这少年为‘主上’，自称‘臣属’，‘臣妾’，东方老鬼为何和他们不同……”

接着，随在东方毅身后的十多条人影，身形也都纷纷落地，是十二名气宇轩昂，貌相英挺的蓝衫佩剑少年，正是那正义使者”。

十二名“正义使者”，神色恭敬地齐朝水俊浩躬身行礼后，便垂手肃立一边。

水俊浩目光缓缓扫视了众人一眼，心念忽地微微一动，目上东方毅道：“东方护法来得正好，我正想请教个人。”东方毅躬身道：“请教，属下不敢当，不知令主想问的是谁？”

水俊浩目光瞥了怪老人一眼，道：“武林中有位‘乾坤病叟’，东方护法听说过么？”

东方毅心神不由微微一震！顿时面现难色地皱起了双眉。怪老人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少年朋友，你虽是问对了人了，不过，东方老儿却未便敢告诉你，那‘乾坤病叟’是何许人呢！”

显然，他是因为眼见水俊浩的这些属下，莫不都是功力上乘的武林高手，并且还包括了“天煞”东方毅这种武林老前辈人物，分明是位大有来历之人。因此，在口气上，他可有点不敢再倚老卖老了，对水俊浩的称呼，由“娃儿”改成了“少年朋友”。

东方毅双目陡地一瞪，精光电射地逼视着怪老人，道：“老儿，你敢断言老夫不敢？”

怪老人嘿嘿一笑，道：“除非你东方老儿不守那誓言。”东方毅道：“你知道那誓言？”

怪老人大笑道：“东方老儿，看来你大概是越老越糊涂了！”

东方毅一怔！道：“老夫怎地越老越糊涂了？”

怪老人道：“老夫如不知道那誓言，怎会提说它！”

东方毅神情微呆了呆，忽又双睛一瞪，沉脸冷声喝问道：“老儿，你既能知道那誓言，当是熟人了，老夫怎不认识你，你是谁？”

怪老人哈哈大笑道：“东方老儿，你若能随便就认出老夫来，老夫的招牌岂不砸了！”

桑姥姥本是性如烈火之人，她早就忍不住了，此刻，猛地一声怒叱道：“老鬼，快报上你的名号来。”

怪老人嘻嘻一笑道：“老鬼婆，你怎不先报你自己的名号呢！”

一声“老鬼”，回敬上一句“老鬼婆”，在口头上他先占了桑姥姥一个便宜。

桑姥姥不禁勃然大怒，手中“龙头钢拐”猛地一顿，地上山石立刻被震碎了一大片，瞪目喝叱道：“老匹夫，你找死！”

喝叱声中，左手单掌一挥，如山般刚猛的掌力，劈向怪老人胸前！怪老人不敢怠慢，连忙出掌吐力相迎！两股掌力相接，一声巨响中，双方身形同时一晃，各自被震得后退了一大步，竟然是半斤八两，功力悉敌。

桑姥姥满头白发飞扬，大笑道：“老匹夫，你功力果然不弱，足当本教一位护法之职。”

怪老人那满头纠结的白发，也是一阵震动，哈哈大笑道：“老鬼婆，你也不差呀！”

突地，东方毅哈哈一声大笑道：“老儿，我想起来了。”

怪老人道：“东方老儿，你想起什么来了？”

东方毅大笑道：“想起你老儿是个什么精怪变的！”

怪老人双目一瞪，道：“东方老儿，你敢骂老夫是精怪！”

东方毅笑道：“老儿，你要是精怪又怎会变的呢！”

怪老人笑骂道：“你老儿的一张狗嘴吃惯了粪，永远都不会有香味的。”

东方毅哈哈大笑道：“有了这句话，更不会得错了。”语声一顿又起，道：“姚老哥，来，兄弟替你引见引见。”

转向水俊浩肃容躬身说道：“这位姚老哥便是昔年名震江湖，外号‘幻影神丐’的丐帮姚长老。”

水俊浩连忙上前一步，拱手一揖，道：“在下水俊浩，适才不知是姚长老，失礼冒犯之处，尚请海涵。”

“幻影神丐”姚天造哈哈一笑，道：“不敢当，小兄弟。”

接着东方毅便依次替姚天造介绍了“女王城主”夏玉梅，桑姥姥和四大护法，蓝立恒丞相和两位“护驾将军”，十二名“正义使者”等人。

“幻影神丐”姚天造做梦也料想不到，眼前的这些男女老少，竟然包括了“女王城主”，昔年“雷霆大帝的旧属：蓝黄两姓家臣”，一个从未闻听说过的“正义教”属下，三方面的高手。

这一番介绍，只介绍得“幻影神丐”有如掉进一片迷雾之中，心底是既骇且凛，又惊又奇！不过，他心念电转之间，也就立刻明白了此中的道理，所有的关系，都系在水俊浩一个人的身上。

蓝黄两姓家臣，自昔年“雷霆大帝”仙逝后，便全都隐迹深山，从不涉足江湖，如今既然重出，必是大帝遗学已有得主，有了传人。

那么，这位大帝遗学的得主传人是谁呢？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水俊浩既被蓝丞相等人称为“主上”，则当然是水俊浩无疑了！

同时姚天造也想到了适才之前，水俊浩所说的“武林辈份”问题，凭他姚天造在当今武林中的辈份，虽已够得上高的了，但，若和“雷霆大帝”的传人论比，他至少得要低上一辈或者两辈了。

他心里一想明白了这些，于是便即神色肃然地转向水俊浩双手一拱，道：“老化子适才不知少侠乃是大帝的传人，以致语多有冒犯，老化子这里当面致歉谢罪了！”

水俊浩连忙拱手还礼，谦逊地道：“不敢当，姚长老如此多礼，岂不令水俊浩汗颜无地么！”

桑姥姥突然插口说道：“姚老化子，你对老身的那句话怎么说？”

这句话问得没头没脑，有如奇峰突起。

姚天造不禁被问得愕然一愣，道：“哪句话怎么说？”

桑姥姥瞪目道：“你想装糊涂么？”

姚天造心神一震，道：“老化子不敢。”

桑姥姥威态稍敛地道：“那你为何不回答老身？”

姚天造皱皱眉头道：“姥姥请说明好么？”

桑姥姥道：“担任本教护法之职，你意下如何？”

姚天造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起因，也想起了桑姥姥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可也不由得皱起双眉。

桑姥姥接着怒道：“怎么不答话，不愿意么？”

姚天造眼珠儿一转，突然哈哈一声大笑，道：“姥姥，你这是礼聘，还是威胁？”

桑姥姥白眉一轩，道：“随你怎么想都可以。”

姚天造大笑道：“这怎能由我老化子想呢，你应该明白表示你的意思才是！”

桑姥姥想了想道：“是聘请怎样？”

姚天造道：“礼聘，老化子可以考虑考虑。”

桑姥姥道：“威胁便怎样？”

姚天造沉声道：“老化子没有考虑的余地，立刻拒绝！”

话，似乎已经说僵了。桑姥姥生性有如烈火，碰上这个向来宁折不弯脾气的“幻影神丐”姚天造，虽还说不上是旗鼓相当的一对，但，可也差离不远了。

如此，这二人又怎得不把话说僵？

话说僵了的结果怎样？不用说，彼此互不相让，自然势非翻脸不可！

这两个人如真的翻了脸动上手，在双方功力悉敌，不相上下的形势下，不但是一场惊心动魄，险恶非常的激战，而且也决非是三五百招内能分出胜负停手的。

水俊浩在旁不禁皱起了眉头，此事于情于理，固然是曲在桑姥姥，但，水俊浩自幼在“女王城”中生长大，可深知桑姥姥的刚强脾性，此刻如斥责她的不对，非仅绝对无法抑止住她的脾气，不能收效，反而更会激怒她烈火般的性情！

突然，“天煞”东方毅轻咳一声开了口，朝桑姥姥拱拱手道：“姥姥，可容我与老化子说几句话？”

很明显地，东方毅也是因为眼看二人话不投机，唯恐闹成僵局破脸动手，不好解劝收拾。

但是，以桑姥姥那刚强如烈火般的脾性，此时此刻，又岂是容得他人插口说话的。

她双目一瞪，才待摇头要说：“不行！你有话等一会再说好了。”

然而，她话未出口，“女王城主”夏玉梅姑娘恰好适时传音解劝地说道：“姥姥，浩哥哥在皱着眉头不高兴呢，您就忍着点儿，让东方护法和他说几句话，借机息事吧！”

桑姥姥目光瞥视了水俊浩一眼，只得朝东方毅点了点头，道：“好吧，也许老身说话太难听了些，老化子听来不顺耳感觉不舒服，就由你和他谈谈吧。”

东方毅笑了笑，转向姚天造笑说道：“姚老哥，你既然在此地现身，你那化子窝，大概也就在这附近不远吧？”

姚天造双目一瞪，道：“东方老儿，你是想摸老化子的底么？”

东方毅道：“兄弟不敢，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姚天造道：“既然不敢，那你问化子窝是想打什么主意？”东方毅正容道：“姚老哥，兄弟请问，我们老兄弟有多少年未曾见面了？”

姚天造想了想，道：“算起来该有三十年多了吧。”

东方毅笑笑道：“不错，是三十年有余了，老兄弟们阔别这么多年，今天有幸重逢见面，你说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聊聊，畅叙别后？”

姚天造点点头道：“老化子不否认，老兄弟们重逢再见，彼此聊聊畅叙别后，确是应该，不过……”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却决不是在这种情形下，这这时候。”

东方毅问道：“你认为应该在什么情形下，什么时候才适合呢？”

姚天造道：“换一个环境，只有我们老兄弟俩的时候。”

东方毅突然大笑道：“老化子，兄弟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呢！”

姚天造翻了翻眼睛，道：“东方老儿，你是想到老化子那狭窄的化子窝去安安静静地叙叙阔别么？”

东方毅点头笑道：“老化子，你总算是想通了兄弟的意思了。”

姚天造问道：“只有我们老兄弟俩么？”

东方毅笑道：“这么多人都去，你那化子窝挤得下么？”

姚天造微一沉吟，道：“不过，我老化子可要先作声明。”

东方毅道：“什么声明？”

姚天造道：“你老儿可别想在我老化子面前玩花样，多嘴饶舌当说客，否则就休怪我老化子翻脸把你撵出去！”

东方毅大笑道：“老化子你可真是越老越辣了。”语声一顿又起，道：“兄弟答应你决不多嘴饶舌就是，如此，你总该放心了吧！”

姚天造忽然哈哈一声大笑，笑落，突地轻声一叹，道：“其实，也并不是老化子不识抬举，只是已经遁隐荒山这多年了，实在不愿再出江湖沾惹那些动辄兵刃相见，流血的恩怨事非了！”

水俊浩突然接口说道：“对适才桑姥姥之言，姚长老请不必介怀，在下等还有他事，就此告辞。”

东方毅向水俊浩躬身道：“属下拟请令主赐允属下留此一日，俾得和老友畅叙阔别，小作盘桓。”

水俊浩颌首道：“东方护法请勿客气，只管留此和姚长老叙叙，盘桓两天好了。”

东方毅恭敬地道：“多谢令主赐准。”

水俊浩朝姚天造拱了拱手，正待挥手率同众人掠身离去。

姚天造突然说道：“少侠请暂留侠驾。”

水俊浩道：“姚长老有何赐教？”

姚天造轻咳一声，道：“不敢当，老化子想请少侠赐告那‘追魂恶判’符敖通的行踪居处？”

水俊浩笑问道：“姚长老要想找他继续印证较量一场么？”

姚天造双目翻了翻，道：“符敖通已经告诉了少侠么？”

水俊浩点点头道：“他要是不告诉在下，在下怎会知道。”

姚天造道：“他怎么说的？”

水俊浩道：“七次都是秋色平分。”

东方毅听得奇怪地插口问道：“姚兄，你与符兄是怎么回事？”

姚天造忽然轻叹了口气，道：“老化子当年为了一口气，和符老儿动手印证较量，一共印证了七次，结果始终是胜负不分，谁也奈何不了谁。”

东方毅诧异地道：“这种事，兄弟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姚天造笑了笑道：“这是老化子和符老儿的秘密，而且每次的印证也都隐秘非常，是以武林中一直无人知晓此事。”语锋一变，转向水俊浩问道：“他可是向少侠打听老化子的行踪了？”

水俊浩颌首道：“他要在下如果获悉姚长老的居处时，便通知他。”

姚天造双睛寒电暴射地道：“何须劳动少侠侠驾通知他，就烦请少侠告知他的居处，让老化子自去会他好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尚请姚长老多多原谅。”

姚天造皱眉问道：“少侠不肯赐告么？”

水俊浩道：“在下认为还是暂不告诉姚长老为宜。”

姚天造瞪目道：“为什么？”

水俊浩道：“姚长老日后自知。”

姚天造道：“少侠可是想通知他老化子我隐居在这附近，要他来此找老化子么？”

水俊浩摇头道：“也不。”

姚天造不由眉锋深皱地道：“那么少侠的意思是？……”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你们两位心中彼此不服，都想继续再作印证较量，此事在下定必安排一个时机，使你们二位得偿心愿，但，却不是现在。”语声一顿，微一拱手道：“在下就此告辞。”

声落，朝众人微一挥手，身形疾掠而起，电掣划空，飞驰而去。

“女王城主”等众人，连忙纷纷腾身飞掠相随，晃眼之间，便全都投入那深沉的夜色茫茫中，消失不见。

姚天造忽然仰首吁声一叹，道：“看来他心中定是很不高兴呢！”

东方毅微微一笑道：“姚兄，你这种想法，兄弟可要提出抗议了。”

姚天造侧顾东方毅，目光深注，道：“老弟，老化子的想法谬误了么？”

东方毅微一点头，问道：“姚兄，兄弟请问你心底对他的看法如何？”

姚天造微一沉吟，道：“身怀奇学，功力罕绝，堪称为当今武林绝顶高手！”

东方毅道：“姚兄，兄弟请问的是他的人品气质方面？”

姚天造缓缓说道：“气质高华，隐然有不怒而慑人之威！”语声微顿了顿，又道：“不过，这只是外表，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内在心地、气度、胸襟如何？则就不得而知，老化子就不敢妄加置评了。”

东方毅正容说道：“他外貌虽然冷傲，但却先具侠骨义胆，有以天下武林安危为己任的万丈豪情，胸襟气度宏阔超人，实为武林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位盖代俊彦，奇才！”声调一落又起，道：“是以，兄弟认为他决不会得为了这种小事，而对姚兄心中有所不愉的！”姚天造注目道：“老弟，你这番话，绝对没有丝毫吹嘘夸大么？”

东方毅摇头道：“绝对没有。”

姚天造道：“老化子可有些不相信呢？”

东方毅道：“姚兄，你可是因为兄弟是他的属下之故？”姚天造颌首道：“老化子不想否认心中确有这等想法。”

东方毅话锋一转，问道：“姚兄，你认为兄弟的为人如何？”

姚天造笑道：“老弟，你虽然名列当年的武林十大凶人，但是，老化子却深知你实在是位侠骨豪情，肝胆相照的血性之人，除了对人出手过嫌凶狠毒辣之外，事实上既非凶人，也更非是恶人呢！”

东方毅大笑道：“如此，兄弟多谢姚兄的谬赞了！”语声一顿又起，道：“兄弟现在还要再提几位老朋友，请问姚兄对他们的看法？”

姚天造注目问道：“是那几位老朋友？”

东方毅道：“‘地煞’常世洲，‘铁剑神龙’申无畏大侠和那公孙飘萍大侠他们三位。”

姚天造又一沉吟，道：“常世洲为人行事忽善忽恶，全凭一己之喜怒而为之，有点不分是非，乃是个无可厚非，介于正邪之间之人！”语声微顿，接着道：“至于那‘铁剑神龙’申无畏和‘病书生’公孙飘萍他们二位，乃是武林众所人知，极负盛誉的大侠，何用多言置评。”

东方毅点头一笑，道：“姚兄可知他们现在何处？”

姚天造目闪异采地道：“老弟知道？”

东方毅再次点头一笑，道：“他们三位现在都隶属‘正义教’下，常世洲和申无畏二位分任‘铜、铁’旗主，公孙飘萍职司四十八名‘正义使者’之‘统领’。”

姚天造双目奇光电闪，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老弟，老化子明白了。”

东方毅大笑道：“姚兄，你真明白了么？”

姚天造点头道：“老化子相信老弟所言，可能果是没有夸大吹嘘了！”

东方毅笑道：“姚兄，你这话还有毛病，还有修正的必要呢！”

姚天造微微一怔！问道：“老弟，还有什么毛病要修正的？”

东方毅道：“兄弟说的全是衷腑之言；是以，你那‘可能’两字应该删除才是！”

姚天造大笑道：“老弟，你倒很会挑字眼，拣骨头嘛！”语声一顿，倏地双眉微皱地道：“可是，他既然没有不高兴，那又为什么不肯把那符老儿的居处告诉老化子呢？”

东方毅微微一笑道：“姚兄，你没有想想他临走的那几句话么？”

姚天造目中异采一闪，道：“老弟，你可是认为他另有用心？”

东方毅点点头道：“兄弟正是认为如此。”

姚天造皱眉道：“但是，他有什么用心呢？”

东方毅想了想，道：“这个，兄弟就无法猜料得到了，不过……”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兄弟敢于断言，此中定有重大原因，而且绝对是一番好意！”

姚天造眼珠儿一阵翻转，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算了，兄弟，反正到时候总会明白，我们现在不谈它了，走，到我那化子窝去聊去！”

话落，身形当先腾起，和东方毅电掣而去。

日正当中，“吉祥居”外，三十六名蓝衫佩剑少年，已备安了四十七骑健马在肃然伫候。

施佳佳一袭青衫，头戴儒生巾，腰悬长剑，左边是常婷婷，右边是慕容仪芳两位姑娘，三人并肩走出了“吉祥居”店门。

随着三位姑娘身后走出的，是“随驾五侍卫”、“大将军”蓝守礼，“都总督”黄应昌，“铁算秀才”吴千里。

各人自蓝衫少年手中接过马缰，飘峰上马，三十六名蓝衫少年也立即各自腾身跃上马背。

施佳佳回首警视了众人一眼，右手一抖马缰，和常婷婷慕容仪芳三骑并辔，率先向西出镇奔去。

×××

日影微偏时分，施佳佳等一行四十七骑，已到达约定地点。

那果然是一块空地，不过，这块地并不算大，方圆只有两百丈左右大小，而且看形势，还是处恶地！

西、南两面是一片浓密阴森的树林，北面，虽然不是树林，却是一片状若鞍辔起伏的土丘高地。说得明白一点，三面都是危险地域，只有他们一路行来的方向，是一条较为平坦，没有障碍的道路。

这种地方，如果在一位统率大军，深通兵略的将帅眼里，则将是一处形势险恶，足以埋葬千军万马的绝地！

的确，如是两军对阵，若利用上这块地方，在两面树林内和土丘高地后面，暗设大军埋伏，诱使敌军深入，然后再以一支军垄断敌军退路，并用一支精锐军队由后冲杀，伏军更适时出而迎头痛击之！

如此，在四面被围击，心慌意乱的情形下，敌军纵有千军万马，亦势必无法逃得被一一歼灭的厄运！

自然，这是说的两军对阵问题，武林人物对这种兵家眼中视为形势险恶的地区、绝地，并无什么多大的顾忌，也不会放在心上。是以，施佳佳眼见如此地形，她只略微皱了一皱眉头，并未稍现犹豫，仍然神色从容地率领着众人，纵马直朝空地当中驰去。

空地当中，红巾蒙面人岸然岳立，身后并肩排立着四个黑红蒙脸的黑袍人，两旁肃立着八名黄衫少年。

施佳佳等人在五丈开外勒马停住，飘身下了马背，缓步行近红巾蒙面人对面两丈左右站定身形，朝红巾蒙面人微一拱手，朗声说道：“水某来迟一步，有劳阁下久等了。”

红巾蒙面人哈哈一笑，道：“少侠毋须客套。”语声一顿，冷冷地道：“少侠的人都带来了么？”

施佳佳秀眉微扬，道：“阁下此问不嫌多余么？”

红巾蒙面人淡淡地道：“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而已。”一声冷笑，接着又道：“少侠此来是准备群战么？”

施佳佳冷冷地道：“你阁下以为呢？”

红巾蒙面人道：“如非准备群战，何必带着这么多人来赴约！”

施佳佳淡然一笑道：“阁下，你带的人也不少呀！”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比起你带来的，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施佳佳道：“阁下，你这句话是指他们的武功而言？还是指人数而言？”

红巾蒙面人干咳一声，道：“当然是指人数而言的了！”

施佳佳冷笑了笑道：“阁下，如是指人数而言，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才对。”

红巾蒙面人心神不由微微一震！嘿嘿一笑道：“少侠，你这话我不懂，也令我糊涂！”

施佳佳淡淡地道：“阁下，你是真不懂，真糊涂么？”

红巾蒙面人道：“我并未说谎。”

施佳佳道：“事实上阁下说的是道地的谎话。”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你不相信，我无可奈何。”

施佳佳冷冷地道：“我很想相信你，可是，事实上你却使我不能相信你！阁下，你明白了么？”

红巾蒙面人摇摇头道：“我不明白。”

他是真的不明白么？其实，他心里不但非常的明白，而且非常的震凛呢！

施佳佳秀脸陡现寒霜地道：“阁下，我请问，你真的只带了眼前这么几个人么？”

红巾蒙面人身形不禁微微一震！但，仍然强自镇定地嘿嘿一笑，道：“事实上清清楚楚，你何必还要明知故问！”

他虽是仍然强自镇定，脸上却已经变了色，可惜，那方蒙面红巾替他掩盖了脸色神情的变化，施佳佳未能看到而已。

不过，施佳佳智慧过人，她虽然未见到他脸色神情的变化，却已猜想到了他是在“强自镇定”。

施佳佳倏然一声冷笑，道：“阁下，眼前的虽是清清楚楚，但，那些暗里的，可就太不清楚了呢！”

红巾蒙面人心头不禁陡起剧烈震颤，凛骇至极，但是，他仍在强作镇定地哈哈一声大笑道：“什么明里的暗里的，让你这么一说，你清楚，我可一点也不清楚，也就越发的糊涂了！”

施佳佳冷笑道：“阁下，你还不承认么？”

红巾蒙面人摇头道：“少侠，我被你越说越糊涂了，你究竟想要我承认什么呢？”

施佳佳双目陡如两道冷电激射地，逼视着红巾蒙面人，道：“阁下，我问你，你那些隐身暗里的属下，是由你自动招呼他们出来，还是要我派人去逼他们出来？”

这话，说得非常明白了，红巾蒙面人应该无法再不承认了。

然而，红巾蒙面人仍然没有承认，狡诈的嘿嘿一声阴笑，道：“少侠，你既然认定如此，不相信我，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只管派人动手逼出他们来好了！”

施佳佳一声冷笑道：“阁下，你以为我不能么？”

红巾蒙面人大笑道：“话是你说的，能与不能，那也该是你的事情，可与我无关！”

施佳佳双眉陡扬，一声冷哼，倏地朗声说道：“大将军，都总督，五位侍卫听令！”

蓝守礼、黄应昌和五“侍卫”应声大步走出，躬身说道：“臣属恭候主上谕令。”

施佳佳目视“随驾侍卫”黄伟光、黄瑞仁二人沉声说道：“你二位率领六名‘使者’前往西边树林前，严密监视树林内隐身之人，如有现身出林行动，立即予以拦截格杀！”

黄伟光黄瑞仁二人躬身应命立时率领着六名“使者”大步奔向西面树林外，面对树林凝神戒备肃立。

施佳佳目光又转向蓝贞祥，黄意能，黄意良三“侍卫”说道：“你们三位也率领六名‘使者’，方向是南面的树林，任务和他们相同。”

三位“侍卫”一齐躬身应命，也立即率领六名“使者”奔向南面树林外，面对树林蓄势凝神戒备挺立。

施佳佳忽地目视红巾蒙面人潇洒地一笑，道：“阁下，现在只剩下北面那片土丘高地了，你想我会怎么对付那一面？”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我已经说过了，那是你的事情，怎样对付都与我无关！”

施佳佳一声冷笑，双目倏射威凌地沉声说道：“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请各率六名‘使者’，扑往北面那片土丘高地背后……”语声一顿，施展“蚁语传音”接道：“二位请特别小心注意，那片土丘高地背后，如无人踪时，请留神地面形迹可疑之处，敌人狡诈鬼诡非常，可能掘有地洞土坑，藏身其中，外覆浮草之类的东西，以为掩蔽眼目之物。”

蓝守礼和黄应昌一齐点首躬身应道：“臣属敬遵令谕。”

声落，立即率领着十二名“使者”，身形飞掠，扑向北面那片土丘高地而去。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声阴笑，道：“少侠，你果然高明得令人佩服，不过，我可要奉劝你还是赶快把扑向北面那片土丘高地的人召回来的好！”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可是因为那片高地的背后，根本就没有人，对么？”

红巾蒙面人点头道：“不错，那面根本就没有人。”

施佳佳道：“只怕不是没有人，而是见不到人吧！”

红巾蒙面人道：“这难道还有什么两样不成？”

施佳佳道：“自然是有分别的了。”

红巾蒙面人摇头道：“我认为没有，不过……”语锋微顿，嘿嘿一笑，接道：“少侠定要认为是，那我就不愿徒事饶舌了。”

施佳佳淡笑了笑，道：“阁下，那片高地后面虽然见不到一个人影，但是，他们此去却是很危险！是不是？”

红巾蒙面人心神猛震！旋又嘿嘿一笑道：“少侠，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命他们去送死呢？你的心肠未免也太残酷了！”

真厉害，这句话不但诬善为恶，杀人不见血，而不落形迹地挑拨了人心。

施佳佳双眉陡扬，倏忽淡笑地道：“好口才！好犀利的词锋！”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阁下这种擅于利用机会，闻风兴雨，挑拨离间人心的心计

机智，实在高明，令人佩服得感叹丛生，自愧弗如！”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彼此，彼此，少侠你也不差呀！”语声微顿，咳了一声，又道：“其实，我说的是事实，既未闻风兴雨，也未挑拨什么，少侠硬要指鹿为马，那我就只好缄口不言了。”

高明，也是好辩才，这几句话，不但为他自己作了辩护，反说施佳佳是“指鹿为马”，而且每一句话都很有份量，都说在骨节眼儿上，似乎极有道理。

施佳佳听得心里也不由得十分叹服，此人的词锋，心智，实在高明至极！同时，施佳佳突然有了个发现。这发现，虽然只是偶生于她的意念电闪之间，但却引起了她心底浓重的怀疑。

她怀疑这红巾蒙面人，不是半月前的那一个，那一个的心智，词锋虽也不差，但比起眼前的这一个来，似乎逊色了些。因此，她直觉地认为，眼前的这个红巾蒙面人不是那一个，而是换了个人。……

她虽然有了这个发现，不过，她并没有试想揭穿他，或者发问。事实上，她也无从揭穿他，这种无凭无据的问题，问了也等于零，红巾蒙面人只要回说：“我就是我，半月前订约的是我，今天赴约仍然是我。”

施佳佳又能拿他怎样？又能凭什么说不是他？

是凭怀疑？还是凭直觉？……

施佳佳是个聪明人，她当然不会得作不智之间。

因此，她把这份怀疑隐忍在心底，口中倏发一声朗笑，道：“阁下，何必说得那么好听呢，他们去送死，岂不正合你的心愿，也正中你的心意么？”

红巾蒙面人一摇头道：“不然，我和他们无怨无仇，他们死了于我何益？怎谓合我心愿，中我心意？少侠，你要不是聪明过度，便该是有意含血喷人了。”

施佳佳冷冷道：“阁下，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明白，又何必徒事狡赖呢！”

红巾蒙面人忽然大笑道：“我是非常明白，上天予人且有好生之德，何况是我这个生具仁心慈肠的人，实在很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活生生的去送死！”语声微顿，忽地轻声一叹，道：“可惜，我无法阻止他们。”

好话，实在够动听，心地也实在够仁厚的！

施佳佳双眉一扬，道：“阁下，听你的这口气，看来倒颇像是个心地善良，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好心肠之人嘛！”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少侠，你这才知道么？事实上，我由来就是这样心肠慈悲的人。”

施佳佳突然一声冷笑，道：“阁下，你少再卖弄口舌了。”语声一顿又起，道：“你那鬼诡心机，用来对付别人或者能有效，可惜，你碰到了我，你的狡计心机可是完全白费了！”

红巾蒙面人阴声一笑，话锋忽转，道：“少侠，你我似乎该谈正题了吧！”

施佳佳一声冷哼，道：“你说吧。”

红巾蒙面人阴笑笑道：“少侠，我先请问，你今天此来的用意？”

施佳佳道：“这还用得问，当然是赴约了。”

红巾蒙面人道：“如此，你也准备履约和我一搏胜负了？”

施佳佳道：“不然，我还来赴什么约！”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那你何不立刻直接和我动手一搏，而节外生的什么枝？”

施佳佳道：“你认为我确是节外生枝吗？”

红巾蒙面人道：“你一到，便即疑心妄言，指说我树林内埋伏有人手，派人分别监视，又派人扑往高地土丘背后侦察，这不是节外生枝，是什么？”

施佳佳微微一晒，道：“阁下，我这究竟是不是疑心妄言，节外生枝，你自己心里明白。”

红巾蒙面人才待开口，施佳佳飞快地接着又道：“我的人已经登上了土丘，事实如何？片刻可见分晓，阁下，且请拭目以待吧！”

红巾蒙面人侧首望了望，嘿嘿一声阴笑，道：“好吧，那我就等着看看他们有何发现吧！”

“大将军”蓝守礼和“都总督”黄应昌分东西两头，中间相距五丈左右，各率六名蓝衫少年，扑登上了那片起伏的土丘高地，目光略一掠扫之后，二人的脸上立时全都泛现出一抹会心的笑容。

果然不出施佳佳所料，土丘背后，除了一片高仅及膝的杂草外，根本不见人踪。这时，十二名蓝衫少年，已全都得到蓝黄二人的传音指示，分开散立在二人的左右两边，双目精光如电地在附近草地上搜视着。

蓦地，一名蓝衫少年似乎有所发现地，俯身自地上捡起一块拳大的石头，抖手向两丈开外之处的草地上掷去。

“扑通！”奇事突然发生了，草地上现出了一个大洞，石头掉了进去，接着是草泥齐飞，那个洞变得更大了。

洞中掠起了三条人影，跃落地面，哈哈一声大笑，震声道：“兄弟们，出来吧，送死的人来了。”

随着他的话声，四面八方出现了十多个地洞，纷纷纵出三人或者两人，总数不下三十人之多。

蓝大将军目光掠地，扫视了这些自地洞中现身出来的众人一眼，除了七八个面目陌生的外，其余大多是蓝黄两氏族中的子弟。于是，蓝大将军目注其中两名约五旬上下的老者，问道：“二位老侄，此处是你们两个为首负责么？”

敢情这两名老者乃是蓝大将军的子侄辈，二人一名蓝秉中，一名蓝秉仁。

蓝秉中蓝秉仁此刻和蓝大将军虽然处在敌对的立场，但是，仍然不失礼仪地同时躬身一礼道：“小侄见过叔父。”

不待蓝大将军还礼说话，立又转向黄都总督一齐行礼道：“小侄见过黄叔父。”

黄都总督摆手哈哈一笑，道：“二位贤侄请少礼。”语声微微一顿，目光如炬地注目问道：“二位贤侄现在打算怎样？”蓝秉中微微一笑，道：“两位叔父可否请听小侄一言。”

蓝大将军道：“秉中，你想说什么话，你说吧。”

蓝秉中微一躬身，道：“多谢叔父。”语声一顿又起，道：“小侄拟奉劝两位叔父作识时务之俊杰，莫再执迷不悟，而蹈杀身之祸！”

蓝大将军双眉一轩，道：“秉中，这可是‘参机先生’的意思？”

蓝秉中摇头道：“不是。”

蓝大将军威态稍敛，道：“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了？”

蓝秉中道：“这正是小侄自己的意思，也是完全为了两位叔父的好。”

黄都总督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秉中贤侄，你这‘识时务之俊杰’的意思，是要我们投诚，降顺‘参机先生’那一边，是不是？”

蓝秉中接口道：“这倒并不一定要这样。”

黄都总督道：“不一定要这样，那是要怎样呢？”蓝秉仁道：“只要离开那姓水的，不和蓝丞相一起和我们为敌就行了。”

蓝秉中接口道：“两位叔父如果接纳小侄的劝告，请立刻离开此地，自觅秘地隐居，三月之后，请托人传信给小侄，小侄当将两位婶母和小弟妹们护送交还二位叔父，并负责保证他们毫发无损！”

蓝大将军目光深注，道：“秉中贤侄，你这话可是真的？”

蓝秉中正容道：“小侄句句语出衷诚。”

蓝大将军道：“但是，叔父怎能相信你呢？”

蓝秉中眉头微皱了皱，道：“叔父如是想向小侄要证明，小侄除了以顶上人头作为保证外，别的就无法可想了。”

蓝大将军目中异采一闪，道：“贤侄，我问你，这种事你能做主么？”

蓝秉中摇摇头道：“小侄自然不能，不过……”语声倏地顿住，闭口不言。

蓝大将军忽然一笑，接口道：“不过‘参机先生’曾有过交待，是不是？”

蓝秉中点点头道：“正是如此。”

蓝大将军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贤侄，如此便不能算是你自己意思了！”

蓝秉中脸孔微微一红，道：“叔父，此事‘参机先生’虽然有过交待，但是……”

蓝大将军突然接口道：“秉中贤侄，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你也不必枉费口舌多说了。”

蓝秉仁道：“叔父，你应该多考虑考虑，为婶母和小弟妹她们的生命安全作想！”

这句话，含有令人心胆慄栗的力量！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二人全都不由身躯倏起轻颤，脸上霍然变色！

但，蓝大将军旋即一咬牙，双睛暴睁，神色威态吓人地沉喝道：“秉仁，你这是威胁老夫么？”

蓝秉仁心神一颤！道：“小侄不敢，小侄说的全是实情！”

蓝大将军威态稍敛，冷哼了一声，正容沉声说道：“秉仁！你听清楚了，蓝黄两氏祖训中，只有‘忠义’，为忠为义，抛头颅，洒热血，皆在所不惜，枉论妻子儿女！”语声微微一顿，咬牙说道：“古语有云：‘生死有命’，该死的活不了，不该死的，自有神灵护祐，你婶母和小弟妹们，只要命不该死，迟早定能与我相见！”

蓝秉中忽然嘿嘿一声冷笑，道：“如此，叔父是决定有心置婶母和小弟妹她们的生死于不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了！”

蓝大将军冷哼一声，道：“不错，当我和蓝丞相等众人，一得到家小全都被囚禁的消息后，就已经如此决定了！”语声一顿，道：“秉中秉仁，你们两个现在是束手就缚听候主上的发落，还是放手一战！”

蓝秉中陡地朗声一笑，道：“叔父，在未动手之前，小侄仍然礼称你一声叔父，可是，一动上手，刀剑无眼，就不会再认得你是叔父了。”语声一顿又起，道：“趁着现在未动手之前，小侄要请问叔父一声，叔父对于今日之战，有几分获胜的把握？”

黄都总督目中异采一闪，接口问道：“秉中贤侄，你以为呢？”

蓝秉中嘿嘿一笑道：“小侄认为二位叔父连三分胜望都没有！”

黄都总督道：“可是就凭两位贤侄所率领的这些人？”

蓝秉中道：“除此而外，还另有更厉害的埋伏。”

黄都总督听得眉间暗暗一皱，问道：“何种更厉害的埋伏？”

蓝秉中道：“二十名强弓硬弩手！”

黄都总督，蓝大将军和十二名蓝衫少年听得全都不禁心惊色变！

这倒实在是桩颇为棘手的问题呢！虽然，二十张强弓硬弩齐发，并不见得就能奈何得了他们十四个人，但，对这种称得上霸道的东西，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蓝秉仁接着说道：“以眼前的人数而言，小侄等共是二十九人，恰好是二对一还多一人，以此，小侄等已可说是稳操胜券。”声调微顿即起，又道：“纵是小侄万一无不胜，只要二十张强弓硬弩突然齐发，那时，只怕……”

“只怕”如何？却未接说下去，嘿嘿一笑而止。

蓝大将军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秉仁，你以为二十张强弓硬弩，就能奈何得了我们么？”

蓝秉仁淡然一笑，道：“自然，凭二位叔父的武功身手，区区二十张强弓硬弩，或者还不能奈何得了二位叔父，但，因而掣手碍脚，却总是难免的，不过……”

目光一扫十二名蓝衫少年，阴声一笑，又道：“对于他们十二位，可就难说得得了！”

其所谓“难说得得了”的意思是什么？在场之人谁都不是傻子，自是全都听得懂，明白其言下之意！

这十二名蓝衫少年的领队，正是四位领队中最杰出的一位——牟正平。

蓝秉仁话声甫落，牟正平立时剑眉双轩，突然朗朗一笑，道：“阁下，你想我们十二个会怎样难说得得了？”

蓝秉仁嘿嘿一笑道：“阁下不明白么？”

牟正平沉声道：“废话少说，答我所问。”

蓝秉中接口道：“阁下已是死在眼前，还敢发火么！”

牟正平忽然淡淡一笑道：“阁下认定我们十二人必死么？”

蓝秉仁道：“二十张强弓硬弩齐射之时，你们势必难逃乱箭身亡的厄运！”

牟正平朗声大笑道：“阁下，我倒很想试试这二十张强弓硬弩齐射的威力，你何不现在就命他们现身出来让我一试呢！”

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二人听得心中全都不由暗自点头，忖道：“这娃儿的确不简单，心智果有常人难及之能，难怪主人会对他另眼盯看，特别青睐！……”

牟正平用的是激将计，他想在未动手之前，先把埋伏在暗中的二十名弓箭手激出来，免得动手时，提心吊胆，心神旁骛有所顾忌！

但是，蓝秉仁却不上他的当，嘿嘿一声诡笑道：“你年纪虽轻，胆识豪勇倒是值得钦佩，不过……”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要想见识是可以，但却不是现在，现在，你必须先放手一战，只要胜得了我们，自必让你见识一试！”

牟正平星目异采一闪，道：“阁下，所谓放手一战，是你我单独一战，还是你们要以多欺少，以二对一的一战胜负？”

蓝秉中接口道：“你想呢？”

牟正平轻声一晒，道：“我想的只怕你们没有胆量答应！”

好，一计未成，他又在用二计了。

蓝秉中双眉陡地一挑，道：“小子！你敢轻视老夫么？”

牟正平淡淡笑道：“阁下，你如是想要脸面的话，就请点个头。”

这句话，好似一柄锋利的剑刃，刺扎进蓝秉中的心窝里，挣了挣，脸上的肌肉猛地抽搐了一下。

终于，似乎忍受不住这句话的刺激，双目突睁，精芒电射地逼视着牟正平，猛然一点头，沉声道：“好！小子，算你口齿厉害，我答应你了，你说吧！”

蓝秉仁心中不禁有点着急地忙道：“秉中哥，你……”

蓝秉中摆手截口道：“仁弟，你忍心眼看愚兄被人轻视，颜面扫尽么！”

蓝秉仁张了张口，但却是欲言又止的忍了下去。

牟正平的俊脸上陡地掠过一丝笑意，旋又正容朗声说道：“阁下，这样才不愧为须眉男子汉，昂藏七尺躯，值得人……”

蓝秉中冷然截口道：“多谢夸奖，还是说你要说的吧！”

牟正平朗声一笑，注目说道：“阁下，你可敢和我单独一战高下？”

蓝秉中双眉一挑，道：“你有把握胜得了我？”

牟正平道：“阁下，我不愿说狂话，只有五分胜望！”

蓝秉中道：“胜者可有什么彩头没有？”

牟正平道：“我随便，阁下，由你的高兴如何？”

蓝秉中微微一思考，道：“我很爱惜你的胆识豪气，如果你落败了，便束手就缚，归顺我手下怎样？”

牟正平双眉挑轩，点首一笑道：“可以，但是，阁下你呢？”

蓝秉中大笑道：“为求公平合理，我若是落败，便听由你处置，如何？”

这是两不占便宜的彩头，也是公平合理的赌注。

不过，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一般事情的表面，也是客观的，实际上呢？在双方当事人的心底，此刻都有着一个同样的想法：“你上了我的当了！”

但是，究竟是谁上了谁的当呢？……

如以年龄论武功火候的话，蓝秉中的年纪比牟正平大了一倍有半，无可否认的，蓝秉中已占了优势，此战，牟正平将是败多胜少。

因此，蓝秉中心里有这种想法，可说是完全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换作任何人站在蓝秉中的立场，也会有这种想法的！

可是，牟正平呢？他心里有这种想法，似乎是不应该的，因为，最低限度，蓝大将军、黄都总督和他队下的十一名蓝衫少年的心目中，都直觉地认为他毫无必胜的把握——除非他使用那由“雷霆剑法”中蜕变出来的三招威力无匹的奇绝剑式。

但是，水俊浩在传授这三招剑式时，曾一再严命告诫，非到生死关头，遇上十恶不赦而又武功高绝，实在无法与敌的强仇大敌时，绝对不准轻用，否则，定予严惩，决不宽恕！

也因此之故，当牟正平突向蓝秉中提出单独一战胜负之时，蓝大将军等众人全都不禁大为意外地暗皱了眉头。

但因牟正平话已出口，要想阻止已是无及，不过，牟正平却是另有成竹在胸，他虽然曾说过，只有五分胜数，其实，那是他的谦虚之言，他心底至少却有着八分胜算！

× × ×

蓝秉中话声一落，牟正平立刻朗然一声豪笑道：“好，我们就此一言为定！”语声一顿，倏地转向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二人躬身说道：“大将军、都总督，请恕正平擅专放肆。”蓝大将军眉头微微一皱，道：“牟老弟，你！……”

牟正平肃容接道：“蓝大将军请放心。”话落，神态从容潇洒地举步走向蓝秉中，相距八尺，停步立定身形，目注蓝秉中朗声说道：“阁下，先请传令让你的人后退丈外。”

蓝秉中自认此战必胜，一笑颌首，毫不犹豫地侧顾蓝秉仁说道：“仁弟，你带着他们退后去。”

势已至此，蓝秉仁只好一点头，轻声道：“秉中哥，你小心点。”说着，便带着一众手下往后退开。

牟正平朗声道：“阁下，请亮剑。”话声中探手腰下，“当”地撤出了长剑。

蓝秉中右臂反探，也自撤出肩后长剑，抱剑当胸一拱，道：“请发招！”

牟正平也不客气，口中道了声：“有僭。”

接着双眉微挑，目闪寒芒，振腕抖剑，涌现五朵剑花，缓缓直朝蓝秉中胸前五大要穴刺去！

蓝秉中心头不禁暗暗一凛！喝道：“好剑法！”手中长剑疾起，势如怒龙卷空，封开牟正平的长剑，挥剑还攻！刹那间，顿见剑影横空，寒虹如涛飞掠，剑气森森，冷芒如电……

蓝秉中和牟正平两柄长剑，已展开了一场龙争虎斗的激战！他二人剑势展开，互相抢攻，各争先机，全是以快攻快，双方招式都是一发即收，不待招式用老，便已变招换式。转眼工夫，二人已互攻了十多招。

蓦地——牟正平朗然一声大喝道：“撤手！”

手中长剑奇招突出，剑尖快如电闪地点中了蓝秉中的右腕脉门。蓝秉中只觉得腕脉微一麻疼，手中长剑便再也把持不住，五指一松，顿时应声脱手跌落地上。

牟正平一招制胜，立时飘身后退，收剑归鞘，抱拳一拱道：“蓝兄，承让了。”

蓝秉中脸孔不由微微一红，但，当他目光一瞥右手腕脉只伤了一点浮皮时，心中不禁大起激动！显然地，这是牟正平剑下留情，手底，甚有分寸，否则，他这一只右手，非得从此报废不可！

一个使剑的人，若然右手报废断去，从今而后再不能使剑，试想，其心头将会是个什么样的滋味？这又是何等残酷的事？其心底的那份难受也就不用了，必然是生不如死矣！因此，蓝秉中对牟正平这种剑下留情之德，心底不禁油然大生感激！

牟正平那句“承让了”话声甫落，他立刻哈哈一声大笑，道：“少侠剑术高强，蓝秉中内心佩服万分！”语声一顿，倏然目光深注，道：“少侠可否回答蓝秉中一问？”

牟正平谦逊地道：“不敢当蓝兄承赞，但不知蓝兄下询何事？”

蓝秉中神色肃然地道：“请少侠赐告适才所使的剑招来历？”

牟正平正容道：“招名‘破云摘星’，至于此招的来历，尚请蓝兄原谅，在下也并不知道。”

蓝秉中因败于这一剑招之下，不知其招式名称而相询，这，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应该询问的。否则，他岂不败得太以糊涂了。

但是，由于他这一问，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二人的眼中，立时都射出了奇光。

而那十一名蓝衫少年的星眸中，即同时现出了一片迷惑诧异之色，他们心底都不禁在暗自付想：“破云摘星”，这是什么剑法里的一招？……

他们共四十八人，自幼同受“铁剑神龙”申无畏，“病书生”公孙飘萍二人的调教传授，所学武功剑术莫不相同。

可是——如今，牟正平施展的这一招“破云摘星”，他们不但未曾学过，毫无所知，连名称也从未闻听说过。难道是“铁剑神龙”藏了私，偏心，另有几招绝学单独地传授了牟正平？

这，似乎不可能！他们都非常清楚“铁剑神龙”申无畏的性情为人，决不是那种“藏私”、“偏心”的人！

虽然，“铁剑神龙”申无畏和“病书生”公孙飘萍二人，乃是奉命调教传授他们的武功剑术，不是他二人的衣钵传人，但，事实上，他们四十八人都是他二人的弟子，他二人也都深爱他们，而倾囊传授了他们。

但是……牟正平施展的这一招“破云摘星”，他们全都不会，这是事实！这该如何解释呢？牟正平又是从何处学得的呢？……

这边，十一名蓝衫少年心念电闪思忖，满脸迷惑不解现溢于星眸之中。

那边，蓝秉中却又开了口，问道：“少侠可否赐告传自何人么？”

此问，正是众人心中急欲知道的，也是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想问，而未问出口的。

牟正平神情肃然道：“主上。”

他这句“主上”指的是谁？蓝秉中心中自然明白。

蓝大将军突然哈哈一声大笑道：“秉中，主上胸罗渊博，天资颖悟超人，这招‘破云摘星’既是传自主上，当然会化腐朽为神奇，较我们默守成规地施展出来更具玄妙威力的了！”

这时，十一名蓝衫少年心底迷惑始才顿解，暗道：“哦！原来牟大哥是获得了令主的恩宠呵！这就怪不得了……”

而牟正平心中此刻也才恍然明白，这招“破云摘星”剑招，敢情乃是蓝黄两氏家臣剑法中的招式，只是经过令主去芜存精，化腐朽为神奇而已。

水俊浩这次一共传授了他四招剑式，这招“破云摘星”既是蓝黄两氏家臣剑法中的剑式，不用说，那其余三招，必然也是的了。

因此，他心中不禁暗道了声：“惭愧！侥幸！”

的确，他是应该“惭愧”，也是应该“侥幸”的！

他若然早知这招“破云摘星”，是蓝黄两氏家臣所精擅的剑式的话，他便不敢施展它以求胜了！因为，在他心目中一定会认为，这非但不啻是“班门弄斧”而且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胜望的。如果他不施展水俊浩最近秘授他的这招剑式，若想凭“铁剑神龙”申无畏所授的“风云剑法”，纵不落败，也决难获胜。

当然，他并不知道水俊浩秘授他的这四式剑招，虽都是蓝黄两氏家臣所精擅的剑式，但经水俊浩去芜存精之后，威力玄妙已然完全大不相同，在蓝黄两氏家臣中，除了左右两位丞相，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等有数的几人外，可说是已经无人能够化解接得下来了，根据事理而言，他只是因为“不知”，乃才得轻易地胜了蓝秉中，所以，他胜来实在是很有侥幸的。

黄都总督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秉中，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没有？”

蓝秉中废然轻声一叹，道：“小侄无话可说了，既已落败，自当听凭这位少侠的处置！”

蓝秉仁听得脸色微微一变，忍不住叫道：“秉中哥！你……”

蓝秉中倏然截口道：“仁弟，你我也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说过的话，岂有食言反悔的！”

蓝秉仁脸孔一红，张了张口，却是欲言又止的忍了下去。

黄都总督大笑道：“秉中贤侄，这样才不愧是蓝黄两氏的子弟！”语声一顿，目光倏地转注牟正平问道：“老弟，你的意思如何处置他？”

牟正平含笑反问道：“都总督的意思呢？”

黄都总督微一沉吟，道：“胜负赌约，乃老弟和他所订，如何处置，自是以老弟的意思为主。”

牟正平正容谦逊地道：“正平不敢，正平悉凭总督吩咐。”

黄都总督目光转向蓝大将军问道：“蓝兄，你的意思怎样？”

蓝大将军摇摇头道：“我没有意见，不过……”语声微微一顿，双目寒芒忽闪，正容说道：“蓝氏族中出此背祖违训，无忠无义之人，按规应处死，以正家法，可惜赌约是牟老弟赢得，权在牟老弟，我未便做主！”

黄都总督道：“如是权在蓝兄，蓝兄便要依家法规戒，处之于死么？”

蓝大将军毅然点头道：“不错，牟老弟若肯答应交给我处置，我定必亲手处死他！”

黄都总督点头轻声一叹，道：“蓝黄两氏族中出了这等不忠不义，背祖违训的子弟，实使祖宗九泉之下，也均感蒙羞，按家规，确应处死，但是……”语声微顿了顿，注目问道：“蓝兄可还记得主上的谕旨交待么？”

蓝大将军道：“昌弟可是说那‘叛臣除首脑者外，余从皆宽恩赦恕之’的谕旨么？”

黄都总督颌首道：“正是这两句谕旨交待。”

蓝大将军道：“那是主上对我们蓝黄两家的仁慈恩泽，不愿使我们为此事而伤怀难过，乃才有此谕旨交待。”语声微微一顿，沉声接道：“但，蓝丞相曾对愚兄表示过，凡属我蓝氏族中，只要是叛祖背训之子弟，纵恕其死罪，亦必点其残穴，废其一身功力，使其永远无法再生叛心异志！”话落，倏地目闪寒电，转向牟正平道：“老弟，你意下如何？可否将这处置权交给老朽？”

那蓝秉中耳闻蓝大将军这番话，脸色不禁变成一片苍煞，白如死灰，浑身冷汗淋漓，心胆皆颤！

牟正平如果答应将这处置权交给蓝大将军，蓝秉中的命运便惨了，纵然不死，也必被点残穴，废去一身功力！点残穴，废功力，乃是练武之人最悲惨最恐惧的事，那可真是生不如死，反不如死了的来得干脆、痛快！

因此，蓝秉中的心里，此刻唯一的希望，只望牟正平摇头，千万不要答应蓝大将军之请，将处置权交给蓝大将军。

除此之外，牟正平愿意怎样处置他，他都甘心接受，决无异言。

他两只眼睛睁得像两只圆球，一瞬不瞬地直视着牟正平，脸部的肌肉在痉挛的抽搐着，手心里在淌着冷汗……

结果，仍如愿了。牟正平摇了摇头，随着牟正平的摇头，他心底放落了一声大石。但，身上的内衣，却已被这一阵子紧张的冷汗所湿透！

牟正平摇了摇头，剑眉微皱地沉吟道：“大将军，正平本应听从大将军

的吩咐，只是……”

蓝大将军接口道：“老弟，别那么吞吞吐吐的，请直说你的意思好了。”

牟正平朗声道：“请大将军多多原谅。”

蓝大将军眉头微皱了皱，道：“老弟不肯答应么？”牟正平肃容道：“正平不能应命。”

蓝大将军双眉微轩道：“那么老弟意欲如何处置他？”牟正平道：“正平不拟处置他。”

蓝大将军双目陡闪异采地道：“老弟可是想放过他？”牟正平摇头道：“不！”

黄都总督接口问道：“老弟，你的意思是？……”

牟正平目光警视了蓝秉中一眼，道：“正平拟请主上亲自处置。”

黄都总督道：“老弟，这种小事情何必麻烦主上。”

牟正平摇头道：“都总督，正平却不以为这是小事呢。”

黄都总督眉头微皱地道：“老弟，你可曾想到主上现在……”

言未尽意，倏忽顿声住口，双目却灼灼地注视着牟正平。

牟正平自然明白他这“现在”以下的意思，微微一笑，道：“正平知道，也早想过了。”

蓝大将军道：“老弟，你可是让他随你去往谒主上？”

牟正平点点头道：“正平之意正是如此。”

黄都总督道：“老弟，此事可能吗？”

牟正平剑眉一轩，道：“为什么不可能？”

黄都总督目光冷冷地警视了蓝秉中一眼，道：“他会跟随你去吗？”

牟正平朗声一笑道：“蓝兄他也是一条昂藏男子汉，他既答应听凭正平处置，可见必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死尚且不怕，何况其他？正平要他随同往谒主上，又不是去赴死，相信他绝不会得摇头不愿的！”语声微顿，倏地目注蓝秉中问道：“蓝兄，你说是么？”

这番话，实在够厉害，够令人无法摇头回说得出一个“不”字的。俗语有云：“蝼蚁尚且贪生”，枉论是“万物之灵”——具有极高灵智的人，岂有真不怕死的？

那所谓“将生死置之度外”，其实只是一种慷慨激昂的高调，也是荒谬的违心之论，骗人的鬼话而已！

只是，人性最大的弱点，乃是好高，好强，受不得激，只要这“弱点”被击中，受了激，那才会不顾一切地赴汤蹈火，勇往直前，将生死置之度外，将生命与死亡之神作孤注一掷之搏！

但，那是真正的“不怕死”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当然，那些为挽救国家民族兴亡的忠贞之士，因与武林草莽个人的仇怨不同，情形不同，那就另当别论了。

蓝秉中心里本就早有了“豁出去”的打算，何况牟正平的这番话，又正击中了人性那好强好高，最大的弱点呢！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双盾陡挑，而且是豪气凛然地猛一点头，朗声说道：“少侠说的不错，蓝秉中话已出口，既已答应听从少侠的处置，便早将这‘生死’二字置于度外了，别说是随同往谒主上，就是立刻去赴死，蓝秉中若是稍皱一下眉头，也就不算得是须眉男子汉，昂藏七尺躯了！”

语气豪放，令人听来肃然动容。

牟正平剑眉挑轩，哈哈一声朗笑道：“蓝兄，你这等干云豪气，言出如山的丈夫气，实令兄弟衷心钦服无已！”语声微顿，目注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道：“大将军、都总督，你们二位现在该相信正平之言了吧！”

蓝大将军却哈哈一笑道：“老弟识人料事，果有过人之能，难怪主上独对老弟特别恩宠，老朽佩服你了！”

牟正平神色不骄谦逊地道：“大将军如此谬赞，正平实感汗颜不敢当之至！”语落，倏又转向蓝秉中正容说道：“蓝兄，小弟谨向蓝兄保证，蓝兄随同小弟往谒主上，决不会得损伤蓝兄一丝毫发，否则，蓝兄可唯小弟是问！”

蓝秉中哈哈一笑道：“少侠，你这份盛情心意，蓝秉中心领了！”

牟正平笑了笑，忽地目注立在一边的蓝秉仁问道：“蓝兄，你是准备一战呢，还是怎样？”

蓝秉仁目光瞥视了蓝秉中一眼，微作沉吟，然后一点头道：“蓝某自是要率手下与你们一战！”

蓝秉中突然接口道：“仁弟，你可否听从愚兄一言。”

蓝秉仁道：“秉中哥请讲。”

蓝秉中道：“愚兄以为此战可以免了。”

蓝秉仁眉头微微一皱，道：“可是，小弟将如何复命交待！”

蓝秉中笑道：“这很简单，你把一切问题过失，都推在愚兄身上好了。”

蓝秉仁摇头道：“那怎么行！”

蓝秉中道：“为什么不行，反正愚兄已经……”

蓝秉仁含笑截口道：“秉中哥，小弟明白你的意思，并非小弟不愿听你的话，而是在于推不推得掉的问题！”

蓝秉中道：“怎么会推不掉？”

蓝秉仁微微一笑，道：“这么多双眼睛，这么多张口，秉中哥，你想小弟能封得住他们不说话么？”

这话是理，也是实情。

试想，这么多张嘴，他如何能不让他们说话？办得到吗？自然，这也并非绝对办不到的事。但，办得到的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杀以灭口”！

可是，能那样做吗？除了那尚未现身的二十名弓箭手外，眼前就有二十七人之多，他蓝秉仁能杀得了这多人吗？何况这二十七人中，有好多个是他的嫡亲子侄，同房兄弟，他杀得下手，狠得下心么？……

蓝秉中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张“口”的问题，蓝秉仁一说，他想到了，因此，他不禁暗中一叹，默言无语。

牟正平忽然目注蓝秉中说道：“蓝兄，既然免不了一战，小弟为了不使蓝兄有参战的能力，拟先点上蓝兄的双肩穴道，蓝兄以为然否？”

他言语之间不但极是客气，而且含着征询同意之意，令人听来心中纵有不愿，也无不舒服的反感！从而可见，一个人的言语态度，说话的技巧，都是十分重要的。

蓝秉中闻言，当然不好摇头说“不”，只得微一点头，道：“蓝某悉由少侠之意。”

牟正平微微一笑，道：“如此，就要委曲蓝兄一时了。”

话落，倏地飘身欺近，闪电出指点了蓝秉中左右两肩“肩井”穴道。

蓝大将军陡地说道：“牟老弟，蓝黄两氏的子弟交给你们十二位了！”话落，已和黄都总督腾身跃起，闪电般地扑向了八名黑衣汉子。

牟正平见状，立时明白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的心意，他二人是不忍心辣手残杀自己的子侄们。于是，他立刻转对他所率领的十一名“使者”沉声低喝道：“各位贤弟，记住令主的仁心，尽力避免残杀！”

声落，腾身电掠，扑向了蓝秉仁，他好大的胆，掠身疾扑，竟连腰间的佩剑都未撤出！

于是——一场群打群斗，看来似是乱糟糟的激战场面开始了！于是——呼喝、怒叱、惊吼、惨嚎之声交杂四起，此起彼落，不停地震荡在空间！

剑气弥漫，寒虹飞绕盘空，映日生辉刺目，耀人眼花缭乱！……

但是，这情况，没有多久，半盏茶的时辰不到，便终止了，一切归为了寂然！

地上，躺着四对尸首，那是不属于蓝黄两氏家臣子弟的八个黑衣汉子，他们全都是毙命在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二人掌下的！

蓝黄两氏的子弟，虽然没有一人死亡，但，也大都身负轻重不一的伤势，被点制了穴道。十一名“使者”剑下固是十分留了情，却仍不免有断腕残腿的。

蓝秉仁倒在血泊中，左臂齐肩被斩断了。显然，牟正平一定是因为徒手无法制胜，最后也用了剑！

二十名弓箭手虽然适时现了身，一个个手持强弓硬弩，拉满了弦，待势发射，但，却被蓝秉中喝阻了。

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目睹那些断腕残腿的子侄们，二人心头不禁均感大为不忍地黯然一叹。因此，蓝大将军轻摇了摇头，转对牟正平道：“老弟，这里的后事交给你处理了，老朽等要先向主上复命去了。”

牟正平点头躬身说道：“正平遵命。”

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双双腾身掠起，扑上土丘高地，向施佳佳站立之处奔去。

空地当中，施佳佳和红巾蒙面人仍然相对峙立着。红巾蒙面人一见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二人现身，立时一声轻笑道：“少侠，你派出去的人回来了，但是，只回来了两个。”

施佳佳目光略一凝视，点点头道：“是的，另十二人必然随后即到。”

红巾蒙面人阴笑地道：“你以为那十二人还有活命么？”

施佳佳道：“我以为没有活命的将是你埋伏的那些人！”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才待开口。

施佳佳却朝他摇摇手，接着又道：“阁下，现在徒逞口舌之争无用，他们二人来了，不信，你问问他们两个。”

话落，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二人已双双来到，同时躬身说道：“果不出

主上所料，埋伏全都隐身地上土坑内，外覆掩蔽浮土草皮，臣等幸不辱命，十二位‘使者’现在处理善后中，随后即到。”

施佳佳微一摆手，目注红巾蒙面人笑道：“阁下，你都听清楚了吧！”

红巾蒙面人闻听蓝大将军之言，脸上早已骇然变色，只是因有红巾遮掩着，别人无从看到而已。

他虽已脸上骇然变色，他虽明知蓝大将军所言绝对不假，但却仍然强作镇定，强硬地摇头道：“我不信！”

施佳佳淡然一笑，道：“阁下，你分明已是色厉内荏，何必还要再作嘴硬，犹言不信！”

红巾蒙面人厉声道：“不信就是不信，任凭你如何诈言也是无用！”施佳佳冷漠地道：“阁下，你一定要徒作嘴硬不信，我也无可奈何，再不想和你多说了！”语声一顿又起，凝声接道：“现在我可要开始对付树林里你的那些手下了，我再让你考虑一下，是你下令他们现身出来，还是由我逼使他们出来？由你一言以决！”

红巾蒙面人冷冷道：“我不信你有办法能够逼出他们来！”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如此，你是存心要试试我有没有这个办法能耐了！”

红巾蒙面人冷哼一声道：“你有什么办法能耐尽管使吧。”

施佳佳双目陡射寒电威凌地沉声朗声应道：“西、南两方树林前的使者听命！”

西、南两方的十二名“使者”同时朗声应道：“属下静聆令主谕令。”

施佳佳语声铿锵地说道：“立刻准备好你们身藏的‘保命丸’，候令发放！”

西、南两方十二名“使者”朗应了一声，各自探手怀内取出一粒约有鸟蛋大小的黑色圆球，握在左掌心中，待令而发。

红巾蒙面人目见之下，心神不禁凛然大震！他纵然再镇定，再沉着，黑色圆球入目，也不禁有点再也沉不住气地身躯倏起剧颤，脱口惊呼出声：“神火雷！”

施佳佳冷然点头道：“阁下，你的眼光不错，他们手上所持的正是那威力重大，霸道绝伦，称绝于武林的‘神火雷’！”

红巾蒙面人心头凛骇至极地道：“你要用‘神火雷’投入树林内？”

施佳佳道：“不如此，怎能逼使贵手下现身出来！”

红巾蒙面人忽然嘿嘿一笑，道：“你不觉得太可惜么？”

施佳佳道：“你是指‘神火雷’？”

红巾蒙面人道：“据说这‘神火雷’虽然威力极强，霸道绝伦，但，制造却非常困难，当年那‘病书生’公孙飘萍对此物珍逾性命，非遇生死危急关头，决舍不得轻用一粒，故武林中人对此物又起了个‘保命丸’的名字，而今你一下子竟要使用掉十二粒，这岂不是太以浪费，太可惜了么？”

施佳佳淡然一笑道：“但，那是公孙飘萍，现在站在你阁下面前的是我，我和公孙飘萍不同，所以，虽然一下子使用十二粒，在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浪费可惜之感，阁下，我这意思你明白了么？”

红巾蒙面人阴声一笑道：“不过，你这不同，却也引起我的怀疑！”

施佳佳冷冷道：“你怀疑他们手里所持的‘神火雷’是不是货真价实之物，对么？”

红巾蒙面人道：“我以为是实在有须待证实的必要！”语声一顿，又道：“同时我更怀疑，公孙飘萍已失踪江湖多年，无人知其下落，据猜料，可能已经物故了，纵是他仍旧活着，又怎舍得把他珍逾性命的‘保命丸’送给你们，而且数量竟是如此之多。”

施佳佳笑道：“你可猜想得到我这些属下身边，共携有多少‘神火雷’么？”

红巾蒙面人摇头道：“我猜想不到，但是如果真是假货，这数量就可能不在少数了！”

施佳佳道：“我保证个个货真价实，丝毫不假，这总数量说出来，定会令你大吃一惊呢！”

红巾蒙面人心神一震，道：“有多少？”

施佳佳道：“我属下的‘正义使者’共有四十八人，他们每人身边都带有三粒，这总数是多少，阁下，你自己算吧！”

红巾蒙面人忽地扬声哈哈大笑道：“你这谎话未免高明得太过份了，可惜，我不是三岁孩童！”

施佳佳道：“你不相信么？”

红巾蒙面人道：“我本来是疑信参半，如今你这太过高明的谎话，使我失去了‘信’的那一半，成为整个的‘不信’了！”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阁下，你可知道他们四十八人都是谁的弟子？”

红巾蒙面人道：“难道是公孙飘萍的弟子？”

施佳佳点头道：“阁下，你说对了，他们都是公孙飘萍的半个弟子！”

红巾蒙面人惊奇地道：“为何只是半个？”

施佳佳道：“他们都是公孙飘萍和‘铁剑神龙’申无畏大侠合作调教出来的弟子！”

红巾蒙面人怔了怔，旋又嘿嘿一笑，道：“任你怎么说，我仍是不信！”

施佳佳一声笑道：“阁下，你定要先见识一下么？”

红巾蒙面人道：“只要确是真货，我立刻下令两方树林内埋伏的手下，全部现身出来，省掉你十一颗‘神火雷’！”

这时，恰巧牟正平等十二名“使者”，带着蓝秉中飞掠而到。

施佳佳立即问道：“牟使者，善后处理情形如何？”

牟正平躬身答道：“死者就地埋葬，伤者敷药止血，并点了他们的穴道，一个时辰之后，自解。”

施佳佳点了点头，目光一瞥蓝秉中，又问道：“此人是谁？”不待牟正平答话，蓝秉中立即抢前一步，倒身伏地，道：“罪臣蓝秉中拜谒主上。”

施佳佳双目陡射威凌，脸容沉肃地冷声道：“蓝秉中，你知罪么？”

蓝秉中心神一震！伏地俯首道：“罪臣背祖违训，大逆不道，实该万死，甘愿领罪，伏维主上制裁！”

施佳佳道：“你知悔悟了么？”

蓝秉中道：“罪臣一时愚昧无知，今已悔悟了。”

施佳佳脸露笑意地颌首道：“人贵能知错，知错而能悔改，更属难得。”语声微微一顿，肃容说道：“你既已知错而有悔悟之心，那么你就先起来，罪罚之事暂且从缓，留待日后再说吧！”

蓝秉中一听这语气，虽未明说即此饶恕不罚，但已知是绝对无碍了，一时不禁感激得热泪盈眶，颤声道：“罪臣叩谢主上宏恩。”

说着竟额角触他的叩了个响头，这才长身站起。

蓦地——牟正平陡然一声大喝，剑虹电闪飞出，“叮”的一声激响，一道蓝芒被击飞五丈外，落入草地中。

好快速！好利落惊人的一剑！那蓝芒落下的草丛中，立刻冒起了一缕青烟。

好厉害！好霸道的淬毒暗器！只看得施佳佳、蓝大将军等众人心神全都不禁悚然一颤，脸上变了色！

牟正平手横长剑，双眉挑煞地怒目瞪视着红巾蒙面人，敢情这枚被他以长剑击飞，霸道绝伦的淬毒暗器，乃是出自红巾蒙面人之手。

蓝秉中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可能是蓝秉中命不该死吧，若非牟正平恰巧站立得和他相距不远，而又眼明手快，出剑神速无伦的话，那枚中人必死的绝毒蓝芒，必已击中蓝秉中的背心“灵台”大穴，魂断顷间了。

蓝秉中虽幸得死里逃生，但却也不禁吓白了脸！

他略微定了定神，这才拱手朝牟正平深深一拱，感激地说道：“大德不言谢，兄弟，这份救命大恩，蓝秉中已铭志于衷心了！”

牟正平连忙欠身还礼道：“此乃小弟所当为之事，蓝兄快请不要如此说话多礼。”

蓝秉中未再多言，倏地转身红巾蒙面人，双目暴瞪直欲喷火般，神色怕人地沉声厉喝道：“恶贼！你好狠毒的心肠！”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声冷笑，道：“蓝秉中，你竟敢变节投敌，似你这种不忠不义，朝秦暮楚之人，实是死有余辜，焉能怪得老夫心肠狠毒！”

骂得好，他如非不是蓝黄两氏子弟的话，那该是连他自己也骂进去了。

蓝秉中口齿微张，才待反唇回骂。

施佳佳忽地一摆手，沉声道：“蓝秉中，你且退后！”

蓝秉中自是不敢遣命，只得将已涌到喉头的反唇回骂之言，硬行忍住咽了下去，垂首躬身道：“罪臣遵命。”

施佳佳星目寒光陡射，逼视着红巾蒙面人道：“阁下，你这几句话骂得很对，也是实情，蓝秉中他不忠不义，叛门变节，确是死有余辜，也实在怪不得你阁下心肠狠毒，不过……”语声微微一顿，忽地轻声笑了笑，道：“阁下，你可否答我一问？”

红巾蒙面人道：“你想知道什么？”

施佳佳道：“我想知道你，阁下，明白么？”

红巾蒙面人一怔，摇头道：“我不明白你想知道我什么？也更不明白我又有什么值得你想知道的？”

施佳佳淡淡一笑道：“蓝秉中他不忠不义，该骂该死，可是，你阁下呢？你们全是一丘之貉，我想知道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不是也该死该骂？”

红巾蒙面人忽地扬声哈哈一笑，道：“你这话实在问得可笑，也愚不可及！”

施佳佳道：“请解释这既可笑又愚不可及的道理？”

红巾蒙面人冷冷地道：“这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我和他根本就不一样。”

施佳佳道：“怎么不一样？”

红巾蒙面人道：“不一样就是不同，你明白么？”

施佳佳道：“再请解释这‘不同’的道理？”

红巾蒙面人道：“你还不明白？”

施佳佳道：“要是明白也就不会请你解释多费唇舌了！”

红巾蒙面人忽然轻声一叹，道：“我实在高估了你了。”

施佳佳道：“哪知我竟出乎你阁下意外，笨得很，是么？”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我衷心替你惋惜，你实在枉负了你这张聪明漂亮的脸蛋儿，这真应了句俗语：‘聪明脸孔笨肚肠’了！”

施佳佳道：“阁下，你既有惋惜之心，而我又实在是真笨，那你何不成全我，干脆解释清楚，让我明白呢！”

红巾蒙面人诡笑地道：“我向来是个铁石心肠，不喜欢成全人，不明白，你就慢慢地细细地推敲着想吧，总会有明白的一天的，你说是不是？”

施佳佳忽然轻声一笑，道：“如此，你阁下是一定不肯解释明白了？”

红巾蒙面人道：“废话应该可以停止了。”

施佳佳点头道：“对，玩笑应该适可而止。”语声一顿，目光逼注，接道：“阁下，你以为我真如你想像的那么笨么？”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你不笨，那岂不更好么？”

施佳佳一声冷笑道：“阁下，我不但明白你这个‘不同’的意思，而且还早知道了你的另一个‘不同’呢！”

这句“另一个不同”，来得很奇突，有如奇峰之突起。

红巾蒙面人不禁傻了眼，微呆了呆，道：“你这句‘另一个不同’，使我有如遇上了一团迷雾般的糊涂。”

施佳佳笑道：“怎么？阁下也糊涂了？”

红巾蒙面人道：“请问这另一个‘不同’？”

施佳佳道：“你不明白么？”

红巾蒙面人道：“请解释。”

施佳佳忽然朗声大笑道：“阁下，看起来你实在才真是个大笨牛呢。”

红巾蒙面人明白了，不过，他明白的不是那“另一个不同”，而是明白上了当，挨了骂了！挨了骂，心中自是不甘，立时双目一瞪。

但是，施佳佳却抢先开了口，淡淡道：“阁下，别动辄瞪眼发火，放有修养一点，你骂我，我骂你，这该是天经地义的，如今已经扯直拉平了，咱们两不欠，现在也该谈谈正经的了，是不是？”

这一来，红巾蒙面人虽有满肚子的气，直想发火，但被施佳佳这几句话轻描淡写的一扣，有气也发不出来了。至此，他是完完全全的清醒了，水俊浩（当然，他并不知道眼前的水俊浩乃是假的）实在是个心智高绝，极其难斗之人，无可奈何，瞪了瞪眼睛，道：“那就请先解释你的‘另一个不同’吧！”

施佳佳一摇头道：“不！阁下，我却要先谈谈你的那句‘不同’。”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我那句‘不同’也有一谈的必要么？”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没有必要，你想我会浪费时间唇舌么？”

红巾蒙面人道：“我却不以为然，我想，那是你自作聪明过甚，也太过敏感！”

施佳佳淡淡道：“是么？”语声一顿，倏然目光深注，肃色道：“阁下，你根本就不是蓝黄两氏家族中人，对么？”

红巾蒙面人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是又怎样，不是便如何？”

施佳佳道：“请回答我是与不是？”

红巾蒙面人眼珠儿一转，道：“你以为呢？”

施佳佳道：“如此，你是承认了。”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就算是吧。”

施佳佳道：“那么我请问阁下，你是谁？”

红巾蒙面人阴笑了笑，道：“我们面对面的唇枪舌战了这半天，敢情你连我是谁都还不知道，水俊浩，你实在太高明得令人要大笑了！”

好话，“高明”这实在是句赞美的词藻，但是，高明得令人要大笑，可就变了质，不好也不美了。

施佳佳粉脸不禁微微一红，但旋即双眉倏扬，冷冷地道：“阁下，你脸蒙红布，见不得人，我又怎能知道你是谁呢？”

这倒好，一句讥讽，结果却招来了一句：“见不得人”不带脏字眼儿的讥骂，真是自讨苦吃。

红巾蒙面人被骂得气在心中，怒在肚子里，除了想办法找机会，回骂一句出气外，却又不便发作，只好自认倒霉，嘿嘿一笑，道：“水俊浩，你以为我是谁呢？”

施佳佳道：“阁下，我要知道你是谁，何必还问你。”红巾蒙面人道：“你何不试猜猜呢？”

施佳佳道：“我不想费那些脑筋！”

红巾蒙面人阴笑道：“如果我随便告诉你一个名字，你相信么？”

施佳佳道：“阁下，你纵然随便告诉我一样东西，说那就是你，我也可能会相信的。”

人，岂能比作“东西”，这不是又挨了骂了么！

红巾蒙面人双睛不由猛又一瞪，可是，施佳佳却又向他摇摇手，抢先一步地开了口，道：“阁下，别老是瞪眼，我只不过是作个比喻，难道你还会真把你自已说作是一样东西么！”

不瞪眼还好，一瞪眼，却引来了一番解释，而这解释，糟得很，竟是逾释逾黑，好像他真成了一样东西。

这一来，红巾蒙面人可有点不敢再瞪眼了，心中暗暗一叹，道：“水俊浩，你一定要想知道我是谁，告诉你也无不可，不过，你会很失望的。”

施佳佳道：“为什么？”

红巾蒙面人道：“知道不如不知道。”

施佳佳道：“这意思是说你是个名不见经传之人？”

红巾蒙面人点点头道：“江湖中从无人听说过我的姓名。”

“哦！”施佳佳轻哦了一声，道：“请教贵姓大名？”

红巾蒙面人咳了一声道：“我复姓宇文，单名秀。”

果然，这是个人未闻听说过的姓名。

施佳佳眉头微皱了皱，道：“请问阁下的师承？”

宇文秀嘿嘿一笑道：“对不起，这我就无可奉告了。”

施佳佳想了想，道：“阁下可否除下你的蒙面巾来，让我瞻仰一下你的庐山真面？”

宇文秀道：“可以是可以，不过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施佳佳道：“什么时候才算到时候？”

宇文秀诡笑地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施佳佳目中星采一闪，话锋倏转，道：“阁下，你认为我能猜出你的师承来历不？”

宇文秀摇摇头道：“水俊浩，你纵然胸罗渊博，武林见闻极广，我仍认为你不可能。”

施佳佳笑了笑，道：“那我倒要试试看了。”

宇文秀脸露异色地道：“你是要试猜？”施佳佳摇头道：“不是猜，是看。”

宇文秀一怔，道：“你要看什么？”

施佳佳未答理他，却目视牟正平道：“牟使者，去草地中将那淬毒暗器取来。”

牟正平躬身应命，才待腾身掠起。

宇文秀却适时发话阻止道：“别去取了，我告诉你们便是。”

牟正平闻言，目视施佳佳，施佳佳点了点头，牟正平这才没有去取。

宇文秀嘿嘿一笑，接着说道：“那是根‘五步追魂化血针’！”

光听这名称，就可想而知有多厉害！有多毒！

蓝大将军等人，虽然都不知道这“五步追魂化血针”是什么来历，但，闻名之下，脸色却已全都不禁勃然一变！

施佳佳脸色霍然一变之后，但却哈哈大笑他说出了惊人之语：“阁下，我明白你是谁了。”

宇文秀心神猛然一震，但，他旋即想到了：“这可能是句作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心神一震之后，立即扬声哈哈一笑，道：“水俊浩，这次你将是白费心机了！”

施佳佳星目异采一闪，道：“你以为我是在用心机使诈么？”

宇文秀道：“我不相信你不是。”

施佳佳道：“阁下，你完全想错了。”

宇文秀大笑道：“水俊浩，我有没有想错了，我自己知道，你也应该比我更明白。”

施佳佳倏然目光逼注，正容地道：“阁下，你真的叫做宇文秀么？”

宇文秀沉声道：“姓名受之于父母，岂可随便更改！”

听他的语气，再注目他的眼神，似乎不假，他可能确实真叫宇文秀。

施佳佳目光凝注，微一沉吟，目中倏然闪过一丝异采，道：“阁下，也许你真叫宇文秀，不过……”语锋微微一顿，试探地道：“你应该是武林大有名望的人物！”

宇文秀大笑道：“水俊浩，你在说笑话么？”

施佳佳道：“阁下，你不敢承认么？”

宇文秀道：“你想要我承认什么呢？”

施佳佳冷漠地道：“你在武林中的另一个身份！”

宇文秀心头不禁骇然一震！但，他毕竟是个心机深沉，老奸巨滑之人，旋忽之间，立即扬声哈哈大笑道：“你这句话，实在令我既惊骇又糊涂！”

施佳佳淡淡道：“阁下，你惊骇是真，糊涂却是假。”

宇文秀嘿嘿一声冷笑道：“我真不懂，你凭什么硬指我在武林中另有身份？”

施佳佳道：“就凭你使用的那枚‘五步追魂化血针’，阁下，你懂了吧！”

宇文秀道：“你可是见过有人使用这种‘化血针’？”

施佳佳道：“我虽然并未见过有人使用此针，但却知道它的来历！”

宇文秀心神微微一震！道：“你知道此针的来历？”

施佳佳颌首道：“你相信不？”

宇文秀眼珠一转道：“这相信不相信似乎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

施佳佳接口道：“怎可凭此便硬指你在武林中另有一个身份，是不是？”

宇文秀嘿了一声，点点头道：“不错，你这种指说未免太不合道理了。”

施佳佳淡笑笑道：“阁下，你应该想到，我既然知晓此针的来历，自然也就知晓与此针并称奇绝武林的另一种独门武功，而那种武功，数年前曾在武林中出现过一次，但，那人并不叫宇文秀，而是……”话锋倏地一顿，目光霍然投注，道：“你明白了么？阁下。”

宇文秀心中凛骇极了，但，仍强作镇定地阴声一笑，道：“你认为那人就是我，是么？”

施佳佳道：“你既身怀‘五步追魂化血针’，自必也会那种独门武功了，你想，那人如果不是你，那该会是谁？”

宇文秀哈哈大笑道：“你完全想错了，那人决不是我！”

施佳佳道：“你还不承认么？”

宇文秀道：“不是就不是，我如何承认。”

施佳佳道：“那么我请问阁下，那人是谁？”

宇文秀摇头道：“不知道。”

施佳佳道：“我不信你会不知道。”

宇文秀阴阴一笑道：“我说的是实话，你不信，我无可奈何。”

施佳佳冷然道：“阁下，你既不承认又不肯说出是谁，那我就只好把你认做那人了。”

宇文秀道：“你一定要把冯京当马凉，也就只好由你了。”

施佳佳目光微微一转，道：“其实你究竟是谁，我根本不必要如此问你，眼前就有人能告诉我，揭开你真正的身份，阁下，你知道么？”

宇文秀道：“你可是指的蓝秉中？”

施佳佳颌首道：“不错，正是他。”

宇文秀道：“你以为他能告诉你什么吗？”

施佳佳道：“我相信他会实话实说的。”

宇文秀点点头道：“不错，他知道的，是会实话实说的。”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但是，他要是不知道呢？”

施佳佳道：“你是说他也不知你在武林中的另一身份？”

宇文秀嘿嘿一笑道：“你问他岂不比问我强么？”

施佳佳目光转向蓝秉中，缓缓道：“关于他，你知道多少便说多少好了。”

蓝秉中恭敬躬身答道：“是，罪臣只知道他是‘帝君’驾下的三位‘殿主’之一，其他便就毫无所知了。”

施佳佳星目异采一闪，道：“帝君是谁？”

蓝秉中道：“不知道。”

施佳佳道：“号做什么帝君？”

蓝秉中摇摇头道：“目前除了三位‘殿主’外，还别无一人知道。”

施佳佳眉头微皱了皱，道：“你见过帝君么？”

蓝秉中道：“见过，只是没有见到面貌。”

施佳佳道：“他也蒙着脸？”

蓝秉中道：“戴着一张金色面具。”

施佳佳道：“他身材如何？穿的是什么款式的衣服？”

蓝秉中道：“身材颀长，穿着一件银光闪闪的长袍，胸前背后都绣有一条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龙。”

施佳佳又道：“你知道另外两位‘殿主’是谁么？”

蓝秉中道：“只知一位姓荆，一位姓袁，名号不知。”

施佳佳道：“他们可都在谷中？”

蓝秉中摇头道：“不在。”

施佳佳道：“参机先生呢？”

蓝秉中道：“早就出谷他往了。”

施佳佳道：“参机先生在帝君驾下是个什么身份？”

蓝秉中摇摇头道：“这就不大清楚了，不过，身份地位之高，似乎尤在三位‘殿主’之上。”

宇文秀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水俊浩，你问完了没有？”

施佳佳转目投注道：“阁下，蓝秉中虽然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

宇文秀接道：“你已经认定我就是你心中所猜料的那人，是么？”

施佳佳颌首道：“不错，只是目前我还不想揭穿而已。”

宇文秀嘿嘿一笑，道：“如此，那就等到你想揭穿我的时候再说好了。”语声微顿，话题忽转，道：“现在请说你那句‘另一个不同’吧！”

施佳佳冷漠地一笑，道：“阁下，你敢说那天在谷内和我相约今日来此一战之人，确实是你么？”

宇文秀目光直视着施佳佳，道：“你认为不是我？”施佳佳道：“当然不是。”

宇文秀阴笑地道：“那么我请问，那是谁？”

施佳佳忽地转望着蓝秉中问道：“你知道么？”蓝秉中躬身答道：“当时罪臣因未在场，这就不敢乱说了。”

施佳佳点点头，转向宇文秀一声冷笑道：“阁下，你和那人的身材，声音，虽然都极相像得使人难以分辨，但是，唯有两样却无法瞒得过我！”

宇文秀注目问道：“哪两样？”

施佳佳道：“词锋，心智。”

宇文秀道：“哪高哪低？”

施佳佳星目异采倏闪，道：“阁下，你承认了？”宇文秀嘿嘿一笑，摇摇头道：“我并未承认。”施佳佳道：“阁下，你已经问出‘哪高哪低’的话，再想否认已嫌迟了。”

宇文秀陡地哈哈大笑，道：“你实在太敏感了，我只不过随便问问而已。”

“是么？”施佳佳淡漠地道：“阁下，你既是不肯承认那也就算了。”语声一顿，倏地转向牟正平说道：“牟使者，准备一粒‘神火雷’，投向北方五丈以外空地上，让这位宇文殿主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之物！”

牟正平躬身应道：“属下遵命。”

探手怀内取出一粒‘神火雷’，扬腕便待向那空地无人之处投掷出去。

宇文秀突地扬声阻止道：“慢着。”

施佳佳忙朝牟正平一摆手，道：“牟使者且稍待。”

目注宇文秀问道：“阁下有话说么？”

宇文秀嘿嘿一笑，点头道：“不错。”话锋微顿，目光扫视了牟正平等二十四蓝衫少年一眼，道：“他们每人身上都有三粒‘神火雷’，对不？”

施佳佳星目一转，道：“你可是想由你指定一人来投掷出一粒，以试真假，是不？”

宇文秀嘿嘿一笑道：“既然都是真货，我想你大概不会反对吧！”

施佳佳冷笑了笑，向牟正平一挥手道：“牟使者，他既然要自己指定，你就收起你的那一粒吧。”话锋微顿了顿，冷然道：“阁下，你请随意指定吧。”

宇文秀随便指定一名叫吕文彬的蓝衫少年，道：“就是他好了。”

施佳佳向吕文彬道：“吕使者，你站出来。”

吕文彬应声大步走出，垂手肃立。

施佳佳道：“取出一粒‘神火雷’来准备投掷。”

宇文秀接口道：“请三粒都取出来。”

施佳佳微微一怔！旋即明白了宇文秀的心意地向吕文彬一点头，道：“你就三粒都取出来，由他指定投掷一粒吧。”

吕文彬恭敬地应了声：“属下遵命。”

探手自怀里取出三粒“神火雷”托在掌心中，目注宇文秀朗声问道：“阁下，你指定哪一粒？”

宇文秀伸手一指道：“就是这一粒。”

蓦地化指为掌，闪电般的推出一股阴柔掌力，直朝吕文彬掌心中三粒“神火雷”迅快的击去！

这一着，实在够厉害，也够惊人的。

三粒“神火雷”如果同时爆炸，施佳佳等众人，只怕很少人能幸逃死难，不溅血横死当场！

蓝大将军黄都总督心头全都不禁骇然大惊，才待发掌斜迎时，陡闻施佳佳朗声一大笑，道：“阁下，我早就防到你可能有这一着了！”

话声中，单掌疾挥，也发出一股阴柔掌力直朝宇文秀的掌力迎去。

两股阴柔掌力相撞击实，一声砰然巨响中，双方身形同时微微一晃地各自退后了一个大步。

说来实在太慢。

就在宇文秀蓦地化指为掌拍出，施佳佳朗笑出掌相迎，快如电光石火一闪的瞬间，牟正平已经陡发一声朗叱，长剑出鞘，腾身电射扑出，身剑合一，势疾凌厉无比地直朝宇文秀扑去！

他心中恨透了宇文秀的阴毒狡诈，又知宇文秀的功力身手高绝，唯恐自己一击不能得手，在仇恨交进之下，竟存下了与敌皆亡的决心，施展出了“神龙入海”绝学招式，身剑合一的扑向宇文秀。

突地，暴喝厉叱之声陡起，接着是两道森冷耀眼的剑芒，电闪飞腾地迎上了身剑合一的牟正平。

一阵凛人心颤胆栗的厉吼惨嚎突起，血雨飞洒，腥风扩鼻，那森冷的剑气寒芒倏忽一齐敛去！

地上，躺着三个人，全都躺在血泊中。不，应该说是两具尸首一个人。

因为，两个已是身首异处，纵有仙丹灵药也无法续命的不折不扣的尸首，另一个，虽然浑身负伤躺在地上寂然不动，但，四肢却完整未残，其生死如何？尚还是个未知之数？

两个身首异处的尸体，是那并立在宇文秀身后的四名黑巾蒙脸的黑袍人之二，生死尚在未知之数的则是牟正平。

施佳佳万万想不到牟正平会突起发难，更未想到他竟施展这招与敌皆亡的无匹剑式！

她深知牟正平资质禀赋超人，乃是四十八名使者中最杰出的一个，也最得水俊浩的看重与契爱。

如今，眼见牟正平躺在血泊中，身躯寂然不动，死活不知，芳心不由倏起轻颤，浑身冒出了涔涔冷汗。

如此一位杰出的少年，若就此魂断命绝，不但令人为之惋惜慨叹，而她施佳佳又为此行之首，她爱屋及乌，将何以对水俊浩交待？……

三十五名蓝衫少年，除十二名因面对树林而立，负有监视任务，未便回首看望，尚不知牟正平的情形外，其余二十三名目睹此状，一个个已都全红了眼，手按腰间剑把，脸色沉凝，眉宇之间现露出了腾腾杀气！

这情形，已极为明显，此刻，只要施佳佳一挥手，一声“杀”字出口，二十三名蓝衫少年将全部长剑出鞘，腾身电掠，奋力地扑向宇文秀等人，展开一场惊天动地，鬼泣神愁的惨烈血战！

以双方眼前的实力而言，这场血战倘然展开，不用说，败方必定是宇文秀的一边无疑！

除了宇文秀如能识时见机，脚底抹油，舍众独溜，凭仗他一身精湛高绝的功力身手，或可逃得活命外，其余众人，只怕一个也难逃死难！

而施佳佳，这时，心底也正杀机激荡，也正在强自抑制着。原因是，牟正平目前生死未卜，她必须亲自检视清楚是只是负伤？有救没有？还是业已身亡气绝？

换句话说，她心底激荡的杀机，此刻正完全系于牟正平的生与死之间。

牟正平若已返魂乏术，则一场惨烈的血战，势必无可避免矣！

施佳佳身形电飘，到了牟正平身侧，常婷婷和慕容仪芳二女，蓝大将军和黄都总督，四人连忙随身而出戒备护卫。

二十三名“使者”却仍按剑凝立原地未动，目光赤红如火般地瞪视着宇文秀和其他一群手下之人！

宇文秀虽然是个极负心机，狡诈深沉之人，但，目睹二十三名“使者”这等双目赤红，杀气腾腾逼人的气势，心底也不禁直冒凉气，直打寒颤，有点不知该如何应付眼前的这种局面是好？

自然，他心底更明白，二十三名“使者”，已经全部有如拉满了的弓弦，随时有突起发难的危险！

只不过是未得命令，未敢擅自轻举妄动而已，此刻，他如果稍有一丝异动，他们必定不待命令地立刻突击出手矣！

他既然清楚明白这种情势，当然也就不敢有什么异动了。因此，他气度沉凝地冷立着，似乎在期待着局面的变化，其实，却是心念飞转如电，在思忖着如何应变，如何应付目前的这种危局！

牟正平身负剑伤，竟达九处之多，伤势虽然大都很重，尚幸并无一处伤及要害，只是因为施展那招“神龙入海”剑式，真力使用甚巨，而又身负重伤，流血过多，以致立时精气虚脱昏死当场！施佳佳检视过牟正平的伤势，确定他无碍之后，这才放落心底一块沉重巨石地，深深的吁了口气，伸手自怀内取出一只玉瓶递给蓝大将军，道：“将他移往一边去把瓶内的药丸给他服下三粒，请招呼六名‘使者’小心守护着他，他的安全责任，我交给你们二位了。”

蓝大将军双手接过玉瓶，和黄都总督一齐躬身应道：“臣属遵谕。”

施佳佳待蓝大将军抱起牟正平的身子移往一边去后，这才缓缓转过身子，双目直如两股寒电霜刃地逼视着宇文秀，语声凝冷如冰地道：“宇文秀，你太狡诈阴毒，这可不能怪我不仁了！”语锋微顿，倏地扬声喝道：“南方树林前的六名‘使者’听令！”

宇文秀心神猛凛，忙道：“少侠且慢！”

施佳佳道：“你还有何话可说？”

宇文秀在此片刻之中，心底已经思得了应付之策。

宇文秀嘿嘿一笑，道：“你实在似乎不必要这么小题大做！”

施佳佳冷叱道：“废话少说，你阁下是不是已改变心意，自动下令要埋伏树林里的人手全部现身出来？”

宇文秀点首干笑地道：“你那‘神火雷’厉害霸道，为了免得一众属下冤枉丧命，所以……嘿嘿，我只好改变心意了！”

施佳佳目中异采一闪，道：“阁下，你改变了心意，我可也有条件。”

宇文秀道：“什么条件？”

施佳佳一声冷笑，道：“我请问你，今天此约，你究竟准备怎么了决？”

宇文秀嘿嘿一笑道：“这还用多问么，自然是凭你我两人一战而作了决的了！”

施佳佳道：“我胜，你便依约释放蓝黄两氏的家小么？”

宇文秀点点头道：“那是当然。”

施佳佳道：“你这话守信可靠么？”

宇文秀道：“绝对守信可靠。”

施佳佳冷笑道：“阁下，你为人太以阴险狡诈，我实很难相信你的‘绝对可靠’之言。”

宇文秀目光一转，道：“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才相信呢？”

施佳佳忽地淡淡一笑道：“这就是我所以要先和你谈谈条件的原因了！”宇文秀道：“你请说吧，我洗耳恭听。”

施佳佳道：“条件我当然要说，不过，我还要请问，树林内埋伏的那些都是些什么人？”

宇文秀道：“这还用问，自然都是我的属下。”施佳佳道：“我知道是你的属下，我问他们是蓝黄两氏子弟，还是阁下你的直接属下？”

宇文秀道：“这难道还有什么分别？”

施佳佳道：“别管有没有分别，请答我所问。”宇文秀微一沉吟，道：“多数是蓝黄两氏子弟。”施佳佳道：“总共多少人？”

宇文秀道：“七十四人。”

施佳佳道：“你的属下有多少人？”

宇文秀道：“二十一人。”

×××

施佳佳双目陡射寒电地沉声说道：“阁下，现在请先传令，命蓝黄两氏子弟全部现身出林，退往北方二十丈以外地方站立。”

宇文秀注目问道：“这就是你的条件？”

施佳佳道：“不错，但，这只是第一步。”

宇文秀道：“第二步呢？”

施佳佳道：“请先照我的意思做了第一步再说。”宇文秀道：“另二十一名可是仍留在林内？”

施佳佳道：“稍停自当告诉你。”

宇文秀道：“何不现在就一起说清楚你的意思呢？”施佳佳道：“阁下了，对你这种阴险狡诈的人，我不得不小心，一步一步的来。”

宇文秀嘿嘿一笑道：“水俊浩，你这算什么条件？”

施佳佳道：“阁下，你可是认为这似乎几近威胁？”

宇文秀冷笑道：“你这根本就是威胁！”

施佳佳淡淡地道：“阁下，你要认为如此，我莫可如何，不过，我仍要向你作一回诚挚的声明。”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这看来虽似威胁，事实却是条件。”

宇文秀道：“如果我不照你的意思做，你便下令十二枚‘神火雷’齐发，是不是？”

施佳佳冷然道：“阁下，为了我的属下和我自己的生命安危，我不得不先发制人，解决你预伏的这些暗桩，以除后顾之忧！”

宇文秀目光深深地瞥视了十二名“使者”手里的“神火雷”一眼，想了想，终于点点头道：“好吧，算你水俊浩厉害！”

他又转对身后站立的两黑巾蒙脸人之一，道：“虎尊者可依水少侠之意传本殿令谕。”

虎尊者恭应了一声，立即扬声传令说道：“奉殿主令谕，两方树林内的蓝黄两氏子弟，立刻全部出林退往北方二十丈外地方候令！”

话落，蓝黄两氏子弟自树林中纷纷走出，直往北方行去。

宇文秀目注施佳佳嘿嘿一笑，道：“第一步已依照你的意思做了，现在请说你那第二步吧。”

施佳佳待至蓝黄两氏子弟走出二十丈外地方站定之后，这才缓缓说道：“第二步请传令你那二十一名属下，齐集西边林前，距离树林五丈，全部面对树林站立。”

宇文秀皱皱眉头，但，仍令虎尊者依言传了令谕。

随着虎尊的令谕，树林内现身走出二十一名肩后斜背长剑，黑巾蒙脸的黑袍人，面对树林，距离五丈默然而立。

施佳佳目光瞥了这二十一名黑袍人一眼，星目异采飞闪地忽然一笑，道：“阁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都是贵门中的精英高手，看来我这条件是百分之百的谈对了！”

宇文秀心神倏然暗震！忖道：“难道他已真知道我是谁了么？”

心里暗忖着，口中却是嘿嘿一声阴笑地道：“题外话题多说无用，请说你条件的真意吧！”

施佳佳淡笑了笑道：“阁下，我这条件真意如何？请再稍耐片刻你就会明白的。”

她想想，倏朝夏正扬沉声说道：“夏使者，你去替下五位‘侍卫’并遣回六名使者以‘神火雷’监视那二十一人，如有异动，只管发出‘神火雷’歼杀之！”

夏正扬躬身应道：“属下遵令。”

五“侍卫”和六名使者退回之后，施佳佳这才目注宇文秀冷冷地道：“阁下，现在请传令你身边的属下后退五丈。”

宇文秀道：“你身边的属下呢？”

施佳佳道：“自然也后退五丈。”

情势处此，宇文秀似乎已无法不依从施佳佳的意思，于是，嘿嘿一笑，朝身后的虎尊者等人一挥手，道：“你们且都退后五丈。”

施佳佳这一边，常婷婷慕容仪芳二女，五“侍卫”和众“使者”等，也适时在施佳佳的令谕下，纷纷挪身后退了五丈。

宇文秀目光凝注地问道：“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施佳佳淡然一笑，道：“有，现在我要说的也就是条件的正题了。”

他又微想，正容沉声地道：“现在由你我两人各凭本身真才实学全力一战，以定今日此约之了决，败者如言履约，不得有丝毫反悔！”

宇文秀点点头嘿嘿一笑，道：“那是当然。”

施佳佳扬眉冷笑了笑，又道：“但是，在未动手搏战，胜败未分之前，我可得要把话说清楚，也是警告你阁下，此战，你胜了我，我无话可说，你若然败了，倘敢不如约释放蓝黄两氏子弟的那被你们囚禁的百余口家小的话……”

他又一想，目光朝那位夏正扬等七“使者”手持“神火雷”监视下的二十一名黑袍人掠扫了一眼，又道：“这后果如何？想来不用我说，你也会明

白了的！”

宇文秀心神暗暗凛然一颤！道：“你是要以他们二十一人的生死性命威胁我？”

施佳佳冷然道：“阁下，我不承认这是威胁，而事实上，这也正是对付阁下这种阴险狡诈之人最佳最合理的办法举措！”

她顿了顿，又道：“我可以向你阁下保证，你落败了，只要你守信履约，他们二十一人就决不会受到一毛一发的损伤！”

至此，宇文秀算是真正清楚了施佳佳的这种条件举措，其用意目的完全在于防患未然，以他们下二十一名精英高手的生死性命，威胁着他到时不得不履约释放蓝黄两氏一众家小，迫使他无法施弄狡狴！

在施佳佳等人未来之前，他原本以为这场约战已经稳操胜算必可一网打尽前来赴约之人的。

不料对方心智高人，似有先知之能般地，不但窥破了他三方面的暗桩埋伏，并且还持有威力罕绝，霸道绝伦的“神火雷”。

如今，一切心机不但都已成了白费，而且处处受制于对方，被迫落在下风，原有的胜券，也已变成了“画饼”。

自然，这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神火雷”，使他心中不得不十分忌惮畏惧！

在此情形之下，他深知对方心智较他尤高，再想玩弄什么狡计花样已是徒然，除了和对方各凭真才实学放手一战胜败，以作了解之外，实无他途可走。

于是，施佳佳话声一落，宇文秀也立即扬声哈哈一笑，道：“好！我们就此一言为定，我败了，我放蓝黄两氏的家小，你放他们二十一人，你败了，你就成了我们属下的一员，听从我们的命令支配！”

施佳佳颌首沉声道：“大丈夫，出言如染白皂，阁下，你请亮剑动手吧。”

宇文秀忽然嘿嘿一声诡笑道：“你我今日此战并非生死之搏，何必要亮剑，兵刃相见，岂不显得太有失仁厚之道了么！”

这话，好动听，好感人。

像他这种心肠阴毒奸诈之人，竟然也会讲起“仁厚之道”来，真是奇迹，大概天下的“狗”都要不吃“屎”了。

其实，他真正的用心是什么？焉能瞒得住心智智慧绝顶的施佳佳，怎会不知他是畏惧水俊浩那威力罕绝天下的“雷霆剑法”呢！

施佳佳她不是水俊浩，自然不会“雷霆剑法”，虽明知他的用心与畏惧，却也不便揭穿他。

于是，施佳佳微笑颌首道：“不错，我们之间素来无仇无怨，实在没有以兵刃相见，拚搏生死存亡的必要。”

她微一想，且目光深注地道：“阁下之意，可是要在掌法上和我一决胜败？”

宇文秀点头阴笑地道：“我正是此意，以你的心胸豪气，想来将不致于胆怯，反对吧！”

施佳佳双眉倏扬，朗声一笑道：“阁下，你用不着捧我，凭你，无论你选择怎样，我莫不奉陪，也自信都有胜你之能！”

这语气够豪放的，但也够狂妄的！

自然，施佳佳若是没有猜到他宇文秀是谁，她决不敢说这狂言大语的！

语锋一顿，倏地沉声接道：“阁下，你既然自信掌法高超胜过剑术造诣，就请出招动手吧！”

至此，宇文秀自是不便再多说什么，徒逞口舌之利。

于是，嘿嘿一声诡笑，道：“如此，我有僭了。”

身形倏然前欺，话落招发，掌出如电，直击施佳佳的胸脯。

胸脯，在女人而言，乃是碰不得的“禁地”之一，是以，大凡男人与女人动手相搏时，莫不尽量避免攻击女人身上的“禁地”部位。

因为这不但极易引起对方的误会，认是有意轻薄，而在别人眼中，也会被视为不耻，被骂做“下流”！

当然，对方如果是个易钗而弁的假须眉，而又实在不知其是女儿身的话，则就另当别论了。

施佳佳虽然明知宇文秀只把她当作水俊浩，根本不知她是女儿身，但，宇文秀一出掌就拍她的胸脯，她仍本能的不禁粉脸微微一红，口中一声冷哼，身形微侧，儒袖突挥，疾拂宇文秀的腕脉！

宇文秀心中微凛，急忙缩腕撒招，双掌展开奇诡狠辣的招式，快逾闪电地攻上！

施佳佳双眉上挑，口中陡发一声冷笑，立时展开快速飘忽莫测的身法，双袖交挥翻舞，截攻还击！

她一双玉掌虽然隐藏袖内未露，但，两只儒袖在内功真力凝注下，却有如两柄利刃钢刀般地凌厉逼人！

而且她双袖交挥翻舞，截攻还击之间，着着似乎抢制了先机，竟逼制住宇文秀那奇诡狠辣的掌招，无法如意施展，无从发挥威力！

转眼之间，宇文秀已电攻了十七八招之多。可是，情势竟愈打愈糟，不但先机尽失，迫落下风，且被迫得守多攻少，已全无还手的余力！

宇文秀心中惊凛骇极了！蓦然，他脑际意念电闪，猛地想起了施佳佳这双袖挥舞的招式，正是他这套掌招的唯一的克星，顿时不禁心颤胆栗，倏地腾身暴退八尺，目露惊悸之色地瞪视着施佳佳栗声道：“你……”

施佳佳神情从容卓立原地，淡笑地道：“我怎么样？你可是认败了？”

宇文秀略为镇定了一下惊凛的心神，目光深注，问道：“我请问，你使的可是‘双凤傲云’袖招？”

施佳佳颌首道：“不错，怎样？”

宇文秀道：“那么你也该不是水俊浩了？”

施佳佳冷叱道：“宇文秀，废话少说，我只问你认不认败？”

宇文秀陪笑道：“我这套掌法虽然堪跨绝世，但是，遇上了正是克星的‘双凤傲云’袖法，我不承认败又能如何？”语声一顿，又道：“不过，我仍希望能弄清楚，今天究竟是败在水俊浩之手，还是败在玉老前辈的传人手下的！”

施佳佳目中神采一闪，问道：“这有什么分别么？”

宇文秀道：“自然有分别。”

施佳佳道：“什么分别？”

宇文秀道：“你如是玉老前辈的传人，我败得心服口服，无话可说，但，如是水俊浩情形便就不同了。”

施佳佳道：“如何不同？”

宇文秀正容说道：“我不相信水俊浩会使‘双凤傲云’袖法，所以在未

真正落败之前，我还不就想这样败落！”

施佳佳截口道：“宇文秀，你可要重战一场，再决个胜败？”

宇文秀点点头道：“不过，你如是玉老前辈的传人，那就不用，我不但认败，并且履约放人！”

×××

施佳佳心念电闪飞转，目光倏然凝注，道：“宇文秀，你可是又想在玩弄什么狡狴诡计么？”

宇文秀摇头道：“绝对不是，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施佳佳忽然一声冷笑，道：“宇文秀，我希望你果真是实话，而不是想在玩弄什么诡计。”声调一顿又起，接着道：“现在我承认了，我姓施名佳佳，大掌门阁下，你可以履约放人了！”

一句大掌门，只听得宇文秀心头怦然剧震，蒙在红巾后面的脸色，惊骇得有如死灰般的煞白！至此，他终于明白了，对方不但果然是玉仙子的传人，而且早就知道了他真正的身份。

他略为定了定心神，目注施佳佳陪笑道：“你既是玉老前辈的传人，那么我该称呼你一声姑娘了。”

施佳佳淡淡道：“那就随你了。”

宇文秀笑了笑又道：“姑娘，我请问，水俊浩他为何不来赴约？”

施佳佳秀眉微微一挑，道：“我代表他赴约不行么？”

宇文秀道：“姑娘代表他当然行，我是想知道他为何不来？”

施佳佳道：“他已经离开此地了。”

宇文秀道：“去了那里？”

施佳佳道：“返回中原武林。”

宇文秀心神暗暗一震！道：“什么时候回去的？”

施佳佳道：“十四日之前。”

宇文秀道：“他为什么要急急返回中原，不留在这里赴约？”

施佳佳忽然轻声一笑道：“他留在这里，正如了你们的心愿，让你们去把中原武林闹个天翻地覆，威胁各派臣服，称霸天下，是么？”

宇文秀心神再度暗震地摇摇头道：“姑娘，你这话我有点不懂了。”

施佳佳冷笑道：“大掌门阁下，你是真的不懂么？”

宇文秀假装糊涂地道：“姑娘，我实在是真的不懂！”

施佳佳双眉微挑了挑，旋忽淡笑笑道：“阁下，算了，真不懂假不懂，那都是你大掌门的事，也和我无关。”语音一顿又起，沉声道：“现在我请问你，你是打算依约放人呢？还是怎样？”

宇文秀方自沉吟尚未答话。

施佳佳陡地冷叱道：“你沉吟的什么，是与不，只要回答我一个字就行了。”

宇文秀心中微微一凛！忙道：“姑娘，你请千万别误会了我的意思，再说对姑娘，我也不敢！”

施佳佳冷哼一声，道：“那你沉吟的是什么意思？”

宇文秀干咳了一声，道：“我是在想……”

施佳佳接口道：“想什么？快直说吧，告诉你，别再妄想和我耍鬼心眼儿，玩花样，否则，那便是你自找苦吃，可就怨怪不得我了，你明白不？”

宇文秀陪笑地道：“姑娘，我明白，我是在考虑这些人，应该怎么个做

法，如何交给姑娘才好。”

施佳佳脸色陡地一寒，冷冷道：“宇文秀，敢情你还是在玩花样么？”

宇文秀摇摇头道：“姑娘，我已经说过，我哪敢，我说的乃是真话，也是实情！”

施佳佳心念微微一动，问道：“他们都被囚禁在何处？”

宇文秀道：“另外一处秘地绝谷中。”

施佳佳道：“离此地多远？”

宇文秀道：“十五里左右。”

施佳佳微一沉吟道：“这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你派个人去传令，把他们带来此地，我们便在这里等着好了。”

宇文秀道：“姑娘此言说来并非难事，可是……”

施佳佳道：“可是你却有困难，是不？”

宇文秀点点头道：“派人传令根本无效，那边负责看守之人决不会得放人。”

施佳佳道：“为什么？可是你无权令谕那负责看守之人？”

宇文秀摇头道：“那倒不是。”

施佳佳道：“既然不是，那负责人又怎敢违抗令谕不放人？”

宇文秀道：“只因当初曾严令在先，放人命令，必须殿主以上身份之人亲往当面下达，否则，那负责看守之人皆可置之不理。”

施佳佳恍然一“哦”，道：“原来如此。”语锋微顿，秀目霎了霎，接道：“这么说，如要放人，就非得劳驾你大掌门阁下的亲驾，亲往一行不可了！”

宇文秀点点头道：“除我亲自前往外，实无他法可想。”

施佳佳忽然一声冷笑，道：“到底不愧是领袖一派的掌门人，心智确实高人一等，令人不得不佩服这种临机应变，设词之高明！”

宇文秀苦笑地道：“姑娘，你要认为我这是脱身之计，那便实在太冤枉我了。”

施佳佳淡淡道：“阁下，真是我冤枉了你了么？”

宇文秀道：“姑娘，如果你是那水俊浩，我也许会用这种心计，借此脱身，但，对姑娘，我已经说过，我不敢，所以你应该……”

施佳佳截口接道：“我应该相信你，是不？”

宇文秀点点头道：“是的，姑娘，我说的实在全是实话！”

施佳佳陡扬轻笑道：“阁下，以你在武林中那一派掌门之尊的身份，声望，说什么我也应该确实相信，不过……”语声一顿，冷笑了笑，接道：“可惜，你现在是宇文秀，而身份，只是那妄想席卷武林，图霸天下，那狂夫属下的一个殿主，如果你我易地而处，换作你是我，你想，你会相信这话，不以这是脱身之计么？”

话，句句合情合理，真要易地而处，宇文秀也不会得相信对方这种话不是“临机应变”的“脱身”之策！

因此，宇文秀所言，虽是确确实实的实话，也不禁感觉无言以对，眉头暗皱的苦笑了笑，道：“姑娘如此信不过我，我莫可奈何！”语锋微顿，目注施佳佳道：“那么我只有请教姑娘，听凭姑娘之意了！”

施佳佳倏然回首，目视身后五丈以外立着的蓝秉中问道：“蓝秉中，他的话你都听见了么？”

相隔五丈距离，并非很远，施佳佳和宇文秀的谈话，蓝秉中自是听得十分清楚的了。

这时，施佳佳的真正身份，蓝秉中业经蓝大将军告诉了他，是以他虽知道施佳佳不是水俊浩，仍不敢有丝毫不敬地，连忙躬身恭答道：“罪臣都听见了。”

施佳佳道：“他所言真假，你知道不？”

蓝秉中点头道：“是的，的确不假。”

宇文秀哈哈一笑道：“姑娘，你如今总相信我了吧。”

施佳佳秀眉微扬，淡淡地道：“经他证明，我虽然相信了，但是，我又怎能放心你不就此一去不返呢！”

宇文秀道：“姑娘若然不放心，不妨派两个人陪同我一起去好了。”

施佳佳一摇头道：“阁下，这虽然是个办法，但却很笨。”

宇文秀道：“那么姑娘必是另有更好的办法了？”

施佳佳微微一笑，倏然注目问道：“阁下，以你的脚程亲往下令放人，来回大概需要多久的时光？”

宇文秀略一沉吟道：“大概一个时辰足够了。”

施佳佳忽地一点头道：“如此，你请立刻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一个时辰。”

宇文秀怔了怔，道：“姑娘不怕我就此借机不返么？”

施佳佳淡淡笑道：“阁下，你有人质在我手里，我怕的什么呢！”

宇文秀道：“姑娘，你是指我们下那二十一名弟子么？”

施佳佳手指了指立在她身后的那两名黑袍人，道：“加上他们两位，共有二十三位。”语声微微一顿，冷凝地接道：“以一个时辰为限，希望你阁下不要误了他们的性命！”

宇文秀心神一颤！道：“我若不如限返回，姑娘便要杀了他们么？”

施佳佳道：“杀不杀了他们，这就要到时候看他们的运气了，他们性命的生死，只有三分之一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其余的可全都操在你阁下的手里了！”语声一顿，挥挥手道：“好了，别再耽搁时间了，你请起驾前往吧。”

宇文秀目光深深注视了施佳佳一眼，无可奈何地点点头，道：“好，如此，我听姑娘的命令就是。”

倏地转向两黑袍人沉声说道：“此处暂由你二人负责，在我未返之前，不得有所异动，更不得对姑娘有所不敬，知道么？”

两黑袍人同时躬身应道：“弟子遵谕。”

宇文秀微一颌首，身形腾起，电掣划空疾掠而去。七月七日，相传是夕为牛郎织女相会之夜，旧时妇女大都穿针设几，陈置瓜果酒脯于庭中以迎之，谓之“乞巧”。

“旧县”，是贵定县的一座小镇，位于“云雾山”之北，为距离“云雾山”最近的小镇市。

这几天里——“乞巧节”前后的数天之间，这一座本来很冷落的偏僻小镇上，突然热闹起来。

从四方八面，三山五岳，陆续不断的，一批又一批的，赶来许多形形色色的武林高手，江湖豪雄……而这些人，大都是成名武林多年，声望卓著，威扬八表，江湖上赫赫有名，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中，几乎包括了当代武林各大门派的掌门、帮主、教主、堡主、山主、寨主等一方霸王，黑白两道的豪雄巨擘！

于是，一向生意冷淡的几家客店，顿时家家客满，生意兴隆起来，茶楼酒肆，到处都挤满了人，镇街上来来往往，行走的也全都是些武林人物，到处一片喧嚷，显得嘈杂不堪。

人多了，客店不够，挤不下。于是几间破庙，小土地庙里都住进了人。再有那无处可住的，于是，便商借了民房。

× × ×

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一派掌门宗主，武林英杰，江湖豪雄，为何全都一齐突然挤到这种偏僻无名的小镇上来？难道是这地方或是这附近出了什么怪事？还是发现了什么宝藏？前古武学秘笈奇珍不成？……

不是！这地方什么也没有，这些有头有脸，声名赫赫的武林人物，全都为了共商武林安定大计，应邀赴约来的。

然而，这邀约之人是谁？不用说，他自然是那前些时突然出现武林，适时解救各大门派于危难的“金龙令旗”主人了。

“金龙令旗”主人是何许人？他的姓名出身来历，此时此刻，所有的武林豪杰，虽然都毫无所知；虽然，“金龙谷”“金龙宫”，位于云雾山中何处？众人也都不知，没有闻听过这个地方。但是，所有的群豪都一致相信，这位“金龙谷主”，必然诚如自己书简中所说，是一位素向傲啸山林，不问江湖是非恩怨的隐世高人，否则，武林中怎会无人知晓，全都未闻听说过的呢？

不管他是何许人，此次，他突然出面挽救各大门派于紧急危难之顷，其侠肝仁心，已是极为明显，不忍坐视武林道义被摧残，乃是铁的事实！

他悲天悯人，为免“金狮盟”猖獗逞凶作恶，荼毒江湖，残杀无辜，以暴力席卷武林，称霸天下，乃才遣人传送“金龙令旗”书简，邀约各派掌门群豪，于“中元节”前三天的正午时分，赴他“金龙宫”中，共商安定武林大计，作那防患未然，未雨绸缪之策！

现在，才是七月初七，相距赴约的时间还差五天。但，群雄都唯恐落后，误了赴约时刻而被误认为不愿赴约，所以均提早几天动身赶了来。

有些人，虽然很想早一两天进入“金龙谷”中，但是，因为既不知“金龙谷”在山中何处，又不便冒失闯入山里寻找，免得被主人视为无礼，故而只好暂住在这座小镇上等候。

夜，三更刚过。旧县镇东南方的夜空中，蓦地掠过一条淡烟般的人影，快逾风驰电掣地掠入镇内，一闪而隐。这是镇上唯一的一间药铺，店东王承福，是位年逾知命，也是位本地土生土长的忠厚长者。据说，这间药铺世代相传，在这座小镇上已经开设有百多年的历史了。适才那一条一闪而隐的人影，就是投入这家药铺的后院中。

后院的房屋虽然不多，但，地方却颇为宽大。此刻，后院中正住满了由贵阳方面，一家大药铺店东特地专函介绍来的几十位贵客，据说，乃是东北第一号“参药世家”的东主和其手下。

这所谓“参药世家的东主”是谁？不用说，他正是那“长白派”的当代掌门人，“青衫秀士”尚君恒。至于那投入这后院中的人影，他，便是那“雷霆二世”又称“玉面书生”的水俊浩。

水俊浩身形甫才落地，敞厅一角的暗影中，突然有人沉声喝问道：“什么人？”

水俊浩朗声答道：“在下水俊浩，特来拜访……”

他话未说完，东边厢人已传出一声朗笑，道：“水兄弟，多日不见，你可想煞小兄了。”

话声中，房门开处，尚君恒掠身飞跃而出。

水俊浩忙拱手为礼，含笑道：“大哥，小弟何尝不是时在想念大哥中，大哥这一向好！”

尚君恒点头含笑，道：“好！托你水兄弟的福，一切总算平安，未曾发生什么事故。”说着一伸手挽住水俊浩的一双胳膊，道：“水兄弟，走，我们到屋里坐下来谈去。”

这时，厢房里已经点上了灯，一众长白弟子全都垂手肃立厢房门外两边。尚君恒和水俊浩挽臂举步入屋，一个个均皆躬身施礼。

二人分宾主落坐，坐定，尚君恒立即迫不及待地注目问道：“水兄弟，你找到了‘金龙谷’没有？”

水俊浩微微一怔，旋即若有所悟地问道：“大哥，可是已经遇见过温门主了？”

尚君恒点点头道：“不然，我怎会知晓你先来此间之事。”

水俊浩点点头，道：“找是找到了，可惜没有能够见到人。”

尚君恒道：“怎么？‘金龙谷’中没有人么？”

水俊浩摇摇头道：“不是，我是说没有见到那位‘谷主’本人。”

尚君恒道：“那么也没有查出他的来历底细了？”

水俊浩又摇了摇头，道：“没有，不过，却意外的遇见了一位已经隐居数十年，一身武学功力极高，为人亦正亦邪的武林前辈。”

尚君恒问道：“是哪位武林前辈？”

水俊浩道：“昔年武林黑白两道，均都闻名头痛的那‘追魂恶判’符敖通。”

尚君恒不由惊声道：“呵！是他！”语声微顿，目中异采飞闪地道：“此老也在‘金龙谷’中么？”

水俊浩点点头道：“此老不仅也在‘金龙谷’中，其身份权力还很高呢！”

尚君恒道：“是什么身份？”

水俊浩道：“总管。”

尚君恒忽然朗声一笑道：“如此，我们就无须担心了！”

水俊浩道：“大哥此语何解？”

尚君恒道：“此老既然任职该谷总管，想那‘谷主’不但必定是一位武功绝世的高人，而且也不可能是个什么心怀不轨的恶徒枭雄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大哥，这只怕不见得吧？”

尚君恒愕然一怔！道：“不见得，为什么？”

双目精射地接着问道：“水兄弟，你可是有何发现了么？”

水俊浩微一颌首道：“大哥，那‘追魂恶判’虽然尚不失为一个正直之人，但是，那位‘谷王’本人和属下其他之人，则就难说难讲了。……”

语声一顿之后，便把那夜闯入“金龙谷”内的情形经过，概要的对尚君恒述说了一遍。

尚君恒双眉一皱地微一沉吟，道：“如此说来，此人的居心用意，已是不言可知的了！”

水俊浩点点头，道：“大哥，那‘金狮盟’逞凶为虐江湖，企图以暴力称霸武林，君临天下，实不足为畏，倒是这位‘金龙谷主’，才真正的可怕，

此人心机之阴深险恶，也才是真正的武林劫祸大患，比起那‘金狮盟’的暴力来，实在要厉害得多了！”

语锋微微一顿，忽地轻声一叹，又道：“凭良心说，对于此人，目前虽在还未正式开始为敌之前，小弟已经感到有点辣手头痛了！”

尚君恒当然听得懂水俊浩这所谓“辣手头痛”的意思，因此，水俊浩话声一落，他两道眉锋不由皱得更深更紧地点头说道：“水兄弟，你辩得一点不错，此人先以恩结各大门派，取得侠名之后，再以拯救狂澜劫祸，对付‘金狮盟’为由，卫‘道’为名，邀请各大门派掌门共商安定武林大计，这等冠冕堂皇……”

他话刚说至此处，水俊浩突然朝他微一摆手，身形一闪，已飘身站立在厢房门外，星目倏射神光寒电地投注着敞厅后面一颗枝叶茂密的大树上，扬声轻喝道：“阁下既然来此，何不请下来谈谈，如此鬼鬼祟祟的躲在树上，岂是武林豪雄的行径！”

尚君恒连忙跟着飘身而出，站立水俊浩身侧，双目精光如电地投射在树顶上。

他虽然并未发觉什么动静，但，他深信水俊浩的功力耳力，决不会听错，树顶上必然隐身有武林高手无疑！

树顶上蓦然一声哈哈大笑，道：“阁下好精纯的内功，好灵聪的耳力！”

随着话声，一条身形巨大的人影，倏自树叶茂密中拔起。

这人好高的功力身手，竟然横空飞掠十丈左右，轻如片叶地飘然落地，渊停岳峙地凝立在水俊浩对面丈外之处。

落地现身，乃是一位身材魁梧，气度威凛，须发灰白，年约六十开外，面貌森冷的锦袍老者，目光如两股寒电霜刃般地凝注着水俊浩，冷冷地道：“阁下大概便是那江湖人称‘玉面书生’的水俊浩水少侠了吧？”

水俊浩颌首一笑，道：“不错，在下正是水俊浩，请教阁下是哪位高人？”

锦袍老者语声冷凝地道：“老夫复姓欧阳，双名德齐，也就是你水少侠心中急欲一见之人。”

水俊浩愕然一怔！注目问道：“欧阳大侠乃是在下心中急欲一见之人？”

欧阳德齐冷然颌首道：“不错，老夫正是你心中急欲一见之人。”

水俊浩大感惊奇地道：“那么你欧阳大侠是？……”

“是”什么呢？

他对欧阳德齐根本毫无所知，连名字也未曾听说过，自然不知怎会是他心中急欲一见之人了！

是以，他“是”字以后，语声便倏然一顿而止，没有了下文。虽然没有下文，但，询问之意却极映然。

欧阳德齐冷冷一笑，讥讽地道：“江湖传说，水俊浩聪明盖世，心智高绝，乃当今武林第一奇才，敢情也是个徒具虚名之辈，如此而已！”

水俊浩剑眉不禁倏然挑轩，旋忽淡淡道：“阁下，你名不见经传，貌不入谱，你我又素昧平生，我心中急欲见之人很多，又怎知你阁下是哪一个？”语声微顿即起，道：“阁下，还是你自己直说吧！”

欧阳德齐朗声大笑道：“人言水俊浩口舌锋利，出语如刀，从不饶人，这一点，看来倒是不假。”语锋微微一顿，接道：“你心中急欲一见之人虽不止一个，难道你就笨得没有脑筋从那几个人中推想推想么？”

水俊浩脑际灵光忽地电闪，朗声一笑，道：“阁下，我知道你是哪个了！”

欧阳德齐道：“你真知道了么？”

水俊浩点点头道：“阁下，你便是那‘金龙谷主’，对么？”

欧阳德齐忽地一摇头，道：“不对，老夫正在找他呢！”

水俊浩一怔！诧异地道：“你不是‘金龙谷主’？”

欧阳德齐道：“若是，老夫岂有自己找自己的道理？”

水俊浩目中星采忽闪，道：“如此，你该是那‘金狮盟主’了！”

欧阳德齐忽然一声冷笑，道：“这次你猜对了，老夫正是‘金狮盟主’！”

水俊浩脸色微微一变，旋忽剑眉陡轩，朗声一笑，道：“盟主此来是找我的么？”

欧阳德齐一摇头道：“不是。”

水俊浩诧异地道：“你不是来找我的？”

欧阳德齐道：“是，老夫又何必说不是？”

水俊浩道：“我处处与你为敌，阻挠坏你大事，杀了你那么多属下，你不是已经恨我入骨，把我视为眼中钉了么？”

欧阳德齐道：“不错，老夫确已视你为眼中钉，恨你入骨，誓非杀你泄恨替属下报仇不可，但却不是现在，目前老夫还不想杀你！”

水俊浩道：“为何不在现在作个了决呢？”

欧阳德齐道：“老夫当然有老夫的道理。”

水俊浩道：“什么道理？”

欧阳德齐道：“老夫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水俊浩忽然淡然一笑，道：“欧阳盟主阁下，你不告诉我，我便不知道你的道理心意了么？”

欧阳德齐道：“如此江湖传言你的聪智而言，或许你能猜料而知，可惜，传闻到底是传闻，事实上你却是很笨！”

水俊浩剑眉微轩，淡笑了笑道：“阁下，我在你的眼中竟是那么笨么？”

欧阳德齐道：“除非你能以事实证明，或可改变老夫对你的这种观念。”

水俊浩道：“你想应该怎样才能证明呢？”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说你笨，你还不服气，连这一点都想不到，可见得你实在笨极了！”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阁下，你可是要我猜说你的道理和心意？”

欧阳德齐道：“这是眼前的最好事实证明办法了，不过……”语声微微一顿，诡笑地接道：“老夫不以为你真能猜得到。”

水俊浩剑眉微轩，道：“你断料我一定猜不到么？”

欧阳德齐哼了一声，道：“老夫断事料人向来无差。”

水俊浩淡淡地道：“如果我猜到了呢？”

欧阳德齐道：“自然是证明你并不笨了。”

水俊浩道：“证明我不笨又怎样呢？”

欧阳德齐道：“证明你不笨，使老夫改变对你的观念，这可是你极大的荣誉，你懂么？”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我懂，可是阁下，对你的观念改不改变的问题，我并无兴趣，对这种极大的‘荣誉’，也无所谓，倒是……”语锋微微一顿，接道：“对另一个问题很有兴趣。”

欧阳德齐道：“什么问题？”

水俊浩故作沉吟地道：“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不知阁下你敢不敢点

头答应？”

欧阳德齐皱了皱眉头，道：“你且说来听听看？”

水俊浩笑道：“你可要酌情答应与否？”

欧阳德齐道：“这难道不应该？”

水俊浩道：“应该虽然应该，但是，我已经说过了，只是个很小的问题，如果你想先弄清楚是什么，然后才考虑酌情答应与否，我就不想提出了。”

欧阳德齐目中异采一闪，道：“你可是认为老夫如果明白考虑之后，便不会得答应，是么？”

水俊浩颌首道：“正是如此，我想你是必然不敢答应。”

欧阳德齐微一沉吟，道：“如此说来便不该是个小问题了！”

水俊浩正容朗声道：“阁下，实在是个小问题！”

欧阳德齐道：“真的？”

水俊浩肃色道：“我从不虚言欺人，自然是真的。”

欧阳德齐忽然嘿嘿一笑，道：“你的话前后有着矛盾，使老夫颇感不解，所以……”

水俊浩接口道：“所以你有点不相信，是吗？”

欧阳德齐道：“你言语前后矛盾乃是事实，除非你能对它有合理的解释。”

水俊浩道：“阁下，如此我请问，我话里的‘矛盾’何在？”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又说是小问题，却又怕老夫不答应，真是小问题，又何必怕老夫不答应，这，难道还不够矛盾么？”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阁下，你要了解，我说只是小问题，乃是根据事情的常理和一般人而言，但是，在你阁下么……”

欧阳德齐双目一睁，精光电射地接道：“怎么样？可是在老夫就成为大问题了，是不是？”

水俊浩淡淡道：“这就难说得很了。”

语声微微一顿，笑了笑，接着他又道：“在阁下言，虽也不见得是个什么大问题，但是，我却断定你阁下十有八九不敢答应！”

欧阳德齐倏地双眉一轩，道：“笑话，只要真是小问题，老夫就决没有什么不敢答应的！”

水俊浩目中星采一闪，道：“如此，你是答应了？”

欧阳德齐道：“只要是小问题，老夫答应了，不过……”语声一顿，注目接道：“如果是大问题，老夫便收回些承诺，得考虑酌情之后再定！”

他倒谨慎得很，丝毫不肯轻易上当呢！

水俊浩皱了皱眉头，微一沉吟，星目倏然突射奇光，湛湛地凝注着欧阳德齐的脸孔缓缓说道：“阁下，我对人的面貌很感兴趣，你明白么？”

欧阳德齐心神暗暗一震！摇摇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夫不懂！”

他真不懂？当然不！他是故装了糊涂。

水俊浩淡笑地道：“阁下，你是真不懂我的意思么？”

欧阳德齐嘿嘿一声冷笑，道：“老夫的面貌与生俱来，你有什么兴趣好感的，难道……”

水俊浩忽然朗声一笑，截口道：“阁下，你这张面貌是与生俱来的么？”

欧阳德齐道：“不是与生俱来的，难道还是经过易了容，或者化了妆？”

水俊浩笑道：“虽未易容，也未化妆，但，可也不是你阁下的本来面貌，你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我！”声调一落又起，道：“阁下，如果我猜对了你的道理和心意，你便除下你的人皮面具，让我瞻仰你阁下的庐山真面目，如何？”

欧阳德齐心头不由暗暗一凛！道：“你认为老夫脸上确是戴了人皮面具？”

水俊浩笑笑道：“阁下，我请问，这是不是个小问题？”

欧阳德齐无法不承认，只得颌首道：“不错，这可以说是个小问题。”

水俊浩忽地朗声大笑道：“既然是个小问题，那你为何不敢承认，不敢答应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欧阳德齐不禁语塞，于是，双眉一挑，目中却飞闪过一丝诡异之色地一点头道：“好，老夫承认了，也答应了，不过……”语声微顿，目光深注地道：“老夫很感奇怪，老夫的人皮面具自信制作精巧如生，不知底细的人极难察觉，不知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水俊浩淡然一晒，道：“这你都不明白，自然是凭我的一双眼睛了。”

他真是凭他的一双眼睛看出来的么？他真有这份能耐本领么？那就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有数了。

欧阳德齐对他这种答复虽然并不满意，心中也有点不大相信，但是，可也无可如何，无法再问，再问也是多余。

于是，嘿嘿一笑，道：“你诚然高明过人，看起来老夫倒真是小瞧你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多承夸奖，实感荣幸之至。”

欧阳德齐话锋一转，道：“现在话已说明，你该可以说出你心中的猜想。”

水俊浩含笑头点道：“是的，不过在未猜说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

欧阳德齐冷冷地道：“你怎地这等噜苏！”

水俊浩正容道：“这不是噜苏，乃是原则上的问题。”

欧阳德齐道：“什么原则上的问题？”

水俊浩侧顾立在身旁的长白掌门尚君恒道：“大哥，请你派人去取纸笔来。”

尚君恒应声吩咐门下弟子去取纸笔。

欧阳德齐注目问道：“你是空口无凭，要和老夫书立契约么？”

水俊浩摇头道：“阁下，人无信而不立，以你欧阳盟主的身份，我相信你绝不会是那种食言无信的江湖屑小之流，何须立什么契约！”

这话，连捧带扣，欧阳德齐纵然存有食言悔信之心，也将无法施展，不好意思使用出来了。实在够高明，够厉害！

欧阳德齐眉头微皱地道：“你要取纸笔来何用？”

水俊浩道：“阁下，我请问，你那所谓‘道理和心意’在你的肚子里，眼下所有在场之人，有谁知道不？”

欧阳德齐道：“这还用问，自然是没有人知道了，否则，老夫何必再让你猜，那岂不有点愚不可及，自找麻烦么！”

水俊浩神情潇洒地一笑，道：“这就是了，既然没有人知道，如果我猜中了，又有什么可资为凭呢？只要你阁下轻轻地摇个头，说声‘不对’，我又岂能奈何你，岂不白费一番脑筋心智，也太傻太笨了么？”

这话不错，有道理。他欧阳德齐心里的“道理心意”是什么？反正没有人知道，也无凭证，水俊浩纵然猜中了，他只要轻轻一摇头，无须任何理由解释，甚而至于连“不对”两个字都不必说，便可否定水俊浩猜中之言。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你是要老夫先在白纸上写字作为凭证，然后你再猜，是么？”

水俊浩颌首道：“阁下，这是很公平合理的办法，对不对？”

欧阳德齐冷笑道：“办法虽算公平合理，但对老夫却是个极大的侮辱！”

水俊浩淡淡道：“阁下，这只是你的偏见。”

欧阳德齐双目陡瞪，精光电射地道：“水俊浩，你太强词夺理了！”

水俊浩道：“阁下，我这真是强词夺理么？”

欧阳德齐道：“岂只是强词夺理，并且还……”

水俊浩含笑接道：“还有点欺人，是么？”

欧阳德齐道：“不错，你简直欺人太甚！”

水俊浩淡然一晒，倏忽正容道：“阁下，我请问，我怎样欺人太甚了？”

欧阳德齐道：“你强词夺理，还不是欺人太甚！”

水俊浩道：“我哪里强词夺理了？”

欧阳德齐道：“你侮辱了老夫，还说老夫这是偏见，岂不是强词夺理！”

水俊浩道：“我如何侮辱你了？”

欧阳德齐双眉一轩，道：“你不信任老夫，轻视老夫的人格，这还不算得侮辱么？”

水俊浩淡淡笑道：“阁下，我以为这并不算侮辱呢！”

欧阳德齐怒声道：“你损伤了老夫的人格，竟还说不算侮辱，老夫倒要请教，要怎样才算侮辱，倘然说不出个充足的理由，可就……哼！”

“可就”怎样？并未接说下去，却以一声冷“哼”代替了未完之意。

水俊浩接问道：“可就怎样？阁下。”欧阳德齐目中寒芒一闪倏隐，道：“你必须向老夫道歉赔礼！”

水俊浩笑道：“如此，我必须说出个理由了！”欧阳德齐冷冷道：“并且要十分充足！”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充足到你无言可驳，是吗？”欧阳德齐颌首道：“理该如此。”

水俊浩剑眉倏挑，朗声一笑，道：“阁下，我请问，人格是以何为基础？”

欧阳德齐道：“这还用问，自然是以信誉声望为基础！”水俊浩点了点头，道：“那么我再请问，你阁下的信誉声望如何？”

欧阳德齐不由微微一呆！道：“这……”

水俊浩接问道：“如何？”

欧阳德齐双目倏睁，寒电逼人地道：“以老夫身为‘金狮盟主’之尊，难道还不够？”

水俊浩道：“请问是够什么？声望，还是信誉？”欧阳德齐道：“自然是两者都有。”

水俊浩道：“阁下，你这两者都有，又根据的是什么？”欧阳德齐道：“当然是根据老夫‘金狮盟主’的身份！”水俊浩冷然一晒，道：“阁下，你这么说，可就完全应了你自己的一句话了。”

欧阳德齐一怔！道：“应了老夫自己的哪一句话了？”水俊浩道：“强词夺理。”

欧阳德齐目光逼视地问道：“有理由不？”

水俊浩道：“我从来不作无理由之言。”

欧阳德齐道：“理由何在？”

水俊浩一声冷笑，道：“阁下，请问你这‘金狮盟主’的身份，有多久历史了，在江湖上的声名如何？江湖中又有几人认识你，知晓你？”

欧阳德齐陡地一声哈哈大笑，道：“老夫这盟主身份，何须定要江湖中有人认识知晓……”

水俊浩道：“阁下，你错了！”

欧阳德齐道：“老夫怎地错了？”

水俊浩道：“江湖中没有人认识你，不知晓你是谁，请问你这名声由何而来？信誉又如何建立？”

欧阳德齐道：“老夫只要统一了天下武林，老夫的声望信誉，自然也就随之建立，那时，若有谁敢不听信老夫，老夫就……嘿嘿！”

言未尽意，嘿嘿一笑而止。

水俊浩淡然接道：“那时你就杀了他，对么？”

欧阳德齐目中寒芒一闪，嘿嘿一笑道：“不听信老夫之言，便是对老夫不敬，对老夫不敬之人，老夫焉能轻饶了他！”

水俊浩突然一声冷笑道：“阁下！你这些话，这种狠劲，且留待那时再说吧，因为目前是目下，还未到那时呢！”

不待欧阳德齐接话，声调一落又起，道：“以你欧阳德齐之名，在江湖上既无声望可言，又未建立得有何信誉，我又凭什么信任你呢？再说，你‘金狮盟’在江湖上除了到处制造杀劫，掀起一片腥风血浪的凶名之外，根本无一长处，面对‘盟主’身份的阁下你，请想，我能不为自己预谋打算，小心谨慎点儿么？”

这话有道理，果然理由十足。一个“理”字就能压死人，何况句句是理！

欧阳德齐不禁词穷理尽，也语塞无言可对。于是，冷冷地道：“好了，算你能言会道，老夫说不过你，依你的意思就是，你叫人把纸笔拿过来吧。”

这时，那奉命去取纸笔的长白弟子，早已捧着一只墨盘回来，静立一旁待命。

水俊浩含笑地侧顾那名长白弟子道：“请将墨给我。”

那名长白弟子闻言，连忙双手捧着墨盘恭敬地送上。

×××

水俊浩接过墨盘，倏然转向欧阳德齐陡扬轻喝道：“阁下，请接住！”

轻喝声中，墨盘已自手中平飞而起，四平八稳地直朝欧阳德齐缓缓飞去！

欧阳德齐连忙潜运内功力，功贯右掌，伸掌迎着墨盘接去！

墨盘，他是接住了，身形也未被墨盘的冲劲带动，或是摇晃一下，但，双脚却深陷入了地面寸许有余。

这一来，他心中可真正的惊凛震颤了，暗忖道：“他功力果然高绝精纯，这就难怪那‘秦岭四凶’联手也讨不到好了！”他心中虽在惊凛震颤暗忖，口里却已嘿嘿一声阴笑，道：“你显露这一手，功力虽颇不凡，但是，可还吓不了老夫！”

他心里明明已经非常惊凛震颤至极，却还要故说大话，真是一点也不怕夜风凉了舌头。

水俊浩淡然一晒，道：“阁下，别再徒逞口舌之利了，写你的吧！”

欧阳德齐又是嘿嘿一笑，没有再言语，缓缓转过身子去，左手托着墨盘，右手提笔濡墨，在墨盘里放置的素笺上落笔一挥而就。放下笔，将写好的素笺团捏在掌心中，转回身躯，目注水俊浩笑道：“水俊浩，现在你可以放心地猜说了！”

水俊浩目光深注，道：“阁下，我便猜你写出来的字，如何？”

欧阳德齐目中倏闪异采地阴声一笑，道：“这不是更难么？”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这虽是更难，但我有自信，字纵不同，意义必定一样，决不会得离谱！”

欧阳德齐阴笑地道：“如果离了谱呢？”

水俊浩道：“自然便算没有猜中了。”

欧阳德齐道：“那你就猜吧。”

水俊浩笑了笑，突然震声道：“阁下，你写的是‘虎吞狼’！对不对？”

欧阳德齐心头不禁猛然一阵巨震！旋忽哈哈一声大笑道：“水俊浩，你心智果然高绝，老夫佩服你了！”

倏地抬手在脸上一抹，抹下一张人皮面具，接道：“你看吧。”

抹下人皮面具，现露出来的竟是一张惨白，更形森冷的脸孔。

水俊浩怔了怔！忽地一摇头，道：“这真是出我意料之外。”欧阳德齐阴笑笑道：“你感觉得很失望，是不？”

水俊浩冷冷地道：“阁下，这是你的真面目么？”

欧阳德齐诡异地一笑，道：“为何不是？”

水俊浩道：“事实上这却不是。”

欧阳德齐道：“老夫却说这正是不假！”

水俊浩道：“但是，你脸上还戴有人皮面具，却是事实。”

欧阳德齐道：“老夫否认你这一事实！”

水俊浩道：“阁下，请自重身份，遵守信约！”

欧阳德齐道：“老夫并没不遵守信约！”

水俊浩道：“然而你并未露出你的真面目！”

欧阳德齐道：“但是，老夫已经如约除下了一张人皮面具。”

水俊浩道：“事实上，你脸上至少还戴有一张或者两张。”

欧阳德齐道：“这乃是你的错觉。”

水俊浩道：“可是，这并非你的庐山真面目。”

欧阳德齐道：“老夫却说是一点不假。”

水俊浩一声冷笑道：“阁下何必妄逞口舌，徒事狡辩。”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是就是，非就非，你不信老夫莫可奈何！”

水俊浩剑眉倏轩，讥讽地道：“阁下，你可是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么？”

欧阳德齐诡笑地道：“你不必用激，用激也是徒然！”

水俊浩目中异采一闪，道：“如此，你是承认了！”

欧阳德齐冷然摇摇头道：“老夫并未承认什么，也没有什么好承认的，事实上眼前你所见到的也正是老夫的真面目。”语锋微顿，忽地嘿嘿一声阴笑，接道：“再说，老夫已守信履约取下一张了！”

这话是理，水俊浩不由有点语塞地微皱了皱剑眉，终于摇头轻声一叹，道：“阁下，看来还是你高明，我算是白费了心机！”

欧阳德齐忽然哈哈大笑道：“水俊浩，你何必客气，高明的实在应该是你，你不但窥透了老夫的心意，并且还借机多看到了老夫的一个面目，这份心智与聪慧，实令老夫由衷地佩服，但，也深深地为你惋惜！”

水俊浩淡淡笑道：“谢谢阁下的赞誉，但不知惋惜者何？”

欧阳德齐道：“惋惜你这么一个人材！”

水俊浩道：“怎么样？”

欧阳德齐神秘地一笑，道：“日后你自然知道。”

水俊浩道：“何不现在就说来听听。”

欧阳德齐道：“现在不能说，也不便说。”

水俊浩星目深注，道：“为什么？”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别问理由，老夫也决不会得告诉你。”

水俊浩淡笑了笑，道：“如此，那就算了。”话锋倏地一转，注目问道：“阁下，现在该说说你的来意了？”

欧阳德齐道：“老夫没有什么来意。”

水俊浩一声冷笑道：“阁下！你这话能骗谁？”

欧阳德齐道：“老夫说的是事实！”

水俊浩道：“阁下，那么我请问，你深夜来此何为？”

欧阳德齐道：“老夫另有他事，偶而发现你投入此处院一时好奇，于是便跟踪而至，如此而已。”

水俊浩道：“你知道是我吗？”欧阳德齐道：“原先并不知道。”

水俊浩道：“阁下，你想我会相信？”

欧阳德齐道：“信不信，那就由你了。”

水俊浩星目闪动，忽又问道：“阁下，你说你另有他事，能赐告何事么？”

欧阳德齐道：“有必要吗？”

水俊浩淡淡地道：“对此，我并不欲勉强你，说不说由你。”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其实，告诉你也无关系，老夫在找一个人。”

水俊浩星目采一闪，道：“能够劳动你阁下亲自出马，这人必然很重要了！”

欧阳德齐道：“你说对了。”

水俊浩道：“是什么人？”

欧阳德齐道：“反正不是你！”

那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突然接口道：“那么必是本座了。”

欧阳德齐神色不屑地一声冷笑，道：“长白派在武林中的声名虽颇不差，但是，凭你尚君恒还不配老夫亲自出马！”

尚君恒双眉倏地一挑，道：“阁下，你敢瞧不起本派，你也太狂了！”

欧阳德齐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别说是你长白派，武林七派一帮，老夫一个也没有瞧在眼里呢！”

这话，实在够狂妄，够令人凛然色变的！

然而，事实上他如果没有足够“狂妄”的资本，实力，又怎敢图谋席卷武林，称霸天下，兴风作浪？

尚君恒双目陡瞪，口齿刚张，喝叱之声未出，水俊浩却忽地一摆手，目光深注地问道：“阁下，我请教，那人是谁？”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你何不再猜猜，试试你自己的智力呢！”

水俊浩摇头道：“我不想再多费脑筋了。”

欧阳德齐道：“是怕猜不着么？”

水俊浩淡淡道：“这又未和你打赌，猜得着猜不着又有什么关系，何怕之有！”

欧阳德齐道：“如果老夫有兴趣和你一赌呢？”

水俊浩扬眉一笑，道：“那自是另当别论了，不过……”语锋微顿，忽地一摇头道：“算了，上回当学回乖，可不会有第二回了。”

欧阳德齐阴笑笑道：“看来你对老夫是已经心服了！”

水俊浩讥讽地道：“阁下，我不否认，对你那诡诈狡猾的心机，实在有点不敢领教了！”

欧阳德齐道：“如此，那你何必还问老夫去找什么人呢？”

水俊浩道：“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而已。”

欧阳德齐笑道：“你这么一说，老夫倒有点不好意思不告诉了！”

水俊浩星目陡地一亮，笑道：“阁下，你这又出了我的意外了。”

欧阳德齐微微一怔，道：“怎样又出了你的意外了？”

水俊浩冷冷道：“以你阁下的性情为人，竟也会说出‘不好意思’之言，这岂不是意外么！”

这话，实在够难听刺人的，但是，欧阳德齐却忍下了，他目中寒芒一闪

倏隐，嘿嘿一声诡笑，道：“告诉你吧，老夫在找那‘金龙谷主’。”

“哦！”水俊浩星目异采倏闪地道：“原来是找他。”

欧阳德齐道：“你知道他现在何处么？”

水俊浩道：“不知道。”

语声一顿，接道：“阁下，你要找他，应该去‘金龙谷’才是。”

×××

欧阳德齐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你认为只有去‘金龙谷’，才能找到他么？”

水俊浩道：“这并不只是认为，而是于情于理都应该是。”

欧阳德齐道：“老夫虽不否认这情理，但却否认它的绝对性！”

水俊浩星目倏闪，淡然一笑，道：“阁下，我请问，你见过那‘金龙谷主’的真面目没有？”

欧阳德齐微微一怔，摇摇头道：“没有。”

水俊浩道：“你知道他是谁么？”

欧阳德齐道：“不知道。”

水俊浩又道：“你认识他不？”

欧阳德齐再次一摇头，道：“不认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这就是了，你既然不认识他，不知他是谁，又从未过他的真面目，那么，我请问阁下，如果他此刻就站在你的对面，而他也说他就是‘金龙谷主’，你能知道他是么？”

有道理，这话确实不错，彼此素昧生平，陌不相识，从未见过一面之人，纵是对面相遇，又怎知他是谁？

欧阳德齐似乎微呆了呆，道：“如此说来，要找他就得非往‘金龙谷’中不可了。”

水俊浩颌首说道：“阁下如果真想要找他，而又不知那‘金龙谷’的所在，恐怕徒劳往返的话，我倒可以指点阁下一条正确的路径和方位，不过……”

语声倏然一顿而止，目注欧阳德齐笑了笑，竟未再接说下去。

欧阳德齐虽然明知他这“不过”以下之言，将会怎样的一句话，但仍接问道：“不过怎样？”

水俊浩道：“只怕你不敢去！”

欧阳德齐一声冷笑道：“水俊浩，你在激老夫么？”

水俊浩淡淡道：“我不否认话里似乎含有激意，但，出自本心实情！”

欧阳德齐双眉一轩，目射寒电地道：“那‘金龙谷’可是虎穴龙潭？”

水俊浩摇头道：“不是。”

欧阳德齐道：“可是铜墙铁壁？”

水俊浩道：“也不是。”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既然都不是，你又怎说老夫不敢？”

水俊浩忽然轻声一笑道：“那‘金龙谷’虽非什么龙潭虎穴，铁壁铜墙，但，阁下闯入该谷之后，便只有两条路可走了！”

欧阳德齐道：“哪两条路？”水俊浩道：“第一条路是投降，成为‘金龙谷主’的属下。”欧阳德齐道：“第二条路呢？”

水俊浩道：“那就非常简单了，也只有一个字。”

欧阳德齐道：“是哪一个字？”

水俊浩道：“死！”

欧阳德齐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水俊浩，老夫实在很怀疑你这些话！”

水俊浩冷笑道：“你不信？”

欧阳德齐阴阴笑地道：“不错，老夫正是不信！”

水俊浩冷冷地道：“阁下不信，只须前往一试便知。”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老夫自然要去试试！”

语声微顿，话锋忽地一转，注目问道：“你可是已经去过了？”

水俊浩道：“否则我怎会知道。”

欧阳德齐道：“如此，你现在一定已经是‘金龙谷’的属下了！”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阁下，你以为我是么？”欧阳德齐道：“老夫认为你应该是！”

水俊浩道：“为什么？”

欧阳德齐道：“你不明白么？”

水俊浩道：“有时我很糊涂。”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话是你自己说的，入了该谷之后，就只有投降与死两条路可走，而你既然未死，便当是‘金龙谷’的属下了，如此你总该明白了吧！”

水俊浩淡笑地点点头道：“我明白了，但是，事实上我却不是。”

欧阳德齐似是自语地道：“这就奇怪了！”

水俊浩道：“奇怪什么？”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奇怪你这‘不是’，也怀疑它大有问题。”

水俊浩陡地朗声一笑道：“阁下，你怀疑的‘问题’一点也不是问题！”

欧阳德齐注目问道：“有道理么？”

“自然有。”水俊浩点点头道：“阁下，世间下有许多事情，是会因人而异的，这道理你懂得么？”

欧阳德齐似乎恍有所悟地道：“你这所谓‘因人而异’，可是‘金龙谷’没有能力令你走上这两条路之一？”

水俊浩陡又朗声一笑，道：“你说对了，正是如此。”

欧阳德齐冷笑道：“你可是认为‘金龙谷’是有能力令老夫走上这两条路之一么？”

水俊浩星目微微一转，道：“阁下，我想先向你请教个人，不知你知道不？”

欧阳德齐道：“谁？”

水俊浩道：“那昔年名震武林的‘追魂恶判’符敖通。”

欧阳德齐道：“怎么样？”

水俊浩道：“请教你阁下的功力身手，自信比他如何？”

欧阳德齐微一沉吟，道：“功力伯仲，身手却要比他略高半筹！”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又道：“如和他相搏，要多少招可胜？”欧阳德齐又沉吟了一下，道：“大概需要五百招以上。”水俊浩道：“这就够了，‘金龙谷’也就是有能力令你阁下走上这两条路之一了！”

语声一顿，他问道：“阁下，你可知那‘金龙谷主’的武力和符敖通相比如何？”

欧阳德齐摇头道：“不知，如何？”

水俊浩道：“符敖通不是其掌下百招之敌！”欧阳德齐道：“符敖通和他动过手？”

水俊浩道：“正是。”

欧阳德齐道：“可是你亲眼看见的？”

水俊浩道：“没有。”

欧阳德齐道：“那你又怎知符敖通不是其掌下百招之敌的？”

水俊浩道：“符敖通自己说的，难道还会不实。”欧阳德齐眼珠儿转了转，道：“那符敖通现在何处？”水俊浩道：“金龙谷中。”

欧阳德齐道：“身居何位？”

水俊浩道：“总管。”

欧阳德齐倏然目光深注，问道：“你和那‘金龙谷主’动过手没有？”

水俊浩道：“没有。”

欧阳德齐道：“难道那‘金龙谷主’竟任由你自由出入，而未出手拦截你？”

水俊浩道：“不是，他恰巧不在谷内。”

欧阳德齐突然哈哈一声大笑道：“如此说来，你之能够入而复出，也只是一次侥幸了！”

水俊浩剑眉倏挑道：“那倒不见得！”

欧阳德齐阴声一笑，道：“你可是认为‘金龙谷’功力身手虽然高过符敖通一筹，却并不见得就能胜了你么？”

水俊浩冷哼一声，道：“正是如此。”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这么说，老夫也决非你的敌手了？”

水俊浩冷冷地道：“阁下如果不服，此刻就可出手一试！”

欧阳德齐阴声一笑道：“老夫既已经说过目前还不想找你，任你怎么说，也决不会和你动手！”语声微顿，目中突然飞闪过一丝诡异之色，道：“水俊浩，你可有胆量？”

水俊浩双眉倏挑，道：“怎么样？”

欧阳德齐道：“如果有胆量，便和老夫同行好了。”

×××

水俊浩星目突如寒电激射地道：“可是往探‘金龙谷’？”

欧阳德齐阴笑地道：“不是探，而是明闯，去找那‘金龙谷主’一决雄长，你可敢去？”

水俊浩剑眉陡地上挑，朗然一声豪笑，道：“有何不敢……”

不待水俊浩话完，欧阳德齐立即飞快地接口道：“好！这才不愧是豪气凌云的男子汉，我们走！”

话落，身形便待腾起。

水俊浩突然朗声道：“阁下且慢，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欧阳德齐问道：“你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

水俊浩冷冷地道：“目前我还不想去找‘金龙谷主’！”

欧阳德齐道：“你不敢去？”

水俊浩朗声一笑，道：“笑话，我要如是不敢去，上回便不去了！”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上回你不知‘金龙谷’的厉害，所以……”

水俊浩截口道：“阁下，这并没有什么两样。”

欧阳德齐摇头道：“老夫则以为大不相同。”

水俊浩淡淡道：“你要以为如此，那就只好由你了。”

话声微微一顿，他接道：“反正目前我还不想找他，你想找他我可以告诉你‘金龙谷’位于云雾山中何处，你自请便就是。”

欧阳德齐道：“如此，目前你是决定不找他的了？”

水俊浩道：“就是要找他，也不会得与你阁下同路同行，这道理你明白么？”

欧阳德齐道：“老夫不明白。”

水俊浩冷冷地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欧阳德齐嘿嘿一声冷笑，目光一转，又问道：“那你准备在什么时候才找他？”

水俊浩道：“想找他的时候就找他。”

欧阳德齐道：“时间尚未决定？”

水俊浩道：“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

语锋忽地一转，他又道：“阁下，你既不想和我动手一搏，你可以请便了！”

欧阳德齐嘿嘿一笑，道：“水俊浩，你这是逐客么？”

水俊浩冷冷地道：“阁下，难道还想我招待招待你不成？”

欧阳德齐道：“老夫来此是客，难道不该？”

水俊浩道：“可惜我不是此地主人，尚掌门也不是，纵有想招待招待你之心，但在这深更夜半时分，也无法办得到，再说……”语锋微微一顿，忽地一声冷笑，道：“要招待也得招待光明磊落的客人，像阁下这种行藏鬼祟之人，我也没有好兴致招待！”

欧阳德齐好耐性，对于这一顿讥刺谑骂，竟是毫不在意地哈哈一笑，道：“如此说来，老夫连想一杯淡茶的招待，也不可能的了。”

水俊浩道：“阁下，你如光明磊落而来，我必按宾客之礼款待！”

欧阳德齐大笑道：“好！老夫再来时当必光明磊落地来。”抱拳一拱，道：“就此告辞了！”

“了”字未落，身形已腾空电掠而去。

突然，一哈哈大笑陡起，两条人影自十丈外的暗影中飞掠而出，电射地落在水俊浩对面八尺之处。

现身，竟是“地煞”东方毅和“幻影神丐”姚天造老化子。

东方毅躬身行礼道：“属下见过令主。”

水俊浩欠身拱手还礼，道：“东方护法请少礼。”

随即转朝“幻影神丐”拱手一揖，道：“晚辈拜见姚前辈，并多谢前辈传声指点机宜，可惜……”

语锋微顿，忽地轻声一叹，道：“欧阳德齐老奸巨滑，太以狡诈，以致仍未能见到他的真面目，实是遗憾得很！”

“不敢当。”姚天造拱手还礼，哈哈一笑道：“令主不必因而遗憾，老化子已经猜料到他可能是谁了。”

水俊浩星目陡地一亮，道：“前辈已经看出来？”

姚天造点头道：“目前虽还不敢十分肯定，但，有八成儿是他不会有错。”

水俊浩道：“前辈猜他是谁？”

姚天造神色突然一肃，道：“老化子请令主改去这‘前辈’的称呼！”

这姚老化子真是怪人，此时此际，放着正经事不说，竟先计较起称呼

来了。

水俊浩剑眉不由微微一皱，道：“这……晚辈怎敢无礼！”

姚天造突然哈哈一笑，倏地转向“地煞”东方毅道：“老弟，现在该你说话了！”

东方毅点首一笑，道：“兄弟遵命。”

随即神色肃然地朝水俊浩躬身说道：“姚兄闻悉武林纷乱四起，魔道猖獗，已决心重出江湖，效力本教‘正义’旗下，追随令主除魔卫道，维护正义大道！”

水俊浩星目陡地一亮，道：“如此，也决定出任本教护法之职了！”

姚天造正容道：“老化子愿效绵薄！”语声微微一顿躬身行礼道：“属下姚天造拜见令主。”

水俊浩连忙双手挽道：“姚前辈请少礼。”语声微顿，接道：“本教有何德能，得蒙姚前辈不弃，屈就护法之职，实深荣幸至甚，水俊浩这里先谢谢了！”

话罢，拱手躬身一揖。

姚天造哈哈一声大笑道：“令主如此客气，属下可要汗颜无地了！”

这时，长白掌门尚君恒才得机会上前向东方毅和姚天造二人行礼拜见。

拜见既毕，尚君恒请客人花厅落坐，门下弟子奉上香茗之后，水俊浩这才又转入正题，望着姚天造问道：“姚护法猜那欧阳德齐可能是谁？”

姚天造道：“禀令主，属下猜他可能是那‘千面书生’谈明通。”

水俊浩道：“姚护法可是由他谈话的声音上猜料的？”

姚天造摇首道：“属下是从他临去的身法上猜料的。”

“地煞”东方毅接道：“属下看他临去的身法，确是颇像‘千面书生’那誉称独门的‘闪电追风’轻功身法！”

水俊浩颌首道：“既是两位护法都作如此猜料，那大概不会有错，是他了。”

姚天造道：“不过。属下认为对与不对，还需待事实证明！”

水俊浩点点头道：“不错，在未能确定证实之前，我们决不可只凭猜料便遽断是非！”语声微微一顿，注目问道：“姚护法见过麦帮主了么？”

姚天造点头道：“属下此来之前已经见过了。”

水俊浩道：“如此，有关‘金龙谷’详情，姚护法必也全都知道了！”

姚天造道：“属下已经听说过了。”

水俊浩道：“姚护法对此有何高见？”

姚天造肃容道：“属下不敢当，令主的安排至为妥切，属下衷心万分钦佩，不过……”

语声微微一顿，欲言又止。

水俊浩含笑接道：“姚护法无需客气顾虑，有何高见请直说好了。”

姚天造神色恭敬地道：“如此，请恕属下放肆了。”声调一顿又起，道：“令主悲天悯人，宽心仁厚，虽有兵不刃血而消弥劫祸狂澜之心，但是，狼子野心，阴谋狡诈，何况他假作仁义，既解救各门派危难于前，各门派已有先入之见，是以，令主的这种仁心安排，恐怕也要成白费了。”

水俊浩剑眉轻蹙地道：“姚护法此言虽然极是有理，但是……”语锋微微一顿，目光深注，问道：“那么，依姚护法的高见呢？”

姚天造道：“属下拟和东方护法先往‘金龙谷’中看看。”

水俊浩道：“姚护法之意可是想去先摸清楚他们的阴谋布置，然后再作打算么？”

姚天造点头道：“属下也想找那‘追魂恶判’一谈。”

水俊浩忽然微微一笑，道：“姚护法不必去找他了。”

姚天造一怔！道：“为什么？难道他已经不在‘金龙谷’中了么？”

水俊浩颌首道：“他已经来了。”

姚天造道：“他现在哪里？”

水俊浩倏然扬声说道：“符老前辈，请现身且让晚辈略尽地主之谊如何！”

随着水俊浩的话声，适才欧阳德齐藏身的那株大树顶上，突然暴起一声震天哈哈大笑，道：“小兄弟，你好精纯的内功，好灵聪的耳力！”话声中，一条身形巨大的人影飞掠而起，投落敞厅门外。水俊浩和“幻影神丐”姚天造，“地煞”东方毅，长白掌门尚君恒全都离座起身，拱手相迎。

“追魂恶判”符敖通大步入厅，重行分宾主落坐，坐定，长白弟子送上香茗。

符敖通突然目注水俊浩问道：“小兄弟，你是此处主人么？”

水俊浩微一摇头，道：“晚辈也是客位。”

符敖通转向尚君恒问道：“是你么？”

尚君恒摇头道：“不是，晚辈姓尚名君恒，乃长白派弟子。”符敖通目中神采一闪，注目又道：“你是那‘长白剑客’云九洲的弟子，当代长白派掌门‘青衫秀士’么？”

尚君恒长身站起，拱手一揖，恭敬地道：“晚辈正是，还望老前辈多多赐教。”

符敖通哈哈一笑，道：“尚贤侄不必客气，令师好么？”

尚君恒神色微黯，恭敬地答道：“恩师他老人家仙逝已经快将十年了。”

符敖通神情忽然一黯，接着轻声一叹，道：“老友多年未见，想不到竟已仙逝作古快将十年了，真是岁月不留人，当年的英雄何在？到头来，还不是黄土埋白骨。”目光倏然转向“地煞”东方毅，道：“东方老弟，看来此地主人必定是你了。”

东方毅摇头大笑道：“符老哥，你可是想要和此间主人攀亲家么？”

符敖通白眉微皱了皱，旋也哈哈一笑，道：“东方老儿，你这副油嘴滑舌的腔调，大概是跟姚老化子学的，已经得着姚老化子的衣钵了吧。”语锋微微一顿，正容接道：“老夫不速来此，深夜打扰，若连主人是谁都不知道，传说开去，岂不要让人笑话，老夫越老越不懂礼数了么？”

水俊浩含笑地接着说道：“此事老前辈请不要放在心上，此间主人乃是位殷实药材商人，并非我辈武林同道之士。”

符敖通双目神采倏闪，彼地目注水俊浩问道：“小兄弟，我们见过么？”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老前辈有这感觉么？”

符敖通道：“你的声音，老夫听来觉得甚是耳熟得很！”

水俊浩道：“老前辈现在才听出来么？”

符敖通目光凝注地道：“如此，我们真是见过的了？”

水俊浩颌首道：“老前辈可是已经想不起来了么？”

符敖通白眉微皱地想了想，摇摇头道：“老夫想不起来，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大前夜之事，老前辈就已经记不得了么？”

符敖通双目倏然神采飞闪，精光陡射如电地深注着水俊浩的俊脸稍顷之后，突然哈哈一声大笑，道：“小兄弟，你真大出老夫意外的意外了！”

水俊浩一怔！道：“老前辈，什么意外的意外了？”

符敖通道：“你实在太年轻了，年轻得使老夫几乎不敢相信那便是你！”

水俊浩笑了笑，道：“老前辈可是有点怀疑么？”

符敖通摇头道：“不！从老夫隐身十五丈开外的树上，你犹能察觉的这份耳力和精纯的内功看来，老夫已经确信不假了！”语锋微微一顿，注目问道：“小兄弟，如今你可以赐告你的姓名师承来历了么？”

水俊浩肃容说道：“晚辈姓水名俊浩，至于师承来历，老前辈回谷之后，随便一问即知。”

符敖通不由微微一怔！诧异地问道：“小兄弟，你的意思是说‘金龙谷’中众人，都知道你的师承来历么？”水俊浩颌首道：“正是如此。”

符敖通不禁大感奇怪地道：“但是，老夫怎地就不知道呢？”

水俊浩道：“晚辈这就不清楚了！”

符敖通白眉微皱，自语地道：“这可就有点奇怪了……”“幻影神丐”姚天造忽然嘻嘻一笑，道：“符老儿，这一点也不奇怪呢？”

符敖通道：“老化子，你有道理么？”

姚天造点头嘻嘻一笑，道：“自然有道理。”

符敖通道：“什么道理？”

姚天造脸色倏地一正，道：“符老儿，我请问，关于‘金龙谷’中的大小事情，你这位都总管共知道得多少？”符敖通白眉一轩，道：“老夫自是无有不知的了！”

符敖通这话并未虚夸，也确实不假，“金龙谷”的一切大小事情，事实上也没有不经过他的。

然而，姚天造却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符老儿，你这句‘无所不知’，实在应该打上个七折再加上八扣才成！”

符敖通双眉一轩，道：“老化子，你是在存心戏侮老夫么？”

姚天造嘻嘻地道：“我老化子一生虽游戏风尘，爱说个笑话，但是，真遇上正经事儿，却是条理分明，不苟言笑！”语锋微微一顿，倏地正容地道：“水俊浩三个字，眼下已轰动天下武林，名震四海八方，数月以来，曾连败‘金狮盟’属下高手‘巡察总监’卓镇东，‘护法总监’‘琼岛狂人’公孙楚和‘秦岭四凶’等人，‘金狮盟’视之为眼中钉，‘金龙谷’中人已无人不知，而你这位‘都总管’竟犹无所知，老化子实在替你感觉遗憾，也替你有点难过！”

符敖通扬声大笑道：“老化子，你这些话，道理实在不通之极，水俊浩三字，虽然名震天下，但是，‘金龙谷’向来不管武林是非，‘金龙谷’中人未必完全知道他，何况事与‘金龙谷’无关，老夫不知，也是当然之理！”

姚天造嘻嘻一笑，道：“符老头，你这话也颇有道理，老化子自不便强词驳说你的不对，不过，事实上老化子却替你的这种道理有点可怜，可悲！”

符敖通双目陡地一瞪，怒声道：“可怜可悲，那都是老夫的事，用不着你老化子来‘狗咬耗子’！”话锋倏地一转，喝问道：“老化子，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姚天造明知他之意所指，却假装糊涂地两只怪眼翻了翻，一副茫然不懂的神色，问道：“什么怎么办？”

符敖通道：“我们的那笔老帐！”

话既叫明，姚天造自是再不好佯装不知，恍然一哦，目光深注，道：“符老儿，你还想和老化子比划比划么？”

符敖通白眉一轩，道：“为什么不，七次未见高下，如今事隔三十年，你老化子比诸当年想必已经有了极大的长进，这一次定能决个胜负的了！”

姚天造哈哈大笑道：“符老头，你遁隐‘金龙谷’多年，加上贵谷主的高明指点，想来你一定会长进得更多了！”

符敖通道：“老化子，现在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是就在这院子里见个高下，还是换个地方放手去一搏雄长！”

姚天造双眉微微一扬，道：“你符老儿以为呢？”

符敖通略一沉吟道：“眼下这镇内武林人物太多太杂，而且在这夜深人静时分，以不惊扰别人为宜，我们到镇外去，如何？”

姚天造一点头道：“可以，不过，我老化子可得要请示一下才成！”

“请示！”符敖通目光惑然投注，问道：“向谁请示？”

姚天造正容道：“本教教主。”

符敖通诧异地问道：“你脱离丐帮了么？”

姚天造摇头道：“没有，老化子在丐帮仍是长老身份。”

符敖通道：“贵帮帮规许可如此？”

姚天造肃容说道：“事关天下苍生安宁幸福，武林正气力量，又经过帮主特许，纵与帮规有所抵触，又有何妨！”

这几句话义正气壮，废私全公，令人心生敬佩！

符敖通目中异采一闪，问道：“是什么教？”

姚天造道：“正义教。”

符敖通道：“教主是谁？”

姚天造嘻嘻一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符敖通双目奇光一闪，扫视了东方毅和尚君恒二人一眼，最后凝注着水俊浩那正气映然，神色不怒而威，自有一股慑人气度的俊脸，问道：“水兄弟，是你么？”

水俊浩含笑颌首道：“晚辈年轻才浅，德能两薄，本不足当大任，奈何魔道猖獗为祸，掀浩劫狂澜，残杀武林同道，以图遂其威临天下之私愿，为苍生为武林命脉，江湖安宁，晚辈皆难坐视，是以挺身而出，勉力为之，以挽浩劫狂澜，除魔卫道！”

语锋微微一顿，正容肃色诚恳地接道：“今后尚望符老前辈看在武林正义份上，勿以晚辈年轻德能浅薄见弃，多加赐予鼎力协助指教，则天下武林苍生幸甚，晚辈衷心感激至甚矣！”

他侃侃言来，词意婉转而生动，语句诚恳更深深感人肺腑，诚不愧是武林一代奇才俊彦！

符敖通本是个至情至性的血性中人，耳闻水俊浩这等诚恳感人之言，不禁双目微轩，豪兴飞扬地仰首纵声哈哈一阵大笑，道：“水兄弟，你也不用自谦说客气话了，老朽两眼不花，看得出来，你神光内蕴，敛而不露，一身功力已高臻上乘化境，人品俊逸，气质高华，实为武林百年难见的俊彦奇葩，若果德能浅薄，焉能成为领袖一教之主，又何能罗致得老伙子，东方老弟这等武林高手！”

语声一顿又起，接道：“水兄弟只管放心，为武林正义，天下苍生幸福，为除魔卫道，倘有用得着老朽处，只要传个信息给老朽，老朽当必克尽绵力！”

水俊浩倏然长身站起，肃容朗声说道：“承蒙老前辈不予见弃，慨诺赐助，水俊浩这里先致谢了！”说着，拱手朝符敖通躬身一揖。

这情形，只看得姚天造、东方毅、尚君恒三人全都不禁目闪异采，心中暗挑拇指，钦赞不已。

的确，以符敖通那等生性孤傲的武林怪杰，水俊浩只淡淡的那么几句话，竟使他一口答应为助，怎不令人为之心折！钦赞！

符敖通连忙欠身拱手还礼不迭，哈哈一声大笑，道：“水兄弟，你不要再客套多礼了，老朽实在不敢当之至，老朽若非因为与敝谷主有约在前，不能毁约背信，否则，老朽倒也甚愿追随水兄弟座右效力，和老叫化东方老弟他们两个为伴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得蒙老前辈慨诺赐助，晚辈已是喜出望外，深感荣幸至甚，如此一说，晚辈可真要汗颜无地自容了！”

符敖通又是哈哈一笑，目光倏地深注，问道：“水兄弟，老朽有一事甚感迷惑不解，意欲向水兄弟请教。”

水俊浩道：“请教，晚辈可不敢当，什么事情，老前辈只管问好了。”

符敖通道：“适才老朽虽然藏身十丈以外，但是以老朽的听力，按理，水兄弟等在这间敞厅内谈话，老朽应该听的清楚才对，可是……”

水俊浩接道：“老前辈虽在运功凝神静听，却依然一句也未能听到，是不？”

符敖通点点头道：“所以老朽心中也一直大惑不解。”

水俊浩笑了笑，道：“那是晚辈暗以神功罡气隔断了音波外传之故，尚请老前辈勿见怪！”

符敖通大笑道：“水兄弟，老朽心中佩服都来不及，哪会见怪！”

突地，衣袖破空风响，一条人影身形有如流星划空般地飞掠泻落敞厅门外，朝厅内躬身说道：“老臣参见主上。”

来人正是“左丞相”蓝立恒。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蓝丞相请少礼，进来与各位见见吧。”

蓝立恒躬身道：“老臣遵旨。”

迈步入厅，“天煞”东方毅首先站起身子，拱手说道：“蓝丞相，兄弟替你介绍介绍。”

蓝丞相含笑拱手道：“有劳东方护法了。”

“追魂恶判”符敖通听得眉头不由微皱，心中大感惊诧困惑不解地暗忖道：“这姓蓝的老儿是何来历？是个什么‘丞相’，对水俊浩怎地竟尊称‘主上’，自称‘老臣’，‘遵旨’？……”

他惊诧暗忖中，“天煞”东方毅已介绍说道：“丞相，姚兄你虽已见过，但是那时跟现在不同，现在姚兄已是本教的‘护法’了。”

不待东方毅话落，“幻影神丐”姚天造已站起身子，抱拳拱手为礼道：“老化子德能均薄，今后尚望丞相不吝指教是幸。”

蓝立恒连忙抱拳拱手还礼，含笑道：“不敢当，姚兄如此一说，倒叫兄弟汗颜无地了，你我虽然名份不同，但身份却一，同属主上辖下，彼此都是自己人，今后姚兄千万勿再如此谦虚客套才好，否则便是见外了！”

姚天造哈哈一笑，道：“老化子敢不从命。”

接着“天煞”东方毅又替符敖通和蓝立恒介绍道：“丞相，这位便是现在‘金龙谷’都总督，昔年威震武林，号称‘追魂恶判’的符兄。”

蓝立恒双眉陡地一扬，目中异采倏闪，朝符敖通抱拳微微一拱，但，神色间却忽然淡漠地道：“原来是‘金龙谷’的符都总督，兄弟倒失敬了！”

“追魂恶判”符敖通眼见蓝立恒神色淡漠之状，眉头不由暗皱了皱，随即抱拳拱手，微微欠身道：“不敢当，丞相请勿客气。”

“青衫秀士”尚君恒虽是一派掌门之尊，但以武林长幼辈而言，蓝立恒等人虽是水俊浩的属下，却无一不是年逾七旬的武林前辈。

是以，符敖通话声一落，尚君恒便即起身朝蓝立恒拱手施礼道：“晚辈拜见丞相。”

蓝立恒连忙拱手还礼，含笑说道：“尚掌门快请不要这样多礼，老朽实在不敢当之至！”

水俊浩适时一摆手，道：“蓝丞相请坐。”

蓝立恒躬身应命落坐，坐定，水俊浩这才注目问道：“蓝丞相此刻来此，有事么？”

蓝立恒欠身恭敬地答道：“臣属等擒住了五名武林高手，特来禀请主上发落定夺！”

水俊浩道：“都是什么人？”

蓝立恒道：“二僧三道。”

水俊浩星目异采倏闪，问道：“是哪派门下高人？”

蓝立恒道：“是少林、武当两派的弟子，不过，内中却有一僧是假冒的。”

水俊浩剑眉微挑，星目异采再闪，道：“那三个是何许人？”

蓝立恒摇头道：“无人认识，但是，他们另有身份证明。”

水俊浩道：“什么身份证明？”

蓝立恒道：“每人腰间都系有一块腰牌。”

水俊浩道：“是怎样的腰牌？”

蓝立恒目光倏地警视了符敖通一眼，微一犹疑，自袖底取出五块长寸半，宽八分的银牌，双手捧着起身呈上，道：“请主上过目。”

水俊浩接过银牌看了看之后，微一沉吟，忽然目射异采地转向符敖通，递过一面银牌，问道：“符老前辈见过此牌么？”

符敖通接过银牌翻覆地看了一遍，交还水俊浩，白眉微皱的摇摇道：“老朽没有见过。”

蓝立恒突然一声冷笑，道：“符兄真未见过么？”

符敖通脸色勃然大变，道：“丞相可是以为老朽说谎了？”

蓝立恒冷冷地道：“是与不是，兄弟未便置否，符兄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虽说“未便置否”，但是‘心里应该有数’的语气，分明是说符敖通说谎之意。

符敖通脸色再次一变，怒声道：“蓝丞相，老朽生平从不谎言欺人，你我尚是初次见面，你休得含血喷人！”

蓝立恒冷笑道：“符都总管阁下，这真是蓝某含血喷人么？”

符敖通道：“怎地不是，老朽确实从未见过此牌，而你竟认定老朽……”

蓝立恒冷然截口道：“阁下，蓝某请问，这银牌正面那条‘金龙’的形状如何？”

这句话的含意，符敖通听出来了，身躯不由猛地一震，双目暴瞪，寒电激射，威凌逼人地道：“他们难道是敝谷……”

蓝立恒颌首哈哈一笑道：“身为‘金龙谷’都总管，竟然说未曾见过谷中属下的‘金龙’腰牌，你想这话天下武林有谁相信？”

符敖通脸色骇然变色，惊声问道：“丞相这话可是真的？他三个人确都是敝谷属下么？”

蓝丞相双眉一轩，正容说道：“此事关系何等重大，蓝某焉敢随便乱说，落个‘含血喷人’之罪！”

符敖通微一沉吟，道：“银牌既有五面，另两面必得自那‘少林’僧人和‘武当’道士身上的了！”

蓝立恒颌首道：“不错，实情正是如此。”

符敖通道：“他们现在何处？”

蓝立恒道：“他们现由‘护驾二将军’和十二名正义使者看守着。”

符敖通陡地站起身形，道：“走，请带老朽去看看他们去！”

蓝立恒微一摇首道：“对不起，此事蓝某未便擅夺。”

水俊浩忽然朗声说道：“符老前辈且请安坐勿躁。”

符敖通眉锋一皱，道：“水兄弟，老朽必须亲自问问他们五个，把事情弄个清楚！”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晚辈明白老前辈的心意。”语锋微顿，倏地转朝蓝立恒说道：“请丞相辛苦一趟，去将他们五个带来此地。”

蓝立恒躬身道：“老臣遵旨。”话落，转身举步走出厅，掠身电射而去。

× × ×

“幻影神丐”姚天造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符老儿，如今你该相信老化子的话了吧！”

符敖通一怔！道：“什么话？”

姚天造嘻嘻一笑道：“符老儿，你难道还不明白么？”

符敖通摇头道：“老朽实在不明白。”

姚天造神色突然一肃，道：“符老儿，老化子说出来，你可别见怪！”

符敖通道：“老化子你只管说好了，老朽决不见怪就是。”

姚天造正容道：“说老实话，你那‘金龙谷主’都总管的身份，实在只是个虚具其名的傀儡，你明白了吗？”

符敖通脸色一变，道：“老化子，你……”旋忽若有所触地轻声一叹，道：“蓝丞相所言若果然无错，则老朽这都总管倒真是有名无实的了！”

“天煞”东方毅接口道：“符兄，兄弟敢以顶上的人头担保，蓝丞相所言，决无丝毫不实！”

符敖通双目霍然投注，道：“东方老弟，如此，你对蓝丞相的为人必然深知，非常清楚的了！”

姚天造陡地哈哈一笑道：“符老儿，你若知道他的出身来历，便也会深信不疑了。”

符敖通目闪异采地道：“即请赐告他的出身来历，如何？”

姚天造倏地转向水俊浩道：“属下斗胆，拟请令主赐允！”

水俊浩略一沉思，颌首道：“好吧，就此说明一切也好。”

姚天造道：“属下谢令主赐允。”语声一顿，目视符敖通正容道：“符老儿，你听说过昔年‘雷霆大帝’的两氏家臣么？”

符敖通脸上忽现惊容地道：“蓝丞相便是蓝黄两氏家臣后裔么？”

姚天造道：“不错，蓝丞相正是昔年‘大帝’手下‘左丞相’之孙。”

符敖通心神不禁猛一震，双目倏露骇异之色地望着水俊浩道：“那么，令主该是……”

水俊浩颌首说道：“晚辈偶遇奇缘，进入过‘大帝’洞府。”

符敖通陡地肃容起身离座，躬身下拜道：“臣属拜见主上。”

水俊浩不禁愕然一怔！连忙伸手相挽地道：“老前辈赶快请起，你这是……”

符敖通站起身躯，神色恭敬地道：“先师复姓赫连，讳上公下度，乃昔年大帝驾下‘蓝黄’两氏家臣之外，四大‘都天巡察使’中最年轻的一位。”

经过说明，水俊浩这才明白颌首说道：“符老请坐。”

符敖通微一迟疑，躬身道：“臣请主上谕示。”

水俊浩含笑道：“你现为‘金龙谷’都总管，方便么？”

符敖通道：“这没有不方便，那都总管之职，随时皆可辞离。”

水俊浩道：“你和那‘金龙谷主’不是立有约言么，焉能随时辞离毁约！”

符敖通道：“臣和其订立约言之时，曾有说明，倘先师遗谕之人现踪武林，这约言便立即终止，臣也就立刻离开‘金龙谷’。”

水俊浩道：“当时，那‘金龙谷主’定必向你问过，赫连老人家遗谕的详情的了！”

符敖通道：“他虽然问过，但是，臣并未告诉他，并约定以后不得再问。”

水俊浩又问道：“他知道你的师承么？”

符敖通摇头道：“约言中曾有彼此均不得询问对方师承出身的规定！”

水俊浩道：“如此，你们相处二十多年，对彼此的师承来历都皆不知了！”

符敖通点点头道：“是的。”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而今，你要辞去都总管之职离开，自是先要向其说明赫连老人家遗谕之人已现踪武林，使当年的约言终止无效了，是不是？”

符敖通道：“正是如此。”

水俊浩道：“那么他也可以问你这现踪之人是谁了，对不？”

符敖通道：“是的。”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为了示信于他，你自然是实情实说，是不？”

符敖通道：“是的，臣以为似乎无隐瞒的必要！”

水俊浩颌首道：“事实也确无隐瞒的必要，不过……”语锋微微一转，正容接道：“现在还未到时候。”

符敖通一怔！注目问道：“主上的意思，是要臣暂时隐瞒此事么？”

水俊浩点了点头，话锋忽地一转，问道：“你对他的为人看法如何？”

符敖通默然沉思了片刻之后，道：“心性虽然高傲，但却淡泊名利，为人谦虚和蔼可亲，实是一个正直光明磊落的武林隐士。”

水俊浩笑了笑，又问道：“他有多大年纪了？”

符敖通道：“看似四十开外，实际年龄该在七旬之上。”

水俊浩道：“知道他的实际姓名吗？”

符敖通道：“他自称复姓夏侯，双名克武。”

水俊浩默然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于是，厅内顿时陷入于一片沉默之中，空气静寂得有点儿窒闷。

“天煞”东方毅忽然轻咳了一声，道：“符兄，兄弟有句话，如梗在喉，想说，但，说出来又恐符兄心中不快、不信。”

符敖通缓缓地坐下，道：“东方老弟，有什么话，你尽管直说好了，老朽心中信与不信那是另一回事，但决不会有所不快的！”

东方毅微微一笑道：“如此，兄弟先请问符兄，对兄弟当年在江湖中的为人声名看法如何？”

符敖通怔了怔，眉锋微皱地道：“老弟，你为何忽作此问？”

东方毅道：“符兄且别问理由，请先直言对兄弟的为人，声名的观感如何再说。”

符敖通想了想道：“老弟当年威震武林，虽然名列十大凶人之一，实际却是一位肝胆照人，侠骨义肠的血性豪雄，根本不是凶恶之人！”

东方毅目中异采飞闪地道：“符兄，你这可是由衷之言！？”

符敖通道：“老朽句句由衷，发自肺腑！”

东方毅轩眉一笑道：“如此说来，兄弟在符兄的心目中，尚不失为一个正直光明磊落之人了！”

符敖通道：“事实也是如此。”

东方毅道：“那么兄弟之言，符兄必然也是信得过的了？”符敖通点头道：“老朽不愿伪言，只要不出情理之外，自是信得过的！”

东方毅道：“反过来说，若与情理稍有不合，便就不信了，是不是？”

符敖通道：“此为人情之常，任何人都是如此，非只老朽独然！”

东方毅道：“如果事实本就出于人情之常呢？”

符敖通白眉微微一皱道：“这个……”

东方毅注目问道：“难道仍以那常情常理衡之吗？”

符敖通略一沉吟道：“那自然得看事实如何？依据其情理推断而定了！”

东方毅笑了笑，目光倏地深注，正容答道：“符兄和那‘金龙谷主’相处二十多载，难道就从无一点任何其他发现么？”

符敖通神情微愕地道：“是关于那一方面的？”

东方毅道：“自然是关于他为人方面的了。”

符敖通一怔！道：“为人方面的？”

东方毅道：“也是另一面的。”

“另一面？”符敖通愕异地道：“老弟，你话中有因，难道他……”

东方毅正容接道：“据兄弟猜料，他外貌虽看似淡泊名利，是位傲啸武林的隐士，实际乃是个胸怀异志野心，极工心计，心机深沉之人！”

符敖通神色不禁微呆了呆，旋即摇头道：“这似乎不会。”

东方毅笑了笑，道：“也许是不会。”语声略顿，话锋忽地一转，道：“符兄，你任职谷中都总管二十多载，谷中属下人数共有多少，你大概总会得不清楚吧？”

符敖通颌首道：“这个自然十分清楚。”

东方毅道：“共有多少人？”

符敖通道：“总数三百有零。”

东方毅又道：“他们的武功身手如何？”

符敖通道：“强弱不等，但大多数不差。”

东方毅道：“足以跻身当今武林一流高手的有多少人？”

符敖通道：“五十名左右。”

东方毅道：“其余之人呢？”

符敖通微一沉思，道：“除较诸武林一流高手尤高一筹的十数人和将近八十多名的二流好手外，其余的便都是只能跑跑腿的角色了！”

东方毅注目的问道：“这十数人中包括符兄和那夏侯谷主在内？”

符敖通摇头道：“谷主和老朽与欧阳总护法三个都不在内。”

水俊浩心中忽然一动，接口问道：“欧阳总护法可是双名德齐？”

符敖通点点头，诧异地问道：“主上认识他？”

水俊浩星目异采倏闪，淡笑了笑，问道：“你曾在途中和他相遇，是么？”

符敖通道：“正是。”

水俊浩道：“那么你此来也是他指点的了，是不？”

符敖通点点头道：“是的。”

水俊浩又道：“他对你是怎么说的？”

符敖通微一犹豫，答道：“他说此间似有诡异行踪的武林人物，要臣来此窥探察看究竟。”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他没有说别的了么？”

符敖通神色恭谨地摇摇头道：“没有。”

×××

水俊浩星目倏射寒电，威仪慑人的逼视着符敖通，冷凝地道：“当真没有了么？”

符敖通心神不禁一震！离坐起立躬身道：“臣不敢谎言欺瞒主上。”

水俊浩道：“既是不敢，为何还要说谎！”

符敖通嗫嚅地道：“臣委实……”

水俊浩冷然截口道：“他明明要你就便下手，为武林除害，你为何隐瞒

不说？”

符敖通不禁身躯机伶伶冷颤，躬身垂手道：“主上明见，他虽然这么说过，但是臣到此之后，因发现姚老化子和东方老弟二位，立即知道可能是个误会，所以……”

水俊浩接道：“所以即便打消就便下手之意，对么？”

符敖通点头道：“正是如此。”

水俊浩威态稍敛地道：“如今更因为当面对我，心中有所顾忌，不便直言欧阳德齐对你所说之意，遂即干脆抹煞隐瞒不提，是么？”

符敖通听得心头不禁骇然暗懔，直打寒颤，神色恭谨地答道：“主上睿智明察，臣心中确是此事，尚祈主上厚谅恕罪！”

水俊浩话锋忽地一转，又问道：“你知那欧阳德齐的另一个身份么？”

符敖通点头答道：“他脸上终年戴着人皮面具，从不肯以真面目示人，臣已认出他是那‘千面书生’谈明通。”

姚天造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如此说来，我老化子从未料错人呢！”

符敖通道：“老化子，若是连你也认不出他来，那‘幻影神丐’的招牌便该自己把它砸破了！”

“天煞”东方毅忽然目视符敖通道：“符兄，你这答复虽然解开了我们欧阳德齐果然就是‘千面书生’谈明通之谜，但是，和令主所问的本意却有了差错呢！”

符敖通不由愕然一怔！目光转向水俊浩。

水俊浩含笑颌首道：“东方护法说得不错，我问的乃是欧阳德齐那‘总护法’以外的另一个身份，你知道不？”

符敖通诧异地道：“总护法以外的另一个身份？”

东方毅道：“不错，他正是另外还有一个身份。”

符敖通眉锋深皱，摇摇头道：“这就知道了。”

水俊浩忽然轻声一叹，道：“看来姚护法说得不错，你这二十多年的都总管，果真是白做了，有关谷中真正机密大事，一切均被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了。”

符敖通心里不禁暗道：“我这‘都总管’，难道真是有个有名无实的‘傀儡’么？……”

东方毅陡又注目地望着他，正容说道：“符兄，事情已经至为明显，那夏侯克武果真只是淡泊名利，傲啸山林的隐士，生活自是愈平淡愈清静愈好的了，若无什么异志野心，又为何蓄意养这么多的武林高手呢？……”

声音微微一顿，接道：“再说三百多人每日饮食用度消耗，所费该是何等之巨，岂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隐士所能负担得起的，这笔钱财又从何处而来呢？”

符敖通听得白眉不由一阵轩动，十分动容的暗忖道：“是呵！三百多人的生活日支消耗，这的确不是个小问题，这多年来，我怎地从未想到的呢？”

突然，一阵衣袂飘风腊腊声响，人影电射地投落敞厅门。

是“左丞相”蓝立恒，“护驾二将军”黄伟光黄瑞仁，“铁剑神龙”申无畏，“病书生”公孙飘萍和十二位蓝衫佩剑的“正义使者”。

蓝立恒立在厅门口躬身禀道：“禀主上，二僧三道已全都带到。”

水俊浩微一颌首，朗声道：“二僧三道带进，‘护驾二将军’守护厅门，十二使者分守厅外四周戒备，丞相和申旗主公孙统领入厅就坐。”

蓝立恒躬身应道：“老臣遵旨。”

话落，和申无畏公孙飘萍二人，分自五名使者手中接过那封闭着昏穴的二僧三道入厅放在地上，分别落坐。

“护驾二将军”分立厅门两侧，十二名使者身形飞掠，分往敞厅四周戒备。

水俊浩星目电扫了躺在地上的二僧三道一眼，目视符敖通问道：“这五人中，有认识的么？”

符敖通点头直指其中三人道：“他三人名叫居秋晖、高永彰、吴致样，都是‘金龙谷’的一流高手。”

水俊浩微点点头，抬手出指，隔空解开了那个真少林和尚的穴道，然后指着符敖通，朝那少林和尚说道：“大和尚，你认识他么？”

少林和尚站起身子，望了望符敖通，摇头道：“不认识。”

水俊浩含笑道：“他姓符名敖通，外号‘追魂恶判’，现在‘金龙谷’任都总管之职，大和尚，你明白了么？”

少林和尚目中陡现异采地注视着符敖通，问道：“你真是符都总管？”符敖通冷哼一声，沉声道：“你是少林弟子么？”少林和尚点首恭敬地道：“属下法空，正是少林弟子。”符敖通双目陡地一瞪，威态吓人地喝问道：“法空，你是什么时候进入本谷的？”

法空一低头，道：“属下并未进入过谷内。”符敖通道：“那你对老夫为何自称属下？”

法空心中不禁十分诧异地暗忖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自称属下，难道还错了么？……”

水俊浩忽然朗声一笑，道：“大和尚你心里觉得很诧异，是么？”

法空目光倏然转向水俊浩问道：“施主可是姓水？”水俊浩颌首道：“不错，我正是水俊浩，大和尚，我告诉你桩事情，你信不信？”

法空道：“什么事情？”

水俊浩道：“符都总管他根本不承认你们是他‘金龙谷’的属下。”

法空望了望符敖通，微一迟疑，道：“贫僧不信。”水俊浩淡淡一笑，道：“不信，你当面问他好了。”法空转朝符敖通躬身恭敬地道：“都总管……”符敖通倏然截口道：“老夫从未见过你们，如何承认？”法空道：“但是瞩目下等都有金龙腰牌证明身份。”符敖通道：“在哪里？拿来老夫看。”

法空探手腰间一摸，脸色不禁勃然大变！

符敖通一声冷笑道：“为何不拿出来？”

法空头一垂，道：“被他们搜去了。”

水俊浩一扬手，“当”的一声，一块银牌丢在法空的脚前，法空俯身伸手抬起，一看之后，立即摇头道：“这一块不是贫僧的。”

水俊浩扬扬手里其余的四块银牌道：“哪一块是你大和尚的？”

法空道：“背令‘令’字底下有个小‘木’字的。”

水俊浩道：“那‘木’字代表什么？”

法空道：“少林。”

水俊浩星目异采倏闪，道：“你手里的那块上是个‘田’字，那该是代表武当派的了！”

法空点点头道：“不错，‘田’字正代表武当派。”

符敖通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法空，你有金龙腰牌也没有用，老夫

一样的无法承认你们是本谷属下。”

法空愕然地道：“为什么？”

符敖通双目陡地一瞪，威凌逼人地喝道：“法空，你是责问老夫理由么？”

法空心神一震！躬身道：“属下不敢！”

符敖通威态稍敛，道：“那你就没必要问为什么了。”

法空目光警视了地上的居、高、吴三人一眼，心念电转道：“都总管连他们三人也不承认么？”

不等符敖通开口，水俊浩已飞快地朗声一笑道：“不！他们三人符都总管已经承认了，我也已经答应让他带他们三个回谷按规处置，但是……”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对你大和尚和那位武当道长，我可就感到为难了！”

法空问道：“怎么为难了？”

水俊浩道：“放又不便放，杀又有点不忍，这还不为难么？”法空道：“何以不便放？”

水俊浩忽然一笑道：“大和尚，你怎地不问何以不忍杀？”

法空险孔不由微微一红，道：“贫僧以为这并没有两样。”

水俊浩摇头道：“大和尚，这可差了十万八千里，大大的不同呢！”

法空自然明白水俊浩所言“大大的不同”之意，但他不便点头表示明白，只好佯装不懂地问道：“怎么不同？”水俊浩道：“放是生，杀是死，大和尚，生与死，怎能说是相同呢？”

法空忽然双手合什，朗诵了声佛号，道：“我佛有云，生即是死，死亦是生，只不过是多了具臭皮囊而已，死，却是生的一切烦恼痛苦的解脱，也是灵魂获取安静与安息！”语声微微一顿，又道：“生与死诚有不同，那只是芸芸众生好生恶死之观念，而在僧人心目中并无什么不同之处！”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大和尚对佛理似乎倒颇为精深透彻得很呢！”

法空双手再次合什道：“施主夸奖了。”

水俊浩又淡笑了笑，道：“如此，大和尚对己身这具臭皮囊，必是已有舍弃解脱之意了？”

法空心头一震！但，神色仍强作镇定地道：“只要施主能够放下屠刀，本我佛慈悲之怀，上体天心，贫僧就舍弃这身臭皮囊，又有何妨！”

这话，分明指着水俊浩是个凶残嗜杀的恶魔，而他自己是个舍身以救众的佛门弟子了。

蓝立恒听得不禁双目陡轩，目射寒电一声沉喝道：“和尚，你想找死么？”

法空倏地一声哈哈大笑，道：“施主，你这句话不嫌杀气太重了么！”

×××

蓝立恒才待开口，水俊浩忽地一摆手，阻止地道：“丞相无须动怒和他一般见识。”

星目倏然转注法空，神情平静地一笑，道：“大和尚，我请问，我是‘魔’么？”

法空道：“魔自心生，施主是不是‘魔’，自己心里应该明白。”

水俊浩道：“如此说来，我该是‘魔’了？”

法空道：“贫僧不想直言‘是’与‘非’。”目光警视了蓝立恒一眼，接着道：“免得贵属再大发凶威，心生杀机！”

蓝立恒双目寒电疾闪，但旋又忍了下去。

水俊浩道：“大和尚，看来你还是怕死的了！”

法空道：“施主错会贫僧之意了，贫僧不是怕死。”

水俊浩道：“那么他心生杀机，你又有何惧呢？”

法空道：“贫道这不是‘惧’，而是为了他好。”

水俊浩道：“怎么是为了他好？”

法空道：“不想让他多造杀孽，致使神怒！”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大和尚，你能言会道，实在令人佩服得很。”

法空道：“施主要如此想，便就完全错了。”

水俊浩道：“怎么错了？”

法空道：“贫僧说的是事实，也是真理！”

水俊浩倏然注目问道：“大和尚，这是你自己的‘真理’，还是佛的‘真理’？”

法空巧妙地答道：“施主并非愚者，自能想像而知，何必多问！”

水俊浩笑了笑，话锋忽地一转，道：“大和尚，你说我是‘魔’，我也不想徒作争端，但是，我必须请问，我是‘魔’，魔在何处？尚祈大和尚有以明教！”

法空眼珠一转，道：“施主必须要问知么？”

水俊浩颌首道：“知才能改。”

法空故作姿态地双手合十，朗诵了声佛号，道：“施主若能改悔，则天下武林得以安宁矣！”语声一顿又起，正容说道：“魔在施主心中。”

水俊浩点点头道：“大和尚，你怎知我心中有‘魔’的呢？”法空道：“由施主的行动表现而知。”

水俊浩道：“有据么？”

法空一点头道：“有。”

水俊浩道：“何据？”

法空道：“据自施主现踪江湖起，江湖就空生纷乱杀劫，你明白了么？”

水俊浩淡笑地道：“我明白，江湖上如果没有我这个人，便不会有这些纷乱杀劫了，是不是？”

法空点点道：“事实也确是如此。”

水俊浩道：“如此，江湖上的纷乱杀劫皆是因我而起，也是为对付我的了？”法空道：“一点不错。”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轩，道：“但是，大和尚，我还有不明白之处！”

法空道：“施主还有不明白之处？”

水俊浩道：“我很奇怪，大和尚是怎知道这么清楚的？”

法空道：“贫僧乃闻听‘帝君’和本派掌门谈及的。”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请问‘帝君’是谁？”

法空道：“就是‘武林帝君’。”

水俊浩道：“大和尚，我是请问他的姓名？”

法空望了符敖通道：“施主何不请教符都总管呢！”

这么一说，厅内众人哪还有不明白的。

水俊浩朗声一笑道：“是那‘金龙谷主’夏侯克武么？”

法空正容道：“金龙谷主数十年来虽然从未顾问江湖是非，无意在武林中争名称雄，但他侠骨仁心，不忍坐视江湖劫祸弥漫，天下苍生遭屠杀，是以乃挺身而出，拯挽狂澜浩劫，除魔卫道，以安天下武林！”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其用心意图果真如此，别无其他么？”

法空肃色道：“解救各大门派危难确是事实！”

水俊浩笑了笑，道：“如此，在大和尚以为我该怎么做才对呢？”

法空道：“施主若真有改悔之心，便应立刻解散所属，退出江湖，遁隐山林，养性修身，以保此身，否则……”语声倏然顿止，住口不言。

水俊浩问道：“大和尚怎地不说下去了？”

法空道：“施主智者，当可想像而知，何须贫僧赘言枉费唇舌！”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大和尚，你这就有失佛门弟子的气度了。”

法空道：“贫道自思并无失错，对施主此言也很不解。”

水俊浩道：“佛云救世渡难，应具‘苦口婆心’之心肠，佛门弟子何乃憚惜唇舌，多说几句话呢，话说一半，空自令人难过，不但有失慈悲之心，也有失出家人的气度，大和尚，你又于何忍？”

法空道：“这便是施主对那句‘有失佛门弟子气度’的解释么？”

水俊浩道：“憚惜唇舌，再加上忍心，这难道还不够？”

法空眉头微皱了皱，道：“够是够，不过……”

水俊浩接道：“怎样？大和尚有所顾忌么？”

法空摇头道：“不是顾忌，而是当与不当。”

水俊浩道：“何谓当，又何谓不当？”

法空道：“施主知那‘佛渡有缘人’之语么？”

水俊浩道：“是因为我与佛无缘？”

法空点头道：“所以贫僧便就不当说了。”

水俊浩道：“如此，大和尚是决不肯说的了。”

法空忽地一摇头，道：“不，贫僧突然改变心意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施主虽与我佛无缘，贫僧仍愿略尽心力，与施主结一善缘，也免得施主责贫僧忍心！”

水俊浩笑了笑，道：“那么我洗耳恭听。”

法空又装模作样地双手合十，朗诵一声佛号，肃容道：“施主若然不听从贫僧良方相劝，必将落个血洒黄沙，空中飞头，肢残惨死的厄运！”

水俊浩剑眉倏地双扬，星目寒电一闪，朗声一笑道：“大和尚，你算定我必遭如此厄运么？”

法空道：“施主双眉挑煞，煞光已透华盖，若不及早遁隐，退出江湖，不出半月，必定难逃劫数！”

水俊浩笑道：“大和尚，看来你不但深通佛理，而且还是位深通相法，善观气色祸福的大相士呢！”

法空道：“贫僧于潜心佛理之暇，偶曾涉及相书，是以懂得一点相理及皮毛而已，若不是诚心，欲结善缘于施主，还不肯轻露献丑呢！”

话，虽是说得十分谦虚动人，但却卖足了人情。

水俊浩淡淡地道：“多谢大和尚这番诚心，只是，可惜……”语声一顿而止，没有接说下去。

法空问道：“施主可惜什么？”

水俊浩笑了笑未答，突然转朝“长白掌门”尚君恒，道：“尚大哥，请派人取一盆清水来。”

蓝丞相等众人闻言，心中全都不由甚感诧异不解，想不通水俊浩此刻突然要一盆清水何用？

法空心中更是惊疑不定，忍不住问道：“施主要水做什么？”

水俊浩淡淡地道：“大和尚稍耐片刻就明白了。”

法空心底越发的大感忐忑，疑惧不安至极！

稍顷，一名长白弟子端着一盆清水走进厅来。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请放在大和尚面前地上好了。”

那名长白弟子依言放下水盆，躬身退立一边。法空心神不由一懔！脸色微变地道：“施主要干什么？”

水俊浩道：“大和尚先莫紧张害怕，我这可是纯一番好意呢。”

法空道：“什么好意？”

水俊浩平静从容道：“大和尚，你既然深通相理，善观气色，所以我请大和尚在这盆水中看看自己的气色如何？”

法空心神略定，摇头道：“贫僧不用照看了。”

水俊浩道：“大和尚可是在未来之前，就已经照看过了么？”

法空道：“贫僧自知眼前或许有灾祸，但并无大碍，结果必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水俊浩忽地朗声一笑，道：“大和尚，我却说你在片刻之间，便有大难，绝对无法避免的血光之灾，你信是不信？”法空心中不禁猛地一颤！变色道：“施主要杀贫僧？”

水俊浩语声忽转冷峻地道：“这就要看你大和尚自己化解了！”

法空道：“如何化解法？”

水俊浩冷冷地道：“很简单，据实答我三问。”法空道：“哪三问。”

水俊浩道：“那‘金狮盟’可也是夏侯克武的属下？”法空道：“请说第二问。”

水俊浩道：“贵掌门人此刻是否已入‘金龙谷’中？”

法空道：“请再问第三问。”

水俊浩道：“夏侯克武在谷内设置了什么毒谋？是不是想藉此胁迫天下武林臣服，否则，便一举而尽歼之！”

法空道：“这三问，均必须回答么？”

水俊浩道：“不错，否则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法空心里虽明知那将是条什么路，但，仍忍不住问道：“哪一条路？”

水俊浩冷如冰地道：“死路！”

法空心头不禁一颤！但表面仍故作从容地道：“回答以后便不死么？”

水俊浩道：“不错，大和尚，据实回答，决饶你一命，你考虑考虑吧！”

事关生死，答与不答，是生与死的抉择。法空果然沉思考虑了。

于是，敞厅内顿时又陷入了一片静寂中，静寂得落针可闻。

半晌之后，法空突然转脸目注符敖通问道：“符都总管，依你老看，属下应该如何自处，答还是不答的好？”

符敖通道：“这是你自己的问题，生与死是你自己的性命，答与不答，你有权自处，也和老夫无关！”

法空有点犹豫地道：“但是，你老是……”

符敖通突然瞪目截口道：“法空，你少说废话，你的事全与老夫无关！”

法空陡地震声道：“如此，贫道可要直答水施主所问了！”

符敖通冷冷地道：“为了保命，老夫也认为你直答的好！”

法空心中突然恍有所悟地道：“符老，贫僧明白了。”

符敖通道：“你明白什么了？”

法空道：“你必是已经变节叛谷了。”

符敖通双目陡瞪，须眉怒张，喝道：“法空，你敢胡言乱语，老夫立刻活劈了你！”

法空心头机伶一颤！不敢再言语。

水俊浩适时朗声道：“大和尚，你说你的吧。”

法空突然注目问道：“施主所言当真？”

水俊浩剑眉忽地一挑，道：“水某向来言出如山，决不稍移！”

法空毅然一点头道：“如此，施主请听贫僧实答。”语锋一顿即起，道：“第一，是的，第二，是的，第三，也是一点不差！”

水俊浩忽地朗声一笑道：“大和尚，你倒是干脆得很嘛！”

法空脸色不由微微一红，干咳了一声，道：“身落施主之手，为了保命，不干脆又能如何！”

水俊浩道：“如此说来，你还是怕死了？”

法空讷讷地道：“蝼蚁尚且惜命，何况贫僧是人。”水俊浩淡然一笑，道：“你不是说，活着只不过多了具臭皮囊而已，纵是舍弃这皮囊，并无所惜的吗？”

法空陡然显得理直气壮地道：“贫僧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也要视真实情事的值不值得，当不当，岂能糊涂轻生舍弃！”

水俊浩注目问道：“如今，你既然不愿舍弃这身臭皮囊，想必是认为不值，不当的了！”

法空点点头道：“正是如此。”

水俊浩笑了笑，又道：“我请问，何谓值，又何谓当呢？”

法空倏地肃色道：“为武林正义，是值，为天下苍生，是当！”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如此说来，大和尚想必已尽知那夏侯克武的所作所为，并非是为武林正义，为天下苍生的了，是不是？”

法空道：“否则，贫僧宁愿横尸于顷刻，也决不会实答的了！”

水俊浩目光深注，问道：“大和尚，你这是实心话么？”

法空正容答道：“少侠乃生具大智慧的武林奇才俊彦，贫僧此刻所言，是不是实心话，少侠当能明白！”

他口气完全改变了，对水俊浩的称谓也改变了。

水俊浩微笑点头道：“好，如此便请实答我三问中，那句‘金龙谷’内布置了什么毒谋之问。”

法空摇头道：“这个贫僧实在不知。”

水俊浩道：“也没有听说过么？”

法空又摇摇头道：“没有，因为事关非常机密，除那些参与设置计划之人外，知道的恐怕便极少极少了！”

水俊浩剑眉皱了皱，知他所言确是实情，于是也就不再多问，星目寒电倏射，转朝符敖通忽扬轻喝道：“符巡察使听令！”

符敖通连忙离座站起，躬身应道：“臣敬候谕旨。”

水俊浩道：“点他残穴，废去他一身武功，交由十二使者带回暂禁！”

符敖通恭敬地答道：“臣遵旨。”

法空听得心头猛震，目射骇光，脸现恐怖之色地颤声道：“少侠，你……”他“你”字方才出口，身躯倏地机伶地打了个冷颤！一身功力已随符敖通的一指点落失去！

接着倏然目射怨毒地射视着水俊浩恨声说道：“水俊浩，想不到你竟也是个食言背信的小人之流，贫僧真是错看了你！”

水俊浩冷然说道：“大和尚，我只说过饶你一命不死，并未说过其他，现在你一身功力虽被废去，但命仍在，并且毫发无损，这岂能说我食言背信。”语锋微微一顿，接着道：“俗语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和尚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么？”

法空不禁低头默言无语，但，旋又抬头说道：“那你又为何不放了贫僧。”

水俊浩笑了笑，道：“大和尚，我并没说不放你，只是现在还不宜放你，否则，便害了你了，这道理你懂得么？”

法空道：“你想等此间事了之后才释放贫僧？”

水俊浩点点头道：“事非得已，尚请大和尚原谅，但，为时决不会太久了，你尽管放心好了！”语声一顿，摆了摆手，接着道：“眼下你的功力初失，一切必然皆感不惯，也不宜太过劳累，且请退往一旁坐下闭目养神，息息吧。”

法空知道事已至此，多言无益。于是，便默默地退往旁边一张空椅子上坐下，闭目假寐养神。

水俊浩目光瞥了地上的四人一眼，转向符敖通问道：“他们三个平常的为人心性如何？”

符敖通道：“居秋晖心性尚称善良，高，吴二人皆是阴狠残毒之徒。”

水俊浩点了点头，忽然想起蓝立恒尚还不知符敖通的师承出身，于是，便朝符敖通说道：“你先见过蓝丞相，报明师承出身吧。”

符敖通躬身应了一声，立即上前和蓝丞相见礼，并报说了师承出身。

蓝立恒这才明白符敖通为何由“金龙谷”的“都总管”，突然一变水俊浩口中的“巡察使”的原因。

二人互相谦逊的见礼既毕，“天煞”东方毅接着又趁机替符敖通和“铁剑神龙”申无畏，“病书生”公孙飘萍三人作了一番介绍。

待众人互相见过礼，重新坐下之后，水俊浩这才对蓝立恒说道：“请蓝丞相先解开他们三人的穴道。”

蓝立恒躬身应命，隔空挥掌，居、高、吴三人应掌而醒，挺身跃起，才待张口喝骂，陡闻一声冷喝道：“你三个不得无礼！”

三人闻声一怔！旋即一齐躬身行礼道：“属下见过都总管。”

脸上全都掠现出一丝惊喜而又奇异的神色。

符敖通冷然一摆手，道：“不必多礼。”

三人垂手肃立，心里都在暗忖：“符老鬼怎地竟也在这里，而且还成了座上客了……”

水俊浩突然沉声缓缓说道：“他三个，由巡察使按照他们素日心性行为处决！”

符敖通肃然起立，躬身道：“臣遵旨。”

双目陡射寒电，转向居、高、吴三人。三人一见情形不妙，才扑身拚命，符敖通双掌挥处，惨吼之声陡起，高、吴二人已倒地毕命，口角流血，内脏全碎！

居秋晖眼见这等情形，知道纵然拚命也是不行，猛地一抬臂，扬掌便朝自己头顶“天灵”拍下。

水俊浩星目异采倏闪，飞快地一指点出。居秋晖胳膊一麻，立时软软地垂了下去。

水俊浩适时目视符敖通问道：“符巡察使拟如何处置居秋晖？”

符敖通恭敬地答道：“居秋晖素行并无大恶，臣拟点其残穴，废去他一身功力，此意是否允当，伏维主上谕示！”

水俊浩微一沉吟，摆了摆手，道：“请且退下！”

符敖通躬身退回原位坐下。

水俊浩忽然目视居秋晖含笑说道：“居大侠，你心里此刻一定很难过，有生不如死之感，是不？”

居秋晖一点头，道：“不错，居某此刻只求速死！”

水俊浩道：“居大侠如此一死，不觉得有点太不值得吗？”

居秋晖身形倏然微微一颤！旋忽轩眉朗声说道：“与其被点残穴，废去功力，不如一死反而干脆利落，也免得活着受罪，含恨苦痛终身！”

水俊浩道：“居大侠这等视死如归的豪情，实在令人钦佩心折，但，也深为你居大侠惋惜而不值！”

居秋晖身形再度一颤！道：“阁下，你如此谬赞居某，居某衷心至感荣幸万分，不过……”

水俊浩含笑接道：“居大侠，你乃是位心智聪慧之人，当不会不知那‘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分’的俗语吧。”居秋晖忽然轩眉朗声一笑，道：“阁下，你也不必绕圈子说话了，你想知道什么，只管请问吧，居某当然知而不言，言无不尽。”

水俊浩星目异采飞闪，朗声大笑道：“居大侠诚然高明，快人快语，实在令人心折，如此，请恕我就不多客气了！”

居秋晖道：“只怕居某所知有限，无能尽阁下之意。”

水俊浩道：“居大侠不必客气。”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居大侠知道我是谁么？”

居秋晖毫不犹豫地道：“居某如果猜料的不错，阁下当是江湖人称‘玉面书生’水俊浩的。”

水俊浩点点头道：“不错，在下正是水俊浩。”语声一顿又起，问道：“居大侠知道我的身份么？”

居秋晖一点头道：“知道。”

水俊浩道：“居大侠也知道我的出身师承么？”

居秋晖又是一点头道：“知道。”

水俊浩道：“请说说看。”

居秋晖微微一怔！道：“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水俊浩笑道：“我想听听居大侠是不是知道得十分清楚！”

居秋晖目光闪动，忽然一笑，道：“阁下真只有此意么？”

水俊浩道：“居大侠以为另有用意？”

居秋晖双眉微轩，目光深注，道：“难道不是在求证一个问题么？”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朗声大笑道：“居大侠高智，不过……”

居秋晖飞快地接道：“阁下，居某对你虽是初次见面，但已心仪甚久，为报答你适才那一指之德，和那几句开导的警语，居某愿意替你证实这个问题。”语锋微微一顿，接道：“阁下出身‘女王城’，后入‘雷霆洞府’，习成‘雷霆’绝学，得‘大帝’遗物，目下的身份是‘雷霆二世’，‘正义教’的‘银旗令主’，也是实际领导人，如此，该够十分清楚了吧？”

水俊浩颌首笑道：“居大侠知道得这么清楚详细，想必是时常出谷在江湖上走动了。”

居秋晖摇头道：“居某入谷十载有余，从未出谷过一步。”

水俊浩道：“那么，居大侠是……”

居秋晖一笑接口道：“阁下名动天下武林，本谷属下虽然极少有人在江湖上走动，但对阁下的大名、师承出身、身份，几乎是无人不知。”语锋一顿，目光瞥视了符敖通一眼，又道：“真要说有人不知的话，那只怕也只有都总管一人了。”

符敖通问道：“秋晖，此事为何隐瞒老夫？”

居秋晖道：“如非谷主令谕隐瞒符老，谷中众人谁敢？”

符敖通注目又问道：“可知是什么原因么？”

居秋晖摇头道：“这就得请问谷主自己了。”

符敖通白眉深蹙，沉思不语。

“幻影神丐”姚天造忽然哈哈一笑，道：“符老哥，照此看来，那夏侯克武可能早知你的师承出身呢！”

符敖通摇头道：“这似乎不可能。”

姚天造道：“但是老化子却以为大有可能，夏侯克武若是不知道你的师承出身，他就不会得密令一众属下只隐瞒你一人了！”

×××

“追魂恶判”仔细地想了想“幻影神丐”姚天造的这番话，觉得十分合情，也十分合理。

突然，他白眉倏扬，双目冷电寒芒激射，神威凛人地站起身躯。水俊浩肃色地说道：“符巡察使且安勿躁，稍时我自有安排。”

符敖通不能违谕，只好头一垂，恭敬地道：“臣遵旨。”

声落，忍抑地缓缓坐下。

水俊浩星目眨动，忽然望着居秋晖含笑地道：“对于符都总管，居大侠心中必定很觉惊奇吧？”

居秋晖点点头道：“是的，居某不愿说谎，心里确实很感惊奇不解得很，不过……”语锋微顿，望了望符敖通，又道：“论年龄，符老是武林前辈，论身份，是都总管，居某身为属下，是以，居某心中纵然极感惊奇不解，也

不便问，不敢问。”

水俊浩笑了笑，道：“如此，我为居大侠释疑如何？”

水俊浩道：“居某自当洗耳恭听。”

于是，水俊浩便将符敖通的师承出身，简略地说了一遍，接着目光深注地问道：“居大侠高见，以为如何？”

居秋晖微怔了怔，旋即恍悟水俊浩此问意之所指，眉锋轻蹙，略一沉思，点点头道：“依此看来，姚老前辈所言，就确实大有可能了！”

符敖通突然接口说道：“秋晖，如今老夫的师承出身你都已明白了，有几点事情，老夫想请问你，你可否实告不？”

居秋晖神色仍极恭敬地道：“晚辈素蒙符老爱护指教，获益良多，衷心更极敬佩符老的为人正直磊落，只要是晚辈所知之事，无不直言不讳，符老只管问好了。”

符敖通点了点头，问道：“那‘金狮盟’的为恶江湖，残杀武林同道，可都是谷主在暗中策划的阴谋么？”

居秋晖道：“此事谷主做得非常机密，晚辈于半月之前，也还毫无所知，直到最后才逐渐明白一切。”

符敖通又道：“那么他解救各大门派危难之事，也只是他的一番做作，掩盖天下武林耳目的手法假戏了！”

居秋晖点头道：“事实正是如此。”

符敖通道：“武当、少林两派掌门，早已和谷主勾结了么？”

居秋晖道：“据说武当掌门早在多年之前，就已入了谷主的掌握，少林掌门则是在‘天山派’被毁之后，才被谷主收服的。”

符敖通道：“你知道谷主此次邀约各派掌门，天下群雄赴会的阴谋吗？”

居秋晖答道：“阴谋怎样？晚辈虽曾略有耳闻，但详情并不清楚。”语锋微顿，又道：“只听不服即杀！”

符敖通道：“知道谷内布置了什么毒谋埋伏么？”

居秋晖摇头道：“晚辈不知。”

符敖通道：“参与布置机密的都是那些人？”

居秋晖道：“据说是由三位先生主持布置的。”

符敖通道：“是杜星他们三个？”

居秋晖点点头道：“是的。”

符敖通微一沉吟，忽地转向水俊浩恭敬地道：“主上，臣拟立刻返回谷内一行。”

水俊浩道：“你想当面查问他们？”

符敖通道：“臣正是此意。”

水俊浩道：“如果他们不说呢？”

符敖通威棱地道：“他们的骨头还硬不过老夫的手掌去！”

水俊浩道：“你准备用强逼迫？”

符敖通点头道：“主上明鉴，他们倘敢不实说，臣就让他们尝尝分筋错骨，万蚊穿心的滋味！”

水俊浩淡然一道：“倘然因而惊动了别人呢？”

符敖通神不由一呆！道：“这个……”

旋忽目射寒电地道：“杀以灭口！”

水俊浩道：“你忍心么？”

符敖通白眉一轩，道：“臣昔年闯荡江湖，所杀之人，数不甚计，何在乎多杀上几个，又何不忍之有！”

水俊浩道：“当年所杀的都是些什么人？”

符敖通道：“武林败类，江湖恶徒。”

水俊浩道：“他们也是武林败类，江湖恶徒么？”

符敖通一震！道：“臣在谷中二十多年，对他们均知之甚深，可说十之七八，都是生性奸诈阴险之徒。”

水俊浩忽然正容地道：“他们虽都是生性奸诈阴险之徒，但在他们恶迹未彰之前，你何忍心下毒手，不予人余地，再说，谷众那么多，惊一便等于惊百，你能杀得了那么多？”语锋微微一顿，接道：“诚然，凭你一身武学功力，那些谷众根本不在你眼下，但是如果惊动了欧阳德齐等人呢，他们能轻易让你脱身么？俗语有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意思你懂得么？”

符敖通身形一震！垂首道：“臣懂得了，敬请主上谕示。”

水俊浩颌首道：“所以你必须沉着忍耐，返回谷内之后，暂时不提一切，仍和过去一样做你那‘傀儡’式的都总管，暗暗探察阴谋布置，能设法加以破坏更好，否则便转告于我，以谋取应付对策！”

符敖通躬身恭敬地答道：“臣敬遵谕旨。”

水俊浩一点头道：“好了，你去吧！”

符敖通肃然躬身一礼，转身大步出厅，腾身掠空飞射而去。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居大侠请坐。”

居秋晖摇头道：“居某仍一阶下囚，此处焉有居某的坐位。”

水俊浩朗声一笑，道：“居大侠，我敬佩你是一条豪爽的汉子，虽是阶下囚，坐坐又有何妨，别让人说你是小家气，请坐吧。”

居秋晖微一迟疑，随即一点头，道：“如此，居某从命。”话落，大步走向适才符敖通坐的那张椅子，神情从容地坐下。

水俊浩忽又凝目问道：“居大侠，我请问，谷中可有位姓黄，名叫仲谋之人么？”

“黄仲谋？”居秋晖皱眉沉思了半晌，摇头道：“居某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蓝立恒接道：“他另有个外号，自称‘神算先生’。”

居秋晖双目异采一闪，道：“神算先生？”

水俊浩道：“居大侠听说过这个外号？”

居秋晖点头道：“听说过，不过他不姓黄，名字也不叫仲谋。”

水俊浩星目陡地一亮，问道：“他姓名什么？”

居秋晖道：“他也复姓夏侯，双名克文，是谷主的胞兄。”

蓝立恒问道：“居大侠见过他么？”

居秋晖道：“见过一面。”

蓝立恒道：“是何容貌长相？”

居秋晖摇头道：“他面蒙黑纱，未能看到他的面貌。”

蓝立恒又道：“身材如何？”

居秋晖道：“中等身材，和谷主相仿佛。”

蓝立恒皱眉沉思不语。

水俊浩忽然朗声一笑道：“多谢居大侠坦诚直告一切，水俊浩衷心至为感激！”语锋一顿又起，正容说道：“最后，水俊浩有几句肺腑之言，尚祈

居大侠勿以交浅言深见弃，而以见容。”

居秋晖双目眉微轩，道：“居某内心至感盛情厚爱，也深信阁下所欲言者，确是赤诚肺腑之言，不过……”语声略顿一顿，接道：“居某却衷心希望阁下最好别说。”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皱，道：“居大侠高智，想必已猜知水俊浩这肺腑之言是什么了？”

居秋晖颌首道：“居某不愿否认，确是已猜料到阁下的心意了！”

水俊浩星目深注，道：“居大侠是不肯见纳水俊浩这片诚心么？”

居秋晖摇头道：“不是不肯，而是不能！”

水俊浩道：“可否说明这‘不能’的理由？”

居秋晖朗声说道：“须眉男子汉，昂藏七尺躯，理当恩怨分明，岂可忘恩背义！”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他对居大侠有恩？”

居秋晖点头道：“再生之恩，厚比天高。”

水俊浩沉思道：“居大侠可否一说这往事？”

居秋晖道：“七年之前，居某行道江湖，于川湘交界地方，突被三名强敌围攻，苦战百招，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精疲力竭，即将惨遭毒手之际，适逢谷主经过当地，义伸援手，救得居某性命，带返谷中调养月余，方始痊愈康复！”

水俊浩道：“知道那三个人是谁么？”

居秋晖摇头道：“三人施以黑巾包蒙着头脑。”

水俊浩道：“知道那三个人的姓名来历么？”

居秋晖道：“三人全都一言不发，狂攻不休，根本不容居某有喘息询问的机会，是以始终未得开口问明。”

水俊浩星目眨动地道：“如此，倘然不是夏侯克武适时经过当地，出手义救，居大侠岂不……”语声一顿，话锋忽地一转，道：“夏侯克武一身武功高绝，他一出手，那三个恶徒必然难逃幸免，全都立刻溅血横尸当场的了！”

居秋晖摇头道：“谷主一身功力罕世，只出手一招，便震飞了三个恶徒手中的兵刃，三个恶徒也就立被惊得亡魂冒胆，掠身飞逃而去！”

水俊浩道：“夏侯克武没有追他们么？”

居秋晖道：“没有，当时居某已因伤重力竭倒地，为了救治居某，是以未曾追赶。”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如此说来，居大侠现在还不知当年那围攻的三恶徒是什么人？”

居秋晖摇头道：“自那以后，居某便一直居住谷中，从未离谷一步，自是不知了。”

水俊浩星目一阵眨动，忽然微微一笑，道：“居大侠，我想到了一句俗语。”

居秋晖道：“哪句俗语？”

水俊浩道：“故示恩惠。”

居秋晖愕然一怔！旋即恍悟地道：“阁下的意思是说？……”

水俊浩点头道：“也是和解救各大门派危难，换汤不换药的手法一样。”

居秋晖心中虽然明知他水俊浩的这种猜测，颇有可能，但是，他仍摇摇头道：“这似乎不可能。”

水俊浩笑了笑，倏又正容道：“居大侠，我请教，所谓‘工于心计’，‘深谋远虑’之语何解？”

居秋晖不禁默然，哑口无语。

水俊浩接着又道：“我敬佩居大侠的为人，所以我仍望居大侠接纳我的良言……”

居秋晖毅然摇头截口道：“阁下，你别浪费唇舌了，在未获得证实之前，居某无论如何，也不能作那背义忘恩之徒！”

水俊浩剑眉微皱了皱，道：“如此，我只好委屈居大侠了。”

居秋晖朗声一笑道：“居某既为阶下囚，生死已悉凭阁下，何云这‘委屈’二字。”

水俊浩忽然抬手出指，隔空封闭了居秋晖的软麻穴，含笑道：“居大侠请恕我，事逼至此，我不得不暂且委屈居大侠一个时期，事了之后，我不但立刻释放居大侠，并愿向居大侠赔罪！”

居秋晖默然没有再说什么，不过，衷心却对水俊浩的气度极为折服！

水俊浩星目瞥视了地上的那武当道士一眼，倏然转向蓝立恒问道：“对武当弟子，丞相以为应予如何处治？”

蓝立恒肃容欠身答道：“臣请和法空大师同样处治。”

水俊浩微一颌首道：“如此，就偏劳丞相处治了他吧。”

突然，一条人影电射落地，竟是“女王城”四大护法之首的宋湘玲，她背上还驮着一个人。

众人一见，心中全不禁猛然一惊！

原来宋湘玲背上驮着的竟是个脸色苍白如纸，双目紧闭，浑身血迹斑斑，已成紫黑色的少年。

他，正是那“悦宾楼”店主——项天寿。

水俊浩倏然一惊站起，问道：“天寿他怎么样了？”

关急之情，溢于言表。

宋湘玲顾不得行礼，一面轻轻放下项天寿平躺在地上，一面答道：“天寿身负重伤，又经连夜飞骑狂奔赶路，已将油尽灯枯，虽经城主赐服下一粒‘女王丹’，但气息仍是十分衰弱！”

水俊浩眉锋微微一蹙，道：“他刚刚到达么？”

宋湘玲道：“一刻时辰左右。”

水俊浩探手把了项天寿的脉息，脸色突然一沉，道：“他气息这等衰弱，你为何还将他背来此地！”

宋湘玲不禁头一垂，嗫嚅地道：“他说主上待他如同兄弟，目下各方消息详情，只有他一人完全清楚明白，所以他要立刻亲见主上之面禀告一切，以报主上爱护知遇之恩，否则，他将死不瞑目，城主无法，只得命臣妾背负他来此地面见主上！”

×××

水俊浩听后，脸色这才稍霁，但，一双星目中已隐蕴泪光，神情激动地微一摆手，道：“好了，你且坐下略息吧。”

倏然运指如飞，连点项天寿身上一十三处穴道，然后扶

起项天寿的身子，在项天寿背后“命门”穴上轻击了一掌。

项天寿身躯一震而醒，一见水俊浩在侧，便待起身行礼，却被水俊浩一手按住，含笑摇头地道：“寿兄，你所付出的已经超过你的生命力量，现在

一切俗礼皆可免了，请说你想告诉我的各方面的消息情形吧。”

项天寿感激地望着水俊浩一点头道：“属下遵命。”语声一顿，接道：“首先属下要禀告的，是青海方面的好消息，施姑娘已获得全面胜利，并且救出了全部被禁妇孺，属下也已飞迅传告施姑娘，说明主上的行踪所在，预计日期，途中若无耽搁，只在早晚之间，施姑娘便可赶达此地了。”

忽然吁声轻叹了口气，又道：“只是，我们除了这一方面的胜利之外，其他各方面就一败涂地了。”

水俊浩听得一颗心虽然直往下坠落，有如千斤般的沉重，但，表面神色却仍镇定平静地说道：“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寿兄，你慢慢地说好了。”

项天寿脸上现出一股激动的笑容，说道：“属下很明白主上此刻的心情，已经沉重焦急无比，但是，为了属下……”

水俊浩含笑摆手阻止地道：“寿兄，你不要浪费精力说那些无关紧要的话了，还是拣要紧的慢慢地说下去吧。”

项天寿点了点头，道：“内方山庄已遭突袭，方坛主和郭香主全都罹难，黄丞相赶到之时，已是事过的第五天。”语声顿了顿之后，又道：“黄丞相归途和常旗主相遇，但在‘天门’南郊竟受到拦截突击，被四十多名高手围攻，黄丞相常旗主和二十多名家臣奋身浴血苦战，虽然毙敌二十余名之多，黄丞相和常旗主也均身负重伤，二十名家臣只生还九位。”

水俊浩道：“黄丞相等人返回后，店内便也接着受到突击，是么？”

项天寿道：“黄丞相和常旗主等人返回的第三天夜晚二更时分，‘女王城’突遭百多名高手围攻，并发出求援火花讯号，属下当即亲率十剑士和黄丞相常旗主以及十多位家臣等赶往驰援！”

水俊浩神情不禁陡现紧张地问道：“结果情形怎样了？”

项天寿道：“属下等甫一出城，便即被一批为数五十之众的高手所阻，展开了一场血战，属下和十剑士在黄丞相和常旗主和十名高臣拚死掩护下，勉强杀开了一条血路，赶到‘女王城’外。”

说至此外，眼角突然涌现泪珠，面部肌肉一阵抽搐，又道：“满眼尽是残肢断体，血流成河，尸积如山，那惨状令人不忍卒睹，守护城内外的家臣和女弟子们大都丧命，只剩下十五六人，仍在与恶徒拚死苦战，老城主和玉旗主全都双目尽赤，也施展了最耗真元的‘驭剑术’，但是，恶徒不但个个武功高绝，而且人数众多，实在杀不甚杀，片刻之后，老城主和玉旗主身上也都已负伤多处，浑身成了血人，情形也到了精力即将枯竭之时……”

这时，水俊浩身躯索索抖慄不止，俊脸一片煞白，牙齿咬着嘴唇，鲜红的血，由齿缝边缓缓往下直流！

那神色，那模样，好不怕人，好不吓人！

蓝立恒、姚天造、申无畏、公孙飘萍、东方毅、宋湘玲、尚君恒和一众子弟众人，全被项天寿这番口述的惨烈恶战，惊得气窒神呆，连呼吸似乎都停止了！

项天寿深深地喘息了一大口气，暗淡无神的双目突然掠过奇光，语音兴奋而激动地说道：“幸而苍天有眼，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突然来了救星……”

他话未说完，突然“扑咚”一声，倒下了一双身躯。

众人一惊而醒。地上躺着两个人，一个是项天寿，一个是水俊浩。

两人脸色一般儿地煞白吓人，水俊浩的牙齿仍然紧咬着嘴唇皮，鲜红的血也仍然在往外渗透！

蓝立恒心中一惊一急，身子飞快飘落水俊浩身侧。

突然，一声轻喝倏起：“蓝丞相，不可乱动他！”

蓝立恒闻声知人，连忙一躬身形，道：“老臣参见娘娘。”

宋湘玲东方毅等人一见蓝立恒这等神情口气，已知是什么人到了，连忙纷纷起立，躬身相迎。

站在厅门外侧的“护驾二将军”也同时躬身说道：“臣护驾将军恭娘娘玉驾。”

青影飘闪，施佳佳和常婷婷慕容仪芳三位姑娘已在厅门外现身。

施佳佳仍是一袭青衫，腰悬佩剑，依然是代表水俊浩赴约时的那副男装打扮。

蓝丞相和“护驾二将军”的两声“娘娘”，只喊得施佳佳粉颊生霞，但又不便说什么，只好微一摆手，道：“丞相和二位将军请少礼。”

话未落，青衫微闪，人已到了水俊浩身侧。明眸一扫水俊浩和项天寿二人，秀眉微微一蹙，随即转向慕容仪芳，道：“芳妹，项店主伤势极重，须得劳你施展家学妙手了。”

× × ×

中元节的前夕，水俊浩心头有如被压着一块千斤重的铅块般的沉重，使他失去了往昔的平静，心情有着异样的烦闷与暴躁！

他心底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杀气在向上窜冒，一双星目中煞光灼灼吓人颤慄胆寒，腰间的“赤龙神剑”，似乎在配合着他心胸如炽的杀气，不时腾跃出数寸，作龙吟！作啸鸣！

形势已经到了极严重极严重的阶段了！

当今武林七派一帮，除天山派已毁，峨嵋派等于已经封了山，少林武当早已投入了“金龙谷主”的掌握外，已经只剩下华山、青城、长白三派和穷家帮，然而，这三派一帮中，华山和青城两派也于日落时分以前，被那夏侯克武派人接引进了“金龙谷”内。

另外还有那四川“唐家门”掌门唐少文，海南“五指山主”路百丰，“锦衣帮主”吕培信和一众武林豪雄，也都被接引入谷而去。

可是，令人感觉奇怪的是，那“怀玉门主”温静寰，竟突然消失了般地没有了消息，无人知晓她去了那里？不知她芳踪何处？

至于那“铁胆霸王”齐彪领导下的“江北武林盟”的好汉们，竟也全都被接引进了“金龙谷”，但却未见“铁胆霸王”齐彪现踪。

齐彪本于二十多天前，和由水俊浩派出的五秀峰赵君亮二人，同往“龙首山”山中去查勘山峦形势了。但一去杳然，竟从此失了踪！

虽然，水俊浩于来此之前，曾命项天寿挑派两名干练之人去访寻三人的消息下落，但，情形如何？必须要问项天寿才能清楚，而项天寿此刻神智仍昏迷不醒，正由慕容仪芳悉心调治中。

那夏侯克武在“金龙谷”内，究竟布置了什么毒谋，将用什么方法手段胁迫一众群雄臣服？……

“追魂恶判”符敖通返回谷中探查出了什么没有？有关毒谋布置，是否能够破坏？为何还没有消息传出来？……

当他想起项天寿那番惊心动魄的述说，蓝黄两氏家臣数十名子弟，“女王城”数十名女人，他姑姑——“老城王”和“玉旗主”被惨遭屠杀……

他的心不禁在流血！浑身血脉在愤张，双目赤红，钢牙咬动！

其实，他姑姑并未死，只因项天寿话未说完，他便已急怒攻心而昏厥，扶着项天寿臂胛的一只手，也因神智昏失之顷，多用了点力，连带项天寿也倒地昏死了过去。

至于项天寿最后的两句：“幸而苍天有眼，突然来了救星……”水俊浩根本就未听到。

如能让项天寿平静地继续接说下去，那该是：“圣手赛华佗慕容老前辈和大幻神僧带着王三及时赶到，王三跃身扑攻群贼，如虎入羊群，双掌挥舞，开山掌中挟着丝丝指风，当者莫不披靡，中掌者，立刻骨断筋折，吐血踏地不起，中指者，则更是顿时倒地毕命，片刻工夫，王三已连毙恶贼二十多人，群贼虽也有人杀中王三两刀三剑，但那没有用，不但未能损得王三丝毫，刀剑反而被震得脱手飞射半空，虎口震裂，于是，群贼不由立时骇然大惊，亡魂冒腾，纷纷腾身逃去！”

经此一来，总算是挽救了三十多条性命。虽然，这三十多人几乎无一不身负轻重之伤，但有“圣手赛华佗”慕容仲贤在，自然一一都能康复无碍。

这后半截的情形，项天寿还未及说出，水俊浩便已昏厥，他醒过来后，项天寿又已在神智昏迷不醒中，他自是毫无所知的了。因此，水俊浩心中还只当所有留在黄冈城里城外众人，全都惨被屠杀殆尽，他义弟司马羽荃，也决无生还了……

这么多的人命！仇！恨！血！在他的脑子里盘旋，缭绕……

他心底怎得不烦！不闷！不暴躁！不杀机如炽！虽然，项天寿并未说出突袭“女王城”的那些恶徒是什么人？

但是，他心中非常明白，那些恶徒，必定有“金狮盟”的高手，武当派道士，少林和尚……总说一句，也都是“金龙谷”的属下，夏侯克武席卷武林的刽子手！

× × ×

这是一座极大的庄院，庄主当年曾受过“病书生”公孙飘萍的救命大恩。

夜，初更一刻时分。水俊浩一个人静静地独坐着，屋里没有点灯。

灯，本来是点上了的，但，水俊浩却在支走了施佳佳等人之后，挥手拂熄了。

其实，在这中元节的前后——农历十四日，蓝空如洗，月儿高挂，圆如明镜，屋子里熄去灯火，让银亮的月光透穿射入，反而显得清静，富有诗意，别有情调，令人怀舒胸畅，心旷神怡，有着特别的清新之感！

天空，从西方飘驰来一朵乌云，遮掩了月儿的圆脸，吞吃了银亮的光辉，屋子顿时成了一片黑漆的世界。

也就在这刹那之间，水俊浩心胸蓦地感到一阵窒闷，悠悠地深叹了口气，是那么的冗长！冗长！

接着星目斗然寒光激射，倏地扬声轻喝道：“五侍卫何在？”

“随驾五侍卫”齐声在屋门口现身肃立，一齐躬身答道：“臣属恭候主上谕旨。”

水俊浩凝声道：“传我令谕，请蓝丞相、蓝大将军、黄都总督，正义各旗主、护法、统领、夏城主、施姑娘等人，立刻齐集大厅听令。”

“五侍卫”一齐躬身应命，方待转身举步，突闻一声娇喝传来，道：“慢着。”

“五侍卫”一齐躬身肃立不动。

绿影一闪，施佳佳已从“五侍卫”身边擦过，俏生生的立在水俊浩身边，妙目凝光地道：“浩弟，你要干什么？”

水俊浩没有答言，却朝“五侍卫”一挥手，喝道：“去！快传令去！”

“五侍卫”不敢迟疑，同时一躬身，道：“臣属遵旨。”

施佳佳没有再出声拦阻，秀眉微微一蹙，道：“浩弟，你想做什么？竟在这个时候突然传令惊动大家！”

水俊浩道：“佳姊，小弟实在忍不下去了！”

施佳佳道：“浩弟，你怎地……”

水俊浩摇头截口道：“佳姊你不必多说了，请原谅小弟，小弟的心都沉窒压迫得快要炸裂了！”

施佳佳道：“浩弟，我明白你的心情，可是，你可曾想过如此妄动的后果么？”

水俊浩道：“小弟已经想过了，顶多不过舍却此身，血洒魂断而已，但是‘金龙谷’也必得付出百倍的代价，成为武林历史罕见，空前绝后，尸山血海的鬼城！”

他越说越激动，语声由低沉而清朗，倏转铿锵，震人心弦，凛人心胆寒颤！

施佳佳粉脸不禁勃然变色！陡地一声冷笑，道：“你这份豪气实在令人佩服心折！但是……”语声微微一顿，粉脸凝寒地沉声道：“我问你，这划得来么？”

水俊浩正容坚毅地道：“小弟只问道义与责任所在，至于划不划得来，就非小弟所能顾及，所计的了！”

施佳佳突又一声冷笑，道：“好，你既然以‘道义’与‘责任’为题，那么我请问你，我和玉梅妹妹，是不是都是你名份已定的未婚妻子？”

水俊浩愕然一怔！道：“佳姊，你问这个做什么？”

施佳佳冷冷地道：“别问我做什么？回答我是不是？”

水俊浩点点头道：“是的。”

施佳佳美目眨动，道：“如此，这个做丈夫的便有养护我和玉梅妹妹的道义了，是不是？”

水俊浩占点头道：“那是自然，不但有道义，也有责任！”

施佳佳脸色稍霁地道：“我再请问，你如此只凭一股胸中的激动豪气，轻置生死于不顾，万一……”语声一顿忽然幽怨地轻声一叹，接道：“你曾替我和玉梅妹妹想过么？你让我们怎么办？不去说那‘责任’了，你的‘道义’何在？你忍心么？”

水俊浩身形不禁一颤，道：“可是，佳姊，我……”

施佳佳脸色突地一寒，道：“除开我们三人之间的这种小问题暂且不谈，如今，我再请问，你身为‘雷霆’绝学传人，‘雷霆二世’和‘正义教’实际领导人的身份，肩负天下武林道统安危，‘正义’的责任，倘然……”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对得起谁？对得起蓝黄两氏家臣？对得起‘正义教’一众属下？这天下武林道统安危，‘正义’的责任将让谁来负？你的责任又何在？你想过这些么？现在你仔细想想看！”

不用想了，在她这番义正词严的责说之下，水俊浩已听得汗流浃背，心颤，身颤，机伶伶的连打了两个冷颤！

于是，俊脸不禁陡现惭愧之色地头一垂，道：“佳姊，小弟知错了。”

有了这句话，施佳佳凝寒如冰的粉脸，顿如春风解冻，露齿嫣然一笑，悄声道：“浩弟，只要你能知错，平心静气地多为我们想想，别那么令我们心碎，跟着你愁烦就好了！”

她接连说了两个“我们”，这“我们”是指她自己和夏玉梅呢，还是也包含其他的人在内呢？……这，就只有她的心里明白了。

水俊浩感觉有点难为情地讪讪一笑，没有开口说话。自然，在此刻，这种情形下，他能开口说什么呢？

要说也只有说“佳姊，你放心好了，以后我会为你们多想想的，决不会得使你们心碎，为我愁烦的！”但是，这种话应该是在闺房里卿卿我我，两情深浓时说的，此刻怎好意思说出口呢！

施佳佳话锋突地一转，道：“浩弟，从昨夜你昏厥醒来到现在，你还滴水未进呢，如今且先吃点东西吧！”

此刻，水俊浩心底烦愁解开，经施佳佳这么一提起，他不禁顿感饥肠辘辘，但他却剑眉微蹙地摇摇头道：“不必麻烦了，令谕已经传出，小弟怎好让蓝丞相等人在厅上久等，还是过会儿再说吧。”

施佳佳忽然微微一笑，道：“你此刻出去准备向蓝丞相他们说什么呢？”

水俊浩神情不由微微一呆！道：“这个……”

施佳佳突然正容说道：“自古道：‘君无戏言’，你虽非真正的皇帝，但在蓝黄两氏的家臣心目中，却是他们的‘帝君’，既已派‘五侍卫’传谕命他们齐集厅中听‘令’，就‘令’在必行，岂可出尔反尔！”

水俊浩剑眉深锁地道：“可是……”

施佳佳嫣然一笑，道：“你还是吃些东西，吃饱了肚子，我们再回去大厅传命吧！”

水俊浩一怔，道：“还传什么？”

施佳佳道：“战斗令！”

水俊浩诧异地道：“战斗令？”

施佳佳微点点头道：“妹妹们，进来吧！”

香风飒然，人影飘闪，莲步姗姗地走进了夏玉梅、常婷婷、慕容仪芳三位姑娘，每人双手各捧着一个木盘。这倒好，竟是酒、菜、饭全部齐备。

水俊浩霍然一惊，长身站起，拱手深揖道：“这怎么可以，劳动三位贤妹的玉驾。”

这时，施佳佳已燃起火点上了灯。三位姑娘各自将木盘放在桌上。

夏玉梅美目含波，盈盈一拜，道：“浩哥哥，这是妾身等份内之事，何谓劳动之有，适才佳姊姊不是已经说过了么，只要你不要令我们心碎就好了。”

水俊浩脸赧然一红，那神情，有点儿窘。

慕容仪芳玉手执壶，倒满了一杯酒，娇甜的一笑，道：“浩哥哥，这酒好香呢，小妹先敬你一杯！”

双手捧杯，俏生生地秀立桌旁，等候水俊浩过去就位落坐接酒杯。

水俊浩木楞楞地望着四位貌比花娇，艳绝尘寰的绝色美人儿，心底有着无比的激动，也发了呆！

最难消受美人恩……四位姑娘的这种深情，这种挚爱……

他这里心里激动，人在木楞发呆。

旁边的施佳佳却忍不住一声轻笑，开了口：“这还是个开始呢，以后这

种日子……”微微一笑，接道：“别发呆了，赶快过去坐下趁热吃吧！”

水俊浩浩脸再度赧然飞红，旋即剑眉双挑，朗然一笑，道：“如此，我也就老实不客气了。”

酒酣饭饱，水俊浩在“护驾二将军”开路前导，四位姑娘簇拥，“随驾五侍卫”跟随下，潇洒地走进了大厅中。

大厅内，灯烛辉煌，男左女右分两旁肃立。正中，摆着一张长条桌，桌后一排摆着五张椅子。

水俊浩在四位姑娘的簇拥下，在当中的一张椅子上落了坐，四位姑娘似乎有点默契，也不客气谦让，分在水俊浩两旁入座坐下。

左边，是施佳佳常婷婷，右边，是夏玉梅慕容仪芳。

“随驾五侍卫”并肩排立水俊浩身后。坐定之后，蓝丞相等众人才待躬身行礼。

水俊浩却抢先一摆手，道：“蓝丞相不必行礼了，时间无多，请听施娘娘的吧。”

他这句“施娘娘”虽然顿使施佳佳粉脸微现红晕，但是，芳心却感觉甜蜜无比！

蓝丞相躬身恭敬地道：“老臣静候施娘娘令谕。”

施佳佳仪容端肃地缓缓说道：“诸位，主上的意思，想趁今夜那夏侯克武毒谋未成，群雄未服之前，立刻赶赴‘金龙谷’去，揭开其阴谋伪善面目，与那夏侯克武一战，以定天下武林安宁，诸位意下以为如何？”

蓝立恒首先躬身答道：“臣等悉听主上和娘娘的裁夺！”

施佳佳秀目转望着“天煞”东方毅和“幻影神丐”姚天造二人，道：“二位护法之意呢？”

东方毅、姚天造一齐躬身道：“属下等谨遵令谕！”

施佳佳又转望着“女王城”“总监”桑姥姥，问道：“姥姥有意见么？”

桑姥姥躬身道：“老身没有意见。”

×××

初更将半。“金龙谷”内四处灯火通明，“金龙谷”那足容千人的金龙殿中，“金龙谷主”夏侯克武正在高坐当中首席，欢宴各派掌门，天下群雄。

满厅中洋溢着对夏侯克武的赞美奉承之词，此起彼落，断续不停。夏侯克武口里一面不住地伪作谦虚，一面不时得意地扬声发出声震屋宇的哈哈大笑！

欢笑洋溢声中，夏侯克武突然站起身子，朝满厅群雄摆了一摆手，朗声说道：“各位且请多饮几杯，兄弟有点事退席片刻就来奉陪。”

夏侯克武话声甫落，立闻有人扬声接道：“谷主不必客气，自管请便就是。”

这扬声接话之人，赫然竟是那位德高望重武林，领袖七派一帮之首的少林当代掌门绝缘大师。

夏侯克武没有再说话，微微一笑地点点头，端起面前的酒杯朝厅内群雄举了举，就唇一饮而尽，放下酒杯，举步离座转过屏风背后而去！

这边夏侯克武方走，另一边紧靠殿门的一桌上，突然站了起来一个面目阴沉，残眉鼠目，颚下山羊胡子，身材既瘦且小，年约五旬开外的黑袍老者。

因为此人貌不惊人，在这眼下各大门派掌门，各方霸主天下群雄齐集的大殿中，他竟突然站起身来，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于是，群雄都不由地投以

诧异的眼光。

只见他鼠目光如寒电地掠扫了殿内群雄一眼，双拳微抱地环拱了拱，然后干咳了一声，说道：“诸位，老朽复姓赫连，单名璞，现任本谷总执事之职。”

群雄对这位赫连璞的姓名、面目均都十分陌生，闻言心中全皆不由暗暗一哦，忖道：“此人在江湖上虽然甚无名声，未听说过，貌不出众，甚是不扬得很，敢情竟是这‘金龙谷’的总执事……”

只听赫连璞接着说：“辱臣各派掌门，天下英雄豪杰驾临本谷，本谷深感荣幸光彩万分……”语声微顿了顿，又道：“敝上虽身怀罕世奇学绝艺，功力深不可测，但因生性淡泊名利，不欲在武林中争雄逞狠，扬威创业，是以一直隐居在本谷中，傲啸山林，足迹从不履江湖，即连老朽等跟随敝上多年，无故也不准许轻离本谷，此次因闻武林纷乱四起，‘金狮盟’为恶江湖，欲以威武君临天下，独霸武林，又有一个名叫水俊浩的少年，竟公然闯上峨嵋，迫令峨嵋、武当重建‘女王城’，否则便将血洗两派，视武林七大门派为无物，更组织了个‘正义教’，聘请当年武林号称‘十大凶人’的‘天地双煞’为‘护法’‘旗主’，假冒‘正义’之名，其实居心叵测……”

此刻，满殿群雄，全都鸦雀无声，倾耳静听，落针可闻。

赫连璞说至此处，语声略顿，又干咳了一声，接道：“眼看武林道消魔长，正气将灭，敝上不忍坐视，是以为决心挺身而出，除魔卫道，拯挽浩劫狂澜，维护武林道义正气，以天下武林安宁为己任……”

武当掌门紫阳道长突然朗声说道：“夏侯谷主仁心侠骨，功高才高，胸怀正直磊落，贫道愿率本派弟子追随效力，共维护武林正气道统！”

少林绝学大师高喧了佛号，道：“阿弥陀佛，紫阳道兄说得极是，夏侯谷主仁心侠骨，功高才高，两皆绝世，老衲也愿率少林弟子竭尽绵力，共谋天下安宁！”

少林，武当两派在武林中素向声望极高，两派掌门之言，在天下群雄的心目中皆有非常的份量。以是，他二人先一这么一说，其他各派掌门和天下群雄，立刻便有大部分人附和赞同地说道：“老朽巴山燕信南，也愿附翼尾。”

“我们太行五雄兄弟，愿共驱策。”

“……”

语声彼起彼落，竟有十分之六的人响应。

突然，那西北黑道盟主“笑面无常”许山风，忽地高声说道：“既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愿随夏侯谷主除魔卫道，共谋天下武林幸福安宁，干脆，我们便组织一个‘武林盟’共推夏侯谷主为‘盟主’，好了。”

许山风话声甫落，那“秦皇岛主”戈无非，忽然扬声反对地道：“许盟主，你这意见老夫不表示赞同。”

许山风浓眉倏地一挑，突地站起身子，怒声道：“戈岛主，你为何不赞同，敢情是有瞧不起夏侯谷主之意么？”

戈无非摇头一笑道：“许盟主你先别发火，夏侯谷主是何等功力才智之人，岂可和你一样的也称‘盟主’，那未免太不够尊敬了！”

武当紫阳道长接口问道：“那么依你戈岛主之意呢？”

戈无非肃容道：“依老夫之意，为示对夏侯谷主的尊敬，可将‘盟主’改为‘帝君’二字。”

他这“帝君”二字甫才出口，立闻群雄中有人赞同道：“对！称做‘帝君’才够尊敬，也才够气派！”

“对！我们就公推夏侯谷主为‘武林帝君’好了！”

“好！我赞成！”

“我也附议，更认为合理！”

群雄心理本是盲从的，于是群雄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一片嘈杂的声音。

那总执事赫连璞此际忽然朝群雄摆手高声说道：“各位，且请静一静！”

待至群雄静止下来，赫连璞才又干咳了一声，道：“承蒙各位如此盛情爱戴敝上，老朽深为感谢，现在就请诸位分别表示一下内心的意思，以表明态度。”语声微顿了顿又道：“赞成敝上以‘武林帝君’身份除魔卫道的，请站往东边，不赞同的，请站往西边。”

于是，一众群雄身形纷纷移动，刹那之间，泾渭分明，竟有半数以上的人站在东边，另半数则有三分之二站立西边，三分之一的人，既不东也不西，站立在当中地方，显示了他们中立态度。

赫连璞目光电掠了三方的群雄一眼，陡朝屏风后面扬声轻喝道：“本殿执事弟子立刻分赐东边的豪雄每人‘长寿丹’一粒。”

随着喝声，屏风后面立时现身走出八个锦衣少年，每人手托一只小银盒，走向东边的群雄面前，分给每人一颗碧绿清香的丹丸。

接着赫连璞目视西边的群雄，嘿嘿一声阴笑，道：“你们诸位既然对敝上并无敌意，不赞同众意，也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老朽不敢留客，你们诸位请立刻离开本谷，为友为敌也悉凭你们诸位！”

语声微顿又起，道：“不过，在你们诸位离谷之前，老朽要警告诸位一声，希望诸位谨记于心，离谷之后，三天之内，如感身体有所不适，请即刻返回本谷来，但，万勿超过七天，幸勿自误！”

海南“五指山主”路百丰突然沉声问道：“总执事阁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赫连璞嘿嘿一笑，道：“什么意思也没有，老朽只不过奉告你们各位，敝上所秘制的‘长寿丹’乃罕世奇药，可以去除百病，延年长寿而已！”

四川唐掌门唐少白目中寒芒一闪，道：“阁下，你在酒中做了手脚么？”

赫连璞阴笑了一声，道：“四川唐家虽以用毒解毒闻名天下武林，但是，你恐怕也无能解去你体内之毒！”

群雄闻言，脸色全都不禁勃然剧变！

赫连璞倏地转向站立在中央地方的群雄沉声说道：“你们几位怎样？在本谷中只有东西两途，决无中立的的这一条路，请速抉择！”

蓦地，一道火花升，接着又是一道，一道又一道竟接连着又升起了七道之多。

适时，夏侯克武自屏风背后疾步而出，身后紧随着二十多名身着红袍，胸绣五爪金龙的红巾蒙面人。

夏侯克武目如寒电激射地掠扫了一众群雄一眼，沉声喝道：“绝缘、紫阳听令。”

少林绝缘大师、武当紫阳道长同时应声恭敬地答道：“少林武当恭候帝君谕令。”

夏侯克武道：“谷外强敌来犯，本帝君必须亲率属下前往迎敌，这殿中由两位和赫连璞执事监视镇压，如有人敢有异动，立刻格杀不赦！”

话落，也不待绝缘、紫阳二人答话，立刻迈步走向大殿门外。

蓦然，一声佛号陡宣，金龙殿外出现两位老僧和一位貌相威棱的青袍老者，并肩拦住了夏侯克武。两位老僧正是那了了禅师和大幻神僧，青袍老者则是“圣手赛华佗”慕容仲贤。夏侯克武一见了了禅师现身，神情不禁猛变！

了了禅师慈目神睜，沉喝道：“孽种，你还不缚双手跪下，难道要等老朽动手不成！”

突然，一声龙吟般的轻啸遥空传来，接着只见一条人影横空电射掠到，相距尚有三十丈以外，一道赤芒已自那人手中飞射而出，投向夏侯克武和其身后一众红巾蒙面人群中。

夏侯克武陡地惊声道：“赤龙神剑，驭剑术！”

他惊声未落，惨叫厉吼之声已纷起。

了了禅师慈眉微微一皱，道：“这孩子确实不愧为一盖代奇才，短短数月功夫，竟已练成了大帝当年都未能臻达的驭剑百丈的火候，只是，阿弥陀佛，剑下太狠辣了！”

大幻神僧笑道：“师兄，这也难怪他，蓝黄两氏家臣，和‘女王城’弟子百数十人惨被屠杀，若不如此，他心中的仇恨，怨气如何能消！”

就在这两位高僧的谈话声中，赤芒已敛，水俊浩身形落地，地上尸血狼藉，夏侯克武已身首异处，二十多名红巾蒙面人无一幸免，也全都赴了阴曹。

（全书完）

